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001/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七七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孔孟事蹟圖譜四卷

〔明〕季本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童漢臣刻本

..... 一

夷齊錄五卷(存卷一)

〔明〕張珌撰
上海博物館藏明嘉靖刻藍印本

..... 五四

孔聖全書三十五卷(原缺卷三十一)(一)

〔明〕蔡復貴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金陵書坊葉貴刻本

..... 六九

孔孟事蹟圖譜四卷

〔明〕季本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童漢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孟事蹟

圖譜四卷》提要

孔孟事蹟圖譜序

古閩晉江後學王慎中

孔孟圖譜會稽李明德先生所編輯也其書據漢太史公史記宋司馬氏通鑑劉氏外紀邵氏皇極經世書呂氏大事記金氏通鑑前編近世潘氏孔子通紀益以春秋內外傳戰國策禮記家語孔叢書攷互證推覈行事差次歲時櫛比

且確矣其所是正諸家之同異一以孟子二書為主故雖生乎數千歲而鑒鑒乎自信其不謬也於是輟環歷聘車軌所至之國邦君遇合與夫公卿大夫之交際寓主以至或人隱士之覲接其仕止遘始去處淹速辭受徑遜答問屈信來往疏數容拒嚴碩常變隆汙險易舒戒其跡莫不可考如從及門之徒躬總轡問津之

而託後車之傳也聖賢憂樂之微術好
惡之大端形於遊世與人之頃而世道得
失人情美惡因可以推見是書之有功來
者已不爲小然一行一事皆聖賢精神之
所存如昭昭之莫非天容光之照充足以
見日月之明者則在觀者潛心焉先生之
言固述焉而不論而叙次有倫屬一不失
自可以開誘學者而發其獨悟之

孔孟事諸序

二

功又何如哉慎中既獲預論訂僭
於其間先生因使序之夫自堯舜一至
於仲尼其間迭興繼作蓋不止一聖也仲
尼獨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天下莫不以
爲師何也闢室作壇設科以來四方之士
講習於二水之濱復偕之周流四方隨地
而講因講以擇士至於從者三千而不以
爲多前此有之乎未之有也以爲不得位

而可以如此則舜嘗側微矣禹之未興臯
陶之未舉伊尹在畎畝說築傳巖之野固
匹夫而有聖人之學者也皆不知以此學
聚四方之士而與之共爲至仲尼而始有
之也且非獨其門人子弟而後爲此學也
舉一世之人莫不欲使之共學故上則見
其和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一凡
民如耦耕荷篠之丈人拏舟之漁一

孔孟事諸序

主

互鄉之童子皆有意焉固非必人人
能爲此學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往二
人焉而學明於上矣遇其民之父兄子弟
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下矣格發掖引
之機行於問聘交際之所及溫良恭儉讓
之所顯形光輝充塞時出之見動洋溢之
聲名在鄉滿鄉在國滿國所接莫非人則
亦莫非學矣其接莫非學則其人亦莫非

徒矣非必三千之群乃為共學之士也其
時上焉者雖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能殫
之疑下焉者雖有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栖
栖為優之誚而興起信從之風默乎徧鼓
於一世又以俟乎百世之下之有興者天
地之常人物之命資以長存而久明二儀
之燾載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時之運代
序含生肖翹百嘉萬品之倫並育無疆

孔孟事譜序

四

於今不廢豈曰其微言傳諸其徒大
於六經之為功哉史遷之智不足以知此
謂去來列國皆以求仕至奸七十二君而
不用始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
象說卦文言而作春秋也其所知如此則
所記事跡歲年之訛誣烏足深論哉後世
傳習其說以周流之跡必於一遇其君冀
得一國一家之政而行之也既無所遇而

後返在陳之歎固道不行而思歸也去歸
乎來之思豈為是哉蓋求士於四方未有
過於在門狂簡之諸賢而此學所託以不
泯者不越於吾黨矣仲尼所以卓出前世
繼作之聖而世為天下師者其道如此當
其時未嘗一日不與人接不暇有安暖之
席固以是為易天下之道也觀此圖者以
此意求之則聖人之精神庶幾潛心而
得而其與人好惡之端遊世憂樂之存
可以悟其深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舍是亦
將何以求之耶

孔孟事譜序

五

嘉靖甲寅秋九月朔

孔孟事蹟圖譜序終

孔孟事蹟圖譜目錄

卷之一

孔子事蹟圖譜論

卷之二

孔子事蹟圖譜

卷之三

孔子事蹟圖譜論

卷之四

孔子事蹟圖譜

孔孟事蹟圖譜目錄

孔孟事蹟圖譜目錄終

孔孟事蹟圖譜卷之一

會稽季本考

晉江王慎中訂正

錢塘童漢臣校刊

孔子事蹟圖譜論

孔子生年公羊穀梁以為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史記以為生於二十二年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宋景濂以其生從公穀之說而其卒從史記謂孔子當年七十四其辭甚悉夫一年上下不足深辨雖從史記可也但史記所載孔子出處多與經傳不合不敢盡信焉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位孔子時年四十七

孔孟事蹟圖譜卷一

十一

七陽虎始以大夫執國命故歸孔子豚而曰大夫有賜於士孔子往拜相遇於塗而有吾將仕矣之答則其時孔子猶未仕也仕於季桓子孟子以為見行可而獵較為兆蓋當此後矣獵較疑小官之事其為委吏乘田時之所無歟史記以為委吏乘田為司空言於昭公七年季武子卒平子代立時其年孔子方十七歲以其有及長二字故潘氏通紀據孔氏誌以為委吏言於二十歲時為乘田言於二十一歲時然平子初年未可言為兆且與孔子自言吾少也賤不合矣其後適周訪道如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弘宜於

有之未必南宮敬叔請於魯君而與俱往也其曰
乎齊逐乎宋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及魯尤不足信夫
宋其先所出之國也齊衛去魯亦近孔子必嘗往來
焉陳蔡近楚之國豈宜輕往時方為文獻之求如在
魯而問官於郊于適衛而學琴於師襄也其年尚皆
在三十前未可以言立必非求仕况聖人以溫良恭
儉讓之德遊學之時間然尚綱豈至遽遭斥逐哉昭
公二十五年孔子時年三十五以季平子逐昭公之
亂而適齊是乃亂邦不君之義也或因以默相昭公
於齊數聞韶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嘆告景公而有

入孔孟事譜卷一

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當在此時矣其所交者晏
嬰也故稱其善與人交嬰賢臣也觀其告景公遊觀
之言則固以先王之道畜其君者也孔子非嬰無以
通於景公而謂嬰沮尼谿之封決不然也觀景公欲
以季孟之間待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其無志於
有為可知此孔子所以復歸魯歟接淅而行蓋在此
時而史記載於平子未卒之前平子逆臣也方其當
國可謂亂邦孔子必不遽反而居之也或謂景公此
時在位止四十三年未可以言老必至定公末年始
可以言老則其時晏嬰已死齊亂將作其國豈可復

在定公五年葬平子後而公山不狃虎之黨也其以
費叛亦在此時觀其召孔子而子路以為末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則謂孔子本無所遇也然孔子
欲往而卒不往豈以其不足有為而意在於仕魯乎
陽虎之遇孔子也詰之以懷寶迷邦好從事而亟失
時得非為不赴公山之召而發乎史記叙公山之叛
於九年則失實矣已而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
空為大司寇原思為宰子華使齊蓋在此矣是歲從
公會齊于夾谷而齊歸鄆謹龜陰之田蓋孔子先有

入孔孟事譜卷一

三

以通誠于景公焉定公十二年孔子時年五十四其
夏墮却費政化大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定公三日
不朝乃因膳肉不至而去既去而圍成不克夫受女
樂不朝者定公也而論語歸之季桓子正見行道之
兆在桓子而自桓子嗣位二年以後皆其用魯之日
也史記乃謂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誅
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齊以女樂遺魯君季
桓子受女樂郊又不致膳姐於大夫孔子遂適衛夫
孔子之為司寇孟子有是言也其為中都宰為司空
則雜記之言不敢謂其必然當時相事屬之三家而

季氏先事制宦孔子所得攝少正卯既為大夫非季氏惡之亦豈孔子所得誅此前儒所謂後人憤孔子失職而過為誇大之辭史記不察而實以為然爾十四年孔子始去魯十二年多何以有圖成不服之謬樂邪耶費之墮意必仲孫何忌受學孔子故為之設謀以協於叔季二氏觀墮邱則何忌助叔孫墮費則何忌助季孫其機皆在何忌也女樂既受孔子已踈則叔季二家相比不欲使孟氏獨存成謀並墮之故女樂之受在墮邱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圖成之前而魯世家載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於墮三都後雖以

孔孟事譜卷一

四

為十二年事其大意失實矣魯之不用孔子本以受女樂也而墮邱肉不至則有變於慢孔子而見其陳之實矣豈謂一樂不致墮邱於大夫哉太師與之魯少師陽亞飯干三飯總四飯缺鼓方叔衡鼓武其並進可魯之樂疑孔子所選用也故語太師以樂其可知其入官之物即能以關雎為教故有師聶之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之稱自非聖人為政孰能以禮樂為急樂之一職皆得賢者以司之邪孔子既去太師逆知魯必日微與其屬同時去國亦可謂見幾而作矣擊磬襄或以為即師襄孔子所嘗學琴者蓋魯人也史記載學琴師襄於居衛之日是又以為衛人也適衛之後孔子年幾六十安得有學琴師襄之

事潘氏通紀據歷聘紀年移此於孔子年二十九時豈師襄其時尚在衛而未仕於魯歟自是孔子適衛矣孔子既仕而適衛者三此年主蘧伯玉蘧伯玉與孔子同時左傳於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奔齊時載蘧伯玉拒孫林父之言則已在顯位至此又六十二年何以猶未致仕邪左氏之說或誤傳歟為主之說史記以為主類濁鄒非也顏濁鄒即顏雝由乃出公輒時事無與於靈公也是時蘧伯玉之外尚有史魚仲叔圉祝鮀上孫賈多賢共政民生有賴故孔子入境而語冉有曰庶矣哉謂其可以富而教也故靈公雖

孔孟事譜卷一

五

無道而孔子得因蘧伯玉以通焉有證於靈公者居十月而去衛過匡匡人圍之而顏淵相失在後則顏淵必亦從焉蓋惡其聚徒而講學也史記以為陽虎嘗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而如焉則陽虎去魯即自齊奔晉依趙簡子簡子勢力強橫匡人豈敢犯之况陽虎聲勢氣焰自與孔子不類匡人何至惑於貌而誤其人邪蓋欲解孔子非自取者而不知橫逆之來雖聖人有所難免也由是而之宋之杞因以之鄭皆便道也之宋杞而知文獻之無微之鄭而知子產之賢與其為命之善至河而將西見趙簡子則必無此

事簡子時已叛君爲惡非可與爲善者豈待聞審論
憤舜華之殺而始回輪哉惟佛肸以中年叛而召孔
子子路欲其不入而告以堅不磷白不緇之言出於
論語中年者趙氏之邑在漳水北趙界之東鄙趙世
家注相州滂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即其地非榮
陽之中年也其地近衛蓋孔子已反於衛而召之也
欲往而卒不往者豈亦察其不足以爲善乎居衛久
之擊磬而荷蕢知其有心蓋在於此時靈公方逐世
子蒯瞶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見之人但知入國
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孔子微意將放其母子親愛

八孔孟事譜卷一

六

之端雖子路猶不能知故不以見南子爲悅然靈公
卒不可悟乃復歸魯詩書禮樂於此刪定而有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之言蘧伯玉使人於
孔子孔子猶倦倦於衛則復見靈公蓋必在哀公初
年矣是時靈公將與齊伐晉一見即問陳焉既非孔
子所欲答又仰視蜚雁色不在禮貌衰矣明日遂行
而陳舜後也將觀有虞氏之風焉故往至陳適陳疑
必始於此耳陳人不禮焉至於絕糧不久而即之蔡
史記謂居陳三年非也蔡人不禮猶夫陳也此孟子
所謂厄於陳蔡無上下之交也已而之葉葉楚邑也

楚昭王時方望治而葉公亦若可親就者故過從
有葉公問子路不對沮溺耦耕丈人荷蓀相遇等事
初在陳蔡從行者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
子貢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及其在葉則惟有子路與
葉公沮溺丈人問答而他無人焉豈諸子有先辭歸
者和是時楚昭王使人聘孔子昭王將以書社地封
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昭王欲封書社未知其有
無但觀接輿之歌孔子固嘗至楚地矣非昭王聘之
必不輕往及考子路問津於沮溺與其失孔子而問
於丈人又非有使命召聘者論語亦絕無與楚君臣

八孔孟事譜卷一

七

問答之語又似可疑其謂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
夫發兵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使子貢至楚
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信妄說也朱子言是
時陳蔡服從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
圍之其說是已若謂子貢至楚則未可知家語又載
楚昭王渡江得萍實使人問孔子孔子知其爲吉祥
而子游問之則似子游尚從在楚者但其說甚陋尤
不足信意者孔子止嘗至葉而楚狂之歌其亦在葉
中所聞歟居葉久之蓋自葉反乎陳未見可與共學
者故發歸與之歎而欲裁魯之狂士此則自陳而歸

魯史記以爲孔子自楚反乎衛孔子年六十三歲而魯哀公六年也則靈公已卒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以其不喪歸於仲叔圍祝鮀工孫賈而不及蘧伯玉則伯玉必已先死出公報代立時子路從孔子在楚未仕衛也孰爲之其君之側而再適衛邪孔子既歸魯與其門弟子講學晚而喜易常編三絕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而哀公康子相繼問政意雖倦倦而無有爲之志叔孫武叔又惡而毀之雖仲孫何忌頗知學未能離師輔而不反卒爲習俗所牽故魯卒莫能用孔子而孔子亦不復仕焉冉有先爲季氏宰史

八 孔孟事譜卷一

八

記以爲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理或然也然觀孟懿子之子武伯問由求之仁當在此後而孔子告以由可治賦求可爲宰則似冉有子路此時猶未仕也豈二子之爲季氏宰其皆在孔子歸魯之後與冉有居位日久爲季氏聚斂孔子以爲非吾徒又季氏族泰山冉有不能救孔子以泰山不如林放勵之而季子然稱二子爲大臣則孔子但以具臣許之季氏將伐顓臾二子不能正孔子皆切責之而責冉有尤備則子路之宰季氏與冉有同時無疑而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必此時相因

之事焉史記謂子路爲季氏宰在墮三却時蓋本左傳其說非也季康子問由賜求可使從政而孔子許之亦當在此子路則尋因公伯寮之愬而適衛矣宿于石門意此時所經之道也於是始仕衛爲孔文子邑宰史記子路傳有子路爲蒲大夫之說而家語亦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三稱其善意者蒲即孔氏之邑歟不然則前此子路無治蒲時也史記謂爲孔悝之邑宰考孔悝之代孔文子當在哀公十一年世叔齊奔齊之後世叔齊即太叔疾也觀左傳載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則孔

九 孔孟事譜卷一

九

子其時在衛也子路蓋當文子時已仕衛矣意者由蒲宰爲孔氏家臣而因文子以通孔子於出公故孔子自蒲至衛彌子欲使主已子路以告而孔子辭之是時則主彌子曲乃見文子子路問衛君待子爲政而孔子告之以正名有由然也但謂文子以攻太叔事訪仲尼則疑非文子所爲而命駕歸魯亦不當在此時也時冉有子貢從行故亦有爲衛君之疑而入問則冉有子貢皆不在魯矣蓋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魯以後事也當國書伐魯時冉有猶爲季氏宰帥左師以能用矛入齊軍而孔子稱之曰義也則適衛

可不謂在後歟孔子既見孔文子孔文子當亦不久即卒既謚而子貢有何以爲文之間皆在衛時事也然魯用田賦在哀公十二年正月距世叔齊之奔不滿三月而左傳載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之說季康之會在是年五月相距亦不遠而左傳載魯使子貢辭吳大宰誣尋盟之說則二子方從孔子在衛而孔子則尋與巫馬期在陳豈二子皆先歸至魯邪而冉有之訪仲尼則信誣矣文子之卒子路逐事孔惺至哀公十六年子路死於孔惺之難初未嘗歸魯也而左傳於哀公十四年春獲麟後載小邾射以

孔孟事譜卷一

十

句繹來奔口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季康子使冉有謂之而子路對以不能則子路安得在魯邪此亦傳聞之失實者也夫孔子在魯不見用在衛無所遭所謂不說於魯衛也反而至宋遭桓司馬向魋將要而殺之夫向魋入曹叛宋在哀公十四年五月而此則其在宋事恐之日也史記序此於定公卒之歲其時向魋猶未敢肆肆亦必在疾奔宋之後蓋疾之奔宋也臣向魋納美珠焉宋景公求珠於魋不與此魋之所以得罪爲亂也則正當子路仕孔惺之初矣孔文子當向魋之阨主於司城貞子司城貞子宋大夫之賢者

也惟宋有司城之官掌守土因以爲氏爲之導孔子微服過宋遂適陳爲陳侯周臣陳侯周即陳潛公蓋貞子之所引致也是時魯昭公夫人孟子卒聞於諸侯故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有君娶同姓之譏而以孔子爲黨陳潛公後爲楚所滅豈不知其不足依哉特以貞子之薦庶或取重於陳而司敗亦肯就問與往日無上下之交者不同故就之以爲臣焉潛公卒不可與有爲則姑假其力以返魯耳史記載主司城貞子於適陳之後則時已脫阨非當阨矣自陳至魯其事宜在哀公十二年冬孔子年六十九矣其年

孔孟事譜卷一

十一

孔鯉卒明年孔子年七十於禮致仕之年也而顏淵死顏路請車爲擲故孔子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爲辭冉伯牛有疾蓋亦亡矣第子或爲家臣或爲邑宰或離散各處諸侯之國往日從陳蔡諸賢俱不在矣故嘆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復麟之年孔子之七十一歲也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哀公使告三子不可於是春秋成當哀公十六年而孔子卒從史記年七十三之說也然亦有可疑焉詳見圖譜蓋孔子言時中之用而以仕止久速明之則孔子轍環之迹正學者所宜盡心史遷之智既不足以

知德行而採輯傳聞又復博而不詳舛錯違誤多失
其實學者沿習而不致思則於跡轍之間尚為迷謬
又何以考跡觀用而潛心於聖人哉此予譜圖所以
作而不能已於辯也後之欲潛心於聖人者將必有
考於是焉

孔孟事蹟圖譜卷之一終

孔孟事蹟譜卷一

十二

孔子事蹟圖譜				
周	魯	齊	晉	衛宋鄭楚陳蔡
庚子 周靈王二十二年 魯哀公二十二年 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史記世家所叙孔子年歲多左傳生年今從左氏與公羊穀梁不同	齊景公三年	新蔡公三十六年陳哀公十八年	初獻公於十八年春齊魯襄公之十四年也左傳載靈伯王拒孫林父之言則伯王已在顯位至孔子之生已越八年記此備考
癸丑 周靈王二十五年 魯哀公二十五年 孔子四歲	齊景公六年	魯定公六年	魯定公六年	魯定公六年
甲寅 周靈王二十六年 魯哀公二十六年 孔子五歲	齊景公七年	魯定公七年	魯定公七年	魯定公七年
丙辰 周靈王二十八年 魯哀公二十八年 孔子七歲	齊景公九年	魯定公九年	魯定公九年	魯定公九年

[illegible]

已年	周景王十四歲昭公十年 孔子二十歲 滿氏通紀據此氏誌以為襄公紀於此年非也 伯魚是成子鯉年後年	已卒 昭公立	已卒 昭公立
庚午年	周景王十五歲昭公十一年 孔子二十一歲 滿氏通紀據此氏誌以為襄公紀於此年非也		
辛未年	周景王十六歲昭公十二年 孔子二十二歲	鄭簡公三十六年卒 子元公立	楚靈王十二年為公子比所弑公子棄疾殺比立是為平王後封陳平公廆諱惠公吳

<p>癸 周景王十七年 魯昭公十四年</p>	<p>孔子二十四歲 按家語稱仲尼生 三歲而能言能行 母顏氏之死紀年 云在二十四歲乃 與父合葬於防則 孔子之母非故也 也家語傳下謂叔 梁紇始出妻其說 妄矣禮記曰孔子 少孤不知其母 死乃殯於五父之 衢問於鄰里之 母然後得合葬於 防既葬孔子先父</p>	<p>孔子事蹟卷十</p>	<p>乙 周景王十九年 魯昭公十六年</p>	<p>門人後雨甘室孔 子問焉曰防墓 孔子泣然涕洟曰 古不備墓防墓之 說先儒多辯之至 於孔子年方二十 四歲禮猶未盡 傳學不終之時也 而即有門人則宋 有疑及者亦犯 禮者之附會耳</p>	<p>野昭公年辛 子頃金</p>
--------------------------------	---	---------------	--------------------------------	--	----------------------

<p>丙 周景王二十七年 魯昭公十七年</p>	<p>孔子二十七歲 是歲郊去大朝孔 子見而問自是日 左傳家語有孔子 之郊適學於索 隱書而語之事則 不知其在何年也</p>	<p>孔子事蹟卷十一</p>	<p>戊 周景王二十九年 魯昭公十九年</p>	<p>孔子二十九歲 潘氏通紀以通儒 學若顏氏在此年</p>	<p>己 周景王三十三年 魯昭公二十三年</p>	<p>孔子三十歲 潘氏通紀據通鑑 前編以五穀子而 宮近見孔子學禮 及兩宮遂言於魯 君與孔子俱通周 問禮於老聃於樂 於襄弘紀於此年 夫孔子三十以前 止是訪學之時必 非求仕且未出受 使也五穀子雖為 昭公二十四年仲 孫嘉奉之目下</p>	<p>六</p>	<p>莊公八年 辛 第傳公東 國立</p>
---------------------------------	--	----------------	---------------------------------	---------------------------------------	----------------------------------	---	----------	-----------------------------------

未	午	巳	<p>得於此即與南宮 更從孔子生而造 亦得遂諸君 君則其道必經宋 杞及鄭是時即子 產世叔子羽輝讓 皆仕鄭先公之朝 子產卒於其年世 叔至魯先公四年 始卒則意孔子或 曾見之而傳記 皆不之及也今世 家以通東漢即數 於定公時若衛之 後亦未見其必</p>	
周敬王二年 魯昭公三十四年 孔子三十四歲 孟僖子仲孫閱卒 子孟懿子仲孫何	周敬王元年 魯昭公三十二年 孔子三十三歲	周敬王二十五年 魯昭公三十二年 孔子三十二歲 子敬王立		
			<p>然姑不追改云</p>	
			<p>孔子事諸卷二</p>	
			<p>七</p>	
魯昭公元年	魯昭公三年 平 第胎公立			

卯	丑	子	亥	酉	申	<p>忠嗣</p>
周敬王十年 魯昭公三十二年 孔子四十二歲 昭公卒于乾侯 國無君明年六月	周敬王八年 魯昭公三十年 孔子四十歲 子定公立	周敬王七年 魯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三十九歲 昭公如晉次于乾 侯冬十月葬濟	周敬王五年 魯昭公二十八年 孔子三十八歲	周敬王四年 魯昭公二十六年 孔子三十六歲	周敬王三年 魯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三十五歲 昭公為季子所 逐魯亂孔子適齊 叔孫昭子舍卒 子成子不敗嗣 居昭公 年美 景公取鄆邑以 居昭公	
						<p>齊景公二十一年 宋元公十五年 卒 年安與邑在鄆 子景公立</p>
						<p>楚平王十三 年卒 子昭王立</p>
						<p>八</p>
						<p>孔子事諸卷二</p>
						<p>鄭定公十六年 卒 子獻公立</p>

<p>壬辰年 周敬王十一年 魯定公元年</p>	<p>乙未年 周敬王十四年 魯定公四年</p>
<p>第元公始立 孔子曰昭公二十五年酒醉以後連年在齊魯松樹要通祀於此年戰野於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感之而孔子亦會非也</p>	<p>政孔子未仕還俗詩書禮樂於此年非也孔子是時齊不在魯 孔子四十六歲</p>
<p>九</p>	<p>九</p>

<p>丙申年 周敬王十五年 魯定公五年</p>	<p>戊戌年 周敬王十七年 魯定公七年</p>
<p>孔子四十七歲 六月季平子薨如卒于桓子斯嗣七月叔孫成子木敗卒于叔孫武叔州仇嗣 孔子自齊返魯陽虎專執國命季平子既薨虎因桓子而公山不狃為魯擊僕犯為師季倚虎為庇各以邑叛虎欲見孔子不徇召孔子皆在此時時孔子德來使</p>	<p>孔子四十九歲 孔子先為東夷後為吏吏得無復數之事蓋為北於季桓子也當在此二二年之間</p>
<p>陳懷公四年 卒 子濬公立 在位二十四年為楚威在春秋後三年失</p>	<p>己亥年 周敬王十八年 魯定公八年 孔子五十歲 魯敗紀先公此孔子仕魯為兆而禮正先公之祀也陽虎惡之故使盜竊賈玉大弓以撓其事意此時孔子德來</p>

<p>辛丑年 周敬王三十 魯定公十年</p>		<p>庚子年 周敬王十九 魯定公九年</p>	
<p>孔子五十二歲 時為大司寇 魯哀公十四年</p>	<p>敗龜陽其不安 於魯而適位適齊 耳齊之方將通好 於魯故將執虎而 虎起奔齊適通氏 趙氏謂趙簡子虎 之不得為魯君 孔子用魯之故也</p>	<p>為司寇也 孔子五十一歲 得魯至大司此必 孔子謀於仲孫何 忌處實得宜而陸 有以奪虎魄故 左傳於此載陽虎 入于諸陽關以叛 及伐陽關陽虎奔 齊弟然考之春秋 墨不一書蓋因虎 行惡而致過其實</p>	
<p>宋景公十四年 宋公子地有 白馬四景公 以與桓魋地</p>		<p>魯哀公十三年 子孫公立在 位三十七年 卒在春秋後 十七年矣</p>	
<p>秦張本耳</p>	<p>公時務脩 耕稼之政 而其後世 卒併天下 蓋於此肇 基焉秦抄 孔子事無 所係但為 四飯缺通 秦張本耳</p>	<p>秦景公二十 六年卒 孫惠公立 自魯襄公 十四年晉 帥十三國 伐秦以來 秦桓公景 公以至哀 公皆開關 不出以脩 內治至孝</p>	

<p>辛丑年 周敬王三十 魯定公十年</p>	<p>卯癸卯 周敬王二十 魯定公十三年</p>	
<p>孔子五十四歲 世孫仲孫何忌 氏年於魯三和 也是時子路未為 季氏宰而三都之 中成實未墮雖即 費有隨亦豈子路</p>	<p>仇隱邱 李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陽番孔子政 化大行齊人歸女 季孫桓子受之定 公三日不朝郊又 不致膳距孔子遂 行過衛 十二月定公圍戚 不克 世家謂仲由魯季 氏年於魯三和 也是時子路未為 季氏宰而三都之 中成實未墮雖即 費有隨亦豈子路</p>	
<p>衛靈公三十七年</p>	<p>孔子五十四歲 世孫仲孫何忌 氏年於魯三和 也是時子路未為 季氏宰而三都之 中成實未墮雖即 費有隨亦豈子路</p>	
<p>衛靈公三十七年</p>	<p>恐扶聽之 應懼將走公 泣之目腫地 出奔陳此時 聽但有龍於 景公猶為地 所扶而有懼 也</p>	

所能用其勇哉	甲辰 周敬王三十三年 魯哀公十三年	<p>孔子五十五歲 太師擊少師陽亞 飯十三飯綽四飯 缺鼓方叔掩鼓武 擊登萊因孔子去 魯而皆避去適齊 適楚適蔡適秦 皆仕於其國者 也當時齊景公楚 昭王頗強政治而 蔡昭公能復讐</p> <p>晉景公十一年 秋趙鞅入于晉 陽以叛冬歸于 晉趙鞅即趙盾 子時簡子路泥 仲行因伐少牟 此佛辟所以不 服鞅而叛歟</p> <p>衛靈公三十八年 孔子至衛主 蘧伯玉世家 年 楚昭王十九年 蔡昭侯二十</p>
孔子五事諸卷二	十三	<p>自立秦惠公能 閉關自守皆可 居之地故往往 焉若入河入漢 入海皆長生而 不返矣 夏魯樂蛇淵圖 大蒐于比蒲觀 魯所為如此則 與孔子見用時 設施大不同矣 此可見孔子先 已去魯也</p>

乙巳 周敬王三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孔子五十六歲	衛靈公三十九年 孔子自匡反 衛過蒲清衛 邑自匡過衛 之道也宋語 符子路治蒲 三年孔子過 之三稱其善 而通紀載於 是年則子路 方從孔子周 流列國故不 後於衛見極 於陳不對於
孔子五事諸卷二	十四
葉問津於楚 非出仕之日 也而何暇於 治蒲三年之 久邪及考史 記子路傳言 子路為蒲大 夫辭孔子孔 子告以難治 則似子路將 至蒲事而孔 子蓋當為魯 司寇時也於 不用從而亦 子路請行歲 月亦不相五	

八孔孟事譜卷二

十五

矣世家入於
孔子自衛至
陳去陳過蒲
反衛之時載
蒲人盟而
勸衛靈公伐
蒲之事此大
非聖人所為
其妄誕甚矣
要之子路治
蒲之事當在
出公輒時也
然衛世子蒯
聵出奔宋孔
子見靈公夫
人南子子路

不悅或以爲
南子即南蒯
則南蒯之以
費殺在魯昭
公十二年孔
子年方二十
二歲子路之
年更少于南
蒯將效而南
蒯即見南
子路豈應即
侍孔子待與
言相其說非
矣
玉環骨帶
之問疑在此時

丙周敬王二十五年
孔子五十七歲
夏五月定公卒
子哀公立

孔子自衛反魯
定詩書禮樂所
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以自此與
門人講學第其
日晝矣
顏淵仲弓宰
貢冉有子路子
子夏子張樊遲
問禮問上問政
問問建問爲邦
問

八孔孟事譜卷二

十六

事鬼神類與夫
子路從射於雙
樂從遊於舞等
等事多在此後
亦無以考其日
矣

衛靈公十四年
孔子五十八歲

孔子自衛反
之以靈公接
遇以禮也所
謂於衛靈公
際可之仕也
然不能用孔
子故因魯定
公卒而歸魯
據爲魯君有
服定公臨卒
孔子必無不
歸一平之理
世家謂去衛
適齊去魯適
宋適鄭遂至

陳希陳三歲
而後及衛其
適宋適鄭理
或有之而其
所經之世亦
必過焉但不
當叙於過臣
後耳若陳則
不應此時特
往止非可居
之國必不久
與三年也世
家叙此事繁
雜失其殊可
厭焉

<p>丁未 周敬王二十六年</p>	<p>孔子五十歲 冬仲孫何忌師 伐邾何忌有是 年邾邾或取其 或國其國以至 公入邾以其君 而兵爭不息也 負氣好勝不與 叔孫武叔比肩 安能便武叔不 仲尼哉</p>	<p>戊申 周敬王二十七年</p>	<p>孔子五十一歲</p>
<p>衛靈公四十二年 楚昭王二十一年</p>	<p>是時蘧伯玉 使人於孔子 孔子復至衛 五年 蘧公問陳又 仰視蜚鴈故 孔子明日遂 行</p>	<p>衛靈公四十二年 楚昭王二十三年</p>	<p>十二</p>
<p>晉定公十九年 衛靈公四十二年 卒</p>	<p>孔子於此年 通紀載衛君 紀焉 世子蒯聵之 子輒立夏四 月晉趙鞅納 孔子於衛 成輒拒之不 得入</p>	<p>楚昭王二十三年 孔子自蔡 至葉昭王 方強政治 而葉公為 縣尹亦賢 觀昭王將 卒之時楚 疾而不肯 移於群臣 卜崇而不 肯致於非 祀孔子經</p>	<p>十八</p>

<p>孔子五十二歲</p>	<p>其為知大 道葉公 惠王之子 遇白公勝 殺令尹司 馬且執君 而能以義 計賊則昭 王之與葉 公皆一時 之良也故 孔子過從 焉葉公初 問孔子於 子路子路 不對其後</p>	<p>孔子五十三歲</p>	<p>十八</p>
<p>問政問直 躬與孔子 相聚似日 久者世家 謂孔子遷 於葉三歲 而以自蔡 如葉為哀 公六年事 則蔡於哀 公二年十 月為楚所 逼已遷州 宋非後舊 國而孔子 豈其從至</p>	<p>孔子五十四歲</p>	<p>十八</p>	<p>十八</p>

<p>甲 周敬王三十 三年</p>			<p>癸 周敬王三十 二年</p>	
<p>管哀公年 孔子六十五歲 公伯寮期于路 季路去齊適</p>	<p>差也夫差在位八 年矣是時魯政 百半與之吳大卒 誣召季康子康子 使子貢往齊辭之 相與論孔子大縱 多能皆在此時子 貢友自即以爲無 能爲也此事頗 得實</p>	<p>孔子事諸卷 二十</p>	<p>管哀公七年 孔子六十四歲 哀公命子路 即吳子光之子夫</p>	<p>與弟子講學而 書以爲編三絕故 有辨名指博 孔子有疾季康子 饋藥及子路請 又使門人爲臣 在此時通記據 年載於哀公十三 年則其時子路往 衛與得與聞孔子 之疾邪</p>

<p>丁 周敬王三十 六年</p>	<p>孔子六十八歲 春齊國書師伐 魯冉有禦之能用 子於齊師故能入 其軍孔子以爲義 孟之反奔而擊魯 其馬曰非敢後也</p>	<p>丙 周敬王三十 五年</p>	<p>齊悼公四年卒 子簡公立</p>		
		<p>孔子六十七歲</p>		<p>孔子事諸卷 二十一</p>	<p>衛以子路治蒲三 年孔子過蒲之說 推之則子路在衛 當始此年宿于石 門乃其所過便道 也觀其門閭矣自 而子路有自孔氏 之答蓋非有官之 辭也且子路初去 魯必至衛而後將 官其先有一官 待之而往哉然史 記子路傳載子路 爲蒲大夫解孔子 孔子告以難治則 似子路去衛將已</p>
<p>衛出公九年 子路治蒲既 三年因爲孔 氏家臣故爲 孔子於孔文 子而孔子至 衛孔文子以 通於鞅而望</p>					

孔孟事譜卷二

孔子之來彼
子路有衛君
待子為政之
問而冉有子
貢從行國有
夫子為衛君
之疑其冬十
一月衛太叔
齊出奔宋太
叔齊即世叔
疾左傳謂孔
文子將攻太
叔訪於仲尼
仲尼不對命
駕因魯君乃
歸此說以未

二十三

戊午
周敬王
七年

魯哀公十二年

孔子六十九歲
春用田賦夏金
粟時耕有子貢
皆從孔子在衛
在魯五月孟子卒
時則二子先歸而
孔子與巫馬期在

衛出公十年
宋景公三十二

陳濬公十九年

年 孔子既葬 子貢欲去而覆 子曰不可 有孔子何 以爲之問 陳因以爲 觀孔子稱其 陳侯周臣

孔子事譜卷二

陳矢孔子葬亦
陳歸魯而伯魚
據公穀孔子生
襄公二十一年
說則伯魚卒之
當爲七十歲歿
矣故其葬伯魚
有棺無槨而自
從大夫之後不
徒行
伯魚之子子思
使此年始生則
魯終公元年已
七十五歲然亦
安知其不生於
死之前其年固

三十四

敏而好學不耻下問則文子知向上者故攻太叔之事意其有所不爲焉而又何顏訪於仲尼乎

孔子不悅於魯衛乃復之宋得無宋景公於時君中猶足用爲善乎觀蔡謫守心而出罪已之言則庶幾

會齊昭公夫人孟子卒聞於諸侯陳司敗因問昭公知禮孔子退則連巫馬期而害蓋必此時事也陳本無上下之交時則有陳司敗之問矣故孔子就之宋幾知陳侯

可計也況其盛公
饒子子柳同仕尚
當在肉肉養賢多
後不幾於八十餘
千禮當致仕久矣
而以老臣莊在公
饒子子柳之下爲
臣亦常調也似非
尊後元老之意者
者子思爲臣其尚
在七十以前雖然
則謂伯魚卒在此
年者亦未足據不
但顏孔予之卒
年可疑而已

可與有言者
矣會向魑魅
作孔子微服
過宋有桓魋
共如予何之
語
魑第司馬牛
見子夏憂無
兄弟見孔子
問君子而孔
子告以不要
不懼必在過
宋後矣
周不足以
有爲乃假
其力以歸
魯

<p>乙未 周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p>	<p>孔子七十歲 若年則年 家語解經三十三 而卒而於魯則曰 少孔子六歲于魯 則曰少孔子九歲 子路有謂之公執 也然論語載其志 以齒為序則曰顏 季路又似顏淵長 於子路者蓋顏淵 時不止三十二歲而 漢儒以孔子有不 知命之言遂謂其 於魯然且其不難 言雖已四十五十亦 可謂之短命矣而吳 必其為三十二歲改 雖子路亦未可信其 必少孔子九歲也 若孔子之已陳蔡在 哀公元年而謂其 子路曾從之則其 已列於獲行之軒 此十三年則謂其 特方二十歲耳何其 成德之早和且其 之時則謂其從後 實定公十三年葬 十七歲事觀于在面 何敢死之者則能</p>
------------------------------	---

<p>庚申 周敬王三十三年 九年</p>	<p>孔子七十歲 春西狩獲麟 麟聖人之瑞也時 無明主出而遇復 不得其死於春秋 於虞人之年故孔 子自麟出而死 至河不出圖之嘆 其殆感麟而發乎 其及四月陳蔡被 其及四月陳蔡被</p>
<p>哀公十四年 為陳恒所殺 立簡公弟平公 而相之遂專 國權</p>	<p>簡公孔子沐浴而 朝告於食公請曰 之此可見聖人身 雖老而志未衰也 哀公使告三子不 可蓋獲麟之後重 有感焉乃作春秋 是歲小知射以句 經來本無字路解 盟之事 秋八月孟懿子仲 孫何忌卒子武伯 孟懿子卒於孔 子又使其子武伯 從之亦可謂相信</p>
<p>宋景公三十六年 向建武景 公入魯 以教已而奔 衛則向應以 此時拔則其 作亦當亦不 久也石定公 末年即欲要 殺孔子則安 能行於十</p>	<p>五年之久乎</p>

	<p>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二十一 <small>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二十一</small> <small>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二十一</small></p>	
<p>辛酉 <small>周敬王四十四年</small> <small>魯哀公十五年</small></p>	<p>孔子七十二歲 <small>孔子七十二歲</small> <small>孔子七十二歲</small></p>	<p>公以年幾用不足 <small>公以年幾用不足</small> <small>公以年幾用不足</small></p>
<p>齊 <small>齊</small> <small>齊</small></p>	<p>衛出公十三年 <small>衛出公十三年</small> <small>衛出公十三年</small></p>	<p>闕十二月 <small>闕十二月</small> <small>闕十二月</small></p>

<p>壬戌 <small>周敬王四十四年</small> <small>魯哀公十六年</small></p>	<p>孔子七十三歲 <small>孔子七十三歲</small> <small>孔子七十三歲</small></p>	
<p>孔子七十三歲 <small>孔子七十三歲</small> <small>孔子七十三歲</small></p>	<p>年則春秋於哀公 <small>年則春秋於哀公</small> <small>年則春秋於哀公</small></p>	<p>之編宜曰今公而 <small>之編宜曰今公而</small> <small>之編宜曰今公而</small></p>
<p>孔 <small>孔</small> <small>孔</small></p>	<p>之編宜曰今公而 <small>之編宜曰今公而</small> <small>之編宜曰今公而</small></p>	<p>之編宜曰今公而 <small>之編宜曰今公而</small> <small>之編宜曰今公而</small></p>

孔孟事蹟圖譜卷之三

會稽季 本考

晉江王慎中訂

錢塘童漢臣校

孟子事蹟圖譜論

史記孟軻傳載孟子事甚畧如孟母三遷之事見於列女傳東家殺豚而買肉以食之事見於韓詩外傳以司馬遷之傳取而亦不之錄也意劉向韓嬰必有據而傳之也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故孟子自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其所履歷見於孟子書則鄒任滕薛魯宋齊梁皆其所游之國也

孔孟事蹟譜卷三

公平公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皆其所見之君也史記於所歷鄒任滕薛魯宋之事畧不一書惟曰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又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載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又於燕世家載燕君噲讓國子之并附會孟子勸齊伐燕之言齊因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考之年表是爲燕君噲七年齊湣王十年也如此則其時孟子在齊矣以伐燕爲齊湣王事本出荀子史記蓋祖荀子皇極經世因之而古史亦謂孟子先事

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然伐燕之說孟子書所載甚詳實齊宣王事也史記等書所言大相戾矣今以史記齊魏年表考之梁惠王三十五年當齊宣王七年是爲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當齊宣王九年是爲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齊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湣王元年當梁襄王十二年是爲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梁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元年當齊湣王六年是爲周慎靚王三年癸卯梁哀王二十三年卒當齊湣王二十八年是爲周赧王十九年乙丑司

孔孟事蹟譜卷三

馬溫公主孟子書以伐燕爲齊宣王事故其脩通鑑也於齊宣王在位之十九年則上攝十年以入威王之世下益十年以合湣王伐燕之期而宣王之世移十年於威王湣王之世移十年於宣王如此則宣王元年當梁惠王三十五年後又四年即史記梁襄王之四年也然又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梁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即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爲後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稱謚謂之今王又

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哀王而以今王爲襄王然則梁惠王之後十六年即周慎靚王之二年壬寅也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之時書去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年也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者閱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之淺邪或增或減或合或離本無定據聊以遷就孟

孔孟事譜卷三

三

子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於三十六年改元爲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即襄王之別稱邪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爲無哀王之世邪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湣王十年其誤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湣王十年通爲二十九年庶幾近之其餘亦多與孟子書不合又孟子所記魯繆公平公事史皆未有及之他所傳聞豈足盡信邪今以史記魯世家考之繆公元年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也在位三十三年卒之年周安王二

十五年甲辰也平公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乙巳也在位二十年卒之年周赧王十八年甲子也繆公元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子伯魚卒於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仕魯爲臣雖當繆公初年已七十五歲矣况或在其後乎孟子生於子思之後未必親見子思也孔叢子等書及趙岐註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今據孟子初見梁惠王而惠王稱之曰叟蓋六十以上之稱也即六十而逆推其始生則當繆公之十五年也及成童入大學之年而見子思則繆公之三十年子思蓋育有四歲矣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豈可謂史記爲臆說

孔孟事譜卷三

四

哉自魯繆公十五年下距平公元年實七十九年又六年當臧倉之沮而適宋則孟子年八十五矣若以見梁惠王之年爲年七十則其生當先十年至其成童時雖子思年方逾耄力或尚強但距臧倉之沮爲九十五年而喪母在其前六年則孟子當年八十九而其母不幾於百有十歲乎故即梁惠王稱孟子爲叟而知其年踰六十矣又二十四年孟子託景丑氏喻齊王而自以齒德當達尊則去齊以後年歲可推矣蓋自春秋以後戰國以前史記所傳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爰皆無以考其詳惟以孟子書爲證而序正之可也孟子鄉人也鄒魯相近則魯其少所問學

而常遊之地也居鄒四十年間無所考見其歷聘之迹必
隱居尚志已能不動於心故授徒講學弟子日進而曹交
得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則知至鄒問
道也及門者之多必在此時歟鄒與魯閭鄒君穆公憤其
民不救長上之死而孟子以上慢殘下責之亦其在鄒時
事也時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之任見
季子有爲屋廬子答任人禮與食色輕重之說已而之平
陸儲子爲齊相以幣交亦受之而不報他日之齊不見儲
子有與屋廬子論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說至
則不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而萬章亦有不見

孔孟事譜卷三

五

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虞人不往爲說以其
爲齊故事人易曉也王疑其有異使人闕之意儲子通意
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孟子也當其三見而未言事蓋欲
以道格其非心而不遽求於用人行政之間也其處平陸
也謂其大夫失伍而孔距心受爲已罪以告宣王王亦歸
罪於已似可與有爲也然短喪一念大本已失雖攻其邪
心而未能格徒以黃金百鎰之餽爲厚賢之禮孟子以其
無處而辭之又臣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遊陳仲子人
皆以爲廉而斥其無親戚君臣上下於俗亦多不合故不
久去而之宋當在宋君剔成之世意雖至其國亦不先見

剔成故公孫丑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觀此問列於
宋事之間必公孫丑從行之宋因宋而發也孟子居
宋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爲宋勾踐言之什
一夫關市之征爲戴盈之論之郛爲宋滅其子孫爲
告子之相見疑即此時而性善微旨王道大端必
有以開示宋之君臣矣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
宋見孟子而往來及之可以見其居宋之久矣孟子
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宋公餽兼金七十鎰而辭曰
餽贐若非期於適魏不可以爲遠行也由薛以往必
設兵以備寇盜薛君餽兼金五十鎰而辭曰聞戒謂

孔孟事譜卷三

六

之聞則兵衛之資孟子自具也薛宋各餽兼金必孟
子爲謀其國者有善道故二君加禮焉陳臻嘗問前
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以齊爲前日以宋與薛爲今日
必一時之事而適齊在前宋薛在後也夫宋與滕薛
及鄒魯小邦皆泗上諸侯也初本服於魏魏爲秦敗
楚遂滅小邦而宋與薛皆迫於楚滕已事楚而孟子
由薛之魏得無以鄒爲父母之邦將因大國以爲之
謀歟是適魏固適齊後事也故史記言遊事齊宣王
在梁惠王之前疑必有據惠王一見孟子而首有利

國之問既又有鴻鴈麋鹿之問既又因歲凶而有民不加多之問孟子皆以仁義之道答之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乃欲雪齊秦楚之耻非愛民之仁也故孟子嘆其不仁而他日爲公孫丑言之居魏而與之論仕者又僅有周霄爲則魏可知已甫踰年而惠王卒襄王嗣之孟子始見以其望之無可畏而卒然之問乃其急功利之心孟子固宜以此而去魏也但綱目以爲去魏適齊則去魏之後無復有滕事且其所紀適齊之年距伐燕歲僅閱六年而孟子於其間任爲卿之重居喪母之憂其日宜不如是淺也故自魏而

孔孟事譜卷三

七

歸未適齊也而去魏於襄王之初必不在惠王後十六年之後也歸鄒未幾滕定公薨文公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其言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則在宋見世子之後固嘗歸鄒其後至滕館於上官蓋在此時文公問爲國又使畢戰問井地君臣力行孟子所告井田學校之仁政於是感動遠方之人許行自楚陳相陳辛自宋皆至於滕願爲之氓功效如此非歲月遷久不可卒致也且陳相見而道許行之言孟子此時宜在滕豈其復歸鄒而往來於滕以爲之經理非但其君臣潤澤之功也故其弟滕更及門卒

業亦可以知在滕之非一日矣滕界齊楚大國之間既事楚而齊爭之故欲息肩於一國而有事齊事楚之問及齊人將築薛當在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人封田嬰爲薛公之前距孟子去魏之歲實已一十三年而滕文公甚恐且有竭力以事大不得免焉之問則設遷國効死二策以告之滕亦以能愛民事大免焉孟子終有意於宣王故復至齊時公孫丑設爲當路於齊加齊卿相之問則猶未爲卿也及見宣王有齊桓晉文之問又有交隣有道之問又有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問其餘問樂問囿與夫雪宮明堂之問皆

孔孟事譜卷三

八

因其所好而啓之以王道宣王亦感發焉如好勇好貨好色之疾皆不自隱故孟子以爲足用爲善其子弟亦多從之王子塾問士何事而得聞居仁由義之說一日孟子自范之齊而嘆王子氣體有異豈亦因聞教而氣質漸變與自是孟子爲卿於齊食祿十萬因宣王問卿而告以同姓之卿可以易位之說其言甚危宣王至於變色亦不敢不竦已以終孟子之說焉可謂知所尊矣故景丑有見王敬子之云蓋禮貌終始未嘗衰也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

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歿始終之大禮也。不然賓師固無官守者。王亦不得以事勞之也。是時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景春稱公孫衍張儀為大丈夫。而孟子鄙其為妾婦之道。則固不合矣。又見齊王日少而不免於一暴十寒。謂無惑乎王之不智。蓋為此也。但一見即有萌生。所以猶日有望焉。故設為工師求木。玉人琢玉之喻。殆欲啓以臣所受教之義望之。可謂切矣。尋以母喪去位。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廬。有與充虞論棺槨之言。在齊居憂者三年。王驪龍嬖日盛。專使如魯。樂正子之賢至從之。

八 孔孟事譜卷三

九

至齊尋亦進用為右師。與國政而宣王蔑臣好殺。不但戮一盆城。括而已。用人行政之失。必有不勝其間。適者孟子免喪復見宣王。於崇因士師不能治士而詰之。以四境之不治。顧左右而言他。其情態掩護視向之有疾不隱異矣。既又有故國世臣昔進今亡之說。又有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土芥寇讎之說。是時右師用事在朝。多曲媚之。而往弔公行子之喪。孟子獨以禮自抗。致其為簡之怒。此亦去齊之幾也。故退而有去志。遂不受祿。觀此則前目為卿受祿可知矣。宣王方欲伐燕。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時沈同

私問燕可伐與。則應之曰。可。本謂天吏則可以伐也。或者因有勸齊伐燕之疑。齊既伐燕。勝之以問孟子。則為之設為取之與勿取之。二端。正為齊宣不能為武王之事而不可取也。王不能從而遂取之。諸侯將救燕。復謀於孟子。又不能用其謀。眾置君之策。而燕人卒畔宣王。慙陳賈為王見而解之。羞惡之端。又為小人所遏。宜可以請去。而心猶眷眷。故復將朝王。而王不知乃托疾以召。故亦以疾辭。而就景丑氏發其義。而不可留之意。尤可見矣。勸軻鼃以士師諫去之。為齊人所譏。則解之以無官守言。責正為仕不受祿。

八 孔孟事譜卷三

十

故得自由耳。蓋去志決矣。先是齊饑。嘗勸齊發粟至。是國人以復饑望發。故答陳臻有馮婦之喻。遂致為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他日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時子因陳臻以告孟子。孟子辭之。而宿于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孟子責以為已慮而不及。子思為隱凡之卦。以絕之。既去齊。而尹氏譏其三宿之需。滯及因高子而得聞孟子。所以不忍舍王之意。則自知為小人。淳于髡顧以名質未加而去。為不仁而嫂溺手援之。喻疑亦在此時也。充虞在路。見有不豫之色。因而發問。去齊豈早其所欲哉。由齊事而觀。

則孟子當宣王之始末固兩至齊矣古史謂先事齊
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不為無據但誤以伐
燕為湣王事耳燕人之畔當在燕立太子平為王時
蓋齊人勝燕已二年矣孟子在齊遯迴久之而後去
綱目書其齊於伐燕之歲則大早矣竊意宣王之年
再加二年於湣王之世庶得事實也魯欲使鑾正子
為政孟子聞之喜復至魯然樂正子得政猶未寧也
以孟子之賢若於平公將就見焉乘輿駕而滅倉止
之其後矣後之賢以彼後之賢而孟子至魯在齊而
以爲不可但適齊使使子爲將代齊而滅倉止
固不遇也既無所遇而亦凡憂世之心則未忘也

孔孟事譜卷三

十一

聞宋王偃將行王政乃復之宋是時楚伐秦秦敗楚
秦楚構兵連年不息宋經將之是過於石丘經之言
一則曰楚王一則曰秦王必秦惠王稱王之後之事
亦惟此時而秦楚之兵屢構也偃之將行王政意孟
子先見剔成時遺教猶存故偃有志於此雖圖王不
成必不如世家所云射天射諫臣而爲桀宋也如果
爲桀所爲孟子豈復至其國哉故萬章問將行王政
齊楚惡而伐之亦告之以行王政之效未嘗以其爲
不足王也其臣有戴不勝者能進薛居州孟子曰一
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其稱宋王故知其再至宋爲王

偃時也計其時方燕立太子平後一年是爲周赧王
四年即滅倉沮魯平公之卒年也而適宋在其後則亦
不越乎一年之內無所事於久矣或以齊楚惡而
伐之爲宋王偃四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事爲
證則其時距赧王四年又二十九年孟子幾百一十
五歲矣故齊楚之伐宋必在赧王四年前之事也但
史無可考耳蓋孟子之適宋有二其初自齊而往當
宋剔成在位滕文公爲世子之時其後自齊由魯而
往當滕文公既卒宋偃稱王之後大事記載自齊之
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脩井法書於致爲臣於齊而

孔孟事譜卷三

十二

歸之後而於宋剔成及魯平公之事皆略不書乃獨
於適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時適宋已甚老矣豈復
能爲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呂氏必以戰國策於偃
稱王時載滅滕伐薛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爲齊
所併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爲齊所滅見於杜氏
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呂氏亦未及詳攷
與通計世次始終則子思孟子生於鄒魯克躋上壽
而皆以耄耄之年子思猶事魯君孟子再入宋國有
可異焉蓋其賦受之養精神血氣有適遠而有死而
後已者矣七篇出於孟子所嘗自言非其徒所能增

益也其所記列國君臣問答皆必實有其人與其事
又非如莊列諸子寓假姓名以立言者也今以其書
比而次之則所歷聘諸國往之先後居之久近自有
其據不待強求繫索次第昭然其他書所載傳聞舛
錯一以是書正之而不敢苟予豈好辯哉

孔孟事蹟圖譜卷之三終

孔孟事蹟圖譜卷三

十三

孔孟事蹟圖譜卷之四

會稽李本考辨
晉江王慎中訂正
錢塘黃漢臣校刊

孔孟事蹟圖譜卷四

一

孟子事蹟圖譜

<p>周 鄒任魯衛滕薛齊 燕 三晉 宋 秦 楚</p>	<p>壬戌 周敬王四十四年 魯哀公十六年 孔子卒其孫子思伯魚之子也伯魚先孔子十四年卒實周敬王三十七年戊午也雖當伯魚卒時子思始生亦五歲矣而況生於其前乎記此以爲子思事蹟本但孔子之卒止據年史或未得真</p>	<p>亥癸 周敬王四十二年 莊公二年 莊公卒於亂弟公子起立</p>	<p>甲子 周敬王四十年 衛君起元年 起爲石國所逐奔齊出公轉徙魯立</p>	<p>乙丑 周敬王四十四年 衛出公陳後元年 出公被吳國殺歸故陳後元秋葬於世次衛獻公</p>	<p>子 周敬王四十年 齊出公轉徙魯立</p>
<p>晉 宋 秦 楚</p>	<p>晉定公三十三 年 後此十五年 韓趙魏滅 范氏中行氏 及智伯之族 而分其地 爲三晉</p>			<p>秦穆公十五 年卒 子厲共公 卒史記作 悼公立十 四年卒非 也</p>	

孔子事蹟譜卷四

二

<p>奔齊國內別立君 獻公在外十二年 而後歸未嘗受完 此衛之故事必告 制也今世家於獻 公出公俱稱獲元 年而索隱謂出 公獲入九年平大 霸記因之蓋世 之禮見耳古者諸 侯各自爲元以記 始終不必別起一 元也元之爲義豈 可加於後乎</p>	<p>丙寅 周元王元年</p>	<p>夏 公三十七 年卒 子出公錯立 趙簡子執平 子襄子母也 詞時與穆襄 子虎魏桓子 駒同朝</p>	<p>辛未 周元王六年 衛出公被七年 爲衛師比年所逐 奔宋</p>	<p>壬申 周元王七年 魯哀公二十六年 夏五月叔孫舒帥 師會城寧知后 納衛侯舒於濮水 立元王或 子息定王</p>	<p>宋 景公四十八 年卒 無子立元公 曾孫孫休立</p>
--	---------------------	--	---	--	---

孔子事蹟譜卷四

三

		酉癸 周貞定王元 年	以爲六年 或以爲八 年今依大 事紀定
<p>是年四月辛庚午卒其子嗣之與叔孫文子孟武伯皆惡公之殺已君臣多問而公出焉叔季二氏籍其父祖之餘光至於厚君無足怪也武伯告師孔子問年而與二家比周雖公有問而不對蓋所謂移年爲中者耶</p> <p>衛出公報九年卒季父悼公立改元年</p>	<p>孔子事譜卷四</p>	<p>八月三桓逐季公歸卒于有山氏立其子悼公</p>	<p>叔之于文子蓋謂武叔而立者也然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我武叔有斗指求問戰之事又艾陵之戰長子賜武叔甲而子貢有代州仇秦甲之對自此遂無所見不知竟以何年而卒乎</p>
	四		爲昭公

甲 周貞定王十 二年	丙 子 周貞定王四 年		甲 周貞定王三 十三年 春秋公九年
		<p>孔子事譜卷四</p>	<p>時有孟敬子名捷齊武伯之子也見仲弓註齊問曾子之疾而告之以君子道者三蓋即史季子也子貢有也而魯卒不探雖聞聖賢之言而不能實體於身亦虛名耳何益之有哉</p> <p>魯子季子之前有若武成通越寇去而復安之事人亦無以考其莊何年矣</p>
	<p>卒 季父公立 叔孫世次始此 爲齊人伐燕張本</p>	<p>春秋公三十八年</p>	
<p>晉出公十八年 韓趙魏攻出 公道死立昭 公曾孫驕是 爲哀公</p>		丑	

乙酉 周貞定王十三年	庚寅 周貞定王十八年	辛卯 周貞定王十九年	戊戌 周貞定王二十六年
齊平公二十五年 辛 子宣公立 齊陳成子四恒 卒 子盤嗣 陳桓自弑簡公 後稱田氏	衛侯公十八年卒 子敬公立	燕孝公十五年 子威公立	<p>孔子事諸卷四</p> <p>衛侯公八年 孟子載子思居衛有齊寇或勸之去曰如彼去君誰守則非彈文之年未宜仕衛也其在公之世敬公之後昭公立六年自取殺身之禍而懷公則公相繼弑君而立皆非可仕之朝也又懷公在位最久其卒後於昭公四年齊周烈王三年也通鑑載子思嘗新變</p>

<p>於衛侯適居諸臣納國是口非之說於周侯至三十五年即懷公之三十八年也若細目以此載於周顯王二十三年則又後四十二年而昭公之孫城侯之末長與子思子威不相立不足重信也要之子思仕衛亦不難年仕衛之後必從昭公末志故久不知其所在晚歲過懷公之野而哭</p>	<p>孔子事諸卷四</p> <p>昭公二十五年 凡周顯王三十七年齊懷公元年下</p>	<p>庚子 周貞定王二十八年 長子去疾 立是為哀 王立二月 弟叔段哀 王而自立 為惠王立 五月弟勉 弑惠王而 自立為考 王貞定哀</p>

未丁	辰甲	寅壬	丑辛	子庚
周考王七年	周考王四年	周考王二年	周考王元年	思三王世次叙者不同今依大率記定
燕成公十六年卒 子潘公立				
	晉厲公元年 此本年表大率記從之改元在哀公卒後二年疑以傳疑可也	晉哀公十八年卒 子為公立 出公改元當在癸卯年今以甲辰為元 年蓋哀公以前年次每與年表不合其失實者多矣		

孔孟事譜卷四

巳丁	辰丙	卯乙	子壬	戌庚	酉己
周威烈王二年	周威烈王元年	周考王十五年 子威烈王 為公子和所弑 應代立為懷公	周考王十二年	周考王十年 懷悼公三十七年卒 子元公立	周考王九年 衛敬公十九年卒 子昭公立
晉厲公十四年卒 趙盾子卒 國人立伯翳之孫獻子浞	晉厲公十三年 趙襄子卒第 桓子嘉嗣 韓康子虎卒 子武子茂草公 親桓子卒孫 斯嗣是為文 侯桓子之前 無以考其世 次之詳矣	晉懷公四年 為庶長適 所弑國人 立其孫靈公	秦繆公十四年卒 子懷公立		楚宣王五年 七年卒 子閔王立

孔孟事譜卷四

九

<p>辛酉 周威烈王十六年</p>		<p>丙寅 周威烈王十一年</p>
		<p>牧公之孫賴繼位 公曰立為庶公</p>
<p>伯魯妻于兄也</p>	<p>晉幽公十八年 魏斯弑幽公 史記世家云 幽公淫婦人 夜竊出邑中 盜殺之魏文 侯以兵誅晉 亂立幽公子 止是為烈公 然年表書魏 誅晉幽公至 松經世亦云</p>	<p>魏文侯殺晉 幽公蓋春秋 以後凡弑君 多加君以淫 亂之罪如陳 徵舒齊崔杼 是也然則公 以淫婦人竊 出而為盜所 殺其亦亂賊 文奸之詞乎</p>
		<p>秦靈公十年 國人立其 季父簡公</p>

孔孟事譜卷四

十

<p>庚午 周威烈王十五年</p>		<p>壬申 周威烈王十七年</p>
<p>齊宣公四十五年 田莊子白卒 了太公和立田 莊子襄子之子 也其代襄子當 在齊宣公四十 二年之前史不 言襄子之卒無 可考也</p>	<p>辛未 周威烈王十六年 子孫金</p>	<p>子思之父伯常卒 於周敬王三十七 年戊午子思之生 年無可考今姑以 伯魚卒之年始生 而計之卒此已七 十五年矣然公孫 禮子思待以不臣 之禮其意不昭常 於人道達誠意觀 於便之言友士之 答子思常引而自 高此必緣公初年 事莊後公嚴主 為政子柳子思為</p>
<p>晉烈公十一年 韓武子卒 子震嗣是為 景侯 趙獻子卒 子籍嗣是為 烈侯</p>		

孔孟事譜卷四

十一

<p>臣則始臣事 公矣約之於五 年之內則子思 亦既八十矣 是時魯剛蒞 蓋周公之封於 魯止方百里其 後侵小而得 國日廣禮記明 堂位云魯地方 七百里者蓋謂 此也至惠使 千為將軍時猶 存方百里者五 則七百里之所</p>	<p>劑也丁思之治 謹禮愛民而終 公亦能畏天保 國故得不亡</p>

<p>癸酉 周威烈王十 八年</p>	
<p>晉烈公十三年 是歲魏斯之 十八年也大 事記於此戰 魏斯召賢師 卜商事蓋本 史記夫子夏 魯定公初年</p>	<p>從孔子於陳 蔡而巳有文 學之名者也 當孔子卒時 必已三四十 歲至此又七 十二年則百 餘歲雖在斯 初年亦近期 順矣况斯試 逆之人也子 夏豈肯居其 國哉此事之 可疑者也然 樂記載文侯 問子夏有端</p>
<p>楚簡王十 四年 子庚王五</p>	

寅 戊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厥爲諸侯	丑 丁 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子 丙 周威烈王二十一年	孔 孟 事 諸 卷 四	
卒 子釐公立 燕閔公二十一年 晉烈公十七年		卒 子康公立 齊宣公五十年		
年 趙烈侯籍六年 韓景侯庚六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年 卒 宋昭公四十七年 子悼公立			見聽古樂則唯恐卧之說又似斯果師子夏者豈他邦皆猶尋夫雀子而斯尚能以好賢歸治耶或史記所述魏赫公之表乃本妄傳而斯所敬禮之子夏抑別有人而亦失實抑是時卒性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糶法魏曰是強於三晉

傳於世耳楚人爲周守藏室史與孔子同時是爲七子楊朱亦師耳與宋人墨翟齊人墨翟各以其學行天下大事記書於此年所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	未 癸 周安王四年 鄭人列禦寇爲李耳之學著書	巳 辛 周安王二年	辰 庚 周安王元年	卯 巳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 子安王立
		韓宣惠九年卒 子烈侯立 趙烈侯九年卒 弟武侯立		
				楚威王三年 爲盜所弑國人共其子悼王

申丙	未乙	午甲	子戊	戌丙	酉乙
周安王七年	周安王十六年 命蔡大夫 田和為諸 侯	周安王十五年	周安王九年	周安王七年 魯公十五年 自此至子思 惠王二十年 之空皆於此求之	周安王六年
周襄公二年 卒 子桓公立	齊襄公十九年 田襄公和元 年田氏殺齊 侯襄公先和 徙於海上食 城而亡				宋悼公八年卒 子休公立
		魯哀公十三年 卒 子文侯立	齊哀公二十七年 卒 子襄公立		
齊出公二年 為廢長所 滅立襄公 之子連立	楚悼王十六 年 楚威王立 相	魯哀公十三年 卒 子武侯立	齊哀公十三年 卒 子出公立		

辰甲	卯癸	寅壬	子庚
周安王二十 五年	周安王二十 四年	周安王二十 三年	周安王二十 一年
齊襄公二十三年 卒 子共公立		齊襄公二十六年 田襄公六年 卒於海上 無子田氏殺齊 侯襄公立 子威王立	
齊襄公十五年 卒 子靖公立			
齊襄公十年卒 子東侯立			楚悼王二十 一年卒 子肅王立

戊辰	申戊	午丙	巳乙
周烈王五年	周烈王三年	周烈王元年	周安王二十六年 魯共公元年 子烈王立
	子孫公立		
	子桓公立		
魏武侯六年 魏襄王元年 魏襄王二年 魏襄王三年 魏襄王四年 魏襄王五年 魏襄王六年 魏襄王七年 魏襄王八年 魏襄王九年 魏襄王十年 魏襄王十一年 魏襄王十二年 魏襄王十三年 魏襄王十四年 魏襄王十五年 魏襄王十六年 魏襄王十七年 魏襄王十八年 魏襄王十九年 魏襄王二十年 魏襄王二十一年 魏襄王二十二年 魏襄王二十三年 魏襄王二十四年 魏襄王二十五年 魏襄王二十六年 魏襄王二十七年 魏襄王二十八年 魏襄王二十九年 魏襄王三十年 魏襄王三十一年 魏襄王三十二年 魏襄王三十三年 魏襄王三十四年 魏襄王三十五年 魏襄王三十六年 魏襄王三十七年 魏襄王三十八年 魏襄王三十九年 魏襄王四十年 魏襄王四十一年 魏襄王四十二年 魏襄王四十三年 魏襄王四十四年 魏襄王四十五年 魏襄王四十六年 魏襄王四十七年 魏襄王四十八年 魏襄王四十九年 魏襄王五十年 魏襄王五十一年 魏襄王五十二年 魏襄王五十三年 魏襄王五十四年 魏襄王五十五年 魏襄王五十六年 魏襄王五十七年 魏襄王五十八年 魏襄王五十九年 魏襄王六十年 魏襄王六十一年 魏襄王六十二年 魏襄王六十三年 魏襄王六十四年 魏襄王六十五年 魏襄王六十六年 魏襄王六十七年 魏襄王六十八年 魏襄王六十九年 魏襄王七十年 魏襄王七十一年 魏襄王七十二年 魏襄王七十三年 魏襄王七十四年 魏襄王七十五年 魏襄王七十六年 魏襄王七十七年 魏襄王七十八年 魏襄王七十九年 魏襄王八十年 魏襄王八十一年 魏襄王八十二年 魏襄王八十三年 魏襄王八十四年 魏襄王八十五年 魏襄王八十六年 魏襄王八十七年 魏襄王八十八年 魏襄王八十九年 魏襄王九十年 魏襄王九十一年 魏襄王九十二年 魏襄王九十三年 魏襄王九十四年 魏襄王九十五年 魏襄王九十六年 魏襄王九十七年 魏襄王九十八年 魏襄王九十九年 魏襄王一百年			

八孔五事諸卷四

十八

寅甲	丑癸	子壬	亥辛
周顯王二年	周顯王元年	周顯王七年	周顯王六年
趙敬侯十二年			
趙敬侯十一年			
趙敬侯十年			
趙敬侯九年			
趙敬侯八年			
趙敬侯七年			
趙敬侯六年			
趙敬侯五年			
趙敬侯四年			
趙敬侯三年			
趙敬侯二年			
趙敬侯元年			
趙敬侯十一年			
趙敬侯十二年			
趙敬侯十三年			
趙敬侯十四年			
趙敬侯十五年			
趙敬侯十六年			
趙敬侯十七年			
趙敬侯十八年			
趙敬侯十九年			
趙敬侯二十年			
趙敬侯二十一年			
趙敬侯二十二年			
趙敬侯二十三年			
趙敬侯二十四年			
趙敬侯二十五年			
趙敬侯二十六年			
趙敬侯二十七年			
趙敬侯二十八年			
趙敬侯二十九年			
趙敬侯三十年			
趙敬侯三十一年			
趙敬侯三十二年			
趙敬侯三十三年			
趙敬侯三十四年			
趙敬侯三十五年			
趙敬侯三十六年			
趙敬侯三十七年			
趙敬侯三十八年			
趙敬侯三十九年			
趙敬侯四十年			
趙敬侯四十一年			
趙敬侯四十二年			
趙敬侯四十三年			
趙敬侯四十四年			
趙敬侯四十五年			
趙敬侯四十六年			
趙敬侯四十七年			
趙敬侯四十八年			
趙敬侯四十九年			
趙敬侯五十年			
趙敬侯五十一年			
趙敬侯五十二年			
趙敬侯五十三年			
趙敬侯五十四年			
趙敬侯五十五年			
趙敬侯五十六年			
趙敬侯五十七年			
趙敬侯五十八年			
趙敬侯五十九年			
趙敬侯六十年			
趙敬侯六十一年			
趙敬侯六十二年			
趙敬侯六十三年			
趙敬侯六十四年			
趙敬侯六十五年			
趙敬侯六十六年			
趙敬侯六十七年			
趙敬侯六十八年			
趙敬侯六十九年			
趙敬侯七十年			
趙敬侯七十一年			
趙敬侯七十二年			
趙敬侯七十三年			
趙敬侯七十四年			
趙敬侯七十五年			
趙敬侯七十六年			
趙敬侯七十七年			
趙敬侯七十八年			
趙敬侯七十九年			
趙敬侯八十年			
趙敬侯八十一年			
趙敬侯八十二年			
趙敬侯八十三年			
趙敬侯八十四年			
趙敬侯八十五年			
趙敬侯八十六年			
趙敬侯八十七年			
趙敬侯八十八年			
趙敬侯八十九年			
趙敬侯九十年			
趙敬侯九十一年			
趙敬侯九十二年			
趙敬侯九十三年			
趙敬侯九十四年			
趙敬侯九十五年			
趙敬侯九十六年			
趙敬侯九十七年			
趙敬侯九十八年			
趙敬侯九十九年			
趙敬侯一百年			

八孔五事諸卷四

十九

<p> 朝之亂從 都成周今 威烈王居 之西周惠 公欽衡擅 河南之地 故封少子 班於華以 奉子於成 周實繁專 制王也華 班之米邑 在洛陽東 班居洛陽 奉王而來 邑則在壁 </p>	<p> 惠公是父 子同謚也 而西周惠 公之女子 相繼為西 周武公則 在河南河 南者周武 王遷九鼎 於郊郭周 公營以為 東都是為 王城平王 東遷定都 於王城故 王因王子 </p>

孔孟書譜卷四

二十一

<p> 後所謂西 周者河南 也所謂東 周者洛陽 也春秋之 時豐鎬之 地既為秦 據河南之 地亦為魏 有周之所 居不過洛 水東西七 邑地百里 間耳而又 為西周君 所制徒處 </p>	<p> 也王城在 洛水西故 曰西周成 周在洛水 東故曰東 周所謂正 一瀝水東 西周之者 與先王時 與先王時 與先王時 東遷之後 所謂西周 者豐鎬也 所謂東周 者東都也 威烈王之 </p>

孔孟書譜卷四

三十一

虛名耳至 是趙武公 攻周必為 西周武公 失因而分 周為二則 東西周各 為列國雖 有大事不 復相聞矣 自是而後 凡史傳所 載致伯陽 昨之類同 王也征伐 等策補東	孔孟事譜卷四 二十二	西周君者 皆謂二周 君也至振 王之初從 西都西周 茲後微弱 自主系外 事事無所 干而東西 周君不道 至以爭水 小故自相 攻伐而周 遂底於亡 矣此孟子 所以不復

有與周之 望而勤齊 梁之君以 行王道也 與	巳 周顯王七年 衛懿公十一年卒 于成侯立	庚申 周顯王八年	壬戌 周顯王十年	丙寅 周顯王十四年 子康公立	戊辰 周顯王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魏代魏以收趙 不可考大約計之 則孟子或當國十 不動心之後矣韓 鄭齊與有司死 者三十三人而鄭 氏之教也有與
	齊威公十年卒 于文公立				齊威王二十六年 魏代魏以收趙 不可考大約計之 則孟子或當國十 不動心之後矣韓 鄭齊與有司死 者三十三人而鄭 氏之教也有與
			韓宣惠十二年卒 于昭侯立		齊威王二十六年 魏代魏以收趙 不可考大約計之 則孟子或當國十 不動心之後矣韓 鄭齊與有司死 者三十三人而鄭 氏之教也有與
秦獻公三十三年卒 于孝公立	秦獻公三十三年卒 于孝公立	秦孝公元年 衛公孫鞅入秦	秦孝公三年 秦用商鞅 變法修刑 勸耕戰		齊威王二十六年 魏代魏以收趙 不可考大約計之 則孟子或當國十 不動心之後矣韓 鄭齊與有司死 者三十三人而鄭 氏之教也有與

<p>乙亥 周顯王二十三年 魯康公九年辛</p>	<p>辛未 周顯王十九年</p>	<p>庚午 周顯王十八年</p>
<p>衛成侯十六年 衛貶號曰侯康 三晉衛本侯將 秋以後僭稱公故 以侯為號耳然世 家於昭公時曰</p>	<p>孔子事諸卷四</p>	<p>鄭穆公問於之謂 曰是鄭自蓋微不 取與齊抗而孟子 亦漸盛稱諸國焉 鄭曰少矣故附於 此</p>
<p>按年表魯公以後 諸君年次連歷三 年在後今悉從大 事記</p>	<p>二十四 所陌</p>	<p>是故魯公 鄭穆公問於之謂 曰是鄭自蓋微不 取與齊抗而孟子 亦漸盛稱諸國焉 鄭曰少矣故附於 此</p>

<p>巳卯 周顯王二十七年 魯景公四年</p>	<p>戊寅 周顯王二十六年</p>	
<p>自魯共公元年至 此三十五年矣 任亦小國世次無可 考是時孟十君卿 季任為任處守以 幣交愛之而不報 他日之任見季手 不知的是何年要 亦與齊宣王相接 耳故附於此</p>	<p>孔子事諸卷四 三十五</p>	<p>三晉衛知小侯 服之則實一事而 誤分也况衛昭公 當周考王之世三 晉尚未為諸侯衛 又安得遽為之知 衛地近趙正義曰 魯趙理或然也綱 目載子思言荀變 於衛侯及君皆臣 諸國事自非之說 於此年則自伯魚 卒至此已一百三 十八年而子思宜 有如此之老乎</p>
<p>齊宣王元年 此本史記齊宣 王自此年改元 在位止十九年 十九年之後為 齊湣王元年考 之齊湣王元年 在齊湣王元年 也通鑑則據王 子以伐燕為齊 宣王事故以齊</p>	<p>齊威王三十六年 卒 子宣王立</p>	

	孔孟事譜卷四	
<p>宣王元年下 十年癸未 三十七年己丑 而以十九年終 於宣王元年十 本以合伐無之 宣王元年三十 六年戊子以前 皆無宣王之事 世而宣王二年 戊申則為宣王 元年矣其後 史記不問天 事此則不無 宣王在宣王 而但於後</p>		<p>十年癸未 宣王元年下 十年癸未 三十七年己丑 而以十九年終 於宣王元年十 本以合伐無之 宣王元年三十 六年戊子以前 皆無宣王之事 世而宣王二年 戊申則為宣王 元年矣其後 史記不問天 事此則不無 宣王在宣王 而但於後</p>
	三木	

	孔孟事譜卷四	<p>庚辰 周顯王二十 八年</p>
<p>年耳故全 增城王在位 為三十二年而 史記謂齊宣 王四十年者 去伐燕前十年 伐燕後又二年 凡十二年則齊 湣王在位正 二十八年矣此 以孟子為據以 補諸家之所未 備也餘則皆 大事記也</p>		<p>齊宣王三年 孟子自任將適 齊處於平陸陽 子為齊相以幣 交受之而不報 他日之齊不見 儲子</p>
	二七	<p>齊宣王三十一年 齊田忌孫 伐魏魏使太 子申將兵拒 之戰於馬陵 魏師大敗從 太子申此所 謂東敗於齊 也 長子死焉者 也 齊宣王三十一年 楚宣王三 年 是時齊之勝魏 勢可為故孟 子至其國宣王 七年春改紀 此年戰楚</p>

	孔孟事譜卷四	
	二十人	<p>使人謂季子而 子三見齊王而 不事及齊王 墜大夫孔距心 之知罪皆在 北齊 孟子物至於齊 未嘗屈膝公 養之仕也</p>
<p>府郭縣南 二十里小 知子故城 在今充州 府寧縣西 北界滕在 知之東南 薛在小知 之西南薛 未城則楚 不當先及 於知况孟 子當梁襄 王時自魏 而歸而滕 定公薨世</p>	二十人	<p>師於元里取 少損至是齊 使衛鞅伐魏 虜魏將公子 卬而敗之魏 獻河西地以 和所謂西喪 地於秦七百 里也 是歲魏逐去 安邑徙都大 梁</p> <p>滅知襄末 水經注之 說按春秋 時有知與 小知二國 至戰國則 知改爲鄒 而小知則 爲知矣今 楚所滅之 知蓋即小 知也而知 之爲鄒者 國猶存焉 知子故城 在今充州</p>

	孔孟事譜卷四	
	二十九	
<p>問者繁 而宋亦危 懼矣此滕 文公爲世 子時所以 不得不事 楚而孟子 他日往來 宋薛之邦 其亦有憂 中國之志 歟 景威楚宣 王卒 子威王立 楚威王聘</p>	二十九	<p>子使然友 之謂凡孟 子則知國 未滅故知 其爲滅小 知也楚既 得小知之 地則迫於 滕薛矣知 泗上諸侯 服於魏者 也今魏爲 秦敗楚遂 威知則不 惟滕薛界 於齊楚之</p>

<p>壬午 周顯王三十一年</p>		<p>齊宣王四年 齊宣王欲殺孟子 致孟子歸齊 百餘故孟子不</p>	<p>莊周為相 不就周家 人嘗為家 漆園更其 學出於老 子周未嘗 見孟子者 也東失其 年無以其 亦楊朱之 學故附於 此</p>
<p>癸未 周顯王三十二年</p>		<p>受天之中者 不知的有年 但大約論之 亦不久耳</p>	<p>宋公剔成三十四年 子惠文王 立亦曰惠 王 秦人誅衛 鞅滅其族</p>
<p>甲申 周顯王三十三年</p>		<p>宋公剔成三十四年 時滕文公為 世子將之楚</p>	

<p>乙酉 周顯王三十四年</p>			<p>過宋往遂皆 見孟子可見 孟子居宋之 久 宋公剔成三十四年 孟子將自宋 東至於薛然 後過魏宋公 饒無金七十 鎰其道由薛 薛君亦饒無 金五十薛亦 國微世次無 可考 魏惠王三十五年</p>
<p>丙戌 周顯王三十四年</p>			<p>是歲惠王平 禮厚幣以招 賢者收孟子 至魏見惠王 稱之曰東萊 孟子時年六 十餘矣惠王 首問利國及 見惠王於沼 上皆在其初 魏惠王三十六年 是歲魏徐 王歸罪於薛</p>

<p>也顯王 十六年齊 魏以卿 王蓋其年 魏以卿 之勝齊以 桂陵之勝 意得志滿 故各儲無 王此說本 於大事記 至其共會 諸侯飲其 皆稱王也 安之戰國 諸侯從先</p>	<p>孔子事譜卷四 三十一</p>	<p>丁 周顯王三十 五年 會諸侯於 徐州以相 王胡三省 曰和王者 相立為王</p>	
<p>孟子見梁襄 王望之不似 人君就之 見所景卒然 問曰天下 定孟子雖 告之以不 殺人之者 能一之而 知其不 足與有為 也故遂去 魏之去 魏之下 適齊為意 自北至顯 王四十八 年庚子</p>		<p>魏襄王元年 此本史記而 紀年則以為 惠成王後一 年惠成王即 惠王其說非 也辯見吳即 魏哀王元年</p>	<p>西又欲為 者雪恥特 子在魏 問之言 惠王卒卒 子襄王立</p>

<p>惠文王即 以大王稱 之顯王 十六年蘇 秦說燕文 公趙威侯 魏宣王亦 皆以大王 稱之非後 人追稱之 辭也則燕 文公趙威 侯魏宣王 於相王之 時固皆稱 王矣而况</p>	<p>孔子事譜卷四 三十二</p>	<p>秦威其子 南殺而蘇 秦說其子 顯王三十 一年孝公 已行天 子之事故 終孝公之 世已行天 子之事故 終孝公之 世已行天 子之事故</p>	<p>稱王之時 秦亦稱王 失觀秦孝 公用田軫 自顯王三 年以後其 空漢更制 諸侯朝賀 終孝公之 世已行天 子之事故</p>
		<p>齊封田嬰於 薛即齊人 薛之時也 去魏之後 此歷十四 年中間皆 自歸而往 經理滕薛 之事未 遂過齊也</p>	

人孔孟事譜卷四

周

孔子事譜卷四

三

素以張儀
爲客卿以
公孫衍爲
大良造此
二人皆主
連橫之說
者也

<p>巳癸 周顯王四十一年</p>	<p>辰壬 周顯王四十一年</p>			<p>巳周顯王三十 七年</p>
			<p>孔孟事諸卷四</p>	<p>勝亦國微不詳其世祿當定十年 次惟勝定公文公 見於孟子時勝定 公卒世子立是為 文公使然友之郭 問喪禮於孟子意 當在此雖無以考 其的要亦曾於於 前後二三年間哉</p>
				<p>通鑑及綱目以 此為齊宣王元 年與史記不同 說見周顯王三 十七年齊下</p>
	<p>宋公剔成四十楚威王十一年 為弟繼逐與 立此恐失實</p>		<p>手木</p>	
<p>秦惠王十年 秦以張儀 為相</p>	<p>年卒 子懷王立</p>	<p>懼也當諸 侯之方合 從不與爭 權而開關 不出息矣 養銳所謂 安居而天 下息也</p>		<p>秦惠王六年 秦使公孫 衍激齊魏 伐趙從約 遂解又明 年辛卯秦 伐魏圍焦 曲沃又明 年壬辰秦 伐魏取汾 陰皮氏拔 焦又明年 癸巳張儀 圖魏取蒲 陽所謂一 怒而諸侯</p>

<p>酉丁 周顯王四十五年</p>	<p>申丙 周顯王四十四年</p>	<p>未乙 周顯王四十四年</p>		<p>甲周顯王四十 二年</p>
	<p>衛平侯六年 子嗣君立嗣君五 年更其號曰君廔 懷君元君君角而 為秦二世所滅</p>		<p>孔孟事諸卷四</p>	<p>孟子之勝館於土 宮滕文公問為國 此亦不知其的是 何年但自然交矣 命定為三年喪亦 必有應於家宰三 年無改父道之意 故附於此然井田 威人之效亦酒醴 年之多要之齊人 築薛之前皆國事 問戰之目而孟子 往來於滕與之經 理為日亦公矣</p>
<p>齊宣王十九年 齊宣王十九年 下鄉行淳子克 田耕接子情到</p>				
		<p>趙肅侯二十四 年卒 子武靈王立</p>	<p>手七</p>	
<p>秦惠王後元 年 史記以此 為後元年</p>	<p>秦惠王十三 年 大事紀齊 秦初稱王 論是顯王 三十五年 下</p>			

<p>戊 周顯王四十 六年</p>	<p>滕文公 初魏伐却野二 十二諸侯紀宋魯 邠任滕薛諸國 皆服於魏又齊衛 於伐魏魏獻四 之地以蔡而後即 大梁魏少弱矣於</p>	<p>齊宣王二十年 史記以此為齊 得至元年而圖 魏則以為齊宣 王二十年今從大 事記齊宣王 王二十年說見 周顯王三十七 年</p>	<p>得無以其 始稱王而 改元乎然 元非可補 於後者也</p>
<p>巳 周顯王四十 七年</p>	<p>滕文公 滕文公因薛特築 薛而其意有誤 孟子之言</p>	<p>齊宣王二十一年 齊人與薛莒 此時莒宋之西 南如懷柔齊紀 薛之宋南如紀 莒小和也皆為 楚所併宋魯薛 皆南界於楚而</p>	<p>是泗上諸侯如小 知者遂為楚威 滕已為楚所併 強宋免齊楚地 故滕文公有憂 事楚之問其意 在此時而莒宋 在滕也</p>
		<p>齊宣王三十五年 亦稱王於後 顯王三十五 年下</p>	

<p>庚 周顯王四十 八年</p>	<p>滕文公 齊既葬齊滕外 滕滕亦葬之問 所以得不亡者以 孟子父老其國為 之經理而文公能 盡事大之禮故也 自此孟子之葬則 齊勿至十年卒</p>	<p>齊宣王三十二年 封田嬰於薛號 靖節若已而嬰 卒子文嗣為薛 公號孟嘗君以 薛封田使之控 制楚也</p>	<p>薛先小弱力不 能受齊在其也 所必欲爭者也 故築之以備楚 明年封田嬰於 此而薛遂為齊 滅矣</p>
<p>辛 周慎威王元 年</p>	<p>齊宣王三十二年 是時孟子復至 齊</p>	<p>齊宣王三十四年 時孟子在齊公 孫丑有嘗路於 齊及加齊卿相 之問</p>	<p>又勸齊王以恤小 之道而齊得此為 若楚則非所可恃 矣</p>
<p>壬 周慎威王二 年</p>			

<p>乙 周恆親王五 年</p>	<p>此大事記本世家 北序也蓋自齊共 公之年表通加 二年至此與世家 不同</p>	<p>齊宣王三十七年 孟子既告齊宣 王使至齊亦 決意用則右師 辭去齊君 齊宣王代昭然 王會以國讓其 相子之之從之</p>	<p>秦惠王後 年</p>	<p>張儀之親 請成于秦</p>
<p>丙 周懷親王六 年</p>	<p>此大事記本世家 北序也蓋自齊共 公之年表通加 二年至此與世家 不同</p>	<p>齊宣王三十七年 孟子既告齊宣 王使至齊亦 決意用則右師 辭去齊君 齊宣王代昭然 王會以國讓其 相子之之從之</p>	<p>秦惠王後 年</p>	<p>張儀之親 請成于秦</p>
<p>丁 周懷親王六 年</p>	<p>此大事記本世家 北序也蓋自齊共 公之年表通加 二年至此與世家 不同</p>	<p>齊宣王三十七年 孟子既告齊宣 王使至齊亦 決意用則右師 辭去齊君 齊宣王代昭然 王會以國讓其 相子之之從之</p>	<p>秦惠王後 年</p>	<p>張儀之親 請成于秦</p>
<p>戊 周懷親王六 年</p>	<p>此大事記本世家 北序也蓋自齊共 公之年表通加 二年至此與世家 不同</p>	<p>齊宣王三十七年 孟子既告齊宣 王使至齊亦 決意用則右師 辭去齊君 齊宣王代昭然 王會以國讓其 相子之之從之</p>	<p>秦惠王後 年</p>	<p>張儀之親 請成于秦</p>

<p>丁未 周赧王元年</p>		
<p>齊宣王三十二年 孟子居齊終三年服除見宣王於榮澤而有去志遂不受祿會燕亂有師命不可以請已而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無以待之問計於孟子宣王不能用也</p>	<p>齊宣王三十年 綱目大事記皆於此為齊宣王元年竊謂燕人</p>	<p>之昨亦宣王事也當在後二年燕立太子立時故增宣王二年通為三十一年詳見周顯王三十七年齊下齊既取燕則孟了可以來去計矣然而猶未請者豈諸侯將謀救燕而齊兵猶未他備歟</p>
<p>齊宣王十六年 楚屈原作離騷</p>	<p>申 戊辰 周赧王二年</p>	

<p>巳酉 周赧王三年齊平公五年 是時魯後僂正千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p>	<p>孔孟事譜卷四</p>	<p>庚戌 周赧王四年魯平公六年 孟子自齊而歸過魯平公將見孟子乘輿已駕而為殿舍所沮觀其有後表廟前之則其事在喪母之後矣</p>
<p>齊宣王三十二年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此所謂燕人時也孟子之去齊在此時而憐憫之音每為齊多君臣祭之則其笑亦其遠避非若夫則昭王之乃而後已者也綱目即事其齊於伐燕之歲則太早矣孟子致為臣於齊而歸蓋</p>	<p>申 戊辰 周赧王二年</p>	<p>齊宣王十六年 楚屈原作離騷</p>
<p>齊宣王十七年 去歲秦使張儀聘楚絕齊而背楚楚使屈匄伐秦至是秦大敗收楚師於冊陽取漢中地楚懷王悉在襄陽秦大敗之於藍田</p>	<p>明年秦伐楚取召陵此宋穆所謂秦穆穆好結也</p>	<p>齊宣王十六年 楚屈原作離騷</p>

魯欲使使平為將軍以伐齊取南陽軍當在此何以知之蓋魯

正在此時故曰輕宋人移其目若宋地其為宋事明矣

齊威王宣王之盛豈敢如兵而孟子亦當傳學不教避友規志之年未宜冒暑

以殺其應帶已天下安能恃此而定哉白鹿而死而遺書相殺

以三慎子之失也自其廢聘諸國之後僅以葬母至魯亦非見君大夫論道之日况又不父反齊乎至是則宣王沒而潛王新立食甚寡謀才望庸劣魯遂輕之所以欲與爭地歟時樂正子在魯而孟子過之則其言取重於慎子耳

魯不己蓋素昭王三十六年用范雎策交攻之策而始能以力併天下則稍優於從衡之說矣然不本於仁義故始皇之後二世而亡孟子曰田令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若也豈不信哉

五事諸卷四

四十四

太平記於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為臣之後齊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脩井法其言之宋則固然矣但尚在燕立太子平之後而不當戰於其前此若滕則又公歿已久矣豈於此時復往而勸之脩井法哉蓋孟子當五偃時適宋之後必遂歸老於鄒矣考孟子之墓在今鄒縣東北二十里

孔孟事諸卷四

四十五

四基山在蓋縣於鄒焉或謂孟子為宣王所殺則孟子去齊之時宣王就見而又使時子示欲留之意及三宿出書而客之為主留行出書不追而有尹士之譏曰此之後孟子未嘗復返於齊也烏得加以殺邪則其說誣亦甚矣其後魯為楚所滅滕為齊所滅鄒魯魯滕之問不知焉

何國所併統承
燕韓趙魏卒其
秦所滅又其論於
泗上十二諸侯設

孔孟事蹟圖譜卷之四終

八 孔孟事蹟卷之四

此書初刻事實尚有舛訛
今更定之當以此本為正

孔孟事蹟圖譜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編前說後譜
於孔孟事實頗有考核如云孔子未嘗至楚見昭
王孟子先至齊而後梁此一二條皆有所見然其
餘大抵習聞者多

夷齊錄五卷（存卷一）

〔明〕張玘撰

上海博物館藏明嘉靖刻藍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夷齊錄五

卷》提要



伯夷像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



五卷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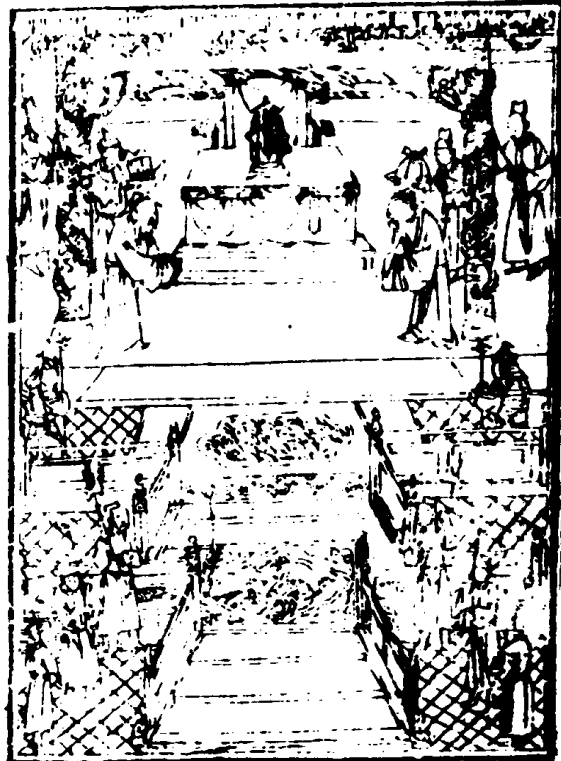
外錄

記 贊 辭 詩

頌 賦 歌

叔齊像

夷齊其謚也
或曰中子名
達字公望
按謚法安心
好靜曰夷執
心克莊曰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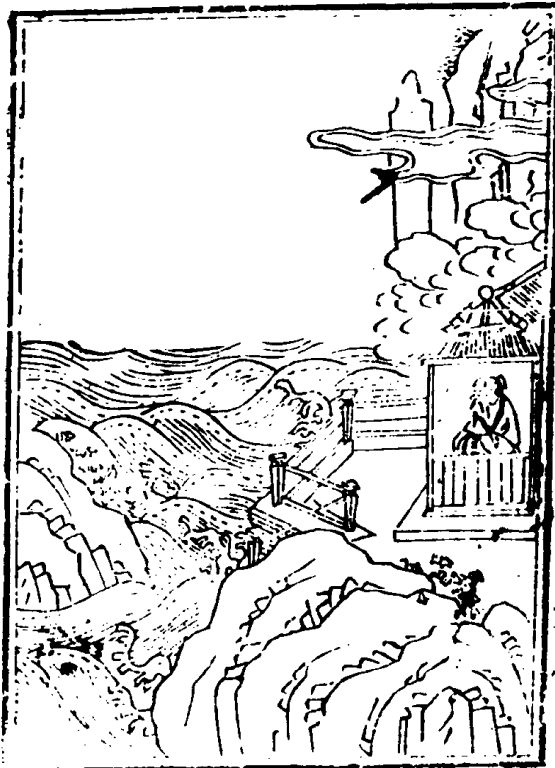




右遜國圖

孤竹君遺命立叔齊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
命也

邈矣孤竹 賢哉二人 一尊父命
一重天倫 孝弟盡道 揖讓求仁
清風百世 興起斯民



右逃國圖

伯夷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

兄弟俱逃 棄爵如屣 豈無宗祀
國有中子 求仁得仁 又何怨悔
泰伯仲雍 高踪可擬

右居北海圖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

於惟逸民 避居北海 世亂則退

時清有待 諸侯弗屑 鄉人若洗

衣冠思正 羽儀欣在



右歸西伯圖

伯夷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

西伯善政 大老與歸 海濱起嘆

岐邑求依 豈曰凍餒 庶觀柔微

休哉清蹻 膠序生輝



右扣馬圖

武王伐紂夷齊扣馬陳君臣以諫左右歆兵
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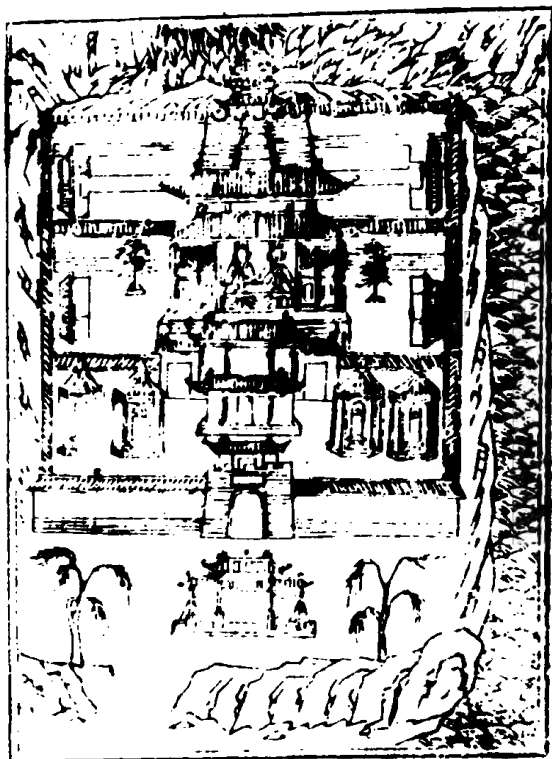
乾坤正氣 篤生清聖 君臣之倫
扣馬而諍 武王有慚 太公起敬
精貫蒼旻 日星昭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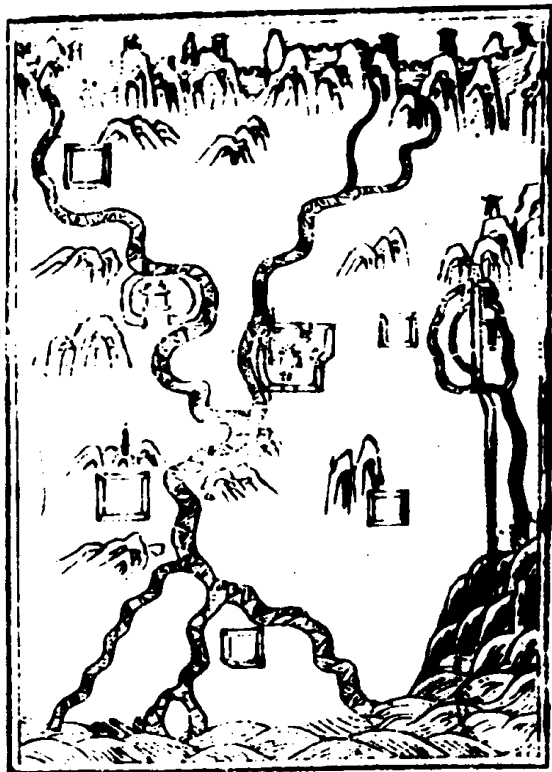


右採薇圖

武王滅商夷齊耻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
卒以餓死

棄粟去周 採薇思商 不降不辱
立我綱常 從容作歌 餓死首陽
名稱到今 宇宙垂芳





右清節新廟圖

嘉靖戊申重建清節廟

孤竹遺墟 奕奕新廟 清節無前

作斯有兆 載碩路寢 亦儼親肖

歲祀孔修 精美洗羅

右孤竹故疆圖

商湯乙未封孤竹國至嘉靖戊申蓋二千三百有三年矣遺墟歸然尚存

商邑翼翼 下國無傳 孤竹赫赫

夷齊之賢 升彼墟矣 幅頓在瞻

平濬親炙 萬世綿延

夷齊錄卷一

制

商湯十有八祀封孤竹國

通鑑前編乙未商王成湯十有八祀三月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三禹後與聖賢皆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有差

按孤竹君蓋殷湯十有八祀三月丙寅所封姓墨唐氏或作一云竹君姓墨唐名台

初台書始見

唐玄宗天寶七載祭義士伯夷叔齊

詔曰上古之君存諸氏雖事先書契而道
著皇王純懷厥功寧忘成秩其忠臣義士孝
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尚者所在宜置祠
宇以垂敬祭

按唐玄宗祀義士八人夷齊與焉於郡縣
置官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遣官致祭伯夷叔齊

按真宗祀汾陰駐蹕河東府令訪伯夷叔

齊廟遣官致祭

徽宗政和三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

侯

按是年禮部局上五禮新儀仲春秋享

歷代帝王故於濰州昌樂縣孤山昭賢廟

有是封

元世祖至元十有八年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
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

詔曰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卦其首
陽之餓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
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
居北海之濱遠朝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
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肅示褒崇之
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廢

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

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

國朝憲宗純皇帝成化九年頒清節廟額及視

冊前代

祝冊曰遜國全仁諫伐存義惟聖之清千古

無二懷仰高風日篤不忘庸修歲事永範綱

常

按廟制舊在永平府治西北十八里孤竹

故城父廢洪武九年改建府城東北隅景
泰五年知府張茂復建於孤竹故城成化
七年知府王璽奏請廟額開設祭田弘治
十年知府吳傑修之嘉靖二十六年知府
張多為鼎建比昔恢麗焉

傳

莊周讓王篇晉周之興自士二人處於孤竹曰
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

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
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血牲
而理之一作口血牲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
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
時祀盡敬而不囂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
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
壞自壞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適時自
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

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

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

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

下開周德讓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

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

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

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

二士之節也伯夷曰論語云伯夷叔齊餓於

以終其志也

秦曰不韋春秋晉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

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伯

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

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

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次於四內高誘

納也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

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

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高誘曰共頭水名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祿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高誘曰孟諸水名也為私已也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謬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將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

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瘠自高也今周見殷之避亂也而遠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高誘曰行智謂與勝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高誘曰說以喜衆民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箕子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漢

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高誘曰養所重不汙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義輕重先定也高誘曰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重先定司馬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博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鈔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唐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

繼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讓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高誘曰堯史稱稱伯夷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然用余求仁得仁又何怨手余悲伯夷之志睹軼詩可異焉司馬貞曰謂悲其兄而餓死逸詩之文即下乘燕之詩是也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手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千差相命之義矣是悲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地志孤竹在遼西今支縣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弟齊宣王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叛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城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曰馬融曰薇菜也周雅云薇也○張守節曰連綿毛詩華木賦云薇山菜也連蔓者

曰登彼西山兮食其薇矣司馬貞曰西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是觀之怨耶非邪張守節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臨西首入戴延之西征記云陽東北首陽山在夷齊利今在懷州縣西此又孟子云伯夷之約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伯夷餓死首陽九丘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然于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北征於

山遂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兮食其藟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暴虎馮河音馮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司馬貞曰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

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
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轍古史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
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
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
齊耻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
卒以餓死金履祥註云按夷齊之事呂氏春秋又史記載采薇之歌辭然知此詩絕無孔孟所言夷齊氣象不同外記

不車焉。○朱熹曰：伯夷傳辨許由、巢父、古之
其論伯夷之心正與得仁求仁者相反其稱
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又
曰：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遷之傳中
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
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
非司馬為是？

朱熹集註：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
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
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

夷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曾先之十八史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

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威殷天下宗周伯

夷叔齊耻之而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人以暴易暴不知其

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了我安適歸矣

伯夷之哀矣遂餓而死

關

王稱孝定伯夷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

諡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

雖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

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

之曰吾聞古之士遭世治不違其任遇亂世

不為苟存今天下亂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

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身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

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了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

於首陽山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

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竟

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

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

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

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
隱及夏之時有卜繭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
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家云余所聞
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此太史公論伯夷之節故先述堯讓位之禮及由光不受讓之義因以見由光雖義高世而不見於孔子序列改名待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
食舊惡死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

伯夷之志暗軼詩可異焉或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
潔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邪非邪此舉
極道伯夷之節言其求仁得仁固若無怨然
至手讓國乃至餓死其能無怨乎蓋其若
有然所以明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為好學然則也矣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
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之肉暴矣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

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
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
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
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言顏子有德而早夭蓋點暴矣而壽終又無言操行不軌者乃富厚累代公正發憤者又遇災所以反獲致意於伯夷孔子曰道不同
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貴不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之好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
見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
庶馮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此言人
惡不同為善者因眾人之惡而愈見然則盜跖
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伯
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彰顏淵雖篤學

附驥尾而行益顯其美之士赴舍有時若此

類名湮滅而不稱其美問巷之人欲砥行立

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申其

為善者必待於聖人以存名而惡者必待於

善名之不存所以深者惟惡者附其美而不

類由附驥

禘曰太史公伯辭自漢以來論者莫不

稱其文章之奇而一辭無異者以

予論之則有不然之定體則最正其

列傳之體必有著名氏鄉里世系繼序行

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別稱

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補之事發所不

盡之意觀季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為

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

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夷齊

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

倫體則與年章者必有錯簡而後世承訛

襲謬不以為非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

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為註解于切病之因

為考尋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

定間從援據古說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

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所取

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

議而竊更之不已僧子曰非然也予之考

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

妄贊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

為聖人之經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其于

是而考定之者所以成其美也而美之

為况乎史記本不它之書故諸公卿小司

馬氏輒為之補益設以僭罪予則於二人

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茲覽者詳

焉

夷齊錄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張玘撰玘字席玉石州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永平府城西十八里孤竹故城有清德廟以祀夷齊玘守永平時因蒐輯歷代祀典諸家藝文編爲一帙據目錄原本有圖此本無之蓋爲傳寫者所佚矣

孔聖全書三十五卷(原缺)

卷三十一)(一)

〔明〕蔡復賞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金陵
書坊葉貴刻本

郡國志 輿地志 地理志 荊州記
皇覽家墓記 聖賢家墓記 地道記

十道志

卷之三十三

國朝釋奠儀註 釋萊齒胃 衍聖公謁廟上任

視學儀注俱附南雁志 岳州府志俱採

卷之三十四

易緯乾鑿度 考靈曜 璇璣錄 易遜 詩緯含神霧

禮緯稽命徵 樂緯動聲儀 春秋辟緯孔圖

感精行 握誠圖 元命包 說題辭 孝經緯

鈞命決 援神契 中契 右契

論語緯摘象輔 北考識 撰考識 隱義

喪服要記 天祿閣外史 鶴林王露

邵氏後錄 七修類彙 玉燭寶典

西樵野記 閒中錄 古今事實 參同契

聽雨紀談 中洲野錄 可齋雜記 訓蒙

衝波論 抱朴子 錦綉萬花谷 小兒論

事林廣記 文林廣記 事文類聚 說郛

卷之三十五

路史餘論 高士傳并續 歷代要畧 辨正論

原缺第一至五葉

破邪論	風水辨	文昌化書	勸敬字紙文	楮記室
野語	野史	雜詠類編	曆法通書	五星書
五寶故事	伏生尚書	博物志并續	隨隱漫錄	
墨娥錄	西征記	筆記	藏一語肥	義山雜纂
讀手隨識	雞肋編	韓嬰外傳	野客叢書	
綿畧	捫虱新話	明道雜志	虜廷事實	
吹劍錄	續事始	處達志林	續幽怪錄	師曠禽經
雲林石譜	希通錄	愛日齋叢抄	負暄錄	
碧雞漫志	亡懷錄	田家志	浩然齋意抄	
西京雜記	讀書愚見	隋書嘉話	談苑	
東谷所見	師古隋遺錄	羅虬詩	護法論	
蘇軾志林	瑣微論	羅壁識遺	桂亭暇錄	
菊坡叢話	釋常談	嬾真子	三吳因話	
酉陽雜俎	韻府續編	三輔黃圖	朝野僉載	
孔子三朝記	九朝野記	夢珍集		
康齋日記	歷代名畫記	日記故事	綱目故事	
文言故事	搜神記	搜神廣記	孔子繹筆	
神仙傳	感遇集	述異記	列仙傳	

戰國策	新序	公羊	鹿門子	淮南子	鶡冠子	孫尼子	慎子	齊丘子	孔叢子	尸子	墨子	三墳書	中	詩經疏義	周易程傳	五經正義	禮記	易	書目
繩尺論	越絕書	穀梁	公孫綽子	金樓子	亢倉子	孫卿子	郭子	賈誼新書	呂氏春秋	楊子	莊子	孔子家語	孟子	杜預春秋傳	尚書大傳	五經通義	孝經	經	有全輯者
十科策	鹽鐵論	國語	公孫龍子	尹文子	韓非子	王孫子	鄒子	劉晔新論	春秋繁露	文中子	列子	曾子書	四書或問	論語	汲冢周書	三經註疏	五經集傳	詩經	經
晏子春秋	近思錄	說苑	左傳	無能子	子華子	聶隅子	牟子	桓譚新論	韓詩外傳	顧子	荀子	老子	四書大全	大學	詩大小序	大戴禮	五經大全	春秋	

陸賈新語	蔡邕文集	白虎通	風俗通
徐幹中論	宋濂文集	王陽明文集	方正文集
王充論衡	文章正宗	東萊博議	周子通書
張子正蒙	皇極經世	伊洛淵源	朱子成書
朱子語錄	程子語錄	程氏遺書	伊川文集
太平御覽	文獻通考	山堂考索	韓文
柳文	歐文	蘇文	明文衡
漢文選	唐文粹	宋文鑑	元文類
鶴林玉露	白孔六帖	容齋隨筆	杜氏通典
邵氏後錄	性理大全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王符大論	晉書	宋書	朱子經濟集
薛文清讀錄	五代史	前漢書	孝子傳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	晏子類要	應劭漢官儀	
黃憲天祿閣外史	集占錄	道學傳	
劉歆物理論	陸德明經釋文	王肅服要記	
姚崇文集	典術	初學記	續宋元綱目
宋景文筆記	江表論書	綱目發明	綱目集覽
文心雕龍	朱子通綱目	古史	史記
資治通綱目	隋書	唐書	三國志
綱目索隱	綱目廣義	後漢書	

南北史	宋史	齊春秋	遼金元史
三國典畧	皇明通紀	吾學編	憲章錄
人物考	傳言錄	餘冬錄	一統志
關里志	兗州志	南雍志	山東志
楚紀	崔鴻十六國春秋	續漢書	後漢書
魏志	續晉陽志	東觀漢記	鄭康成圖譜
孔庭纂要	祖庭廣記	孔聖古字	許氏說文
孔氏世譜	氏族大全	聖蹟圖贊	孔子圖譜
皇明政要	皇明一覽	明朝儀注	大明會典
大明宮制	洪武正韻	韻府羣玉	歷聘紀年
吳越春秋	關今內傳	廣雅	緝之後記
帝王紀纂要	爾雅	輿地志	水經
殷本紀	戴延之征記	琴操	李庚西賦
漢書地理志	外國圖	易乾鑿度	詩含神霧
盛弘之荆記	元稹樂府	尚書璇璣	論語撰考識
山海經	孝經命訣	春秋命包	逸論語
漢輿服志	西樵野記	論語辯惑	浩然齋意抄
類聚古今韻府續編	帝王世紀	隋唐嘉話	
禮斗威儀	古今事實	魯國賢傳	琴操
樂府雜嘉	先聖本記	釋名	王海

論語識	論語崇爵識	論語摘輔象	論語隱義
孝經神契	孝經中契	樂動聲儀	春秋握成圖
春秋感精	尚書者靈曜	孔子三朝訟	九朝野記
朝野食載	酉陽雜俎	玉壺清話	魚豢典畧
楊公談苑	歷代名書記	瑞應圖	楚辭宋招魂
李升天堂地獄偈	中州野錄	明中今古	
可齋雜記	歷代要畧	賢關百詠	錄雪亭雜言
雜詠類編	菊坡叢話	皇覽家墓記	鍾離意別傳
葛洪神仙傳	列仙傳	史鑑故事	日記故事
文言故事	書言故事	五賢故事	事文類聚
孔聖全書	書月	書卷	十
事林廣記	文林廣記	合璧事類	七政類纂
大音琴譜	孔子小論	神仙遇集	文昌忠化書
錦繡萬谷	搜神記	子平五書	曆法通大全
高士傳	衝波傳	靈異記	夢珍書
千家姓	北征記	參同契	抱朴子
玄真子	指記室	訓蒙書	辯正論
破邪論	風水辨	羅氏路史餘論	
續高士傳	歷代要畧	劉氏論斷	楮記室
野語	野史	伏生尚書	張華博物志
陳隨隱漫錄		墨娥漫錄	西征記

孔子石祠刻像	小荀子申鑒	續博物志
藏一語腰	李義山雜纂	讀子隨識
野客叢書	高似孫緯畧	捫蝨新話
張文蔚道雜志	虜廷事實	吹劒錄
馮鑑續事始	三教嘲諷	處達志林
李復言斷怪錄	悅生隨抄	師曠禽經
雲林石譜	希通錄	愛日齋叢抄
碧雞漫志	沈括亡懷錄	孝經序語
葛洪西京雜記	讀書愚見	三柳軒識
南楚新聞	陶儀說邪	江南錄
孔聖全書	書日	龍城錄
東谷所見	顏思古隋遺錄	羅虬北兒詩
張商法論	蘇軾志林	欽欽瑣微論
羅璧識遺	瑞桂亭暇錄	誠齋翻雲法
嬾真子錄	曾三異因話錄	擊壤集
山堂考索	諸儒輿論	吳興弼離日記
搜神廣記	述異記	李鷹師友談記
李元綱德錄	稅林	伐山山丹鉛
歷代奏疏	百家文範	群書鈞玄玄群書
藝文類聚		

孔聖全書義例

一標題何以稱孔聖按朱子綱目載唐懿宗咸通三年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素王之風仁義為首集覽曰素王之風孔聖之風化也故以孔聖二字標題

一自天子王侯學士大夫幼如童蒙遠如四夷微如市販愚如婦人女子莫不欲想見聖人之儀容故以孔廟舊藏遺像繡於卷首

一攷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載先聖世系頗詳朱子序說畧之蓋傳信也噫世系許畧雖於孔聖無所輕重然神明有自而盛德大業於是焉出豈敢畧之而不錄哉故卷首即以世系次之

孔聖全書

九例

卷首

十一

一天下宗學孔子者罔不欲親至闕里升聖人之堂而謁孔林之墓然而有不可得者則以封疆之遠山谿之險有所限域耳故是書卷首即繫以林墓廟宇俾學者覽之則雖未盡至其地而闕里奇觀大畧亦可睹矣

一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亡皆不能外吾孔子之道以致天下之順治則其崇重之典自當首加於孔子矣故瓊山丘氏濬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為之起敬蓋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故此書首卷即繫以帝王崇重之盛典一衢州家廟及宋時封爵世次之派附入在內者庶幾不二本

也

一孔子言行見於五經四書為眾所共知而亦必述錄者何哉嘗聞諸楊子云捨舟航而濟乎濱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嗜其識味也置大聖而好手諸子者惡嗜其識道也昔程頤亦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故此書以五經四書皆為上卷豈敢以為眾所共知而甘為常珍之棄邪

一或謂錄五經四書而無傳註恐初學不能通曉其義噫班固有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經即一存其大體玩經義而已是故用力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五字

孔聖全書

九例

卷首

十二

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故用力多而鮮成德也何以傳註為哉若夫傳註史斷與百家文集凡足以表白聖人之心辨論聖迹之誣發明聖道之蘊者則又未嘗不備錄焉固不敢以煩厭也

一記禮子史載孔子之事間有可疑迺兼收並錄者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亦春秋之所許也況此書之作正欲以求全也而何以刪為雖然人心之靈本有真知凡事之可疑可信者自有不可得而揜昧者矣

一此書皆先聖大訓所以垂世立教者雜說宜不與焉今下卷內雜以緯書野史詼談夢語道經佛語者非敢侮聖人之言

也惟以世之愚夫野叟多有性耽於雜說者故道聽塗說九
可以助詞鋒資談柄者靡不畢紀使日用不知之民亦得識
聖道之緒餘於萬一焉則井蛙可以窺天而蠹蟲可以測海
矣況識緯術數之書宋儒嘗輯於太平御覽而僧道技藝之
言我

國朝亦備載於永樂大典是雜說既可以進呈獨不可以訓凡
民乎故觀是輯者當以傳載與人之誦詩矣芻蕘之詢觀之
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此書併及之者蓋以宇宙間有常必
有怪有陽必有陰則怪異鬼神之事容或有之未可執一論
也

此書有因孔子一言一事俱錄全文不為省約者所以備文
章之大觀便學者之覽閱庶免無頭學問掛一漏萬之誚也

一孔子言行散見諸書互有異同者則彼此並錄如大同而僅
有數字小異者則云見於某書所以省繁文也

一此書主為孔子而作其中或錄及弟子與國君卿大夫逸民
之類者以其事與孔子相涉故併及之爾

一與地等志俱載於書內者蓋欲知春秋時之列國在於今
日之何郡何邑因以見孔子之足跡遍天下也

一書學之用大矣篆之獵碣則為石鼓勒之鼎彝則為款識摹
之範金則為印章故孔子之古文體制俱載於書內者庶幾

古人文字獲見於千百世之後也

一孔子當時嘗以興詩立禮成樂為教雖在患難中猶絃歌不
已所以弟子如子路曾皙輩雖侍父師之側亦鼓瑟鼓琴焉
故是書內并載琴譜樂舞諸書及後人之題詠學者於開卷
誦讀之暇信能歌詠而舞蹈之則性情血脉庶乎有養而亦
可以無負於興詩成樂之教矣

一此書未諸句讀則覽不竟篇未諸反切則詩不叶韻故全書
加之圈點而詩經又加音釋所以便習讀也

一五經四書外其餘諸子百家在先讀者則先錄之在後讀
者則後錄之至未論人品高下與時世古今以為篇次也

此書有因孔子之言行於論語惟以八寸為尺者欲其約
省懷持之便也今梓行聖言宜方策官樣而乃小其規制者
亦當時弟子意耳

一此書謄寫之人不一其間未免有抄傳之誤昔宋人為經筵
侍講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誤言言為
立矣以是講正本尚有錯誤况於書肆中手覽者更有誤處
幸改正之

孔子聖小像 孔子母 子 孔



全書

聖蹟圖

二



述中庸讚 顏子小像



全書

聖蹟圖

二

敬書卷端	以表聖蹟	文系子思	極讚先德	大德敦化	小德川流	四時錯運	日月代明	博厚配地	持載無外	高明配天	覆幬不偏	上律天時	下襲水土	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
------	------	------	------	------	------	------	------	------	------	------	------	------	------	------	------

孔聖全書

歷代帝王崇重盛典首卷之一

魯司寇像 王紅色綠簪黃纓紫褐表



王聖全書

首卷

乙

像行



孔聖異質

祖庭廣記云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

河目海口龍額蚪唇昌頰均順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肝脇

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

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有

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時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

度字度或作王望之如仆就之如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曾文

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何孟春明朝侍郎曰謹按先聖四十九表采於葦弘之所談姑布于

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者蓋云備矣然

孔聖全書 卷一 首卷

緯書曾載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鈎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其

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

學宮刻吳道子筆鬚甚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也儀

像其可徵歟○何孟春餘冬序錄聖賢鬚目類載黃伯固曰偶

考聖像無鬚惟宗廟小影為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而

天下王侯不以此少其敬予嘗讀其書又非此意而伯固之言

不知何在但孔譜中吾夫子四十二表形容盡矣鬚多如此而

獨不言者得無疑乎或伯固之言有據云蔡氏子曰所謂孔子

無鬚髯者豈抑少年時偉容邪

孔庭纂要與搜神記又云隆鼻其頂似唐堯其額似虞舜其項

類皐陶其肩頰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

孔庭纂要曰孔氏家廟所藏畫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者最近世所傳乃以先聖執玉塵據曲几而坐或侍十哲而有持椀蓋捧玉磬者或列七十二子而有操弓矢披卷軸者又有乘車而十哲從行者皆後人追寫非先聖本像

闕里誌曰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真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頭禹耳華冠象佩取之自鄒魯者即所傳小影也四十六代孫孔宗壽云家藏唐吳道子所畫先君夫子按几而坐從以十弟子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頽淵侍者世謂之行教行教已有石本小影但孔聖全書

帝王崇聖感興

首卷

三

墓傳之多慮久而訛今亦刻之堅珉庶愈久不失其真也廣陵馬大年為夏縣令寄居司馬朴家見所藏先聖畫像乃唐人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偻以傳考之當然昔莊子載老萊子出新遇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脩上而趨下末偻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云長上而從下末偻微曲也後耳耳近後也視若營四海則憂世之容可其像皆可畫若夫視若營四海則非王摩詰不能作也抑形狀末也論語記聖人之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摩詰亦莫能作也

齊子與適魯見孔子子與曰聞子之名不曾觀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

○孔聖真容

周敬王時孔子存日嘗寫小影

東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廼有封侯賜爵者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靈帝於此類而皆見拜擢宜乎當時士君子耻與為列矣然聖人之儀形工於畫者多肖之非如土木之雕塑美惡肥瘠各異其狀故不可以靈帝用之失并其畫聖像而非議之也梁元帝初在荊州起宣尼廟帝攻書畫自圖孔子聖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以其善畫善書善贊也

孔聖全書

帝王崇聖感興

首卷

四

元武宗年間皇妹大長公主誦習經史命工繪聖人像金書總諱於其左右居常瞻禮至於祝辭則用朱玉印以誌之其崇奉吾天子勤懇類此至大元年冬閏月與魯王遣使致祭林廟三妹乃魯國王之配也聖人之德容雖婦人女子亦知企慕若此况其他乎

○孔聖塑像

東魏興和二年兖州刺史李挺始命工建塑容像

按瓊山丘氏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何祀吾聖人而亦為像云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肥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畫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唐玄宗開元八年司農李元瓘言孔子廟孔子像座顏子配其

孔聖合書

帝三祭重慶典

首卷

五

像立侍準禮校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顏子道亞生知才光入室請據禮文合從侍坐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伏膺儒術親承聖教雖曰列像廟堂實則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十二賢猶露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弟子獨不露享乎望請春秋釋奠列享于二十二賢之上又七十子之像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為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並望從享詔從之自是顏子等十哲曾參皆為坐像又圖繪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悉令從祀上以顏子亞聖製贊書刻于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

言也按此十哲曾參坐像及親製御贊自始於此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之像自為

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

宋真宗咸平三年幸曲阜孔子廟歛容北面式瞻睟容乃闕里廟中塑像之粹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三月幸太學謁先聖像恭觀太祖太宗徽

宗所製贊因製文宣王贊又製七十二子贊併刻石于太學

宋理宗淳祐元年臨太學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顏曾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大明聖朝

孔聖合書

帝三祭重慶典

首卷

六

英宗皇帝天順元年置先聖孔子像一龕於文淵閣像乃銅範飾金文淵閣午門內之東文華殿之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自是閣老每晨入必先行四拜禮於先聖

○孔聖木主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十四年鼎建南京太學欲定文廟之制殿上正座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木主長三尺三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五尺二寸濶七寸連左右雲共二尺一寸五分自孔子以下四配十哲兩廡盡去塑像惟用木主

世宗肅皇帝嘉靖九年庚寅詔兩京國學及天下府州縣衛宣諭司等儒學改稱孔子爲至聖先師并四配十哲兩廡俱革前代謚爵撤去塑像易以木主其舊像皆瘞於地中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濶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

孔聖金書

帝王崇奉盛典

卷八

七

謹按天順六年先臣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夫觀丘文莊與林蘇州所議則文廟之在南京蘇州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而當時天下郡邑猶未改革至嘉靖中繩其祖貽詔天下畫革之先臣之議殆若啓其機耶

○歷代御製贊文

唐肅宗太極元年御製贊曰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建隆三年御製贊曰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御製贊 序曰檢王介丘迴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嚴祠易俗化民既仰師於彝訓崇儒重道宜益峻於徽章薦贈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 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德

孔聖金書

帝王崇奉盛典

卷八

八

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宋徽宗宣和四年御製贊曰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御製贊曰 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載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曰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孔聖謚號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誅孔子為尼父

謹按孔子沒哀公誅之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鄭氏曰誅謚也尼父者因其字以為之謚也蔡氏子曰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謚孔子為褒城宣尼父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為褒尊侯

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二月改孔子謚為文宣尼父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三月丁未進封孔子為鄒國公詔曰大德

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

孔聖全書

帝王崇聖典

首卷

七

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次彞倫至於參贊

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作範百王垂憲萬葉朕欽承寶曆

服膺教義眷焉沐浴泗懷道滋深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

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為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

隋文帝贈孔子為先師尼父

唐高祖武德中以孔子為先師周公為先聖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為先師配享從房玄

齡等建議也貞觀十一年尊孔子為宣父

唐高宗永徽中復以孔子為先師周公為先聖顯慶二年詔以

孔子為先聖以周公配武王從無忌等之議也長孫無忌等

議曰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其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

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

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

玄注曰若周公孔子是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

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

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適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

降綸旨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輿說正夫子為先聖如衆

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華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

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且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

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此即姬旦鴻業

孔聖全書

帝王崇聖典

首卷

七

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衰周之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

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

漢以降奕葉封侯崇封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其周公仍

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於是始為定制

乾封元年正月二十日追贈孔子為太師詔曰朕聞德教幾

神盛德光於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於廢物魯大司寇宣尼

父孔丘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已濟俗弘道佐時

應聘周流真能見用想乘桴以求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

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

朕嗣膺寶曆祗奉睿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

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又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巡迴輿西土奎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丘願為師友瞻茲幽墓思承格言雖寢寢荒無餘基尚在靈廟於寂微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之嘆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刑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亦宜更政脩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免賦役主者施行尹起莘曰過曲阜祠孔子庶見尊師重道之意然贈以三公之官則是臣之也禮安在哉况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老子姓李唐時以其姓同而尊之為祖故有是贈其輕

孔聖全書

帝王崇聖盛典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重不倫若此故綱目於贈太師則削而不書蓋為先聖諱之耳雖然吾先聖豈以是為輕重哉

唐武氏聖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仍出王者褒冕之服以衣之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揚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民至于今受其賜不其偉歟於戲楚王真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紀遠光靈彰彰雖代有褒稱未

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政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為文宣公昔周公並祀之時周公南面坐夫子西面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孔子坐仍其舊制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且補其聖典永倅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坐被王者服釋奠樂用官懸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眾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頌子既云亞聖宜優其秩於是贈頌子為交國公閔子至子夏為侯共十哲曾子至琴張為伯共六十三人

孔聖全書

帝王崇聖盛典

卷十二

十二

十二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為至交州曲阜縣謁先聖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降輿乘馬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當今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言文宣王周之階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詔加謚為玄聖文宣王二年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先是以木為圭至是始易以玉制曰王者順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不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丕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玄功侔乎簡易景錄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為億載之

師表肆朕寡昧欽承命膺易嘗不遵乎彝訓保乂中區屬以
柢若元符告成喬嶽觀風廣會之地飭駕數仞之牆躬謁真
祠緬懷遐躋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是用稽簡策之
文昭聰徹之德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
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懷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蓋按春秋及孔子皆謚玄聖素王

大中祥符五年以玄聖犯聖祖諱詔改爲至聖文宣王

瓊山丘濬曰宋真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注止肅揖帝
不從特行再拜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用帷袍其所加
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謚又因黔卒所言妖妄之神
孔聖全書 卷一 帝王崇聖盛典 首卷 十三

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聖人在天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
子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
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爲聖人之輕重也

謹按謚曰玄聖於禮雖非矣改稱至聖則固百世不可易之
論也豈當時諸臣久之而論定論定而後改之歟

宋神宗熙寧八年詔孔子仍舊冕用九旒服用九章圭用植圭
頰子以下各依公侯伯本爵自至一品至正四品冠服

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太常寺考正文宣
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衮服九章畫圖錢板印
賜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歷代以先聖與門人

同服衮冕至是始服王者冕旒
政和元年孔子改執鎮圭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請孔子廟大成殿聖像冠十二
旒服十二章檢到唐郊祀錄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爲
文宣王仍內出王者衮冕以衣之按周禮王者之服衮冕十
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諸公之纁旒九就今文宣王冠服皆
依故典宋崇寧四年冠雖十二旒服猶九章至金方賜十二旒十二章也

元武宗於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
王制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朕纂承不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
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
太牢於戚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唯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冥歷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祐我皇元主者施行

丘濬曰孔子爲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上焉而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之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經
則所謂十聖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詳者矣孔子以身立
教以言垂教使天下後世知有彝倫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
以聞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澤一皆吾聖人作經垂
訓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於盛德大業者固皆崇重其道則

雖冲幼之君如漢平帝不學之主如周太祖夷狄之首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秉彝好德者初不間於智愚賢不肖與華夷也矧夫聰明睿智之君而處夫崇高富貴之位且又當夫重熙累洽之時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雖然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尊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唐聚禮論聖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而偽作天書聖道如何故曰與其崇聖人之虛名孰若尊聖人以實理

大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六月詔孔子封爵仍舊是年革去天下

孔聖全書

帝王崇聖集

首卷

上

神號其詔畧曰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謹按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姚燧謂預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觀此則知追封為王之爵文宣大成之謚誠不知其可也我

皇祖於陟位初年即作興斯文培植國本既躬祀孔子於太學復遣使致祭於曲阜其崇儒重道無以加矣嗣是又以宋濂考祭孔子之禮稍有遲慢謫知安遠其留心聖學銳意禮文者何倦倦也使當革去天下神號之時諸臣有以封號之非

上聞者未必不從但開國之初百務輟轉議禮制度日不暇給故當時鉅儒元老之思慮一時有未及耳此孔子之封爵所以仍襲其舊也因革損益斟酌適宜賴有

聖子神孫之善繼善述者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 朕惟為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小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辯斯世斯時却

孔聖全書

帝王崇聖集

首卷

十六

不得不辯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為臣也何等樣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託之而

加徽宗徽宗爲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况以諸侯王而僭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即孔子死時而造之且如一箇人白是一箇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做箇像曰這箇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實是箇木土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

嘉靖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御制孔子祀典說曰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功也王者之事也特其位也非王者之位也

位爲昭昭少傅張璠明倫彙編少傅重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也

再疏請

正其號服章等事已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不得不爲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耳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爲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浸加其號謚曰事崇其實目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

祀典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于淫祠

宮又陰去和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遵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草創未暇歟至我

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乃成化時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遵豆用十二牲用熟

享之皆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事天之禮乎果能體聖

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孔子肯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

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隳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先師宗譜

黃帝姓公孫玄囂已姓即少蟠極姬姓帝嚳姬姓即契子姓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商成湯即天 太丁 太甲 沃丁 太庚 太戊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祖丁 小乙 武丁 祖甲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微微子 宋稽 丁翁 潛公共

崇綺 宋綺 堯勝 堯父 孔嘉乃孔姓 木金父

析父 孔淑 伯夏 啓聖叔梁紇

至聖孔先師 嗣聖 述襲 白 求 箕 穿

孔聖全書 帝系聖典 首卷 九

謙 鮒 忠 武 延平 霸 福 房

均 志 損 曜 完 羨 震 嶷

撫 懿 鮮 乘 靈珍 文泰 渠 長孫

英慈德倫 崇基 璵之 萱 齊卿 惟睦 策

振 昭儉 光嗣 仁玉 宜 延世 聖佑 若蒙

端操端友一支在宋昔封衍國公今不並載於世系者何也

與後分朱金兩朝各封者不同 璠 拯 元

之全 治 思晦 克堅 希學 訥 公鑑 彥

承慶 弘緒 聞韶 貞幹 尚賢

右孔氏出自子姓自契至湯自湯至微子啓自啓至正考父
凡三十七世皆從子姓考父之子孔嘉父別為公族其子孫
遂以孔為氏故孔子嘗自謂曰丘魯人也當春秋之時臧孫
單亦稱之曰孔丘聖人之後至漢去周末遠考究必真又以
孔子之裔封為殷紹嘉公而奉湯之祀則孔子之為子姓為
湯後明矣

歷代追封孔子父母及配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三日追封文宣王父叔梁紇母

顏氏詔曰朕以祗陟岱宗親巡魯甸永懷先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冀獻周旋欽崇備至唯降靈之所自亦錫羨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煥典章叔梁紇宜追封齊國公顏氏宜追封魯國太夫人遣都官員外郎王勵精虔祭告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追封伯魚母開官氏詔曰朕時巡魯甸躬詣孔堂顧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既渥着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之文尚闕封崇之數屬茲咸秩特示

追崇垂厥方來式昭遺範開官氏宜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遣官詣曲阜廟祭告

元武宗至順二年九月加封啓聖王詔曰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曹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事觀人文數求往哲維孔氏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至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眎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予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尊敬其所親予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

紇可加封爲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加爲啓聖王太夫人主者施行

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詔曰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闡明而成教乃瞻素王之廟尚虛元姬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開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遵豆出房自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像稱其命鼎之名噫秩秩彞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大明

自洪武年間以後孔子父母封謚仍舊至嘉靖九年

世宗皇帝詔革前代追封改稱啓聖公孔氏嘉靖十年兩京國子監即太學也天下府州衛縣等儒學俱建啓聖祠春秋二仲與先師廟同時致祭先是

世宗皇帝用大學士張璁等議因先朝學士程敏政言別立一祠中祀齊國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神位木主如四配之制見前以類無繇音由孔鯉曾點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神位木主如十哲之制見前○元仁宗延祐三年七月追封孟子父子父爲把國文裕公今皆革去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神位木主如左丘明等位之制見前

○謹按洪邁曰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祭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脩食西嚮我世宗肅皇帝握符御極之初謂子先父食於義為舜舜倫所繫祀不可瀆也即首舉而殯之一如熊禾諸子所議父父而子子尊尊而親親經其正矣哉二千年間始有此舉卓乎其不可尚也已

歷代勅封孔聖子孫

宋徽宗崇寧元年勅封二代孔鯉為泗水侯制曰孔氏之道萬世所資鯉實嗣之親聞詩禮魯堂從享厥有舊祠疏以爵封以示褒顯可特封泗水侯

勅封三代孫孔伋為沂水侯制曰聖人之後孟氏之師作為中庸萬世宗仰眷惟魯郡實有舊祠追加爵封以示褒典可特封沂水侯

大觀二年躋孔伋從祀孔子廟

宋度宗咸淳三年詔泗水侯以先聖為之父子思為之子而聞詩聞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著明如此鄆城侯孔忠其

孔聖全書

帝王宗廟盛典

首卷

古

昆也家語作孔弗孔子尤之子也亦在從祀之列伯魚可列於鄆城侯之

次

元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十一日加封子思沂國公為沂國述聖公制曰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斯文為念萬幾之暇覽觀載籍至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雅留意焉夫爵秩之崇既隆於升配景行之懿可後於褒加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儼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主者施行

○謹按自子思而下歷代制誥甚多今不悉錄姑述其槩以

見帝王崇重之意與國媲美也

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過魯祀孔子會孔氏男女

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過魯祀孔子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

上者六十三人十九代孫蘭臺令史孔僖因自陳謝帝謂孔

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

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

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又賜

孔氏男女束帛金錢

漢安帝延光三年幸魯祀孔子會孔氏親屬男女諸生賜褒成

孔聖全書

漢帝主崇重盛典

首卷

廿五

侯以下帛有差

○按章安二帝會孔氏男女其慈和徧服之恩真宛然如家
人父子之相親矣自昔以來鮮有此舉

魏文帝諱曹黃初元年正月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代孫

奉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

稟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

衛之朝教化乎洙泗至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

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

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

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命者世大聖億載之師

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

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

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奉

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郡修起舊廟置百

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

南齊武帝諱蕭

永明七年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

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

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秋川竭谷虛陵崩淵塞非但洙泗湮淪

至乃饗嘗之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為茂草今

學校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

孔聖全書

漢帝主崇重盛典

首卷

廿六

爽境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繼紹

梁敬帝太平二年詔曰夫子降靈體詰經仁緯義允克素王載

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烝民制禮

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峻極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

在自國圖也阻祧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寢靈

簋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為奉聖之

後并修繕廟堂祇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

隋煬帝大業四年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

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茲素王而頽山之嘆忽喻於千祀至

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褒崇可立孔子後為紹

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太宗詔曰宣尼以太聖

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曆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於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仰惟通典可立孔子後為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嫡子德倫為嗣主者施行

唐玄宗二十七年改封三十五代孫璣之為文宣公制曰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所以弘至教褒獎後嗣所以美前烈褒聖侯璣之纂承唐哲克履中庸三命益欽敦素憑於孔聖全書

帝王崇禮典

廿七

祖業百代必祀光寵秘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於土宇至德不朽直傳於帶礪可改封文宣公兼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

開元十三年幸孔子宅詔每代長子一人承襲兼賜一子官唐肅宗上元二年詔凡大祀其褒聖侯在朝位於文官二品之下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存舊典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孔宜服勤有素砥礪廉隅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胃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曰朕以紀號岱宗觀風廣魯

允懷先聖實主斯文矧尼山毓粹之區光靈可挹而曲阜奉祀之地廟貌猶存將仲欵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阜縣備禮躬謁仍付所司詳定車駕至曲阜縣謁文宣王內外量設黃麾仗襲文宣公親伯叔兄弟金許陪位從之又是日帝立殿之西序召孔氏子孫撫諭周至孔延湜等

湜係孔子四十五代孫真宗賜同舉寃出身終清化令

面奉旨造酒以供祭祀

宋仁宗至道三年孔延世襲封文宣公制曰叔敖陰德尚繼絕於楚邦臧孫立言猶有後於魯國豈聖人之後可獨遠於陵廟乎許州長葛縣令孔延世鍾裔孫之慶任文理之朝能敦孔聖全書

帝王崇禮典

廿八

素風甚有政術宜任桑梓之地以奉烝嘗之儀可特授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賜經書仍賜銀五十兩帛五十疋

至和二年改封文宣公為衍聖公制曰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為褒成君始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諡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諡孔子為文宣而尊以王爵其嗣褒聖侯為嗣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諡號禮之失也蓋由於此比朕稽考前訓博采群議皆謂宜去漢之舊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為得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而始加

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筆朕纂臨繼奉先志不敢失墜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重歟宜改至聖文宣四十六代孫愿爲衍聖公

宋哲宗元祐元年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翰奏曰襲封疏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及不在故郡朝廷既許居外何能更戀宗室以至祠宇頽弊恬不爲怪也乞下有司議其所宜今後不許襲封之人別領他官終身使在鄉里則知其不可輕去必能嚴潔祀事厚睦親族實家門之幸奉

聖旨依宗翰所奏代孫進士及第終刑部侍郎是年勅白身合襲封人與除承奉郎專主先聖祠事不預他職每三年孔聖金書

宋哲宗元祐元年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翰奏曰襲封疏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及不在故郡朝廷既許居外何能更戀宗室以至祠宇頽弊恬不爲怪也乞下有司議其所宜今後不許襲封之人別領他官終身使在鄉里則知其不可輕去必能嚴潔祀事厚睦親族實家門之幸奉

爲一任用本路及按察司官薦舉依吏部移關陞資如朝廷非次擢用許依舊帶公爵出令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

宋徽宗宣和三年勅除四十八代孫孔端友直秘閣賜緋章服仍許就任關陞詰曰先聖古今之師也由百世之後等有世之王殆未有能違之者朕既法其言遵其道舉以爲治猶以爲未也又錄其後裔以褒大之爾先聖之系官東魯者積有年矣通籍金閨陞華芸閣以示崇獎汝尚勉哉可特轉通直郎除直秘閣

崇寧三年復封孔端友爲衍聖公管勾祀事詰曰自書契以還爵於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有八而不絕者也惟爾

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措秀阜衍祥清洙流潤芝蘭異

稟蔚爲宗黨之英詩禮舊聞蚤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諭德已成賜疏世爵之封仍煥身章之數非獨增華於爾族固將振耀於斯文勛嗣前修用光新命又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封爵曰夫子既沒千八百年後人相承五十一世自近古已公其爵願階散如彼其卑必也正名難於仍舊是以興百王之禮典峻五品之華資茲以爾有成人之風繼將聖之後當余定格會爾疏封噫廟貌存焉克謹歲時之祀家聲久矣無詩禮之傳學有餘師善將終譽

○遵按宋金之時孔子之裔南北封公者各一夫以孔氏子孫而受金匱之封者何哉蓋孔氏子孫專以主先聖祠事爲職與有官守言責者不同故苟可以存祀雖夷封亦可受也

孔子不有言乎微子去之知微子之抱祭器而去殷則知孔氏之受夷封非忍於背宋矣或曰果若此則孔端友之扈宋而南渡也非歟是不然從高宗而南渡者忠以事君之義也受金封而存祀者孝以事親之仁也忠孝兩得非聖人之後而能若是乎

元文宗至順二年藝文少監歐陽玄言先聖五十四世孫襲封衍聖公爵居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銅印於爵秩不稱詔鑄從三品銀印給之至元順帝至正八年又陞秩從二品定

宣王之後次當承襲宜錫文階并示寵渥往加恪慎務保厥榮

宋高宗紹興二年四十九代孫孔玠襲封衍聖公於衢誥曰夫子踰於堯舜澤及萬世靡有所窮欽崇顧報邦有褒典肆予命爾紹於世封惟欽惟慈則無墜命

紹興二十四年授五十代孫孔櫓為衍聖公於衢誥曰仲尼之道垂休萬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襲封奉祀宜及後昆以爾重厚深醇世系可考選其乃事是遵典常命以京秩畀以公圭非特為爾身榮實所以尊聖也往其懋哉可授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

孔聖全書 帝王宗重盛典 卷十一

宋光宗紹熙四年授四十一代孫孔文遠襲封衍聖公於衢誥曰孔子之後自漢以來世俾襲爵國家崇儒重道又過前代於是自衍聖公之封爾於世次實當紹續其務恪恭以承祭祀

宋年無考授五十二代孫孔萬春襲封衍聖公於衢誥曰朕聞盛德必百世祀況詩書仁義之澤涵浸生民炳然至今者乎爾承休聖門端有傳序屬當次補仍緒世封恪共烝祭當勉家業東魯文獻於此有考焉不亦善乎

金章宗明昌二年四月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誥曰聖謨之大儀範百王德祚所傳垂光千祀蓋立道以經世宜承家之有

子弟員出身及省親奔喪等制

大明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三月初四日親筆諭五十五代孫孔一泗孔克堅曰吾聞爾有風疾在身未知實否然彼孔氏非常人也彼祖宗垂教於世歷經數十代每每賓職王家非胡君運去獨為今日之寵異也吾輩中上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雖曰庶民古人由民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爾若無疾稱疾以慢吾國不可也諭至思之

洪武元年十二月封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學為襲封衍聖公制曰奉

孔聖全書 帝王宗重盛典 卷十二

皇帝聖旨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垂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雖不得其位會前聖之通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為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明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御之初訪其世襲者得其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詔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勤敏以進學恭儉以成德庶幾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欤可封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宜令孔希學

准此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書省內使林英承勅郎曹儀齋至勅符 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至京朝 觀爾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歡心勿使有缺故勅速行勿怠○是日勅孔希學卿家昭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張天地間乃由陰陽之重云何以其明彝倫攸叙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不泯也故若如卿當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來朝已勅中書下禮部使所用如意未知給否雖從行者務要歡心故茲勅諭○是日又勅下禮部潔所在以安之母息如勅奉行

孔聖全書

帝三聖書成典

首卷

廿三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勅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昔卿之祖能明綱常以植世教其功大哉故其後世子孫相承凡有天下者莫不優禮今卿每歲來朝不避嚴凍可謂篤君臣之大義而不啻於祖之訓者矣已勅中書下禮部賜卿日用故諭

洪武十四年歲次辛酉十一月壬午朔越十二日癸巳

皇帝遣行人張濟民諭祭于故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之靈曰三綱五常之道始上古列聖相承率修明以育生民至於中古將欲隆焉非先師孔子孰能修明之今生民多福惟三綱五常之道備耳蓋世大德者天地不淪沒人民無怨聲所以為帝者師血食千萬世不泯子孫存焉朕以爾孔希學繼世

修承張斯教以顯爾祖何期訃音一至云及長往嗚呼襲崇貴克保令終可無憾矣特遣使以牲醴致祭爾其享之

洪武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勅孔子五十七代孫孔訥襲封衍聖公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三皇五帝之道明陳攸叙大展彝倫協天地陰陽定民居者為此也至周文繁於三墳道迷於五典兼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是致道縱塗橫雖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庸知定真折偽以成詩書其脩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由是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於今耿光而弗磨者因幽明之誠無間感通天下故若是也前衍聖公孔希學嬰疾長往嫡子訥服闋來朝令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曹如勅無怠往欽哉
永樂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封孔子孫孔彥縉襲封衍聖公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孔子之道配乎天地師表萬世咸在尊崇欽仰素王傳襲後裔今五十九代孫彥縉允為世嫡雅有令資俾紹顯榮用光儒胃可襲封衍聖公惟克懋勤服茲寵命勉脩聖學承藉家聲欽哉

洪熙元年正月十三日封衍聖公彥縉妻夏氏爲夫人誥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致敬先師施及厥後至其家室亦有褒榮者所以廣崇儒重道之恩也先聖五十九代孫孔彥縉受命

先帝襲封衍聖公歲時來朝雍容進退朕用嘉之厚其禮遇其妻夏氏內助克賢而未有封命今從其夫之貴封爲夫人允天下後世有事於脩齊治平者皆誦法孔子矧配孔子之孫可不慎哉可不敬哉益懋率履毋忝於家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追賜孔子孫孔公鑑誥命奉

天承運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盛典

卷五

皇帝制曰孔子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三綱五常之理示法萬

世我國家遵用以安天下故推恩及其子孫者所以隆崇

報之禮焉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乃宣聖五十八代孫早紹

封爵而弗永年然克謹禮度不忝先世茲特推恩追錫誥

命以著嘉念不忘之意九原有知庶其歆服○是日封公鑑

妻胡氏制曰朕惟人子之賢雖本於父而資於母德亦深

矣故國家之於羣臣皆有推恩之典焉爾胡氏乃故襲封

衍聖公孔公鑑之配今彥縉之母婦道母則不忝於聖人之

後茲特封爾爲太夫人益茂訓慈以裕爾嗣欽哉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也歲次壬午八月十有五日

文皇帝遣行人亢誠諭祭於故襲封衍聖公孔鑑之靈曰

嗚呼唯卿生於神明之胄傳先聖之道天下之所具瞻朝廷

之所崇敬奈何天不假年弗克永世朕聞訃驚悼唯飭乃子

弟以守先聖之宗祀庶不墜前人之耿光爰以牲醴往奠卿

如有知鑒茲諭祭

正統元年丙辰三月初四日庚午

皇帝遣行人李春諭祭襲封衍聖公故母太夫人胡氏曰爾爲

婦於孔門有子襲封顯爵惟爾克盡母儀允資慈訓祇承宣

聖之祀弗忝厥後嘗受褒封之命以享安榮今以壽終夫復

何憾尚其有知服此諭祭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盛典

卷六

正統十四年歲次己巳六月辛未朔越十有三日庚申

皇帝遣行人邊永諭祭襲封衍聖公故祖母太夫人王氏曰爾

克慎母儀楷範宗族佐君子而成內助之美撫子孫而有慈

訓之勤宜其榮受褒封永享祿養茲以高年倏爾遐棄亦無

憾於地下矣爾如不昧尚諦聽之

景泰元年正月初五日勅孔顏孟三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孔

彥縉等朕以今年二月初吉躬臨太學祀先聖先賢爾三

氏子孫各以賢而長者三四人來限正月二十五日至京

有司以禮應付口糧脚力毋或稽遲如勅奉行故勅

景泰六年十二月封孔子孫孔弘緒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帝王之道待孔子而後明尊崇之典顯其世而後至此有國者之常禮而我祖宗以來之盛心也先師孔子六十一代孫弘緒既稟令資而為世嫡宜膺顯爵以紹儒宗特命襲封衍聖公惟德可以繩先惟學可以希聖往惟懋懿光寵是承欽哉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封孔子孫孔弘泰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先師孔子之道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而為後世帝王之楷式者也尊崇之典既屢加於其躬錫封之恩宜移

孔聖金書

帝王典禮盛典

卷三

三

侈於其後爾孔弘泰乃孔子六十一代孫生稟清資行遵禮度宜膺顯爵以貴爾宗特命襲封衍聖公於戲惟學可以希聖惟德可以繩先爾往懋懿哉毋替朕命

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封孔子六十二代孫孔聞韶為衍

聖公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稽古右文建中弘化實惟先師孔子之道是憑是式故錫爵啓封俾奉世祀崇德象賢之典自

祖宗列聖至於朕躬有隆無替爾聞韶儒宗世嫡嗣膺封命而茂年美質足紹前休爾尚克勤進脩永終令譽以副四方之

禮以光百代之宗祀夫忠信乃可行乎州里孝弟乃可通於神明爾惟欽哉學在溫故而知新德貴擇善而固執此先師之明訓而家學所世守者也爾其懋哉毋忝朕命故諭以上誥封追贈諭祭父母祖父母及妻各錄一篇以昭我國朝崇重先聖之後之意餘不復錄

歷代以孔子之裔世職縣尹

宋仁宗卽位之初謂輔臣曰孔子廟自祖先以來皆以子孫世知縣事奉祠祭今乃不然非所以崇儒術尊先聖之意其詔自今仙源縣復選孔氏子弟爲之皇祐三年七月八日詔兗州府仙源縣曰自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遵先聖也自今宜復於孔氏子弟中充選

徽宗崇寧三年勅文宣王之後常聽一人注仙源縣官許最長承襲

○按先是四十代孔緒爲唐曲阜令四十六代孔宗禎爲宋

孔聖金書

帝王系世錄卷八

元

仙源知縣孔宗壽又知仙源縣五十四代孔希凱五十五代

孔克欽孔克昌俱爲元曲阜令至我

大明洪武七年衍聖公同族衆孔思矩等舉保五十五代孫孔

克仲是年七月勅克仲爲從事郎知曲阜縣事

宋仙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職分九等凡斯之

職非德功者弗登可見昔君慎名爵而重志能者朕值胡運

天更布衣而起草萊天命歸而羣英附不五七年間偃兵息

民一華夏主兆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神人之分故

天地位其位黔黎務其務其於先聖先師朕不敢外稽諸歷

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

舊章孔希聖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

祖訓屢于國憲自蹈罪戾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孔克仲

授從仕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

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勉哉

洪武十五年三月初孔子五十五代孫孔克箴

字耕爲曲阜縣知縣

勅曰朕聞古人有必報不忘者先師也蓋明德傳道終身不禍

患固報之朕與臣民同世於斯時方知大成至聖文宣王

當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禮稽諸古典報則有光

孔聖金書

帝王系世錄卷八

首卷

四

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能報之則益而無損洪武十

四年吏部奏爲襲封衍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縣孔克仲卒

其官係孔氏子孫世職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箴爲知縣

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以爾族中長者悉至京

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宗派分明以爾克箴爲賢特命爲曲

阜知縣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官而信以來庶民節用愛

人勤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盛德於戲陰陽流芳萬世

不泯英靈長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文

附士是年十一月勅希文知曲阜縣事

勅曰朕惟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古今罕焉雖然始伏羲而至于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焉然如仲尼者無且秦焚之後聖賢之道在於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天下澤數宇內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為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祿所以前代以闕里之邑職其子孫今是邑缺官導民族以賢推惟孔希文最今特以希文授承事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事爾更曹如勅奉行使往欽哉

洪武二十八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範字士則治已公廉善於從政是年二月勅希範任曲阜知縣

孔聖金書 帝王崇重盛典 首卷 聖

勅曰古昔盛時仕者不出其國生於其鄉而治其同鄉之民故能察其好惡知其土俗極其疾苦政教行而民從之也易後世或私於其鄉於是此道不復也久矣惟爾孔氏以先師裔孫之故前代特俾治其鄉邑庶幾古昔之意焉茲命孔希範為承事郎知曲阜縣事爾尚杜爾私室爾慾無以勢陵下無以親撓公爾祖不云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務正身以宣政化使鄉邑之民蒙爾之惠謂聖者之子孫果異於眾人亦善乎欽哉

永樂九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孔子孫孔克中為曲阜知縣皇帝勅曰國家崇先聖之道既封孔子之嫡為衍聖公承於世

世又簡其裔之良者為令於鄉邑以治教其民著在令典皆所以褒隆先聖之道也爾孔克中乃孔子五十五代孫今特命為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爾其懋勤忠孝承流宣化敬慎不渝以光膺寵命無忝於爾聖祖欽哉
宣德九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孔子五十八代孫孔公鑑字之任曲阜知縣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師法孔子既封其後為衍聖公以奉先聖之祀復擇支裔之賢者為邑令所以著褒崇之意爾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鑑字之任服家訓眾推為賢用擢是職茲特賜之勅命授承事郎服此隆恩懋修弗懈以無忝聖祖欽哉

孔聖金書 帝王崇重盛典 首卷 聖

景泰元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孔子五十七代孫孔讓字龜伯為曲阜知縣後隆兗州府通判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以牧民之責寄於郡縣長貳必得其人方稱斯職爾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讓字龜伯宗闕里擢今本邦撫字勤勞克稱任使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以示褒獎爾尚深體朝廷崇儒重道之意懋修厥職以惠愛斯民毋縱母刻歸於至中欽哉

天順五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孔公錫授曲阜知縣再陞元

州府通判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尊崇宣聖既封其後為衍聖公以奉闕里之祀復擇賢裔俾宰鄉邑者所以昭褒典之典也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錫乃孔子五十八代孫早擢鄉舉衆推曰賢爰擢今官以理厥事歷年滋久茂著聲猷是用進爾階文林即錫之勅命以為爾榮爾尚益盡乃心勵乃行懋修不懈爾垂爾祖欽哉

孔聖金書

皇帝聖訓卷

首卷

漢世封孔子之裔紹成湯後

西漢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子十四代孔吉為殷紹嘉侯一千六百七十月後六月進爵為公地滿百里吉之子何齊亦繼父襲公爵初詔求殷後推求其嫡不能得梅福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聖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聖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寢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謂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孔父之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之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度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言列為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臣衡曰王者存三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

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

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失則宜更

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

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

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殷丘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

孔子世為湯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

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按此表異孔子為成湯之後其子孫不列編戶之始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封殷後孔安為紹嘉公代也建武十三

年以孔志襲封襲成侯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盛典 首卷 四

之後為衛公以為漢實位在三公上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按西漢時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

侯奉殷之後也襲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興襲爵如故

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襲成之後則志卒子損嗣至和帝永元

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相傳至獻帝初

而國絕時再襲封遂世世不絕矣

孔氏三世祖子思子奉祀博士世以嫡次承襲

孔子六十二代孔聞禮字知節衍聖公弘緒次子授翰林院博

士

孔子六十三代孔貞寧字致用衍聖公聞韶次子授翰林院博

士

○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學錄

三氏子孫教授司係魏晉初三年襲封崇聖侯孔羨所立歷代

因之

宋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太常寺禮官亦議立學於是賜國子監

書六本置學官教授一員依本州學正之例優與供給以訓

其子孫如鄉鄰願從學者聽其學官或於舉到學官人內差

之或委本路監司保舉有行者充之

元世祖中統三年一云元憲宗四年差楊庸充廟學教授欽奉聖旨據

孔氏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甘為

庸鄙朕甚憫焉今以進士楊庸教授孔氏顏孟子弟先生務

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宜合准此

國朝洪武元年十二月奉

高皇帝聖旨孔顏孟三氏子孫俱係先聖先賢之後歷代崇重

事同一體其三氏儒學設教授一員師儒官內保陞學錄一

員孔氏子孫內除授又設學司一員皆衍聖公舉保

數具呈都省以憑銓用

○尼山洙泗書院學錄

尼山洙泗二處書院前代各設山長一員奉侍香火教授後生
今改爲學錄亦從衍聖公舉保

國朝以來以孔子五十九代孫孔彥章六十一代孫孔弘盛碑
珍任尼山書院學錄以孔彥遂孔弘述任洙泗書院學錄迄今
因之我明累朝學錄名字不復盡錄舉一二以見其餘

孔氏全書

卷三 尼山洙泗書院學錄

四

○附衢州世襲博士

朝弘治六年命孔彥繩爲翰林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
家廟祀彥繩宋時衍聖公孔端友嫡派裔孫也孔子五十九代孫
友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遂以衢州爲闕里子孫仍世襲
衍聖爵入元始廢至是用守臣言授以是職

○遵按南渡之後當時遂分南北宋人則祀孔子於衢州金
人則祀孔子於曲阜至我

朝混一天下既以上公之爵命襲於魯復以博士之職命襲於
衢

天札一頒增輝兩地褒崇之典誠卓越於前古矣

孔氏全書

卷三 尼山洙泗書院學錄

四

歷代給田免役

北魏賜田以養孔氏子孫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

宋哲宗元祐元年添賜田一百大頃至八年三月奉勅將舊賜

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頃內撥二十頃廟學膳生

員內撥二十頃充歲時祭祀本年又添賜田一百頃供祭祀

外許均膳族人且使其家依鄉原例自召人戶耕不用制祿

之法

金章宗明昌元年三月給官田一百二十三頃二畝一分五釐

七毫○五年續置地六十餘頃房屋四百間

孔聖金書

帝王崇重聖賢

首卷

聖元

泰和元年再撥廟東南地六十四畝一分一釐助興釋費

元英宗至治二年春正月勅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

○張時泰曰嗚呼爲往聖開來學爲生民立元命爲萬世開

太平者吾夫子也不有夫子者出則人類絕之久矣雖有帝

王之興將何以理天下哉其有功於國家有功於生民大矣

獨忍使其子孫之有貧乏乎彼佛氏特西方之夷族耳駕一

偏之說以聾瞽愚騷引徒延蔓蟠居中原自世祖以來每朝

靡費鉅萬畧不致惜至於吾夫子之子孫但卹其貧乏而未

嘗見其有殊恩厚禮焉嗚呼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元

人之謂也

○愚嘗有言今之待孔氏之後者然則何如而後可亦曰自

存卹之外如宋與我

朝之賜祭田以供其祀事如北魏之賜土田以養其子孫庶乎

其無貧乏矣

元順帝至正三年沛縣秦家莊撥到膳學田十大頃曲阜縣撥

到膳學田九頃五十畝

大明

高皇帝洪武七年三月欽奉

聖旨賜衍聖公本戶祭田三十頃

漢高祖十二年

封孔子九代孫爲奉嗣君與漢成帝綏和元年

孔聖金書

五

封孔子十三代孫紹殷湯後之時詔孔氏子孫不列編戶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唐高宗乾封元年正月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曲阜縣文宣王家歷代以聖人之後

不與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抑同編戶今可特復也其家

租稅

金熙宗皇統二年勅免孔氏子孫賦役

金章宗明昌元年勅免孔氏子孫賦役

元太宗九年廟戶奉上絲綿顏色稅石軍役大小差發並蠲免

元成宗大德二年六月除免孔氏子孫合納稅粟三十三石

斗二升

大明洪武元年八月十一日欽奉

詔敕內一款孔子曲阜廟庭已嘗遣使致祭其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歷代舊制仍免孔氏差發欽此

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崔尚書實侍郎同宋學士濮指揮周指揮李指揮陸鎮撫等官於謹身殿西廊下欽奉

高皇帝御筆聖旨孔氏子孫皆免差發稅糧有司依例科徵欽此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禮部劉尚書等官於

孔聖金書

聖王崇重盛典

首卷

至

奉天門外奏奉

聖旨德寫出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來我就定奪將去當月

二十四日本部劉尚書等官於武英殿將漢唐宋待孔子

子孫典故進奏欽奉

聖旨衍聖公與免本戶稅糧三十頃餘田起科族人田地依舊納糧免差

○謹按前代及我

朝賜給孔氏田地僅及七百餘頃世世相因自來無糧其曰族人田地依舊納糧者蓋指續買民田而言非謂革其舊賜之多而止免新田三十頃之少也觀洪武二十年丈量起科

前項免數盡除額外不載冊內即可知矣嘉靖末年山東糧務議張鑑均田之時欲止除我

朝新免不准前代舊賜遂使孔氏糧差反重於編戶不識何所

見也於乎世之忠臣烈士有一勞一善於國家者嘗欲復其

子孫何獨於孔聖之後而顧靳其餘澤邪

英宗皇帝正統元年詔凡先聖先賢子孫流寓他處者俱優免差役

○謹按張時泰綱目廣義曰周之亾也編大聖之後宋之興也則復之而又有襲封後昆之美夫編之復之固無加損於

聖道然而尊奉之者非奉聖人也奉天也非奉天也奉乎理

孔聖金書

聖王崇重盛典

首卷

至

也故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亾豈不信哉愚則曰宋之復也止

於闕里而我

明之復也則及於流寓褒崇先聖之後誠有過於宋矣

憲宗純黃帝成化元年因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克昫奏稱養贍

不敷溫飽無託欽蒙聖旨將孔氏名下續買民間徵糧地

一百一十六頃五十六畝四分蠲稅糧三分之一

武宗皇帝正德元年六十二代襲封衍聖公孔聞韶奏稱臣叨

世嫡獨享貴榮而一般宗族貧難者多切慮本本水源連枝

同派臣祖視之均是子孫臣專主祭田止供祀事別無俸祿

可以贍給同氣興言及此竊不自安等因欽蒙

聖旨孔氏稅糧盡行蠲免以示朕崇重先師之意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詔內議定先賢稅糧查照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額酌量徵派其後年另加添者盡行革除欽此欽遵

歷代衢州給田免役

宋高宗紹興八年六月詔衢州於係官田內撥五頃賜衍聖公孔玠以奉先聖祀事

大明

英宗皇帝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因順天府推官徐郁奏言褒崇道學事奉 旨優免衢州子孫差役

正統十年給賜宋時賜浙西衢州子孫祭田五頃從彭貫言也先是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臣彭貫謹 奏為尊崇道學事畧曰臣仰惟 宣聖儀範百王標準萬世如天地之高厚如日月之昭明自漢而唐自唐而宋崇祀之典載諸簡牘聖全書 帝系崇重盛典 首卷 策昭昭可考迨至我朝

列聖相承褒崇之意祀事之儀益加於古比者

皇上親幸太學行釋奠禮此尤億萬載臣民罕見之盛事曾天之下莫不有廟莫不有祀皆蒙 朝廷頒給官錢買辦祭物曲阜家廟亦蒙 欽賜祭田三十頃今孔克顯等告係曲阜嫡派每年自辦祭儀實切艱難今 得前由原係其家世守之業洪武年間偶被外姓冒籍遭犯刑憲彼時恐未招出孔氏祭田緣由有司又失於奏 請分豁其田混作民田竟至入官臣恐歷年久遠無田供祭子孫必至廢墜家廟必至淪沒玷儒風未便伏望

皇上憐憫念其宣聖嫡派仍將前田五頃賜之俾南北子孫均霑聖澤於無窮永主祀事於不已實爲萬萬年斯文之慶幸也爲此具本專差司吏徐宗傳親齎謹具

聞伏候
勅旨

○謹按 國朝洪武年間舊制孔氏子孫皆免差發顏孟子孫惟大宗免差餘枝不免是

太祖於先聖之後較之賢裔尤爲加厚矣及觀洪武三年五月初四日左丞相宣國公等官於正宮門西耳房欽奉

聖旨孔祭酒在前曾說多有同姓的指着先聖宗派都來曲阜

孔子家語卷之六

四散居住中間多有不知禮義相聚日久恐相連累今後除襲封這一宗派休教他賞差其餘不係聖派子孫分揀出來與百姓一體賞差欽此夫誦此

聖諭則孔氏子孫之賦役雖當免而亦不當混施以濫及也

歷代給灑掃戶廟墓

魯哀公十七年因立廟於舊宅置守陵廟百戶

後漢桓帝元嘉三年三月詔孔夫子廟中置卒史一人掌領祭之禮器從曾相乙瑛之請也

後漢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

魏文帝黃初元年詔置吏卒百戶以守衛之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可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掌灑掃

後魏孝文帝延興三年給十戶以充灑掃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先聖廟戶二十以供饗祀

唐睿宗太極元年給兗州隆道公祠戶二十以供灑掃

孔聖全書

卷之六

五十六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東封回幸孔子宅給復近墓五戶令天下

州縣立廟賜百戶以供灑掃

開元二十七年詔賜百戶灑掃百緡充春秋饗與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掃五十戶灑

唐懿宗咸通四年給灑掃陵廟五十戶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幸林廟以廟側數十家爲灑掃戶

宋真宗景德四年詔兗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宜增置二十戶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回幸林廟奉旨給近便十戶以奉塋域

○是年十一月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塋廟

宋仁宗慶曆四年三月勅於本縣中等人戶內差廟戶五十以

充本廟灑掃諸般祇應

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五日勅依舊法差灑掃戶五十人看柩

元成宗大德九年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

大明洪武二年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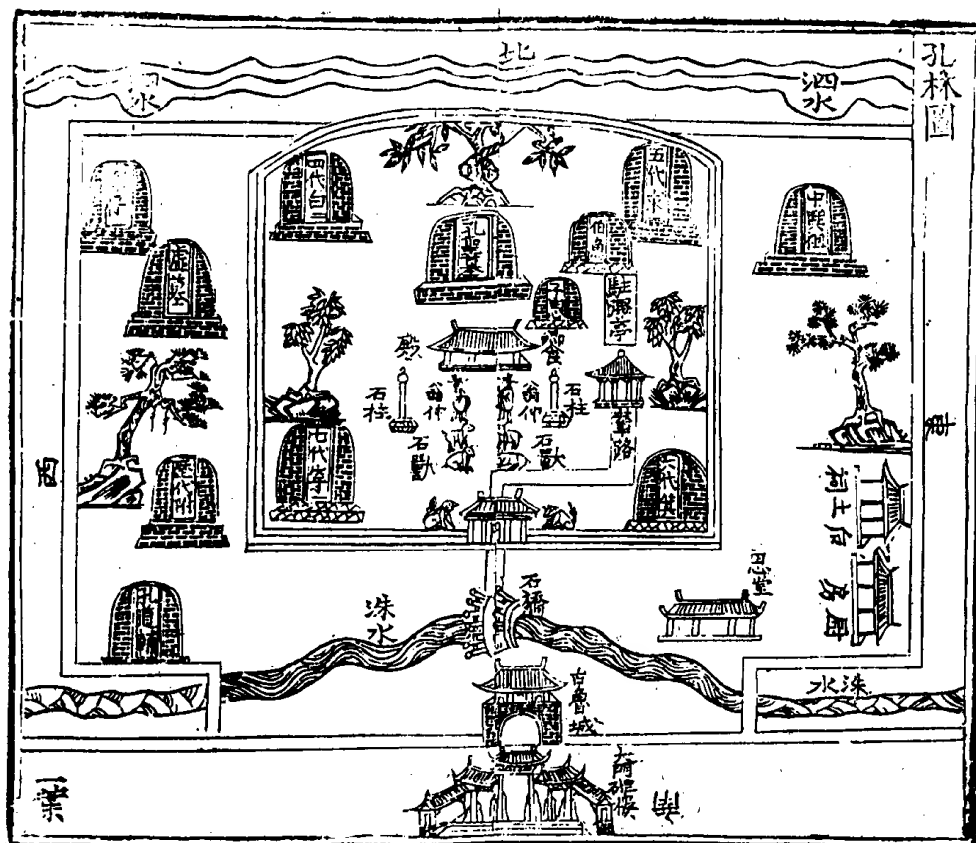
太祖高皇帝聖旨林廟灑掃人戶依漢唐宋制存設一百戶據翰林國史院官會同太常博士陳世昌議得女戶樂戶二十六戶不見歷代載籍明文別難定擬

孔氏全書

國朝帝王崇重盛典

卷八

三



○孔聖林墓

先師墓在曲阜縣西北八里又云去魯城一里又云在今孔子廟東北三里許周圍濶十里世呼為孔林樹木繁茂無鳥巢其中楷木縱橫有文為世所貴○孔子墓居右伯魚墓居左在孔子墓東少南相去僅十步孔子商人蓋尚右也子思墓在先聖墓之南近東相去十數步而已若以三塚並觀則先聖居中伯魚左而子思右也○先聖塚塋先聖沒公西赤為之識誌也及掌其殯塋赤以孔子告備於天所受黃王並塋於魯城北一里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其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舊已增高一丈二尺後又增圍五十餘步高一丈五尺前夾路石柱二石獸四翁仲二○有祠壇在塚前前聖既沒弟子於塚前以篋為祠壇方六尺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始易以石所謂墓前有石即此厚三尺許方亦如之其數四十有九至唐又以封禪石壇易之四面皆歷代題名○漢永嘉元年韓叔節造神門一間齋廳三間於墓東南春秋為族衆餞神惠之所○駐蹕亭在先聖墓東伯魚子思二墓之間宋真宗東封回幸闕里顧問先聖墳寢何在子孫引導饗輿躬至孔林釋奠再拜奠謁畢坐於此亭中宣兩府兩制之臣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命詞臣拂辭辨認盤桓久之○輦路即宋真宗幸林之日左右奏以夾道林木有礙車輦乞行剪伐勅令

孔聖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勿剪上特降輦乘馬而進奠於墳所故後世自林前至石橋直

趨駐蹕亭有車輦之路皆斃以方石○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樹有百種皆遠方弟子各持鄉土所宜木來人植一本於墓而去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惟楷木為多間有因風摧折者人或得之以為手板及杖楷木出廣東南海○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前以篋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雜離女貞五味欒檀之樹○唐墓五間在正墓西北皆石為之先聖沒時戒弟子為唐墓後秦始皇欲伐塚有白兔出於虛墓之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十八里溝而

孔聖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溝○每年寒食日孔氏尊長率內外族人詣祖林自先聖墳而下徧詣諸墳祭享各獻楮鏹禮畢會食於前廳次日詣防山上齊國公叔梁紇墓會食如上儀又次日長婦以下俱詣

○謹按朱子宋孝宗山陵議狀云以禮而言則記曰死者止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朝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則是古之葬者必坐北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雖葬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乎若子思之葬其祖門人之葬其師也可謂達於三代之禮矣

○按續通鑑曰宋高宗時金人粘沒喝入襲慶州即今兗州府聖公孔端友以避敵南去軍士欲伐孔子墓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殺軍士於是獲存夫金人夷虜也在戎馬之中猶知尊聖人而禁伐其墓如此彼欲發塚而追兇者獨何心哉

孔聖心言

卷五 聖公孔端友

17

○歷代脩墓

周敬王四十三年葬夫子群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居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居曰孔里自是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其塚魏明帝太和十九年帝幸魯城命兗州起園栽柏脩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辰詔曰冒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載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祖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為營建依舊給祠宜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冠亂學殘毀并下魯郡復脩學舍採召生徒背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土壠禁其芻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

孔聖心言

卷五 聖公孔端友

五

被自代而墳塋荒蕪無荆棘弗剪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以給洒掃并栽種松柏六百株

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四月帝如魯城命兗州為起園栽柏修墓更建碑銘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還駕幸孔子宅致祭先聖又遣使以太牢祭其墓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祭墓再拜勅所屬葺祠宇禁樵採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東封回幸孔林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至墓奠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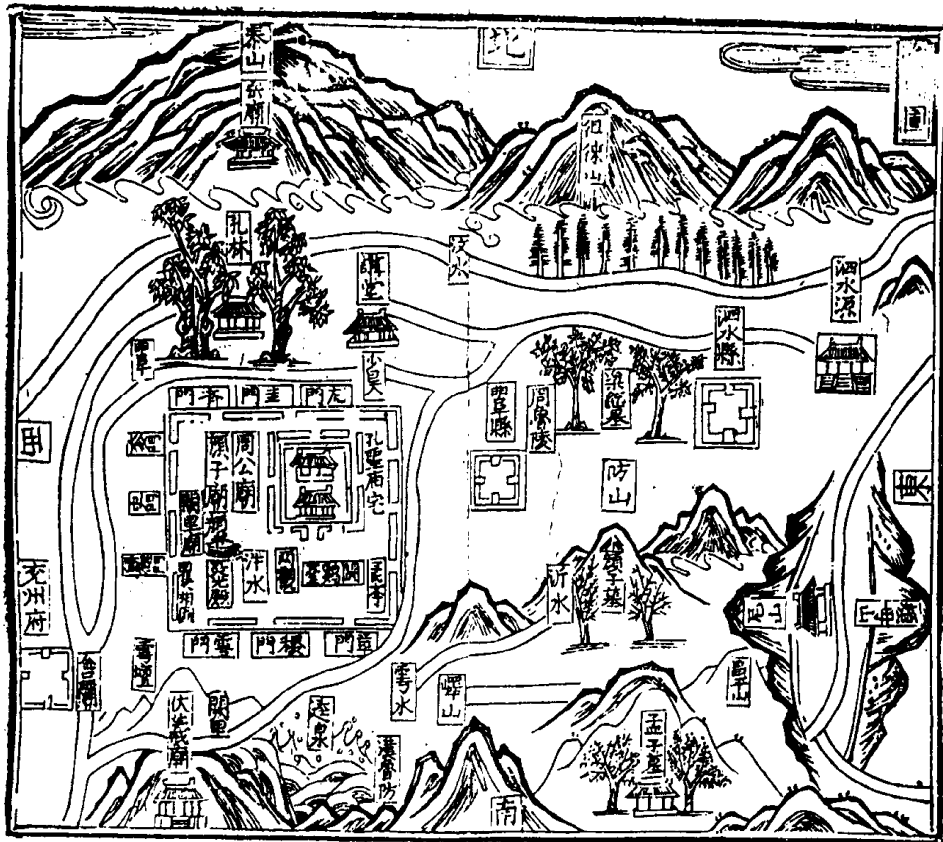
宋徽宗大觀元年十二月立賞錢十貫禁採折林木許人告捉
宋高宗建炎二年十月金人犯闕里有喧言發孔子墓者粘罕
問通事高廉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大聖人粘罕曰大聖人
墓焉可發皆殺之

金廢宗天會七年駐兗州登杏壇奠拜復詣聖林適軍士有發
二代泗水侯孔鯉墓者方深六尺餘又發破四十六代孫刑
部侍郎孔宗翰墓命執縛謁陵周覽訖以伐墓十二人至廟
南十里外悉殺之故聖墓迄今無恙又續置廟戶勅官為應
副食直

孔聖公贊

孔聖公贊

六



一若係

國朝廟宇規制

孔子廟在今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即孔子闕里之舊宅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其中有孔子宅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又云先師宅在闕里乃孔子先世祖孔金父自宋遷魯所居之地昔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與後世帝王如魯拜謁祀莫之所及索隱所云孔子沒弟子行禮於家子家云孔子卒諸儒講禮鄉飲酒大射於孔子家族氏因以為齋藏孔子衣冠琴篋又云後代即孔子所居之室藏孔子平生衣冠琴書車器施于壽堂中皆此地也綱目集覽云按孔子生在鄒

孔聖全書

卷三 卷三 卷三

八

邑昌平鄉之闕里長徙曲阜仍號闕里素王紀事云廟東南三里一本作南十里有二石闕蓋里門也因名闕里闕里志云孔子廟相傳即當時講道杏壇之地創始於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金元以來屢經修造樓閣若堯官宇壯麗誠君子之攸乎也昔金人陸梁中國神像衣冠皆塗獨夫子廟貌尊嚴不易粘罕兀術過此聞是古聖人之廟下馬羅拜而去夫子之道德雖夷虜亦知敬慕如此況於華夏文明之域乎

洪武永樂成化年間廟制

外為屏牆屏牆街內櫺星門門之東西有牌樓二東扁曰德侔天地西扁曰道冠古今櫺星門內又有門焉門內石橋三石橋

東西二門東曰快觀西曰仰高石橋後有大門門也左右二

角門門後大中門東西亦有二角門大中門東為成化碑亭亭後為洪武碑亭又東為衍聖公齋居西為弘治碑亭亭後為永樂碑亭碑西為縣學齋居大中門後有宋時所建御讚殿殿後為奎文閣閣東左便門門東為元至正碑亭碑亭又東為宋金碑亭又東為毓粹門閣西又便門又西為元大德碑亭又西為唐碑亭又西為觀德門宋碑亭後一門曰燕申門門內東為廟庫門後為詩禮堂堂後為家廟廟後為神厨唐碑亭後一門曰啓聖門後為金絲堂堂後為啓聖王殿殿後為寢殿閣後為大成門門後為杏壇杏壇東為東廡西為西廡壇後為孔聖

孔聖全書

卷三 卷三 卷三

九

弘治年間賜新廟制迄今仍舊

大成殿九間祀至聖先師孔子正南面四配顏子等分坐左右十哲閔子等又分坐左右在四配之下退後重行其制兩簷高七丈八尺潤一十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前面石盤龍柱兩山及後簷俱鑄花石柱中俱楠木檼柱圍圓一丈梁檼枋欂俱楠木龍頂天花板四百八十六片俱渾金盤龍菱花龜背欄外泊

風板木柱俱銀硃神龕七座供卓七張并香几俱水花硃油漆及與內外枋標斗拱俱用上等青綠間金粧繪龕座七處俱須彌樣磨石甃砌蓋窳俱綠色琉璃鋪地砌墻俱大號方甃城甃露臺并臺基兩層俱起花石須彌座石闌干兩層俱磨光係吻索四條并馬黃狗子包榻葉壽山福海俱用銅○寢殿七間祀孔子夫人开官氏兩簷高六丈四尺濶九丈五尺深五丈供卓香几各一張其蓋窳鋪砌油漆粧畫等項自寢殿以下大段同前不復詳述惟便門等處則用次等青綠○泗水侯殿三間述聖公殿三間○東廡西廡帶前後轉角共一百間今東祀澹臺滅明等四十七位今西祀宓不齊等四十五位○杏壇亭一座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盛典 首二卷

在正殿露臺前有金党懷英篆杏壇二大字○大成門五間門北有宋真宗御贊殿基石碑一十有二○左門四間即東廡南轉角為門與大成門一直右門四間即西廡南轉角與大成門一直○唐宋金元并我 國朝碑亭八座俱在大成門之外○居仁門三間在碑亭之東由義門三間在碑亭之西○毓粹門三間在居仁門之外廟正東觀德門三間在由義門之外廟正西○奎文閣五閣○左便門五間在奎文閣東與奎文閣一直右便門五間在奎文閣西與奎文閣一直此二門內有漢魏碑及宋勅○宋修廟門五間在奎文閣之前○金修大中門三間在宋時廟門之前○三門三間在大中門之前○家廟五間

在正廟之東南向祀孔聖及二世三世祖并中興祖俱依家禮府君夫人共為一櫺之制而昭穆序焉○家廟前小便門三間詩禮堂五間○啓聖殿五間高三丈濶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祀孔父叔梁紇○後寢殿三間高二丈八尺濶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祀孔母顏氏啓聖殿前小便門三間金絲堂五間專貯樂器○東燕申門三間西啓聖門三間○神厨二十四間高一丈六尺共面濶二十五丈六尺深各一丈六尺○庫房九間高一丈六尺濶八丈五尺○后土祠三間高一丈五尺濶二丈四尺深一丈七尺○衍聖公齋居一十一間縣官學官等齋居一十一間乃春秋祭祀齋宿之所○焚帛所一處○井亭一座在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盛典 首二卷

宰牲房之西○舊碑亭三座從新蓋窳新碑亭四座二簷各高三丈五尺○石碑三統各長一丈三尺一寸濶一尺七寸厚一尺七寸龍頂高六尺六寸濶七尺三寸龜趺高四尺五寸長一丈五尺濶七尺五寸○櫺星門三間闕里牌坊仍舊從新修整彩畫油漆俱臨○襲封衍聖公府在今家廟東外門與今廟外東便門相鄰洪武十年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創造正廳五間後廳五間東西司房各十數間儀門三間弘治十六年重建稍移於東在今衍聖公宅居前○衍聖公住宅在今襲封公府之後房舍頗多今不備錄○家廟一所在今衍聖公住宅正寢之東○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在今襲封府

正南與今廟東牆相鄰魏黃初二年襲封崇聖侯孔羨立歷代因之國朝洪武十年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重修明倫堂三間後堂三間啓蒙齋五間養正齋五間禮門三間教授住宅十八間學錄住宅十八間

○以上闕里廟圖我○國初正殿七間至弘治時爲九間寢殿五間至弘治時爲七間其餘俱皆增廣又謹按以前聖廟皆以殿名至嘉靖年間改爲先師廟後殿改爲後寢大成門改爲廟門啓聖王殿改爲啓聖祠者以其輩前代所封之王號故不以殿名也

○按孔廟兩廡之前直抵大成門內檜栢杏三等之木不知孔聖金書

《帝王崇聖盛典》卷二 十二

幾百株亦不知幾千年但見高聳盤鬱拂雲蔽日飛青落翠千階庭戶牖間四時一色所謂故國者有喬木之謂信不誣矣天下廟宇勝槩豈復有踰於此者乎

○附宋時廟宅規制

孔聖正殿開官夫人寢殿東西兩廡見首○殿榜乃先聖正廟宋仁宗嘗御書飛白殿榜○門榜本廟直外前三門門上皆有榜乃宋仁宗皇帝御篆○御書樓在三門之後御路之前所以藏御賜書者○御路在書樓後○東西二亭東亭宋朝修廟碑西亭唐朝修廟碑○儀門在碑亭後○御輦殿在儀門內杏壇在御輦殿後即先聖教授堂之遺址也宋乾興四年四十

五代孫孔道輔監修祖廟增廣殿庭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毀拆因甃爲壇環植以杏魯人遂名曰杏壇漢明帝東巡視舊宅親御此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堂上後以爲殿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忻監修廟宇○齊國公殿在

聖殿之右○齊國太夫人殿在齊國公殿後○五賢堂在太夫人殿○齋廳在正殿廊東門外宋真宗東封回視廟駐蹕奠謁待次之所及回鑾次兗州復詔去鴟吻許爲廳族人與祭者致齋於此因以名焉○客館在廳廊東門外之南○客位在廳廊東門外之北○襲封視事堂在客位東一門之北○恩慶堂在視事廳後乃孔中丞典鄉郡者會孔氏內外親戚之所○宅廳

孔聖金書 《帝王崇聖盛典》卷二 十三

乃孔氏接見賓客之所○家廟在恩慶堂之西○雙桂堂在恩慶堂東北隅孔舜亮孔宗翰嘗會學讀書於此宋皇祐元年兄弟同年賜第因以名之

附金時廟宅規制

金熙宗皇統大定間重建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鄆國夫人殿明年又建二世祖伯魚三世祖子思殿奎文閣尼山毓聖侯廟及廳堂費舍門庫庖厨凡四百餘楹歷四年成其制猶質素至金宣宗明昌二年勅曲阜修孔子廟差彼處官提控所用錢又降錢八萬三千貫有奇增後位狹殿殿廡皆以碧瓦爲緣外柱以石刻龍爲文其藻拱之飾塗以青碧每位皆有閣至於欄

櫺櫺櫺並硃漆之煥然一新與夫廳堂書舍門廡凡四百餘楹
方之前此為備仍設廟學教授置下馬牌於廟門○其制
先大中門次二門門之東西為廡廊次至聖文宣王廟廟前東
西二廳次奎文閣閣後曰大成門門內東西二賢廊門後魯國
公殿殿後為杏壇壇後為大成殿大成殿西為三代殿殿後為
鄆國殿奎文閣差後東西二碑樓碑樓後東西二門東曰居仁
居仁之外又一門曰毓粹西曰由義由義之外又一門曰文德
東碑樓後一小門曰歸曲歸曲內東一室曰官位歸曲後曰齋
廳廳後曰金絲堂堂後為家廟家廟後差西北為土地廟西碑
樓後一門門內之西曰三賢堂門內魯國公殿殿並而西曰毓
聖侯殿魯國公殿後曰魯國太夫人殿殿後西位族人所居之
處廟東別門曰廟宅外門門東為家學學之東為教授廳由外
門直入之門曰廟宅廟宅東曰祭祀廡宅後曰裏門裏門之後
曰視事廳廳之東曰襲封宅廳之後曰恩慶堂堂後東位族人
所居之處

孔聖全書

帝王宗廟盛典卷二

十四

○歷代修闕里廟

周敬王時魯哀公十七年始立先聖廟在魯城西南隅二百步
東至舊曲阜縣二里即先聖舊宅或傳云當時講道杏壇之
地周三里而弱崇壇四護皆坊以粉塗庇以瓦木

○按自魯哀公立廟之後至於蜀漢歷七百餘歲而修廟之
典不見史記豈當時廟制頗隘孔氏子孫封侯食邑自行完
葺如宋末孔掄採木蒙山增廣林廟之事歟及觀隋大業七
年曲阜縣令陳叔毅重修又觀唐開元七年交州牧京兆尹
常元圭等重修豈當時少有損壞有司即行修理而不必請
命於朝歟抑當時修廟之典著在令甲未為定式有司以時

孔聖全書

帝王宗廟盛典卷二

十五

遵行而史不勝書歟不然兩漢之時如高祖光武帝安帝
皆嘗過魯親祀使果廟貌傾頽則彼數君者皆英君諠辟也
豈無一人命修者乎

魏文帝黃初二年令魯郡修起舊廟

南宋世祖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曰仲尼體天降德
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
人因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
國難瀕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悖永惟兼懷無忘待
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嘉壇厚給祭秩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

○謹按劉友益曰脩廟脩兗州廟也夫兗州夫子所生也自晉以來廟廢不脩至是脩之

南齊世祖武帝永明七年二月己丑詔改築孔子宗坊

北齊顯祖於東魏武定八年下魯郡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脩葺先聖廟宇遣使致祭

陳後主至德三年詔曰先聖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章之

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興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

制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靈忘處鞠為茂草三十餘

年敬仰如在永惟愔息今雅道和熙由東得所斷琴故履零

落不追閱荷開書無因循復可詳之典禮政築舊廟約房棟

孔聖全書 帝王崇儒盛典 首卷

十六

棟咸使維新芳馨潔滌以時饗奠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脩宣尼廟於兗州

唐懿宗咸通十年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溫裕請脩從之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勅兗州脩葺孔子祠廟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用一品禮於文宣王廟門立戟十六枝

始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御便殿顧謂近臣曰朕嗣位以來威秩

無文徧脩群祀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乃詔

大將作恢敞儒宮

宋真宗天禧五年詔以封禪行闕遺材橡楠樟梓之屬於轉運

司支係官錢脩葺益加洪麗

景德三年王欽若奏諸道州府監軍文宣王廟多是摧塌及

其中脩葺完葺者被勾當事官員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

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為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況傑出聖

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廟貌之不嚴即典章而

何貴恭以睿明繼統禮樂方興咸秩無文徧走群望豈可泮

官遺烈教父靈祠頗闕脩崇久成廢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為

置對之司混華捷於絃歌亂桎梏於籩豆殊非尚德有類戲

儒方大振於素風望俯頒於明制欲乞特降勅命指揮令諸

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推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仍令

孔聖全書

帝王崇儒盛典 首卷

十七

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

等在廟內住居所貴時文載耀學校彌光克彰鼓篋之聲用

洽舞雩之禮候勅旨奉 勅宜令逐路轉運使遍指揮轄下

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勅孔廟石刻

宋仁宗嘉祐六年賜飛白書殿榜并金字篆廟碑差劉溫良押

賜仍降御祭文上初寫碑一作時中櫛而書其尊師重道如

此時四十六代孫孔舜亮宰仙源因進詩百韻秘問校理張

師中亦進實金耀文歌於上降詔獎諭

宋神宗元豐元年十月詔兗州以省錢脩葺宣聖祠廟先是州

縣憚於申請廟久不脩至是始完葺

元豐五年十一月奉旨下轉運使於絲絹錢內支錢二千貫文又賜度牒三十本給兗州重脩本廟及於本路差雜役兵士工匠等以四十七代孫孔若升監修

宋哲宗紹聖三年勅轉運司於係省錢內支錢三千貫脩葺本廟其制外三門門皆有榜宋仁宗皇帝御篆

宋徽宗政和元年奉聖旨文宣王廟門舊立十六戟今增立二

十四戟又令運司於係省錢內應副修完本廟及於本路諸州軍差雜役兵士工匠和顧百姓修造委四十八代孫孔端友監脩又四年命後苑造牌御書曰大成殿頒降本廟

金熙宗皇統元年二月戊午謁廟奠祭北面再拜因謂儒臣曰孔聖金書

元帝王宗重葺殿典

卷一

一八

為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以道可尊故萬世高仰乃於皇統二年於行臺撥錢一萬四千貫脩聖殿委四十九代孫曲阜主簿孔瑑監督并禁官司侵占聖廟地者著甲令為不刊之典皇統四年再於行省撥錢一萬四千五百貫發南京八作司見材重葺殿廟

正隆五年勅轉運司佐貳一員專一脩檢損壞

元文宗頒指幣三十一萬四千五百緡增脩闕里廟制命守土

官重其事

明朝

洪武十年我

太祖高皇帝詔重脩宣聖廟二十年後增脩飾

永樂十四年又撤其舊而新之我

太宗文皇帝御製孔子廟碑文曰道原於天而昇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地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孔聖金書

元帝王宗重葺殿典

卷一

一九

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且萬世無敢有異詞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為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寔與天地同其久遠也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陟降遇大有為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治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徧賜經籍作養士額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為曲阜令立學官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子場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續

一 承大統正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存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墮敝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遠壯麗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勅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界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為萬惟道與參惟地為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雖乎先後示則孔聖全書 帝王崇奉盛典 卷二 二十

不遠日用攸趨敦敘有彝遵乎聖模仰惟皇考聖道寔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祗述詎敢或懈聖緒丕承儀憲永賴巖巖泰山曾邦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鐘鼓煌煌瑤瑤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佐我大明於萬斯年 永樂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成化十八年六十一代孫孔弘泰因廟年久請復脩建廣正殿為九楹展兩廡家廟以及門牆樓閣一皆從新昂建規制有加我憲宗純皇帝御製重脩孔子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不可一日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

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為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為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迫我

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

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為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脩廟宇而一新之亦為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脩之至是畢工有司以闕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闕其深仁厚澤所以

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為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又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為文勒石樹於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縱之為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游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既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高德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聖道

孔聖金身

廟帝王崇重盛舉

首卷

三

易敢弗宗顧予躬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愜用之為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事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于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木鐸遺響餘千萬年成化四年六月十一日

弘治十二年六月孔廟災

朝廷特出帑藏銀十五萬兩委布政司參議程愈按察司僉事李宗泗黃繡獨任監督者餘二年十六年畢工巡撫都御史徐源奏聞勅遣內閣大學士李東陽落成祭告其廟之盛典禮之隆超絕前古矣我

聖宗欽皇帝御製重建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為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為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不蓋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為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

孔聖金身

廟帝王崇重盛舉

首卷

三

天理民彝之在人不能自泯也我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汛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歟之餘武功方戢即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軌暨我

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佾為八邊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盡無以加我國家自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之惕然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材庀工為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

朕懷乃慰既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頌末為文俾勒之廟碑用昭我

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并繫之詩曰

聖人之生天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群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

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禋

孔聖金書

皇帝聖訓

卷二

二十四

經旨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

世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七日

○歷代廟里祀典

周敬王時魯哀公十七年仍孔子堂第始立先聖廟奉祀

○按此乃後世建廟修祀之始

西漢高祖十二年丙午十一月自淮南還過魯躬謁孔子以太

牢祀之封九代孫孔騰為奉嗣君

○按此乃後世躬謁及封建之始丘瓊山謂後世封孔子子孫始於漢元帝時誤也

○謹按劉友益曰帝方破黥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焉帝亦有大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

實自此始

孔聖金書

皇帝聖訓

卷二

二十五

漢元帝元初元年下詔令褒成君孔霸以所食邑八百戶致祀

孔子

○按此乃後世令其子孫以食邑奉祠之始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帝破董憲還如魯使大司空以太牢祠孔

子

建武三十二年車駕東巡遣宗室皆詣孔氏宅賜酒肉

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春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舊宅

使司空以太牢祠之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祀及

七十二弟子

○謹按劉友益曰綱目書諸何不以位加道也唯君臨其臣

則書幸綱目書詣孔子宅一而已

○尹起莘曰前史皆書幸孔子宅至綱目脩之始以詣孔子宅為文嗚呼聖人之道豈區區較此一字哉式廬表墓古帝王於一賢士猶敬之如彼孰謂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扶三綱垂世教天地賴之以有立人類賴之以不滅其故居宮室乃可以臨幸之禮加之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聖人與眾人等爾

漢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守耕于定陶柴告岱宗祀明堂三月幸魯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賢作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代之樂命儒者講論語

孔聖全書 卷二 帝王崇重盛典 首二卷

二六

○按此後世祀及七十二弟子皆由於明章二帝之始

漢安帝延光三年幸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謹按徐氏曰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為先也高皇雖在倥傯猶能脩其祀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學校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於學校而祀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宗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祀孔子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漢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廟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

漢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杜預出王家穀春秋行禮

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致祀立碑

魏明帝曹叡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帝如魯城親祀孔子於廟

西晉世祖武帝司馬炎泰始二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後魏世祖太武帝拓拔燾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幸宋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

○劉友益曰漢章祠孔子書至此書進至何謂專也魏主方事于戈而知崇先聖特為此行也綱目書曰進至且以太牢書同於高帝宜矣尹起莘曰拓拔夷虜在戎馬之中猶知尊

孔聖全書

卷二 帝王崇重盛典 首二卷

二七

聖人典午氏也中原正統請脩孔子廟乃寢而不報何哉綱

目皆明書于冊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後魏高祖文成帝拓拔濬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薦享之禮

元魏高祖孝文帝魏姓拓拔至是更姓元故云元魏名元宏

延興三年春二月詔曰尼父稟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

盡性道光四海餘類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頓寢禮章殄

滅遂使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媚優蝶仰豈所以尊

神明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

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

常犧牲染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

皇興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書省高允祀孔子以太牢

泰和十九年夏四月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

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

南齊高宗明帝蕭鸞建武元年三月戊申詔曰仲尼明聖在躬

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

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闕

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

舉豈所以克昭大烈求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

使牢饌備禮欽享蕙申

永泰元年詔增仲尼祭秩

孔聖金書

唐高宗重聖典

卷一

二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封泰山禪社首還京師塗經曲阜親幸孔

廟以太牢致祭追贈為太師其遺官致祭祝文曰維乾封元

年歲次庚寅二月戊戌朔二日己亥皇帝李治謹遣司稼正

卿扶餘隆以少牢之奠致祭于

先師孔宣父之靈惟神王鉤陳祝靈開四肘之源金萬流積慶

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嶽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

標狀折衷六藝宣創九流睿乃生知靈非外獎於是考三古

衷一言刊典議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鐘鼓之音載和父子

爰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

矣乎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崇祗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

存悲去主之獨往杼軸洙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

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疑漢曲疑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

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乃命脩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

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有而為友聿陳菲

莫用旌無朽梅曙霞梁松春月肅德音暢而無數形神忽其

將久儻弗殊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尚饗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還車駕如孔子宅親設奠

祭先聖先師又遣使以太牢祀墓

先師顏子也

開元二十七年詔祀先聖樂用官縣舞用六佾二十八年詔

以春秋二仲月上丁祭先聖先師

孔聖金書

唐高宗重聖典

首卷

二

五代時後周太祖郭威廣順二年親征慕容超六月朔如曲阜

謁孔子祠將致敬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作

仲尼人臣也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奠

于祠前又登墓再拜詔留所奠銀酒器及爐於廟中訪孔子

顏淵之後以孔子四十三代孫前曲阜今孔仁王復為曲阜

令以顏淵之後嫡孫顏頤為曲阜主簿

○劉友益曰綱目書祠孔子多矣未有書日者此其書朔何

重子之也卜朔而行禮致拜以重道可謂知所尊矣尹起莘

曰周主起自行伍尚能言孔子為百世帝王之師於是展敬

行禮而左右諛臣乃有孔子陪臣之說可謂謬之甚矣此謬

祠拜墓綱目所以特畫而美周王也胡寅曰人爲誦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奎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哉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於堯舜卒伍一旦爲帝王而臨天下之大聖乃以不當拜之爲諛豈特趨利而不顧義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是故孔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次知淺俗之論易入義禮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子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孔聖大全書

帝志崇奉聖典

有宋

三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還十一月朔華曲阜縣謁孔子廟祔有司定儀肅揖而巳上特詣廟服褙袍酌獻再拜欽容北面式瞻辟答請叔梁紇掌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奠拜又詔以親奠祭器俱留廟中又詔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復遣官以太牢致祭于闕里祝文特進御名其文曰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日辛酉皇帝趙恒謹遣推誠保德功臣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實食封八百戶張齊賢致祭于

玄聖文宣王朕有事岱宗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哉敬之

素風躬謁奠於嚴祠特褒崇於懿號仍令舊相載達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交國公顏子等配尚享

大中祥符二年御賜書并金帛詔用等碑勅曰國家尊崇師道啓迪化源眷惟鄒魯之邦寔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登岱告成迴鑒敷謁期清風之益振舉縉禮以有加式咨誨讓之方更重闡揚之旨宜以所賜

太宗皇帝御製製書與九經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物等並置于闕里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及本縣令佐等同共檢校如有講說釋奠並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污此勅文仍仰刊之于石昭示無窮

孔聖大全書

帝志崇奉聖典

有宋

三十一

○按此以經史器物藏于書樓之始

○周德恭曰真宗得天書議封禪作王清昭應官紛紛制作無一盡善獨此過曲阜謁孔子之事頗協輿情而帝胸中之涇渭亦明矣蓋由其天理萌動之機自有不可得而汨沒者也聖人遺範取重於萬世豈不於斯而可見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耳

○謹按唐代宗時歸崇敬謂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以爲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嗟呼韓愈有言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石敏若曰崇敬以孔子人臣王

者不當北面雖師尊道立而君臣義廢殊不知王者亦北面於孔子然後天下明道之所在而王者愈尊矣崇敬俗儒安知禮哉當時公卿無韓石二子之賢無有辯其妄者遂施行其言而下拜之儀至周太祖始復之宋真仁二帝又從而行之祝文特署御名可謂度越俗儒之常見者矣

宋仁宗嘉祐六年賜飛帛書殿榜遣官致祭其文曰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三月甲申朔越十九日壬寅皇帝趙禎謹遣死州通判田洵致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難名誠明易敷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教行萬世儀比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

孔聖金書

帝王崇聖盛典

卷二

三

還時牆仞迎門雉奮于飛梁之蹤新茲標榜之制命工花事推策涓辰敢議形容蓋由崇奉仰惟降格選冀鑒觀尚饗宋徽宗政和四年從四十七代孫孔若谷之請御書大成殿三字殿額頒降闕里本廟又從襲封衍聖公之請差若谷押賜堂上正聲大樂禮器各一副

宋寧宗慶元年間定祀令文宣王為中祀

遼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廟次年廟成躬謁

金章宗皇統元年帝謁文宣王廟北面再拜明昌四年親祀先聖諭旨宣徽院曰朕以宣聖萬世帝王之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祠朕將拜焉明昌六年又遣官致祭其文曰維明昌六

年八月二十七日皇帝

謹遣朝列大夫恭寧軍節度使

孫即康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國家禮崇儒術道宗聖師闕里廟貌予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施庶幾鑒格未集繁禧尚饗

○按遼金皆夷狄也亦予之乎周德恭曰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今主親祀孔子則尊崇先聖之道至矣是乃夷狄而中國者也豈不以中國之例待之哉

元成宗大德九年八月以高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元武宗海山於成宗鐵大耳大德十一年差官齋聖旨加封孔

孔聖金書

帝王崇聖盛典

卷二

三

子作大成至聖文宣王依例致祭牲加太牢其文曰維至大元年七月丁巳朔越十一日丁卯皇帝奇渥溫海山謹遣集賢學士鼎議大夫王德淵謹以銀幣牲牢庶羞之真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秉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由百世之後莫能違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

祭儀仍命臣佾往祀林廟以充國公鄒國公配尚享至大四年詔遣官以銀幣詣闕里致祀其文曰維至大四年

歲次辛亥十月戊辰朔四月辛未皇帝奇渥溫海山謹遣資政大夫國子祭酒劉唐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天以神器畀付朕躬受命維新若稽舊典肇

脩禮類編於群神仰惟聖人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爾欽崇

爰命儒臣恭詣闕里俯茲儀物牲用上平昭薦厥誠尚祈鑒

格以交國公鄒國公配尚享文係廟地特請命撰

元仁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絲遺官詣魯

以太牢祀孔子上手香加額以授之其維延祐七年歲

次庚申五月丁亥皇帝愛育黎拔力八之謹遣說書王存義

詣魯以太牢祀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堯

舜嗣服伊始遂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以交國公鄒國

公配尚享孔聖全書卷一百一十五卷

元順帝至元元年夏四月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至元五

年因曲阜廟繕脩完訖命遣宣聖五十四代孫致祭其文曰

維至元五年歲次乙卯八月丁亥朔越二十三日己酉皇帝

妥懽帖睦爾謹遣奉訓大夫監祭御史孔思立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伏以列聖右文宣廟既尊立言成績貞石著

辭裔孫承休作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祚無疆謹以香酒太牢

粢盛制幣式陳明薦尚饗文係廟地特請命撰

大明聖朝闕里祀典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稽古右文洪武元年二月親祀孔子于

國學仍詔孔子曲阜廟庭亟遣使致祭於是遣祭酒孔克堅

等使行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

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脩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

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于國學仍遣爾脩祀事于闕

里爾其敬之

○謹按先臣尹起莘發明資治通鑑綱目有曰自堯舜禹湯

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

至糜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夫孔子之功其大如

此質之於人心揆之於天理宜其報德報功之無盡矣是故

孔聖全書卷一百一十五卷

古昔人君或於太平無事之時或於干戈倥傯之日或於巡

守臨幸之餘或於即位視學之初即首謁孔子而尊奉之者

非奉聖人也奉天也非奉天也奉乎理也然自漢以後非無

祀事之修崇尚之意也而致治終於不古者何哉蓋徒知尊

聖人之名而不能行聖人之道耳仰惟我

聖祖初得天下首祀孔子推明教化振起斯文其於聖人之道

非惟尊之而實能行之此士習不變人才彙興而聖人綏來

動和之化帝王時雍迓衡之治所以復見於天下也億萬年

靈長之祚其精神命脉端在於此矣

洪武舊制於京師立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其餘忠臣

名將有功於一時者各祀於其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天下
不編祀也編祀之者惟孔廟初洪武二年上欲以孔子釋奠
止令行於曲阜林廟而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
其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祀孔子如
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尚書程徐亦上疏其
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
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
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爲維持人心世
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
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
孔聖全書 帝王崇聖盛典 首卷 三

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愈不墜者孔子之力
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
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
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
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崇
本始報功施也疏入

上從二人之議通祀之典永爲世守不止行於曲阜

○謹按我

國家推行孔子之道使家誦其詩而戶習其禮則雖通天下
之士民家嘗而戶烝隨分以致敬無不可者而况於天下之

聖官乎我

太祖之不欲通祀於天下者亦西漢以前孔廟之祀止行於闕
里之初意爾卒從廷臣之議而使通祀之典世世引之而勿
替其廢斷宸謨誠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以祀孔子舞用六佾樂用登歌
○謹按宋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陳旒曰宋朝設登
歌之樂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奏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
樂之意矣仰惟我

聖祖洪武年間舊制釋奠孔子舞用六佾樂用登歌而堂上堂
下之樂咸備則習舞合樂之意惟我 明始復古矣

孔聖全書 帝王崇聖盛典 首卷 三

永樂十四年

太宗文皇帝遣官祭闕里因闕里之孔廟成也

宣德元年

宣宗章皇帝遣官詣闕里祭告先師四配十哲兩廡俱用太牢
以初登極也嗣是遂爲故典其祭文曰維宣德元年歲次丙
午二月乙丑朔越十一日乙亥

皇帝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不墜道德表正綱常集群聖之大
成爲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
治平尚饗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遣官詣闕里祭告因嗣位改元也

景皇帝景泰元年遣官詣闕里祭告其文曰維景泰元年歲次

庚午閏七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

皇帝遣翰林院侍講具餘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丕明古昔帝王之道以正綱常垂

憲萬世功德高厚與天地同予嗣承大統祗嚴祀事用祈神

化佑我治平尚饗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遣官詣闕里祭告以復辟也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視學後遣官詣闕里祭告其文曰維成

化元年歲次乙酉三月庚辰朔初三日壬午

孔聖全書

帝王崇奉盛典

首三卷

三八

皇帝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先師以天縱之聖為文教之宗萬世而

綱常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茲予嗣位之初景仰惟深時申

祭告永資聖化翊我 皇猷尚饗

成化十二年冬詔增孔廟六佾舞為八佾加籩豆各為十二

仍遣官詣闕里祭告其文曰維成化十二年歲次丁酉閏二

月己亥朔十九日丁巳

皇帝謹遣翰林院學士 王獻昭昭告於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於二儀教

法昭於萬世緬懷功烈宜極張揚顧冕服之章數雖隆而祀

享之儀物弗稱爰考 彙章參合輿論增樂舞為八佾加籩豆

為十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禮樂庶副尊師重道之本意也特

遣儒臣遠詣闕里用申祭告王其鑒知謹告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三月視學祀孔子仍遣官詣闕里祭告

其文曰維弘治元年三月某日

皇帝謹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致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群聖之大

成為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

治平尚饗

弘治十二年以闕里廟災遣官祭告其文曰弘治十二年歲

次己未九月戊午朔越十三日庚申

孔聖全書

帝王崇奉盛典

首三卷

三八

皇帝謹遣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致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廟貌尊嚴古今崇

奉比遭回祿燼靡遺斯文在茲胡天不弔肆維統緒承傳

在予修復舊規所不敢後特申祭告奉慰聖靈洋洋在天尚

其歆鑒謹告

○謹按天順四年庚辰京師春闈火是年孔林亦災至弘治

己未相距甫四十年耳孔廟又災豈亦適然之厄邪我

孝宗乃遣重臣祭告以妥先聖在天之靈以示天下更新之意

然則文運大亨教化浹洽國祚昌熾而如燬之孔揚也夫豈

偶爾之故哉

弘治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遺官以香帛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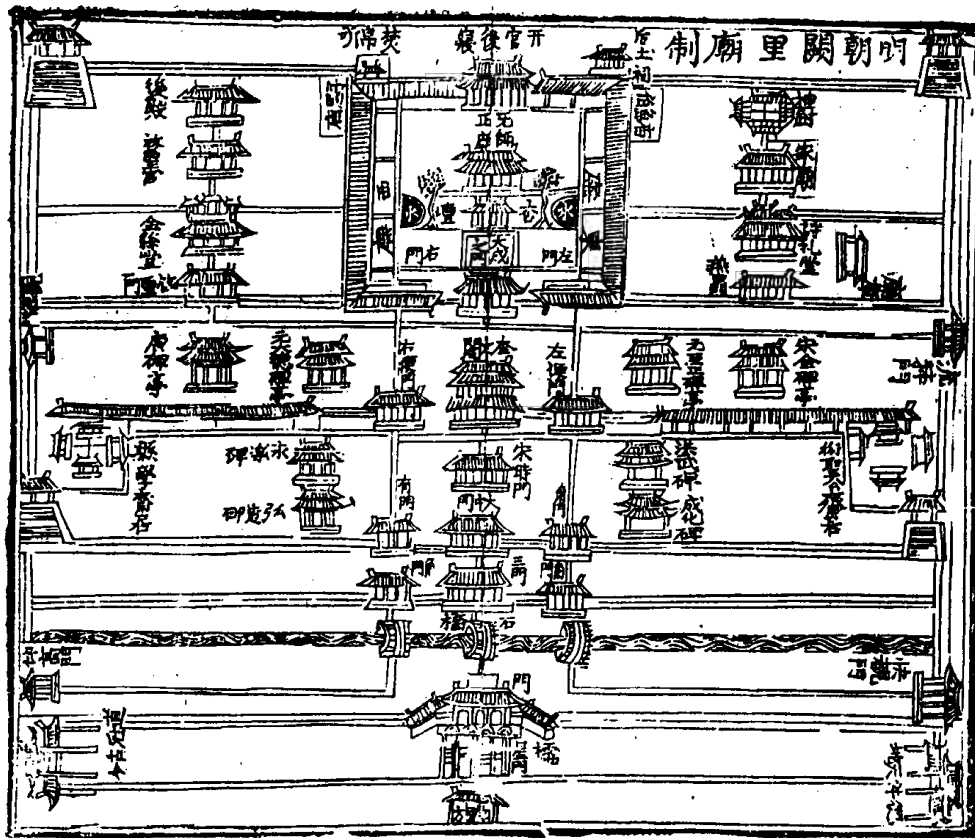
御製碑文祭告其文曰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閏四月辛酉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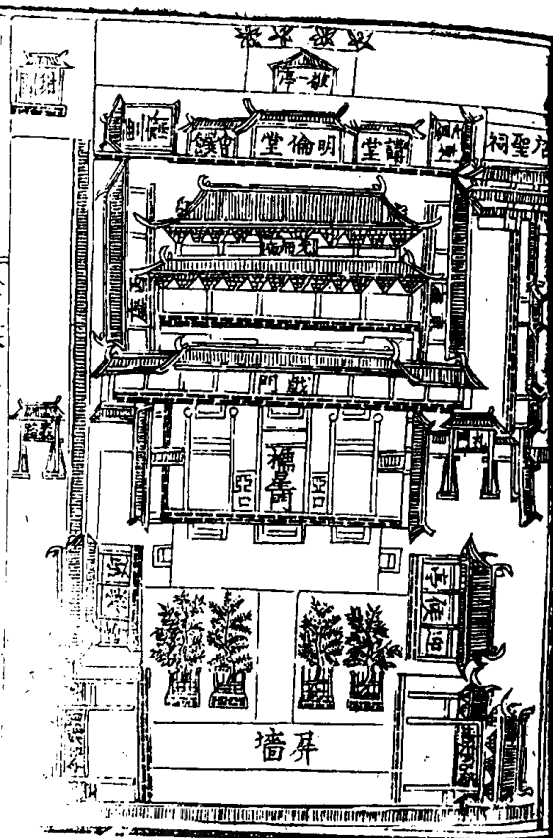
越二十七日丁亥

皇帝謹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李東陽致祭

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仰
同嶽降在茲廟貌自古頃罹災變營營于哀爰勅有司命工
重建越既方載厥功告成棟宇畢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
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裡謹告





謹按

朝

太祖設立國子監之制左廟以祀聖賢右學以育賢俊亭廡廡廡庫泡漏以至肄業之所即六堂內號與待疏球會饌之堂皆在其內官廨外號射圃蔬園以至曬麥之場水磨醬醋之房旋繞於外及

太宗時乃增倉園以食妻子乃拓號舍以息疾病迄今四周延袤十里燈火相輝規制之備人文之盛自有成均未之嘗聞也及

世宗時又以啓聖祠夾立於廟學後左右之中敬一亭並立於

孔聖全書

卷之三

四三

蔡倫堂六堂之後盡倫盡制茂以加矣若夫天下府州縣衛儒學之制或倣監制而爲之或以明倫堂東西齋建於聖廟之後或以啓聖祠敬一亭立於聖廟之左不能盡如國子監之規制者則因地勢之廣狹而爲之然大約亦相類也

歷代太學祀典附府州縣衛學

西漢世宗武帝建元元年以後自古帝王未有建太學置博士使天下知尊孔氏從董仲舒之言也

○謹按凡起辛曰漢世開基再傳而有文景武帝繼之傑然有立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廷又得一代大儒爲之舉首於是罷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及如魯而還旋親視太學

漢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祀周公孔子之名三五者象三辰五星也往以大是年詔郡縣皆致祀聖師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

孔聖全書帝王崇重盛典首卷四四

魏主曹芳正始二年初通論語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顏淵配正始五年講尚書通經乃上古之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顏淵配正始七年講禮記通經乃上古之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顏淵配

西晉世祖武帝司馬炎泰始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於太學如正始禮

東晉中宗元帝司馬睿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釋奠先聖於太學廟

東晉顯宗成帝司馬衍咸康元年帝以講經親釋奠

東晉孝宗穆帝司馬琚升平元年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權以中堂爲太學

東晉烈宗孝武帝司馬曜寧泰三年帝釋奠于中堂以顏子配享

泰符堅祀先聖孔子其太子及公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

南宋太祖文帝劉義隆元嘉二十二年採晉故事裴松之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也之樂祭畢上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在

○謹按文獻通考曰宮架天子之制四面皆縣鐘磬備六律六呂如宮室之有牆故謂之宮架也軒架諸侯之制三面懸

去仲呂裊賓林鐘缺其一而如軒車之有藩故謂之軒架也

判架只東西兩面懸而已南北皆缺又去黃鍾大呂應鍾也

南宋北齊用軒架唐時用宮架宋時用判架

後魏太祖道武帝拓拔珪天興四年二月命樂師入學習舞釋奠于先聖先師

元魏高祖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三年立先師廟於京師泰和十六年脩堯舜禹周孔之祀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安邑

周公於洛陽皆令收守執事唯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親行拜祭

元魏肅宗孝明帝元詡正光二年幸國子學親祀講孝經以顏子配

南齊世祖武帝蕭順永明三年復立國學釋奠先師用上公禮梁武帝蕭衍天監四年六月以淮南皆為魏境孔廟隔絕里之

孔廟隔絕也初立孔子廟於江左

○劉友益曰綱目書初立何記始也宋嘗脩魯孔子廟矣至梁主始創立於江左可謂知所尊矣書曰初立深嘉之也發

明曰立孔子廟是也然書初立見前此未嘗立也大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請太子著絳紗襖音傳衣樂用

軒縣合昇殿者皆服朱衣

北齊顯祖文宣帝高洋代東魏即位北齊之制天子講書畢以一大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於孔顏

陳高祖宣帝陳項太建三年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祭酒以下齋幣有差

陳後主陳叔寶至德三年釋奠于先聖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

周靜帝宇文闡大象二年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

隋高祖文帝楊堅代陳而有天下隋制國子學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每歲以春秋二仲月上丁釋

一○按隋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別祀周公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詔國子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傳求其後具以名聞詔曰大德必祀義在方策

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啓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原粵若宣尼天姿獻哲四科

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流風無斁惟茲二聖道濟生人尊禮不脩孰明褒尚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其廟周公南面坐孔子西面坐

○按自曹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言廟然不知創立辟雍孔廟始於何君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然周孔各

自為廟非共一廟也

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親釋奠於先聖周公先師孔子詔王公子第各就學

○尹起莘曰國子學乃諸生講肄之所前史皆書曰幸綱目何為以詣書之蓋國子學雖有諸生而先聖先師皆在其中

此其為禮固非他臨幸之比是以書詣也况幸學之說出於漢唐而不出於三代今唐之高祖開創之先首能舉行是禮

亦足以見崇尚之意其視隋人廢黜學校者殆不可同年而語君子安得不喜誠而樂道之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

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
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
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貞觀四年詔天下州縣學皆作孔子廟

○按前此雖有廟不過立於闕里與國學耳至此始有今天
下州縣立廟之文

○按文獻通考曰古者入學則釋奠於先聖先師明聖賢當
祀之於學也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
之廟矣然考之前賢文集如柳子厚柳州文宣王廟碑與歐
陽氏荊州穀城縣夫子廟記及劉公是新息縣鹽城縣夫子
廟記皆言廟而不及學蓋衰亂之後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頽
圯教養廢弛而文廟獨存長吏之有識者以興學立教其事
重而費鉅故姑葺文廟俾不廢夫子之祀所謂猶賢乎已然
聖賢在天之靈固非如釋老二氏與奠祀百神之以驚動禍
福炫耀愚俗爲神而欲崇大其祠宇也廟祀雖設而學校不
脩果何益哉若唐之貞觀間則學與廟而俱興可謂盛矣

貞觀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帝詣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
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復矣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孔子先師顏
子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張復胤爲亞獻光州刺史趙弘

智權司業爲終獻既而就講弘智談孝經忠臣孝子之義石
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國子學釋奠令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
帝謹遣某官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
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
博士以主簿爲終獻仍脩附於禮令爲永式

○按此後世國天子遣官釋奠之始前此釋奠學官自爲祭
主直書姓名也至是始有皇帝謹遣之文

○按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而褒崇先聖之典不一而足可謂
拳拳然加意焉道者矣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傳祚之遠幾於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盛典
卷二
早九

三百夫豈偶國之故哉

唐高宗永徽三年詔皇父廟祭用宣和之樂樂章國子博士范
頤撰也

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釋奠于太學永隆二年皇太子親
行釋奠開曜元年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唐中宗景隆二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國學

唐睿宗太極元年二月皇太子親釋奠開講筵

唐玄宗開元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胄禮太常擇日謁
孔子太子瑛獻訖諸無量講孝經并禮記文王世子篇群臣
諸生以差賜帛

開元年間皇太子釋奠于孔宣父祭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

子皇太子某國學春秋釋奠則云開元神武皇帝諱遵祭酒某姓名政昭告于

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

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牲齊粢

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配座尚享此文

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此面跪讀太子亦跪又祭文○太師持版進於先師顏子

神座之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

其夜昭告于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

實敬備釋奠于先聖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聖教德冠四科

或光聞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

從祝配神尚饗

月元七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醴

○按唐憲宗時劉禹錫謂凡學宮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

音雍類音宮非及天下今春秋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

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

時祭正觀中詔脩孔子廟兖州後許敬宗奏天下州縣置三

獻官元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

相不學使王敬宗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舉

天下州縣歲費四十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飽妻子於學無

補也請下禮官議罷天下州縣牲牢太幣籍其資使學校

夫禹錫此奏請罷獻官之衣幣是矣其曰請罷天下州縣之

牲牢則非也蓋立廟於天下者所以使天下之知有孔子也

使天下之知有孔子者所以使天下之知有吾道也吾道明

則天下治矣天下治則國家之費出有經而財用自裕矣昔

者唐之太宗有見於此所以天下咸有事於孔廟而不惜乎

一祭之費也禹錫之見何獨不及此乎矧唐憲之時天下之

兄費其不節者亦多矣何獨於祀孔子之禮而欲儉之哉

開元十三年令天下州縣立廟祀孔子至開元二十七年追

謚為文宣王之時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開元二十

八年又詔以春秋二仲月上丁祭先聖先師

比

○按此後世稱孔子為文廟太公為武廟之始

○按謹唐德宗貞元四年李紱言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官

懸獻以太尉尊師崇道也太公述作止六韜勲著一代請祝

辭不進署改昭告為敬祭嚴浚下等議曰法施於人則祀

之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使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皆宗之法施於人矣貞觀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

今禮置立廟上元之際執事者苟意於矣遂封王爵號擬

文宣彼於聖人非倫也請有去武成王號復為太公廟陳享

等曰武成王殷臣也紂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夫尊道者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廟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士安所奮乎聖人宗弄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替伊尹殆謂此也武成之名與文宣偶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謂罷上元追封立廟復磻溪祠有司以時享斯得矣夫此群議其協輿情故至今從之

唐代宗永泰二年八月脩國學祠堂成行釋奠禮宰相及參軍官六軍將軍皆就觀焉自肅宗以來初復二京之後文武二舞官縣之樂皆不能具至是乃奏官縣於論堂

代宗大曆元年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子第皆服朱紫

孔聖全書

卷三 釋奠禮

五十二

唐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自宰臣以下畢集國學學官升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後於每年春秋釋奠祝板書御名訖北面而揖

貞元九年太常奏以十一月貢舉人謁先師若上下釋奠與親饗太廟大祠同日即用仲丁其貢舉人謁先師請別擇日帝從之

○按此令貢舉人謁孔廟之始

唐宣宗置右官城承慶門其內曰承慶殿百福殿之內有孔子內殿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臨國子監詔增葺祠宇塑聖賢像自為

孔顏贊書于座端二月又臨學四年四月又臨學

○周德恭曰宋主視學見於得國之初其增葺祠宇塑繪聖像綱目分注備載美之宋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於是臣庶始貴文學迨至開閔廩洛之間文運大亨矣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宋主也

宋太宗淳化元年幸國子監奠謁先聖端拱元年臨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臨國子監行禮召孫奭講堯典說命

宋真宗咸平二年幸國學奠謁先聖

孔聖全書

卷三 釋奠禮

首卷

五十三

大中祥符七年用王旦言先天節禮畢詣孔廟行禮

天禧元年詔以釋奠儀注及祭器圖令崇文館雕印頒行諸路

宋仁宗即位首崇儒術車駕幸國子監奠謁先聖退閱七十二賢贊觀東序及禮器

天聖二年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孔子廟慶曆四年夏四月以錫慶院作太學講殿既備五月帝謁孔子有司言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按陳陽樂書曰成周之制大胥春入學舍皆奏合舞秋頒

學合聲故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又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老終之遂發味焉登歌清朝下管象舞大武而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之於天下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食爲王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天子講畢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文宣王始用官架之樂然孔子人臣也用軒架足以爲禮用官架則過矣聖宋春秋上丁釋奠于東序上戊釋奠于西序並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抑又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是有孔聖金書帝系重盛典卷二百五十四歌奏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釐而正之以廣禮樂之教於天下實聖朝急務也

宋哲宗元祐六年冬十月帝臨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御端化殿命祭酒曹稷講尚書無逸終篇乃還○丘濬曰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焉金帛之賞後日何可繼也政恐惜費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謂至論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宗萬乘所以必親臨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師作興人材以爲世道之故非

恒以爲觀美而已而或者乃欲望爵祿之賞金帛之賜何所見之小哉蓋君子之所重者道義也小人之所嗜者則在於祿利焉荷君之恩付我以師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稱爲懼賴主上之寵臨以光賁我學官崇重乎斯道而吾之所感荷者雖九錫之榮萬鎰之富不足以彷彿之矣一階半級匹帛銖金焉能爲有無哉萬一君恩以吾教訓之有方議論之有功而有錫焉受之可也我

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學車駕屢臨幸焉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茶兼有衣幣之賜錫以璽書以勉厲我師生者諄切詳悉往往勉以聖人爲學之道期以帝王

孔聖金書

帝系重盛典卷二百

五十五

作人之效用銀子梓士子入學之初俾之誦誦佩服士習丕變人才彙興有由然哉

宋徽宗大觀元年大司成強淵言考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從之

大觀二年十二月詔躋孔伋從祀孔子廟

○按此子思從祀之始

宣和四年三月初二日車駕幸太學真謁

政和二年太學辟雍先聖殿皆御書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閔表請帝視學上四年三月幸太學抵謁先聖上駕於大成門外步趨而入升

自東階跪足上香執爵三祭再拜而退退御敦化堂三公宰輔以下坐講賜茶命高閣講易泰卦頌詔示樂育之意華養正持志二齋覽生徒肄業之所徘徊久之始命駕言還學官遷秩諸生授官免舉賜帛有差上既覽拜注視貌像翼翼欽慕恭覽唐明皇及太祖太宗徽宗所製贊文因製文宣王贊又製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廡併刻石于太學

紹興十一年二月金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先是十年十一月金主立孔子廟于上京

孝宗淳熙四年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如紹興之儀又命

刻辛學詔書

帝王學重盛典

卷一

辛七

宋光宗紹熙四年八月金主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

宋理宗淳祐元年辛太學躬謁先聖御崇化堂命祭酒曹鳳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以紹定

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景定二年正月手詔皇太子曰虎闌商胃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敢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孔子

宋度宗咸淳三年行釋奠禮于孔廟

元世祖奇渥溫氏忽必烈於中統二年六月以宋廢宗廟詔聖廟國家歲時致祭諸儒月朔釋奠宜令洒掃脩潔今後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無得於廟宇內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及聚飲宴管工匠並不得於其中營造凡有葺院亦不得令諸人搔擾使臣安下違者治罪

至元十年中書省判送御史中丞蕭領侍儀司呈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為萬世

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真如吾夫子也切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禮未宜及昭得

漢唐以來祭文廟享社稷無非具公服執手板且鄉人儼孔

孔聖令書

帝王學重盛典

首卷

辛七

子猶朝服而立於阼階今祭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乎自今以往擬令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著公服陪位諸儒亦合衣欄衫戴唐巾行釋菜之禮

至元三十一年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元世宗大定十四年詔依禮官議釋奠先聖依唐開元禮合行祭器禮科羊三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雅樂

元成宗大德四年六月建文宣王廟於京師至大德十年正月營國子學於文宣之廟西偏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子寓於他署至是始建立之從左丞相哈剌哈孫之請也是年

八月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

元武宗至大二年正月集賢院奉旨頒釋奠孔子之儀三獻樂章於天下定制春秋二丁用太牢

元順帝至正七年三月臨國子學

○按周德恭曰順帝每事驕奢不恤國政而獨於臨大學之事差近人情此由其人欲雖多而天理間有萌動之機爾

大明聖朝大學祀典

太相高皇帝洪武元年二月詔以太牢親祀孔子于國子學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國子學立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中三皇孔子等祀則天子遣官致祭故是年令仲春秋上丁傳制遣官祭先師于

孔聖金書
國學丞相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終獻

洪武二年冬十月詔天下郡縣立學每學皆有孔廟

洪武三年十一月令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洪武四年禮成太學正位則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一簋豆各十簋

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尚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為高案其籩豆簋盤悉代以葵器又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

○謹按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曰宋蘇軾謂古者坐於席於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以巍然於上而列器血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

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末之有政至我

聖祖始正之云

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于國學孔廟

洪武五年作文廟成此文廟基址在今南京應天府儒學及貢院處遣官以太牢祭

上遂視學釋菜

洪武五年八月始詔天下司布政司按察司宣諭司府州縣衛學通祀

孔子欽頒釋奠儀與祀孔子樂章祭文詳見儀注禮三獻樂三奏舞用六佾

○謹按古者釋奠之禮所以報有功也孔子刪述六經垂萬世故後世學校通祀之所以報其垂教之功耳唐玄宗開元十九年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

孔子禮鳴呼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雖堯舜文武猶不得而賢之也况於太公乎洪惟我

朝於歷代帝王當時功臣皆不徧祀之而通天下以祀之者惟吾孔子其隆師尊道可謂至矣信乎

大聖人之所作爲氣象自是其迥異也豈唐玄宗諸君之所能及哉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一日丁未

○謹按上丁致祭於夫子者常禮也然日食天變之大者夫

子於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示人君之克謹天戒也我

皇祖於上丁日食即詔更釋奠之期可謂敬天之至而得聖人春秋之意矣此所以協氣薰蒸於宇宙雖有災沴之象而無其應也歟

洪武十四年五月改建南京國子監今監在雞鳴山帝先

祀孔子以太牢而後視學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先是四月詔監學通祀孔子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

孔聖金書

帝聖宗重典典

百卷

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不乖戾而不和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收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國子監祭酒以下行釋菜禮先期太常寺遠近諸等物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之府學令州縣學有司

如府學式制造以祀孔子

洪武舊制循唐開元二十七年以來之禮尊孔子於南面顏曾思孟之配享十哲及兩廡之從祀俱左右分列而東西相向

○謹按宋元以顏曾思孟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皆左右列而姚燧謂顏曾四子並南面者則金人之制也夫金人北方面像之制以四子與孔子並列則師弟子之禮泯滅無存矣熊禾又謂宋時以前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未分左右今制則以四子與十哲兩廡皆左右分列東西相向獨吾夫子巍巍在上宛然當時顏淵子路閔子侍側之氣象其示人以師弟之分禮讓之節者何昭明矣哉

孔聖金書

帝聖宗重典典

百卷

洪武舊制凡登奠聖廟用薰香秉炬

建文皇帝建文元年三月丁巳祀先師視太學

永樂四年三月朔日辛卯親視太學服皮弁會衆行四拜禮

先是將視太學二月朔勅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爲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華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

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
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崇儒道之意其合行
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韠袍
再拜

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寧過厚必服皮弁釋菜行四拜禮遂
先謁先師後視太學授經祭酒胡儼及司業賜之坐講文武
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畢賜茗飲降王音難
問勉飭園太學而觀者以億萬計○又勅群臣曰孔子萬世
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
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稱尊
孔聖令書
帝王崇重盛典
百二卷
卷二
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

○謹按後世尊君太甚於是有以孔子為周之陪臣而天子
不當拜之者嗚呼孔子大聖有位無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
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尊崇惟知其為萬世帝王之師
何與於周也况異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乎雖以宋之賢君
亦止於再拜耳猶未聞以四拜之拜君親者而拜其師也尊
師重道絕前古其唯我 明矣哉

○謹按學記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我

太宗皮弁之服真能復古禮矣
英宗睿皇帝正統九年春新建北京太學成三月上臨幸謁

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大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後入上
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大學彥創新者莫
多於佛寺舉指如是可謂舛矣若重脩太學雖極壯麗不過
一佛寺之費論及時循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先是
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官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
景皇帝景泰二年上幸大學特召孔顏孟三氏子孫觀禮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三月視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謹按朱熹曰弟子見師其饗東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其
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醴不列饌不作樂不投噐我

太宗躬謁先師行釋菜禮至

孔聖令書
帝王崇重盛典
百二卷
卷三

憲宗則行釋奠何若是其不同乎伏觀

太祖因禮部定奏天子親祀與遣官致祭之儀嘗諭之曰凡祭
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
紙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也
力所致耳由是言之則釋奠釋菜惟在於致力之何如而不
在於物之詳與畧也我

祖宗之承祀也尊醪俎饌皆供之於耕籍而頒之於太常其交
於神明者信得其道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斯之謂
與

成化十二年冬詔天下孔子廟祀自十三年春起贈六佾舞

為八佾加籩豆各為十二先是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
文宣王為神聖廣運帝加服袞冕十二籩豆舞八佾又言古
者十羽舞于兩階今十羽居上而樂器在下宜正如禮下禮
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

英宗不允籩豆佾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惟佾數居
下宜令太常考正

上從之洪謨又請

上曰尊崇孔子朝廷盛典籩豆佾舞從洪謨言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三月視學釋奠先師用太牢加幣改分
獻為分奠從吏部尚書王恕之請也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盛典

卷二

六十四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視學遣官詣闕里取襲封衍聖公孔開
韶等三氏子孫赴京觀禮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謁孔子廟遂視太學至嘉靖九年十一
月從輔臣張璁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
至聖先師孔子四配乃元人所稱為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
祀及門弟子撰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
公侯伯封爵又從璁引程敏政之說別立祠以祀叔梁紇
至嘉靖十年以改稱先師之故乃服皮弁謁廟用特牲奠帛
行釋奠禮迎神送神各再拜三樂三奏文舞六佾配從祀賢
儒及后聖祠分奠用酒脯車駕遂重幸京師太學仍行南郊

與闕里遣祭焉其文曰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某月朔某日
皇帝致祭于

至聖先師孔子曰自昔混沌之初 天命羲農軒聖創世開物
以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及 先師列聖相繼奉

天行道立教誨人肆我

聖祖再造區宇化行天下我 聖祖崇禮於先師者 御製有
文典冊具在予惟寡昧之人近仰遵 祖憲去胡元褻慢之

偶像如 祖制崇禮之聖謨號稱核實俎豆究本以遵

祖典兼體先師至意予實不聰賴 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所

替之也爰擇令辰南京則云特令南奉安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盛典

卷二

六十五

先師神位以及配從之位於此惟 先師鑒知永依陟降大
運 神化教我君民俾予性理蚤開而無負 皇天付託之

眷命暨士庶學業咸正而無負 先師傳道之至情予實有

望焉先師鑒之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

子配尚 饗

○謹按禮王制曰王親視學夫學謂之視者古制也蓋古之
帝王自為世子時則齒讓於學及為天子時則樂育於學故
靈臺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有聲之詩曰錫京辟雍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文王武王之視學也自漢以
來則天子之蒞學或即位而一舉或繼世而僅見蒞有常期

不謂之視而謂之幸矣洪惟我

世宗肅皇帝膺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重臨太學祇謁先師不數年間而兩親視焉誠所謂曠古之盛典也天下臣民何幸於今日而復親乎文武成周之古制與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歲 月謁真先師遂視太學命儒臣進講經書

○謹按洪武元年春正月將告祀南郊

太祖戒勅百官執事曰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隱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

孔聖全書

帝王集重典

首卷

本六

少忽矣夫天與孔子之道一也事天即所以事孔子事孔子即所以事天也對越在天者惟在於一誠則謁真孔子者其可以不誠乎自漢以來如唐玄宗非不謁孔子也因泰山之封而始幸其宅宋真宗非不謁孔子也因天書之故而始奠於廟故先臣張時泰曰聖賢因封禪而得享斯禮者是亦道之不幸也噫二宗之矯誣上天不必論矣宋之孝宗中興守文之主也淳熙四年即位己十五年矣始謁孔子而臨太學其出於誠邪我 國朝

列聖以來暨我

穆宗皇帝皆於政元之初即首謁孔子焉是一念之誠敬有以

動天地而格聖賢昭合於

皇極之遺訓矣視彼前代之人主果孰得而孰失哉

皇上萬曆四年丙子歲八月初二日謁真先師視學以雨甚微講命孔顏孟三氏子孫至太學觀禮嘗餐優渥

仁聖皇太后曰自今風調雨順矣一時士庶咸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天祐地生均沾化雨矣

卷一百一十五

帝王集重典

首卷

本七

歷代表章聖經

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書法云予之也予其除秦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董仲舒因上親策問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丞相衛綰奏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之上可其奏

○丘濬曰武帝即位之初即得董仲舒之真儒仲舒首以是為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為秦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者之道大明於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績仲舒發揚之力也嗚呼其有功於世道亦豈細哉

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

○書法云書置博士何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始此

漢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上親稱制臨決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

○書法云嘉統一也書講五經始此終綱目書講五經二年與建初四年

漢成帝綏和二年詔劉歆又名典須五經卒父前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畧曰輯畧曰六藝畧曰諸子畧曰詩賦畧曰兵書畧曰術數畧曰方技畧其畧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顏師古曰言禮失則求諸野外求之亦猶有所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胡氏曰法家矜刻名家苛繞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安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脩也今列儒於九家則脩六藝者為誰氏邪歆之言多舛如此

河平三年八月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

漢平帝元始四年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漢宣帝建初四年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廣平王劉歆皆與焉

○劉友益曰宣帝之篇書會石渠講五經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嘉尊經也

漢宣帝元平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續五經於石義碑故曰石經

即蔡邕以經籍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秦正定

六經文字帝許之命邕為古文孔子壁中書也篆篆有八篆隸隸有八隸書隸有八隸

徒隸從簡易也三體書之刻石立於洛陽城之南堂前太學門外石

四部本碑凡於是後儒咸取正焉及碑始立觀視摹寫者填

塞街陌

○書法云嘉尊經也自是補遷還成綱目必書之

魏主髦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

晉武帝泰始三年秋九月禁星氣讖緯之學

○書法云星氣讖緯曲學也自光武宣布圖讖而東漢圖讖

之習盛至是禁之晉武可謂知所取舍矣書予之也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經典

卷二

秦符堅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尚書郎王佩

讀識堅殺之識學遂絕

○書法云自晉初書禁星氣讖緯之學於是復書禁老莊圖

讖符氏可謂知所尚矣然終以識誤何哉

終綱目書禁圖讖四禁老莊則一而已

晉安帝時魏拓拔珪元興二年分尚書諸書置五經博士珪問

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遂命郡縣

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發明云魏於是乎漸進矣晉為衣冠文物之主而罷遣生

徒不脩孔廟拓拔何人乃能置五經博士綱目書以予之宜

矣春秋之法美在夷狄則責在中國

南北朝時魏主宏太和九年春正月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二季

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惑今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

嚴禁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太和十九年禁胡語求遺書

○書法云求遺書自漢成河平三年一書之至是五百餘年

然後復見書焉之也

○發明云魏本胡人而能改其胡俗後世乃有中國之人胡

語胡服若欲效其武勇者可謂不知愧耻之甚矣綱目前書

魏禁胡服此書魏禁胡語皆予之之辭也嗚呼用夏變夷臣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經典

卷二

於魏文見之

梁武帝蕭衍天監四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梁主

雅好儒術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

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固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

廣開館宇招內後進給其廩餼其射策通明即除為吏

○書法云自晉之篇書魏置博士歷宋齊未有書者至是復

書嘉尊經也梁政於是益有可書者終綱目書置五經博士

三

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撰樂社義尚書

大義毛詩春秋問答周易中庸孝經正言

南北朝時周主贊建德三年甲午夏五月廢佛道教鈔經

立通鑑觀以壹聖賢之教

○書法云嘉統一也周主可謂知所宗矣然不數年後而自稱天元之帝興道佛之像豈立國之時彷彿聖教以要一時之譽哉

隋開皇三年三月詔求遺書從秘書監牛弘請也詔獻書一卷寄縑一匹

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即位置弘文館於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蔡允恭等以本官兼學士

更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孔聖全書

至夜分乃罷後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魏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胡氏曰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二月詔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

孝經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一千餘間增廣生員

三千餘人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

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又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議定五經之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書法云綱目下有先聖之文則上書詰高祖七年書詰國子監重釋奠也此不書釋奠則其書詰何議也於是釋奠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綱目特書曰詰而無釋奠之文所以志其簡也筆削之意微而顯矣

唐玄宗開元五年詔訪逸書選吏繕寫凡四萬八千卷開元十九年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曰吐蕃國之冠簪金資之以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

孔聖全書

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以詩書賜吐蕃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五代唐明宗長興三年二月初刻九經版印賣之從胡廣之言也

○書法云學者得書之易自此始故特書初

○丘澹曰後世雕印書籍始於此夫自有板本以來學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購求抄寫傳錄而得以誦習者閱誠莫大之功也

○石林葉氏曰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已有之矣

○致堂胡氏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哉

周太祖郭威廣順三年夏六月周九經板成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而孔聖合書帝三宗重慶典首二卷 七十四

九經傳布甚廣矣是時蜀母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管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

○書法云成者何蒙成也先是明宗始命刻板至是而成綱目於唐書初於周書成錄實也石經經板經目備書之

顯德四年冬十月周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

○書法云周設諸科善之也五季之君僅有此耳故書予之宋太祖建隆二年屢臨幸國子監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乾德四年夏閏五月宋求遺書

○周德恭發明云興王之君其謨謀舉措迥出人表蓋由其

志在天下志在斯民而非鼠竊狗偷以輸目前之安于女玉帛之是樂聲音彩色之是耽也宋主之求遺書見於兵亂僭德之日垂情古典尤爲所難綱目所書千數百年僅克一見不亦美乎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朔立三館賜名崇文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至端拱元年夏五月作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帝謂侍郎李至曰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李至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孔聖金書人帝三宗重慶典首二卷 七十五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甄錄勳獎餘第卷帙之數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宋真宗咸平四年六月頒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習之所○發明云是年六月既汰冗吏是月又頒九經蓋冗吏既汰則所以省浮費而絕姦欺九經既頒則所以明聖道而敦實學爲國之政莫善於此使真宗慎終如始而不爲他岐所惑則豈不爲令德之主邪

宋仁宗嘉祐二年詔開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按仁宗置明經科可謂敦尚經術矣致使契丹聞風亦新置國學頒五經傳疏以養士則其澤之所被豈不遠哉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講讀經史謂曾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道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義墨義虛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進士是年八月帝命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

○張時泰廣義云安石定科之法最為得之觀其言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其識見高於人遠矣但曰士各占治一經而春秋獨不與焉此所以為千古叛經之罪人也宋哲宗元祐元年置春秋博士元祐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王安石經義字說又禁主司不得以老莊列子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

○置春秋博士固哲宗之盛典高太后之賢明而亦呂公著之所請議也若呂公者可謂有功於聖門矣

宋高宗紹興八年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實文閣直

學士自王安石以春秋為斷爛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先是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左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

紹興十三年秋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

宋孝宗淳熙十年金澤經史子書成命頒行之譚易書論孟老子楊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也金主曰朕所以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

孔聖金言帝三宗重慶典卷二

○金明昌 年講求遺書

宋理宗淳祐元年八月求遺書

○發明云此帝王之美事也理宗能行乎此亦庶幾知務本之學焉故通鑑不書而綱目特書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八月賜諸王孝經元主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唐義云賜諸王孝經者歷代未嘗見諸史冊也元人此舉深得以孝治天下之旨特書于冊美可知矣

大明聖朝表章聖經

太祖高皇帝初建國號曰吳三年丙午夏五月求遺書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大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周德恭曰求遺書帝王之盛事也當衰亂之世人不知學為君者但知關土開疆是榮為臣者但知富國強兵是務而所謂求遺書崇文學者漠然未之聞也我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盛典

卷二

太祖之求遺書獨見於兵亂倥傯之日則其敦本抑末而洪謨偉畧迥出前古三皇五帝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然則太祖垂情古典之心豈不極其盛哉臣故表而出之以為萬世法又曰我

太祖皇帝初起義兵而即求遺書於天下謂宰臣曰金玉雖貴求之易得惟古先聖賢之言精義所萃為難得耳大哉王言乎此所以膺五百年之昌期而傾否為泰乎

○丘濬曰人君為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蓋以前人所以敷遺乎後者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我今日不有以脩輯而

整比之使其至我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豈不歸其咎於我之今日哉是以聖帝明王所以繼天而子民者任萬世世道之責於已莫不以是為先務焉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而首先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嗚呼大聖人所見所為自與他帝王不同其所以為

聖子神孫之詒謀者至矣踐其祚而承其統者可不思所以體其心而繼述其事乎

太祖洪武年間舊制翰林院專設官一員以司國家所有之古今經籍圖書名曰典籍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以司太學所有之經籍及板本之屬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盛典

卷二

○謹按丘濬曰宋朝以文為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歷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詔書搜訪遺書或給以賞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真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清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文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

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秘書省皆不復置官惟於翰林大學置官二員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固有所職堂幾於虛設竊聞永樂中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藏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夫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其人家所有者蓋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存於此萬一有所疎失則永絕矣可不惜哉今國家無事正

天子崇儒右文之時忍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言載道爲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變乃至於今而泯盡豈不遺千古之永歎哉臣請勅內閣儒臣將南北兩京文淵閣所藏書籍凡有副本於兩京兩監各分貯一本其無者將本書發下兩監勅祭酒司業行取監生抄錄給與人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盛典

十一

匠紙筆責令各堂教官校對不限年月陸續付之本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未無疎失之虞矣

洪武三年五月詔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戌丑未春會試殿試教人取士以五經四書爲主士各專一經兼治四書學庸上朱氏章句論孟主朱氏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傳古註詩主朱註古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五傳禮記主古註疏

○謹按丘濬曰萬世儒道宗於孔子天下書籍本於六經六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爲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學立言而

不祖於六經非雅言施治而不本於六經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爲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謂崇尚之者非謂加其封號優其祀典復其子孫也明六經之文使其義之不舛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經之道使其言之不虛夫然斯謂崇尚孔子也已仰惟我

太祖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洛關閩之說即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者也故自

祖宗以來所恃以爲求賢輔治之具建功立業之本者舉不外此則其所以明六經之文正六經之義而行六經之道者於斯爲至矣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盛典

十一

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省夜直商確古今評論文學殆無虛日

太宗文皇帝永樂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四書如舊惟易經專宗朱子本義書專宗蔡氏詩專宗朱子集傳春秋則專宗胡傳禮記則專宗陳澹集說焉

太宗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及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若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虛文也先是

永樂十二年命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至是書成故頒行中外

○丘濬曰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會諸儒臣撰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蓋道德雖具於人心出於天命然不考之聖賢之經傳安知其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

孔聖金書

帝王家藏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八十二

哉是以自古帝王有志於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風俗爲務同風俗者莫不以一道德爲先一道德者苟不質正於聖賢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行之則而施行之哉雖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聖賢之言且載經傳示有以表章而發明之上之人何以爲據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往往留意於經籍命諸儒考正而會萃之用以頒布天下使家傳而人誦之於是人皆知如是則爲道德不如是則非威爲道德之歸而風俗醇正無此疆彼界之殊矣我

太祖開國之先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之

取士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

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陳澹集說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集註章句焉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各自開戶牖而殊軌轍或泥於訓詁或流於識緯至於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者出然後經旨大明於世而我

列聖又表章之遂爲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岐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永樂五年十一月大典成先是

孔聖金書

帝王家藏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八十三

上諭翰林臣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自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於是以姚廣孝解縉總其事以胡儼楊溥等及儒士陳濟爲總裁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儒老成有文學者充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凡四歷寒暑至是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後以卷帙太繁未及刊布

○謹按宋之史臣有云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蓋世道

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爲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防範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曰秦漢而下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三百餘年崇文之書爲部至於六千七百爲卷至於七萬四千自南渡之後雖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故宋之不兢或以爲文盛之弊歸咎焉此以功利爲言殊不知道者之論也仰惟

文皇之時其君汲汲於道藝其臣孳孳於經術是以輯書之多有非前代之所能及者雖其卷帙浩繁然譬之萬派歸海而四瀆可分繁星麗天而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惜

孔聖全書 帝王崇重經典 首五卷 全四

乎當時之因其繁而未及刊布也刊布之方曷若命下禮部散於善梓之處一省之中各分千有餘本刻成之後各印數百餘冊而獻之於

朝俟總會類齊之日然後布之於兩京而分貯於各省焉則古今之全書於是乎可睹而我

文皇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初意亦庶乎其不孤矣天下多士何幸如之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三月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每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

以上見二十一史朱熹綱目續通鑑綱目丘濬續大學衍義補樓緩皇明政要陳建皇明通紀鄭曉吾學編薛應旂憲章錄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三

五經題辭

後學蔡復實 編述

或謂秦人滅學恐古之六籍親經孔子之所刪定者鮮有存焉
 益未詳考耳漢武帝時曾其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
 孝經於壁中則此四經者無一字不存也出孔安國尚書序秦人焚書
 時以易為卜筮之書而不禁出班固詩為諷誦之書而不滅微所
 則此二經者在秦固無恙也唯禮書惡其妨害已之所為
 而為秦頗滅至漢初興幸有石經出於淹中魯之儀禮五十六篇禮記一百三十一篇孔安國既得之於孔壁而河間王又獻
 孔聖全書 卷之三
 之於漢廷劉定之曰禮記全經凡百三十一篇皆出於孔壁漢藝文志所謂孔氏學七十篇即安國所得壁中之禮
 也漢初去周未遠傳授必真是禮經亦未盡亡也但其篇章間
 有錯亂者耳然則謂孔氏之所刪定後世鮮有存者誤矣蔡復
 實題

○昔人又云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
 終古以今攷之易與春秋首末俱存隋書謂秦人焚書唯失易
 能記億而傳之禮經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出宋詩亡其六篇
 於漢恐未必然禮經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出宋詩亡其六篇
 者蓋為笙詩元無其辭也或謂書有百篇亡其四十餘篇者蓋
 以書皆蝌蚪古文也古文廢之已久人不能知所知者安國悉
 已校定所不知者安國上之官府然則所亡之四十餘篇其藏

於官府者乎是書亦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當時雖
 未廢錮而金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
 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為之興廢也昌黎
 公曰為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觀於此言則知孔子六籍之
 所以傳遠矣出馬端臨文獻通考蔡復實題

易經題辭

昔伏同交義始畫八卦因重之為六十四卦而卜筮之法行於天下初無文字也重卦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十四是伏羲已自畫了不是文王重也又曰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蓋伏羲之易未嘗有辭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理無不具故曰先天文王之易始有辭辭以推演其義故曰後天如孔子十翼十篇程子謂孔子為文王之易而作傳皆是後天也歷代因之累有損益夏易首艮謂之連山商易首坤謂之歸藏文王作彖卦周公作文象謂之周易三易始有文字孔子刪述六經時以連山歸藏考之於杞宋而文獻無徵校之於周易而理不能過乃裁而正之是三易為孔子之所脩正明矣就謂夏商二易未嘗正於夫子而劉光伯等乃得連山於孔聖金書易經三卷

晉長孫無忌乃得歸藏於唐而校正之邪出劉三易既正八索以祛於是乃作十翼曰上彖下象曰大象小象曰上繫下繫曰文言說卦曰序卦雜卦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出易經大吾夫子之所以輔翼易道者無餘蘊矣就謂汲冢竹書別有陰陽二篇之說邪晉武帝時汲冢人掘魏襄王塚得竹簡有周易之上夫易雖更四聖也至孔子十翼之作而後其說始盡世雖歷三古也至孔子中古之末而後其理大明然則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蔡復實題

易經衍義

夫天地不能作易而有易者具是理也作易者盡是理也河圖不出義卦必盡周易不作孔易必成蓋天地之精不能不洩而為圖聖人之蘊不能不發而為言其道一而已矣是故乾坎艮巽震離坤兌者伏羲始畫之八卦也十二卦中已有制器尚象六十四卦已有橫圖圖圖伏羲所因之重卦也文王為上彖下象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孔子從而釋其義焉故通謂之彖也周公為大象小象之辭以明六爻之得失孔子從而解其象焉故通謂之象也繫辭以統論全經之本體文言以發揮乾坤之大義序卦以定六十四卦之次序雜卦以明六十四卦之大道說卦又以廣八卦之德業十翼之義蓋如此是故繫辭必出於孔子無疑也而歐陽永叔之徒以為非者特疑其子曰二字耳殊不知孟子作七篇而有孟子曰周子作易通而有周子曰蓋立文之通例也而謂孔子未嘗繫辭可乎十翼各自為卷聖人之完經也王弼以彖象而分附於卦爻之下鄭玄以文言而增入於乾坤之中於是學者始不見完經而文辭貫穿之意何其闕然不屬乎若夫篇分上下者蓋以卦有乾者則居上篇也卦有坤者則居下篇也上經以乾坤為首而終於坎離者蓋乾坤乃天地之道而坎離成陰陽之質有父母而後有男女此上經之始終也下經以咸恒為首而終於既濟者蓋咸恒乃夫

婦之道而既濟則坎離之交男女合而後有生育此下經之始終也是始終之卦雖不同而理則無不同矣按上下篇文王孔子以乾坤為馬而周公取象於龍者以其均為純陽之物也孔子以坤順為牛而文王取象於馬者以其均為行地之物也是卦象之說雖不同而理則無不同矣至若伏羲之畫文王之辭若專於卜筮而孔子之贊教人之法若專於言理者蓋象數者固理之所由以寓也卜筮者固理之所由以用也理之與數本無二致而又豈可以差殊觀哉蔡後實著

周易程子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慮後世可謂至矣夫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益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時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于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朱子周易序

易之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愛天下
來世其至矣先天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
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
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
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
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綱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
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
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
孔聖全書 易經 卷二 一
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
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
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
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
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
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
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因亦非易也故得之
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
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

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知哉此學者
所當知也

書易傳後曰易之爲書實三聖人而制作不同若包犧氏之
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
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
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
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
易之法論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
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唯伊川先生
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孰復
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
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
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
處而不當矣

孔聖全書古本周易上卷之三

上經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賅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拜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三三乾上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見龍並同龍在田利見

三三乾上

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三三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

北喪朋安貞吉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

黃裳元吉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用六利永貞

三三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

侯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連反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幾不如舍捨往吝六

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三三坎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反七具桎梏以往吝九二包蒙吉納

婦吉子克家六二勿用取反七具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

困蒙吝六五童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三三乾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

于沙小有言終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九

五需于酒食貞吉上六入于人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三三坎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初六不永所事

小有言終吉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眚六三食

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五訟元吉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反報網之

三三坎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无咎

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

執言无咎長丁夫子帥師弟子與乃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三三坤上

比志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初六有孚比之

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六三比之匪

人六四外比之貞吉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上六比之無首凶

三三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意復

吉九三輿說輻說叶夫婦反目六四有孚血去上惕出无咎九

五有孚攣力專反

如富以其鄰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

幾望君子征凶

三三巽上

履虎尾不咥直結反人亨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

貞吉六三眇能視跛波我反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九四履虎尾愬愬山草反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視履考祥其

旋元吉

三三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九二包荒用馮音

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九三无平不陂彼偽反无往不復變

貞无咎勿恤其孚子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

三三坤上

否備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

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三包羞九四有命无咎嚙

離祉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上九傾否先否後

三三巽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初九同人於門无咎六二同

人于宗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弗

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平咷旅力反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上九

同人于郊无悔

三三坤上

大有元亨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

无咎九三公用亨義讀作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

步無无咎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三三艮上

謙亨君子有終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

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无不利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

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三三 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初六鳴豫凶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六三盱

豫悔遲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六五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三三 震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六二係小子

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九四隨有獲貞

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五九孚于嘉吉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

三三 艮上

三三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反息 甲三日後胡旦 甲三月初六幹父之

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

小有悔无大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上

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三三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

利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言臨

大君之宜吉上六敦臨吉无咎

三三 震上

觀而無有孚頤若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

觀觀利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九

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三三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初九履校音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

三噬臍音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乾音肺反細笑得金矢利艱

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九何反何可校滅耳凶

三三 震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初九賁其趾舍音車而徒六二賁其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六四賁如皤反白波如白馬翰如匪寇婚

媾六五賁於丘園束帛音多爻音殿在吝終吉上九白賁无咎

三三 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三三 震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芳福反又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攸往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責用行師終

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三三 震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初九无妄往咎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其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九四可貞无咎九五无妄之災勿藥有喜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 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輿說反吐輿音服又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讀爲閑輿衛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牯反元吉六五豶豕之牙吉上九何天之

䷙ 震下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十五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 巽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咎六過泮

䷛ 坎下

坎上

頂凶无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 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初九履錯七名然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 下經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十六

咸亨利貞取女吉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九五咸其脢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

䷞ 震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九四田无禽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恒凶

䷟ 乾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

莫之勝音說傳如字本九三繫遯有疾厲音許臣妾吉九四
好反報遯君子吉小人否傳音鄙本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
无不利

䷠ 乾上

大壯利貞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九二貞吉九三小人用壯君
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
大與之輓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
无攸利艱則吉

䷡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

䷢ 坤上

咎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悔亡九
四晉如鼫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九晉
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 離上

明夷利艱貞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
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九三明夷于南
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 震上

家人利女貞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九三

家人利女貞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九三

䷤ 震上

睽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之天且剿厥宗噬膚
无初有終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
往何咎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 離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初六往蹇來譽六二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來反六四往蹇來連九五大蹇朋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 坎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初六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九四解
而拇朋至斯孚六五君子維有解而拇吉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 兌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初九已
事遄往无咎酌損之九二利貞征因弗損益之六三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六四損其疾使道有喜无咎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乾下

乾上

易經

三卷

十九

聖公書

易經

三卷

十九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夫古快反號傳去声九三爻同本義戶羔反爻內金同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九三壯于頄求龜反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臀徒敬反次七陸夫夫中行无咎上六无號終

有凶

乾上

易經

三卷

十九

姤反女壯勿用取七輪反女初六繫手金柅乃駭反又女紀反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直益反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九四包无魚起凶九五以杞包

瓜含章有隕自天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坤上

萃亨王假更白反豐渙卦辭金同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戶金反一握鳥學反為笑勿恤往無咎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羊署反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九四大吉无咎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无永貞悔亡上六齋音答反咨涕洟音夷反无咎

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初六允升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九三升虛邑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無咎六五貞吉升

乾上

易經

三卷

二十

階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坤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九二困于酒食朱紱音弗方來利用亨讀作享祀征凶无咎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九二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力軌反于臲五結反施五骨反曰動悔有悔征吉

坤上

井收邑不改井无喪去声无得往來井汔許訖反至亦未繙繙井反其瓶凶初六井泥乃計反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谷射

友附音甕故漏九三井漂反息列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卑
 受其福六四井甕反例舊无咎九五井冽寒泉食上六井收反收詩
 勿慕有孚元吉
 三三離下
 章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凶初九鞏九用黃牛之革六二已
 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貞利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凶
 有孚改命吉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
 而征凶居貞吉
 三三巽上
 鼎元吉亨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反得妾以其子无咎九二鼎有
 孔聖全書 易經 上卷 二上
 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
 虧悔終吉行下孟反九四鼎折之反舌足覆公餗送鹿反其形一作
 渥一作屋凶六五鼎黃耳金鉉反玄典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
 不利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許逆反笑言啞啞鳥客反震驚百里不喪反息
 七巽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
 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九四震遂泥乃計六反
 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上六震索索反落視矍矍反俱傳征凶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三三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初六艮其趾无咎利
 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反
 厲薰心六四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凶上九敦
 艮吉
 三三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六二鴻漸于
 磐飲食衎衎反若旦九二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
 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
 終莫之勝吉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廿二
 三三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二眇能視利
 幽人之貞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上六女
 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三三離下
 豐亨王假反庚白之勿憂宜日中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
 尚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九三豐其沛
 日中見沬作昧反折其右肱无咎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
 夷主吉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聞其

元人_{謂若}三歲不覿凶

三三_{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九三旅焚其次喪_{息浪反}其童僕貞厲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六五射_反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午易凶

三三_{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三頻巽吝六四悔亡田獲二品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_{西薦反}庚三日後_{胡旦反}庚三日

三三_{兌上}

兌亨利貞初九和兌吉九二孚兌吉悔亡六三來兌凶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剝有厲上六引兌

三三_{坎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初六用拯馬壯吉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六三渙其躬无悔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上九渙其血去_{起呂}逖出无咎

三三_{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四安節亨九二甘節吉往有尚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三三_{兌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_{胡臥反}我有好爵吾與爾靡_{池反}之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六四月幾_{機望}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三三_{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三三_{兌上}

初六飛鳥以凶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三三_{離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六二婦喪_{息浪反}其茀_{方弗反}勿逐七日得九二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九三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禴實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厲

三三_{坎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傳魚說反本濟濡其尾无攸利初六濡其尾吝

九三曳其輪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九曰貞吉悔亡震

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十五

孔聖易象

古本以上彖為一卷下彖為一卷今合為一卷云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

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

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

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

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

之吉應地無疆

彖曰剛柔始交而難去声六二象同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十六

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吉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

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不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往况矣剛中而應行險

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志又何咎矣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也。

彖曰比。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神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神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彖曰謙。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法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柔動而說。隨。大亨貞元。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義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之。觀六爻。觀字並同。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噬嗑。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正。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

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長丁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說音利行利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廿九

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彖曰習坎重直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

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直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說音男下男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

无咎利貞又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又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丁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乃旦反文王

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

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

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彖曰蹇難也難乃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智音矣哉蹇利西南

往得中也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乃得中也有攸往風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時掌反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一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下上退嫁反下如字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施始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悅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廿二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丁丈反乃終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悅剛中而應故萃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非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彖曰困剛揜本作掩反揜反也險以說悅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彖曰巽乎木而上時掌反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迄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巖其蹇是以凶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悅音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當去天地革而

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普庚反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時掌反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正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

于鬼神乎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兌說下同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又西若反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乃日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如字又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時掌反

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悅而巽乎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

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

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元攸利不續於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孔聖易象

古本以大象為一卷小象為一卷今合為一卷云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音光大也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反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也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困蒙之吝獨遠于萬實也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象曰雲上反時掌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需于郊不犯難去行也利用貞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衍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需于血順以聽也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都浪反後此位未大失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象曰地中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此之自內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于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捨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此之无首无所終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婦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語既處積德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婦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語既處積德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婦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語既處積德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婦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語既處積德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息亮天地之宜以迄音佑民○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翩不富皆失富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音去過難音去不可榮以祿○拔茅
貞吉志在君也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
志行也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
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痛義
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卅七
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命○大有初九
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
其彭无咎明辨晝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以說
而无備也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音侯多益寡稱尺諸物平施始鼓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
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鳴謙志未得
也可用行師征國邑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生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盱豫有悔位不當
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官有渝從正吉也出
門交有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也係丈夫志舍音捨下也隨有
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言位正中也拘係之上
窮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
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
父用譽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卅八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音去无窮容保民无疆○咸臨貞
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
咎不長也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
志在内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音省井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
人道也闕觀女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
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行本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
省察也觀其生志未平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履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
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利貞无咎得當也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象曰上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行獄○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須與上與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不遠之復以脩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育萬物○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災无咎固有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如字又音志前言往行下孟反以畜其德○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輶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行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象曰山上有雷頤君子以慎言節飲食○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始破反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藉用白茅柔

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之吉不撓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象曰水洊反在陽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下孟反習教事○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樽酒簋二剛柔際也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履錯之敬以辟辟咎音咎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之吉離離音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貞吉悔凶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大光也咸其脢志未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父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索萬反小人惡而嚴○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擊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言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决不羸。尚往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求受命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反。悔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反。民也。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姤其角。上窮吝也。

象曰澤上。睽。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往无咎。上巽也。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光也。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九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終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器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_反力報_反民勸相_反息_反亮○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_音也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輦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巳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鼎黃耳中以爲實也王鉉在上剛柔節也

象曰洊_反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艮其限危蕪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夫征不復離_反力智羣醜也孕婦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_反之_舌獄致形○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大屋天際翔也闢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旅瑣瑣志窮災也得重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終以譽命上逮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孚兌之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初六之吉順也渙其機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羣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夫遠害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絕類上其有孚變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險○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上也弗遇過之已亢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以中行正也未濟征凶位不當也征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繫辭上傳

雙湖胡氏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凡兩出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言也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于包義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于大衍之數五十章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搜抉無隱若徒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无以致用于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為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右第二章

易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以說辭也者名指其所之右第三章○雙湖胡氏曰第一章夫子論伏羲畫卦而有望于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武周繫辭而有望于君子之體易至此三章專論彖爻之辭泛示夫衆人之用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辭天知勅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雲峰胡氏曰首三句正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陰陽非道也

一陰又一陽所以循環而不已者道也繼者靜之終動之始

最可見一陰又一陽之妙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

九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四九

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

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上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夫上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

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

卑崇效天甲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

本義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

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

民行反乎身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九聖全書

易經

三卷

五十

鳴鶴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

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節齋蔡氏曰萬化不

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

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

其子和之之義特主乎人而為言耳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

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

善則悖矣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

也

人先說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

同心其利斷于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
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
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
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
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楊誠齋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
臣也陳餘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丘建安
曰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身殃禍立至
此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

孔聖全書

易經

卷三

五十二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
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
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
之招也

誠齋楊氏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
蕭道成教之也益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
已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
故孔子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者以此

右第八章

節齋蔡氏曰自中孚初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為三百

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
无窮又豈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
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詳矣然夫子之
辭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玩而有得也

雲峰胡氏曰夫子于乾坤皆有文言以申彖傳象傳之意其
餘彖傳孟亦有之如履與豫釋卦辭已畢復曰剛中正履帝
位而不疚光明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
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此類皆是也
然則繫辭此數卦即象傳之文言也善學易者可以觸類而
通其餘矣

孔聖全書

易經

卷三

五十二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五地
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衍之數五十其用
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
四時歸奇紀宜于扚反即得反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繫辭言著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
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
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
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
文以象兩是解文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扚皆是本文以象

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象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謂今二篇一揲四編奇也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右手揲之四餘也揲指開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揲之四餘也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下孟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五十三

本義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下音謂於此參七南伍以變錯七各綜其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下音謂於此參七南伍以變錯七各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

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反莫報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反亂天下之疑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神動則知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知以藏往其孰能與預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五十四

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反顯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大極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反山賈反南索反色隱反白鈞反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反賢言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二

凶所以斷反丁亂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予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於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五二五

繫辭下傳

右第十二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直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七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

也天地之道貞觀反官與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扶音一者也夫乾確反苦伯然示人易反以敗矣夫坤隤反大田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通見賢反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反千况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音古以佃音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斷陟角木爲耜音以操木爲耒反耨音利之利豆反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剝反始木爲舟剡反以舟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反龍門擊柝他洛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反緩木爲柝音呂掘反其自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

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反於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
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
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反下孟何
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
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柴氏中行曰言天地萬物皆本于天理之自然人當棄私欲
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
也同歸而殊塗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
感而利生焉尺蠖反紀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
義入下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未知也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入
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易曰公用射隼反食亦隼反于高
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

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反古是以出
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
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

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
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反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

右第五章

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
而不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
小而任重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反其形渥
於角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
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反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
其治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反行也易曰不
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地網音綱綱反云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

動易反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

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右第五章○雙湖胡氏曰夫子於繫辭上傳既舉七卦爻辭

以發明易道今於此章復舉九卦十爻之辭以論之看來亦

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逐爻各自有意義皆足

為學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

有體以體天地之撰反勉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扶音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恐當作

闡幽開而而字亦當去名辨物正言斷反則備矣其稱名

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反其事肆而

隱因貳以濟民行反以明失得之報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

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

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

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反益長反裕

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反而隱履以和行反

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反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時掌反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

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

揆反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一反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也其初難知其上易反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

扶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反吉凶則

居可知矣知音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

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反

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反升邪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

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

言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反故吉凶生焉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有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誠齋楊氏曰嗟夫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没天下之公文王无遇于紂而有遇于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與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為末世褒周為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没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盛與大哉仲尼之公與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六十一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天下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之字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叛中心疑者其辭疑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雙湖胡氏曰說卦首論幽贊于神明而生蓍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甚備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於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餘年未能勘破此義以為夫子只是櫟括前聖所取之象求之于經又不同是以言象者多牽合傳會而不得其說愚嘗謂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求之于經不盡合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六十二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音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乃飽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悅音悅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以內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右第八章○雙湖胡氏曰夫子于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彖爻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於說卦別取者

右第九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首兌為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丁女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馵馬馵音角為木果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眾為柄其于地也為黑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音九為萑為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如九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馵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以制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音干卦為鼃為蟹為贏戶買為羸力禾為蚌為蟻其于木

也為科上槁良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蘇方火為闕
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其廉塚况廢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幽
力杜為妾為羊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或問序卦非聖人之書信乎朱子曰此沙隨程子之說也先
儒以為非聖人之蘊其以為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
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正是易之蘊事
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本五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事事夾雜有在
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以至于无窮便是精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
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
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
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
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
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
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

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
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
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如字可觀而
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
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

以无妄有元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
之以頤頤者養也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
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六十六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
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
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
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
乃且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
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
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

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
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
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反丁丈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
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
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
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
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音悅下同之故受之以兌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
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
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
以未濟終焉

九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六十七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賢通而不失其
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
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
見賢通而異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
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
緩也蹇難也乃且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
遯則退也有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起呂故也鼎取新也小過
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反時掌而坎下也小畜寡

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類也姤遇也柔遇剛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
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丁丈小人道憂也

九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六十八

文言

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為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和處便
是利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
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
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雙湖
胡氏曰朱子謂孔子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竊意彖象繫

孔聖全書

易經

三

六

辭說卦雜卦專言象數乃用易之括例唯乾坤文言純以義
理發之其次則序卦只用卦名發其次序之義而不及象數
也○陸氏德明曰周易經文王周公所作也傳孔子所作也
司馬談論六經要指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
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傳
即十翼而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作註始合經傳
為一爾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平名逃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於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
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

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行下反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
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
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
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
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
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
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
而有悔也

孔聖全書

易經

三

七

進齋徐氏曰爻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吉凶悔吝
生乎動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去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
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升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
下治自夷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
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
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臨川吳氏曰夫子之言傳釋一彖六爻已竟又申釋彖傳

至再，以見彖爻之辭義理无窮，總與難盡，然獨於乾卦如此者，蓋以六十四卦之首卦，故特致詳。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爲行，日可見之行也。聲去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音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平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

孔聖金書

易經

三卷

七十一

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反先惡天而弗違，後胡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九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去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本義古字順，當作慎言當，慎之於微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

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難矣。行也，言也，信也，義也，是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道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陰疑于陽，必戰，爲于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力其類也。故稱血焉，夫音玄黃者，天地之

節，節，蔡氏曰：十月爲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生之理无頃刻而息，一陽雖生于子，而實始于亥，十月之陽，特未成文耳。聖人爲其純陰，而或嫌于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古人謂十月爲陽月者，蓋出於此。

孔聖金書

易經

三卷

七十一

附程傳朱子本義易經大全於後

乾蛟峰方氏曰元亨利貞在乾爲四德者蓋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本无所不利不用戒辭非他卦之比也故孔子變例以四德釋之○雙湖胡氏曰彖傳乃孔子贊文王卦辭然多發明已意以解伏羲卦不盡同于文王如乾卦辭文王只作占辭孔子自作四德又其間多說卦變此卦自某卦來皆孔子所自發文王間亦有之而不如孔氏之多又曰文王于乾无所取象蓋以乾卦畫即象而元亨利貞直占辭耳周公始象六爻以六龍至孔子大象方有天之名說卦方有馬之名而爲首爲君爲父爲金爲王之類始大備後之象學者各據三聖而論庶无惑于紛紜之多端也大抵易莫難明于象象明則占煥而辭變亦有不難通者矣○傳曰卦下之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視其彖辭則思過半矣○雙湖胡氏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象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朱子曰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是告占者之辭孔子作小象又釋其所以爲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測自分明○雲峰胡氏曰夫子

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

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傳曰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爲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註云乾元亨利貞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利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朱子曰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元君故須立君終不可道虛侯便了須更自以爲不安寧方可蓋方動而遇險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爲戒也

東萊呂氏曰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責我哉所以再三責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責告之則彼將入於擬議議度反責亂其天理矣此

所謂實象也

進齋徐氏曰聖人於初三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本義曰繫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傳曰五居君位處得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

孔聖今書

三卷

七十五

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于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

厚齋馮氏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必包犧文王命卦之本意也又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彖多言卦材此亦孔子之例也上九之雨豈非亨乎天下之理未有畜而不亨者說者止述孔子之意而文王之志隱矣○雙湖胡氏曰朱子嘗說四聖之易不同因論大畜卦辭而曰文王說只是占得者為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涉大川至於

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卦義各有所主今厚齋可謂得朱子之心者若能如此灼見解經則非但文王之指不晦而夫子翼易又自發胸中所蘊不盡同于先聖之意亦昭然可見矣

厚齋馮氏曰孔子贊易五陽一陰卦則以一陰為主明卦名義自是孔子之例非經之本旨也至序卦乃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則經之本旨孔子非不知之○建安丘氏曰周公於爻以不異於人者喜之故言其无悔孔子于象以不能同于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

孔聖今書

三卷

七十六

之贊辭最盛內三爻俱吉外三爻俱利天之所益地之所流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悉萃於能謙者之身他卦之贊未有若是其盛者此謙之所以為至德也

建安丘氏曰或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果嚮晦入宴息之義哉曰嚮晦入宴息者君子隨時之義待旦不寢者聖人救時拯世之心也

雲峰胡氏曰束帛養老尚實也陰性吝嗇而終吉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也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為言

雙湖胡氏曰聖人既于觀四別取觀國之光義而于剝五又

取率羣陰以受制於陽為利焉。至上九直象之以不食之碩果其扶陽抑陽之義每如此夫。

朱子曰：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程子曰：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于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唯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于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

元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以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于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唯戒在動，動則妄矣。○中溪張氏曰：无妄而疾，又无妄而藥，則反為妄而起其疾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

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如此。○西山真氏曰：願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何哉？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自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

漢王氏曰：當大過之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所養之大過人者，不足以語此。孔子曰：勇者不懼，仁者不憂，是已。

聖賢之于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世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又或述其義皆大也。

大隆山李氏曰：大而利貞，乃天地之情也。孔子贊象，非獨大壯如咸恒萃，皆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豈非因諸卦利貞之象而論天地之至情者乎？中溪張氏曰：復雷在地中，則天地生物之機伏而未露。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則天地生物之心已達于外。聖人有以見其情也。

雙湖胡氏曰：合兩體成一卦，太象夫子論體象，君子只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置坤于不言，蓋有不必盡論兩體者。即此亦可以推他卦矣。○君子之于進退，或進或退，惟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家馮氏去非曰：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推明一家之人皆利于正。

有補世教為多程傳曰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父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于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卦誠齋楊氏曰禹稷回同道而興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餽異辭受此同而異也○陸山李氏曰孔子于豕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君子之性不苟于同而其出而同心協力以合天下之睽異者則同嗚呼安得不苟同之君子而與

孔聖全書

易經

卷三

十九

共議和同天人之事也哉○誠齋楊氏曰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子見南子陳寔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無事乎見惡人矣孔子不見陽貨是也○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多牽強○雙湖胡氏曰夫子讀易象已了然于未贊之先及其替易只以一二字點撥過雖不說象而義理自著然其為象固已備具于說卦中矣變誠齋楊氏曰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何邪蓋捐驅在志濟難在亦六二陰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

損程傳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爲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別則一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易所用

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實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于過其則非也

益中溪張氏曰見善則遷之必如風之速有過則改之必如雷

孔聖全書

易經

卷三

十八

之迅則有疾之義此則遷則改所以貴乎疾也得善服膺且不貳過唯顏子得之而聞善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者夫子所以深憂之也

大朱子曰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

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個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將那裏去又雖无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父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

姤雲峰胡氏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贊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人之爲善亦既誠意忽有一念之自欺潛萌

于中衆君子在上忽有一小人欲長于下幾微之際大可慮也故聖人謹之

中溪張氏曰處險而說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鄉下惠厄窮而不悶夫子厄于陳畏于匡孟子毀於臧倉身陷困而道彌亨唯君子能之

旅吳氏應曰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崔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旅豈一槩哉

渙雲峰胡氏曰萃言假廟是言萃已之精神以萃祖考之精神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八十二

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于廟所以聚之彖言假廟夫子于大象曰立廟彖言涉川夫子于十三卦舟楫之象取此蓋以本卦自有廟與涉川之象也故其占宜祭祀宜涉險必曰利貞者祭祀而非正是媚神以徼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徼幸故深戒之

中進齋徐氏曰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爲艮矣蓋明貴无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于中孚則全體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卽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于謹刑如此何其仁哉五卦中文字王惟于噬嗑取象夫子卽噬嗑

資豐旅中乎以盡其義

澠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初吉終亂之云不過如泰極則否之類既濟極則反爲未濟耳非有他也夫子釋之則曰終止則亂所止之一字卽雜卦所謂既濟定也之義蓋既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於伏而不動履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爲則亂之所由起矣此又夫子之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剛柔雖正位雖當而氣機之運不可使一息或停譬之人身心火既降腎水既升可謂一身之既濟矣然善於康濟者豈可使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必如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循環无端焉而後可耳此夫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孔聖全書

易經

三卷

八十二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四

書經題辭

後學蔡復賞編述

今天書上古之書也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
訓為上作之者雖古所以編而序之為于古不刊之典者則吾
孔子之功也昔孔子觀書周室義得虞夏商周四代之文出隋
其夷煩亂剪截浮辭取其足以垂世立教者與謨訓詰命之
文上則斷自唐堯下則訖於秦繆凡五十八篇由是帝王之制
坦然明白出商書所以示人主之軌範淑萬世之心者莫備
於書矣或者乃謂自古書契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學者之
孔聖全書書經
稱五帝三皇尚矣出司馬遷史記黃帝以前孔子何無一言及之邪噫
自三墳五典之說興而其涉于渺茫按三墳伏義山墳神農
氣黃帝形墳五典少
吳典顧頤與高辛典唐虞與自八索九丘之說出而其語失于不經所以斷
自唐虞之二典以下而其餘在所不錄也史遷曰黃帝顓頊之
事未易明而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宋儒亦曰前乎五帝
為三皇而世尚洪荒後乎三皇為五霸而習尚權譎孔子討論
墳典之時皆剛而脩之蓋謂此耳夫以尚古之書向微孔子所
刪定則二帝三王之道無以復明而霸術得以肆其偽三墳九
丘之陋無以復正而異說得以亂其真天下實買焉莫知所之
矣是孔子之於書雖曰述而不作而其功實倍於作也後學蔡復賞題

書經行義

嘗觀書者當論其大義而不當拘于微疑何謂微疑古文今文
與夫小序是已孔壁所藏安國所傳者二十五篇謂之古文今
文則蝌蚪書也伏生所授是錯所傳者二十四篇謂之今文今
文則漢隸書也伏勝為秦博士漢文帝問其治尚書欲召之年
過九十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張敖錯往受之
并序得二古文皆平易朱子以為潤色之辭易好是也然而必
藏之中豈專存其平易者乎今文多艱澁朱子以為紀錄之實
語雖工是也然而口授之際豈專記其艱澁者乎此先儒之所
以不敢深辯也或云古人多質實故其文平小序百篇諸儒以
為孔子所作者以其文必有乎經旨也朱子以為非孔子所作
者以其文之多戾乎今書也此先儒之所以力辯也雖然此何
足辯哉觀書者當觀其大義而已矣蓋善夫子之叙書具典謨
訓誥誓命之文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皆帝王之大經大法所
在也是故執中之論則堯舜禹授受之心法也建極之說則湯
文武相傳之要道也務學則說命為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為
經世之務齊天運則有義和之歷定地利則有禹貢之篇設官
分職則有周官制度而修己治人則有立政無逸錄虞廷之虞
歌所以示明良之相遇也述夷夏之典禮所以示禮樂之當興
也紀皋陶之明刑所以示刑罰之適中此固孔子序書之大
義也若夫于唐虞而有粵若稽古之詞于商周而皆無之者非

大道德之不同也亦非憂後之篡且亂者興經之迹而具
爲之故無其詞也蓋文有詳畧聖人無庸意爾豈若後世之詞
人墨士拘拘而爲之者乎十科策謂孔子憂後世有工其迹而
也錄及費誓者蓋以伯禽爲周公之後其賢有可稱也況淮夷
世爲魯患義在所當伐乎終以秦誓者蓋知天下之勢駛入于
秦也况繆公善于悔過其亦思及狂狷之意乎此又孔子之微
意也觀書者當自得之

上卷書經

蔡沈書經集註序

嗚呼書豈易言哉音二帝舜三王禹湯治平天下之大經大以
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于數千載之下
而欲講明千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去声本
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
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
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
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
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
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
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
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
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
其心求心之要合是書何以哉

書序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去声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稱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音專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
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

之以爲大訓

董氏鼎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氏亦謂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三皇有書明矣而孔子則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包犧以前且未有字安得有書如此則三墳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安國之說近是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音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音能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王遂乃定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五

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音音自唐虞以下訖于周音奇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上聲下並同

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初衍末術也固亦當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今

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而春秋

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不知耳唐孔氏曰安國是孔子十二世孫上尊先祖故曰先君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云周末職方卽周禮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焚詩書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顏師古曰家

語云孔驕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六

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音法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新安陳氏曰按鮒騰兄弟爾藏書必曰謀謂鮒藏可也謂鮒藏亦可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不備之義世莫得聞

臨川吳氏曰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考詳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音惟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音法論語孝經皆科音科文

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
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其文義
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音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伏生又以舜典合音開下同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
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音浮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為
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音浮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
待能者

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
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音蝦子書形似之為隸古定謂用
隸書以易古文唐孔子曰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

孔聖合書

書經

四卷

七

孝經正謂孝經論語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云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孝經論語為傳也聞金石絲竹
之音懼其神異乃止不敢壞宅或曰孔子子孫雖遭壞宅而
不廢禮樂之常如漢兵欲屠魯而猶聞絃誦聲共王所以有
感而不壞宅也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法于是遂研年精覃思傳考經籍
採摭群言以立訓傳聲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
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音現宜相附近故引之
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
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所作

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音浮以聞傳之子孫以貽
後代若音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臨川吳氏曰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
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又魯共王壞孔子宅

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蒼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

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

損一字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

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八

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
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
漢文章蓋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也

孔穎達曰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
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音異或者以為今文

自伏生女子口授是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

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推詞

易好故訓詁誓命有難易音異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音背文

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于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

反專得其所易音異則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與經不

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
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

董氏曰：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卽此書也。蓋自孔子以前則然矣。孔子初志本期道行於天下，亦未肯止于刪詩定書而已。既老而道不行，然後始及于此，所以斷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爲三皇，世尚洪荒，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爲五伯，習尚權譎，又非聖人所悉爲。故惟自唐訖周，而有篇之書，定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此夫子之意也。若夫一書之中，其于明德、新明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卽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

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
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輕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
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
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
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于
伏羲然有卦未有辭始于文王爾六經莫備于書五經各
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卽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卽虞書
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卽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卽周官六
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卽臯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
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体修齊治平

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虞書 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

虞書
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

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
虛筆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堯典堯唐帝名非堯也朱子曰死說周道也史云夏商以

曰若稽聖奚反古帝堯曰放甫兩反勲欽明文思去聲安安傳同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自

性有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音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則嵎音夷夷曰暘谷寅賓出

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音尾申命羲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十

叔宅南交平秩南訛友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

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音典反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

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反到反鳥獸氄反而反麕宅帝曰

咨汝義隆和蕃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

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上齊曰胤羊進反子朱啟

明帝曰吁囂魚市反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上呼官反下當候反曰

都共恭音工方鳩倂仕限反功帝曰吁靜言庸邁象恭滔天帝曰咨

四岳湯上音傷供水方割蕩々懷山襄陵浩浩天下民其咨有

能俾又魚曰於音鰲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訖族音岳曰昇音

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天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鯀臚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偕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危獲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鰥降二女媯俱為汭如稅嬪嬪賓帝曰欽哉

韓子曰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堯典是第一傳道之祖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作孔子作易大傳不過畧述其開物成務大槩而已初制立法蓋未詳也堯典曰放勳孔子稱之亦曰巍巍乎其有

孔聖全書

卷四

四卷

十一

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蓋混沌既判至堯適當一元文明之會讀書者不可不熟玩而深求也此一篇當作五截者首至黎民于變時雍此第一節是言堯之德千萬世聖學源流皆起于此自義和欽若昊天至庶績咸熙此第二節是言堯之理會天道一截自疇咨若時至象恭此第三節是言理會人道一截自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至績用弗成此第四節是理會地道一截又自帝曰咨四岳至欽哉此第五節是言禪讓之事人君之職以用人為重以知人為難一咨若時而得丹朱之頑再咨若采而得其工之靜言庸邁三咨泊水而得鯀之方命圯族直至咨四岳舉舜為天下得人命益命稷命禹

命皋陶皆是舉舜以後事人君以一身出而為天地人物之宗主不過為生民立極盡其輔相裁成之道以立人極之則三才之責既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舜典言攝位亦只是此三事首言璿璣玉衡是理會天道次言朝覲巡狩是理會人道次言封山濬川是理會地道此後不過去四凶咨岳牧命九官而已此外無餘事也蓋人君職外之大綱不過如此

舜典朱子曰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

曰越通古文作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入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程子曰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稱之隨其所取不

孔聖全書

卷四

四卷

十一

必同也故稱堯曰欽明文思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孔子曰溫良恭儉讓譬論王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溫潤或取其質之堅正或取其聲之清越舉其一則知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結音可績三載上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用岳群收玼瑞于群后歲二月東巡守籍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繡如五器卒乃

傳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依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
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敕十有二州封
十有二山濬川

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
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
州其東北臂無間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
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象以典刑流宥又五刑鞭作但刑扑又作教刑金作贖又
刑責又災肆赦怙又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十八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殪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山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聲仕平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
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師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禹拜稽首有讓于稷契皋陶帝曰兪汝往哉帝曰棄
黎民阻饒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有姓不親五品不遜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殛厥兇汝作
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

若予工食曰番哉帝曰兪咨番汝共工番拜稽首讓于及
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能離
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
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白拜稽首讓于夔龍帝
曰兪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神人以和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聖
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黃亮天功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
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十八

堯氏鼎曰舜重華協于帝與堯本無優劣而夫子稱大哉堯
之為君哉舜也尚不無異于一字問何也堯為治無迹蕩
蕩難名故謂之大舜責成臣下已無為故謂之君今讀舜
典一篇可見矣曰慎徽五典至汝陟帝位是堯試舜三年內
事先為司徒次為百揆次為四岳未為君之時也自受終文
祖至遏密八音是堯老舜攝二十八年內事不過以百揆代
堯行天子之事亦未為君之時也自格于文祖然後即帝位
至即位後則惟責成于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

勵臣下外此皆不復以身親之在位五十年間有天下而已
若不與豈非得為君之道故如是乎攝政以前可以見臣道
之勢即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逸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
之道猶乾坤也故夫子以君哉稱之非優亮而劣舜也後之
人主有不任三公者有親閱吏案下行文書者安識君道也
哉

大禹謨○ 姜氏曰禹以功顯而稱謨何也禹告舜曰后克
艱而德政又德政養民而勿壞此禹之嘉謨也使治水之
功雖成而不克艱無德政則水患雖去患有甚于水者是
前日平患之功必有資于此謨以保其終也故夫子序書

以禹謨為先而禹貢為後以見嘉言之益其在肝肓之功
之上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
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音即此意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音
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王氏曰舜后也故但言克艱事今按定公問一言興邦孔
子對以君雖臣不易下文惟及君而不及臣意亦類此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音有四

孔聖全書

書經

四朱

十五

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微戒無

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音任賢勿貳去音邪勿疑疑

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遺道以千百姓之譽罔弗百姓以從已之

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音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

府三事九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

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

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音種朱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

孔聖全書

書經

四朱

十六

孔聖全書

書經

四朱

十六

千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輕好音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治水微子

成允成功惟汝資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資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

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微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程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

度修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一徹底事這便是執中處
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計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
道理雖是聖人治天下纖悉不止此然要處都不出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受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
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繼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是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佥同鬼神
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率法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十七

大伊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父道敗德君子在野人在
位民棄不保天降之達彗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
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滿招損謙招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現賢賢腹憂憂憂憂齊齊同同慄慄慄慄亦
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
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謀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
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

兪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戒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
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
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去有九德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去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配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去強而義彰厥
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去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去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叙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去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十八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
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子未有知思曰去贊贊贊贊衆哉
益稷 ○朱子曰此書伏生只是二篇皋陶謨益稷之間語
勢亦相連孔壁中析爲三篇故其叙如此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去何言子思日孜孜去皋陶
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去予乘
四載隨山刊去木去暨孟孟去泰去庶去鮮食去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去懋遷有無化居去烝民乃粒萬邦作
乂皋陶曰兪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汝

止惟音維音康其彌直惟動不應音後音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
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
耳目予欲左右音佑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音火粉米黼音黻音
絺音纈音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
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有後言欽
四鄰朕頑音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音哉欲
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音賜音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
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
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卑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十九

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踴躍來儀
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瑟已鼓瑟而遊魚出聽伯
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詳召物見于傳音者多矣况舜
之德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于下其格神人舞獸鳳凰豈足疑
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簡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
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其盛德度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
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群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
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
覆音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于齊尚且三月不
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十九

數同日奏罔功無若冊朱救惟慢遊是好音傲虐是作罔晝夜
頌頌音罔水行舟朋黨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聚于傘山
辛壬癸甲故呱音呱音而泣予弗子惟荒度音達各土工彌成五服
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音四海咸建五長音各迪有功苗
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音畢陶方祗厥叙
方施象刑惟明音夔曰憂擊鳴球搏拊音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鼓音合止祝故音笙鐘以間音
鳥獸踴躍音踴躍音九成鳳凰來儀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音木音實音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
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
經始壺口寺處以殺音介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
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

雍究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决九州距四海
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决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
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
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于此詳之

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單徒含懷底績至于衡漳厥
土惟白懷反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反衛既從大
陸既作島夷夷皮服夷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兖州
禮又克几河既道雷夏既澤離沮會同下余反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章並同厥草惟繇繇木惟條厥田惟
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二乙
漂計合達于河海岱惟青州隅夷既畧維淄其道維音維厥土
白墳海濱廣卉尚石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
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棠夷作牧厥篚檿絲綸抽遶反泉想
浮于汶聞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宜其又蒙羽其藝天
野既豬朱東原底低平厥土赤埴微埴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
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反推翟反皋澤反陽孤桐泗
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反思篇編反古者浮於淮泗達
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諸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條簋簋符明既敷厥草惟夭既稌不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
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璚璚璚璚璚璚璚璚

無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公緒于江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
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
水辰水叙水西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也

汜潛既道雲土夢作乂二音厥土惟金泥厥田惟下中厥
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枕匭幹括音栢礪音砥音
經六冊惟箇音輅音樛音三邦底貢厥名包匭音菁音茅厥篚玄
纁璆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
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榮反互有波既豬導荷櫛澤被孟豬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二乙
厥土惟壤下土墳壙盧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
紵生厥篚織績曠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去陽黑水惟梁
州惟岷嶓音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美底績厥土青黎厥田
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音求鐵銀鏤音磬熊羆音狐獬豸
象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
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音漆沮既從澧攸同荆岐
元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
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
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混淪折支渠搜西戎即
叙搜導岍音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
鳥鼠至于太華能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導嶺至于荆山內
方至于大別必列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
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
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
爲逆河入于海嶧冢導濊水爲濊水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
旌至于大別必列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音過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岳陽
巴陵東過音以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流音水東流爲濟
入于河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沛又東北會于汶又
北東入于海音子禮反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
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
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
同四隩音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
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音
德先不距朕行音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音三
百里納結音五百里甸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
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甸服三百里甸服三百里甸服武
衛五百里甸服三百里甸服三百里甸服三百里甸服武

禹音百里流東漸音入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禹音其告厥成功
其言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音六四之人予誓音甘汝有危氏威侮
五行音棄三正天用勅音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新安陳氏曰商以前若果無子丑二正則是自古以來皆建
寅孔子何獨言行夏之時乎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恭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怒音汝
五子之歌
孔聖全書音四卷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音于有洛
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音因民弗忍誅于河厥第五人御其
母以從音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
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然豈在明不見音是圖予臨兆民稟
乎若朽索之馭音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
作色荒外作音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末或不亡其
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
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開石和鈞王府則
有音厥緒音履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音

予將時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怛反女六反 怛音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胤征

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昇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昇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胤侯承王命祖征詳其文意蓋定臣善仲康能命將去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致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

孔聖金書

書經

四卷

二五

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祖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何惟明明每歲王春遣慈秋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義事以諫其或不恭邢有常刑惟時義和頑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反昌六反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音鼓音大馳音厥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

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虎音殲厥渠魁音從罔治舊染汚音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音厥音愛允濟愛克音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音非台音後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不恤我衆音舍音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音弗協曰時日曷喪音予及與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音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音言予則殛戮汝罔有攸赦

孔聖金書

書經

四卷

二六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音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音勇智表正萬邦音續音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正以是也

湯華夏而續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武商受命用爽厥誦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音刈音九若音之

有批反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
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德懋官功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漢志葛伯在陳東
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俟
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通同亡國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
自蒞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
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去好問則裕
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辟暴欽崇天道永保
天命

湯話
孔聖全書
四卷
二七

王歸自克復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
人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反性克終厥猷惟后夏
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惟離其凶害
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始天迨福善禍淫降災于
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
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始命弗諱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
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始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
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仰暗嗚呼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
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
忱乃亦有終忱時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音厥祖侯
甸群后咸在有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
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爲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
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相昭聖武伐虐以寬兆
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上声下始

孔聖全書
四卷
二八

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縱諫弗拂先民時若居
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
惟艱哉敢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
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松潤于貨色恒于遊畋時
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于者德比音頑童時謂亂風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去邦君有一于身國必
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
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太墜厥宗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邦惟尹躬克左左去聲右厥辟辟音壁下宅師肆嗣王丕承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音下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戒音界爾厥辟辟不辟辟音壁下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昧音味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求圖若虞機張張音章省省音息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一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義音義背與性成予弗弔于弗順營于桐宮密迓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休音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比音比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魚音魚及猶可違違音違作孽不可逭逭音遁既往昔昔音昔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後音後后來無罰王王音王德視乃烈和無時豫豫音豫先思考按按音按下思恭視視音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音音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十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去聲否音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音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去聲令音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音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必音必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音音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攸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音音要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音音時乃日新音音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音音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音音主善為師善無常主音音協于克一音音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來底音音

民之生嗚呼七十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彼人匹夫匹婦不獲自壽民主罔與成厥功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于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子忍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情先王有服恪克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蓐牙楊反又天其未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效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若汝訓汝猷黜乃心無敢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如鳩僭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飲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爾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是自安不尋情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敢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禍通汝悔身何及相去時恤思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

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暗邇其猶可撲普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違任音有言曰人惟求舊音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迨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音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于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躬那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詁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亡到勿襲音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音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音比音于罰予若籲音懷茲新色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音動予一人爾惟自爾自苦若乘音舟汝弗濟音吳厥載音伐爾忱不屬音惟存以沈不其或階音自怒曷音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令其

有今爾後汝何生在上今命汝一無起機音以自其恐人侮乃其過音乃心予廷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音六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爾后不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腎朕音孫有比音爾故有災從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步乃祖乃父汝共作音民汝有戕音爾則在乃心我先后綴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音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貞音王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音言曰作不音于朕孫迪爾后不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音爾求敵大音爾絕遠音汝分猷念以相音聖音全書音書經音上三

盤庚下

盤庚既遷音厥攸居乃止音茲音爰有衆曰無戲音息音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音歷告爾有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音協比音諛言予一人古我先王音多予前功音遷于山音月降我凶德嘉音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音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音肆上帝將復我高音祖之德音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未地于新邑肆予冲音小人非廢厥謀音弟音由靈各非音攸迪

卜用宏茲音賁音嗚呼邦伯師長音社百執事之人尚皆隱音哉予其懋簡相音爾念敬我衆朕不有好音貶貶敢恭生音鞠人謀人之保居叙飲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音否音爾罔有弗飲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音式敷民德未有一心

說命上

王宅憂音亮陰音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有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音稟令音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音帝音齊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音築音傳音嚴之音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音聖音全書音書經音上四

說命下

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音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音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音眩音厥疾弗瘳若音既音先上弗視地厥足用傷惟音賢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音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音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音社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父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

箭惟千戈省反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反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去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故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音顯音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問丁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音爾惟醴音曲音孔聖全書 書卷 四本 三五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圣王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李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音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音怠音于先王成憲其來無愆惟說式克欽成旁招俊又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音普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紐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音去雉音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天有永有不永非天音上民民中絕命民有不君德不聽罪天既予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音烈典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

朱子曰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了豈有諸侯臣子而敢稱兵于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代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敦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代紂耳

孔聖全書

書卷

四本

三六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音去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音去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音至音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尹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音去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音反音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音去草竊姦充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音罪乃罔恒音反音獲小民方興相為

敵讎今殷其淪喪去聲若涉大水其無津涯音殷遂喪去聲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入類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音若之何其謀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帝其耆長上聲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如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讎飲力念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音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音云刻于王子弗出我乃顛隳目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李太白比于廟碑曰昔殷王毒痛公獨死之非指生之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三七

其死非忠也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其十亂之謀總其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及工之喪也乃觀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與上兩繫豈不重歟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敢頌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圖其國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盡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

周書

秦誓上

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秦誓武帝時偽秦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儒所引皆

用偽秦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秦誓雖知剽竊音經傳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秦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秦誓始廢音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音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

以分其端特在于此爾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三八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音上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音昌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音石忠良剗音剔音歷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于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

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常祀犧牲粢音盛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憖音憖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虔德同德虔義受有音受臣音臣惟億萬心予有音三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音予有音有罪惟釣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音于有音有衆底天之音天天音天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音爾一人求清

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入王乃徇音徇師而誓音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音昵罪人淫酗音淫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音仇權相滅無辜音辜天殛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音有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音浮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音益無傷厥監惟不遠音遠彼夏王天其以予父民朕受賜朕音賜予音予有音有民音民必克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音聽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音疆彼音彼我音我于湯有光

易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慄慄音慄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奏章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上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斯音斯朝涉之脛音脛形定下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音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音保棄典刑囚怨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音順降時喪音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大罰

斯斫也孔子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北于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音心士竅遂剖北于觀其

心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去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昭臨光于四方顯于兩上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音非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聞考有罪惟予小子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執黃鉞音鉞古秉白

旋以應白選美西土之大王曰嗟我衣邦家君御事司徒司司空亞旅國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此去爾于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北音品音鷄無晨化鷄之晨惟家之興音各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音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尤音軌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昂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昂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貔于商郊弗逐克奔以役西土昂哉夫子音爾所弗昂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

依今考定武成

孔聖全書

四卷

四乙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曷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征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珍天物害虐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追亂略殄夏竇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申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適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于墓武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

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庚辰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又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範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四二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正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音民相音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序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音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卑洪範九疇彝倫攸序音始鯀則殛音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序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

四三

四四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周
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孫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
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
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音物惟德其物德慎不狎侮狎侮君子
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
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上不蓄珍禽奇獸不育
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
不勤不矜音細行音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
保厥居惟乃世王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四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音王穆卜周公曰未
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壇音善爲壇于南方止
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陳氏經曰孔子曰其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爲已也周公之
禱爲君親也爲已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人其聽音屬音虞音若爾三王其有不子之
責于天以旦代其之身予仁者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
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
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我先王亦未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其以璧與

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音內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

籒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音其罔害予小子新民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卜金縢之匱中正翼

日乃瘳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

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音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

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音

象王亦未敢誚音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木盡偃大木

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敬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四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

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

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

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詰

王若曰猷大詰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

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音敷音敷音

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

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音泰音聲音

般小腆他典反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固有死民不厭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春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放通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暗不違卜肆予冲人求思艱暗心暗寡哀哉予造大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暗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患于恤不可不成少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明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去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孔聖全書

知天命不易予未念曰天惟喪去厥君暗夫予曷敢不終朕暗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暗小敢弗干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暗陳惟若茲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孔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微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微矣故夫子惜之新安陳氏曰文非獻不能修宋初所以能修禮物以有微子之賢也孔子時宋文獻不足微繼之者不能賢如微子故也嗚呼乃祖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躋修厥猷暗舊有令聞暗並去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暗嗚呼往哉惟休無贊朕命康誥康叔在武王時非勿亦明矣特序書者不如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或問孔子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

王言之何也來子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嘗因而考之曰
朕帝憲兄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蓋亦
小序之言不足深信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音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太誥
治音王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不汝侮鰥寡庸庸祗祗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
以修我西土惟時怙音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音
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序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
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音通華乃文考紹聞衣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四九
去聲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苟成人宅
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
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惇彜乃身敬哉天畏棗誠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音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音不懋音姑音還音反已汝惟小子乃服
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
乃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音自作不典音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沒
王曰嗚呼封有音序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勗音懋音和若有音不
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遺

人非汝封又曰剝音則音貳音人無或剝則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摯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不蔽要
囚王曰汝陳時臬音摯音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不蔽要
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
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音殺音殺音越人于
貨音警音敏音不畏死罔弗音懲音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
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
弟音兹音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音敏音亂曰乃其速
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戾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五九
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庸音厥君時乃引惡
惟朕懲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
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
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
釋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
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
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音屢音求同爽
惟天其罰音殛音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向
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蔽時音正
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如瑕珍王曰

鳴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珍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放民世享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無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去聲德亦罔非酒惟行去聲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五十二

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音用孝養去聲厥父母厥父母慶有洗蘇典腆他典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執爾大克修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未觀省作反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爾乃自介用迄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未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隸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厥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長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長相去聲惟御事厥業音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敢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音淫音于非彝用無畏去聲威儀民罔不盡力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怠乃逸厥心疾狠反罔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厥國滅無音維音維音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厥辟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

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反茲音厥獻音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史友越獻臣有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音嚙音圻音父音薄音音違音農父若保音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五十二

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期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綱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音勿辯乃司民酒于酒粹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音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茲允殺人歷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我敗人有王放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音婦音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怙自古音茲監罔攸辟音惟曰若稽田既勤敷音惟其陳脩為厥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金匱其寄茨才資若作梓材既勤其寄惟其塗丹其寄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來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上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澤先後迷民用澤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謁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厥庶殷不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服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臧厥在天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顧爾天祖厥仁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去同古先民有夏天地誕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暨厥命相有殷天地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暨

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珍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顓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有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永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服予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徧保大相駐東土其基作民一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

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澠水東亦
洛食補耕來以圖爰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
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休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
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
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休無文予齊有工休從王于周予惟曰
庶有事公主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彌
丕親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
始發發厥依灼叙弗其絕厥若爰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
新邑休卽有儼明作有功博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
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
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喪侮乃惟
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裴民爰汝乃是不獲乃時惟
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
明農哉彼紉我民無遠用矣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
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后師惇宗將禮
稱秩元祀成休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勞作移
移近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感祀王曰公功裴迪篤罔
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
于宗禮亦未克收公功迪將其後監歸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
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

無數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
來率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備子來相宅
其大典殷厥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
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密其師
作周乎先考政昭于刑乃單文祖德休來懿殷乃命寧子絕以
相鬯音巨二音有曰明禮隨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禮子
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休
殷乃承叙萬年其承觀朕于懷德戊辰王在新邑丕祭虞文王
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
禮威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詰在十有二月惟周
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周告商王王王若曰爾殷遺多王弗
弟旻天大降喪去于殷我有周佑民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
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又殷命惟天不界允罔固亂弼
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界惟我不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
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留于時夏弗允庸帝大滂伏有
辭惟時天罔念開厥惟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
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

于天例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洪音逸罔顧于天顯民
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音惟天不昇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
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予其曰惟爾汝無度我不爾勅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
罪不正王曰獻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入奉德
不原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然惟爾知惟殷先人
有冊有典成憲章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
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
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音予大降爾音國民命我乃
孔聖全書 國書經 四卷 五十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音赴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
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由今朕作大邑于茲洽予惟四方罔
攸實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
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異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
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音爾厥有幹有年于
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音言爾攸居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
之依相音去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音于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

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音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
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音祖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
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
立王生則近生則遠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
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
四三年
呂氏曰憂勤有必壽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
孔聖全書 國書經 四卷 五十八
戒戒成王實萬世人之龜鑑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
精神思慮日出乎天理之中其壽因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
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卽其理而推之耳後世之
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慕神仙之術
以求長天何其愚之甚也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
功田功後稷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亥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
受民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
逸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音曰今日耽樂

洛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音愆若殷王受之迷音
 酗音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胥教誨民無或胥譴音張爲幻音愆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寢亂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音周
 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音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爲幻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
 無辜音愆有同是叢音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貽天譴音譴乃其降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子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音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下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音臣扈音格于上帝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音率惟茲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

有陳佯父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賔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音侯甸矧威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與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
明我新造邦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天命
千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貌叔有若閔音天
有若散音宜生有若奉顏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
教文王蔑音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
文王迪音見音傳音同音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
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
孔聖音今書經
書經
田卷
六十
冒丕覃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戊時往暨汝與其濟小子
同未有位乃無我責汝罔最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乃我受命無疆惟休亦
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
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在賈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
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與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音大否
部音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
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音其汝克敬德明
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
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子

不惠若茲多謫乎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若惟乃知民德示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故用治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也郭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胡孟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故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患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孔聖全書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祖德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衣來友今曲阜縣之奄至是也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于民乃不湊厥不克終日勤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圖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音滔至日飲剿音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下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諸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去聲有邦間去聲之乃惟爾商後王孔聖全書逸厥逸圖厥政不蠲滌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頒服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念聽朱子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能是聖人決不到作狂此只是甚言不可不學陳氏經曰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乃曰聖可作狂狂可作聖則可移歟曰孔子之言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于一念之頃堯舜而志就堯舜不趨于狂桀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于聖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公言此者明紂之為惡倘一旦改悔天不終棄之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威爾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
周王靈奉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昇殷
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
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
克敗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履不靜爾心未愛爾
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肩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
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冊至于三乃有不用我
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方惟爾自速
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厥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平
下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某音自作不和爾惟
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忘
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
尚永力敗爾田天惟昇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
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示
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頌音大遠王命則惟
爾多方探餘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逐爾土王曰我不惟多
詰我惟低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
伯常任隼人綴衣虎賁音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音哉古之

孔聖全書

書經

卷四

六三

孔聖全書

書經

卷四

六四

人音惟音有夏乃有室大兢音爾音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
行音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隼茲惟后美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
德惟乃弗作往往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不釐音上帝之
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
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
在受德音惟音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音逸德之人
同于厥政帝音欽罰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音萬姓亦
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
長音伯立政任人隼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趨音馬小尹左
右音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音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
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音三毫音改音尹文王惟克厥宅
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
獄庶慎惟音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亦越武王率音惟音救音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
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隼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音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
間音去之自一詰一言我則永惟成德之考以又我受民嗚呼予
已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
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文政立事牧

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釋音抽之茲乃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
惟吉士用勛音相去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
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勤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
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冠蘇公式敬
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民六服群群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聖書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未亂
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百牧侯伯庶政
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
人今予小子祗勸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音去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
其人少失照反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宣亮天地弼予
一人聖書宰掌邦治純有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
掌邦禁詰姦惡音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
職各率其屬以倡音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
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
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
無以利口亂厥官聖書貴疑敗謀急忽荒政不與墻面任事惟煩戒
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仁不期驕祿
不期後恭儉惟德無載聖書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
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厥官乃和不和政靡音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天
夫歌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為無斁音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兼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
茲東郊敬哉昔周公聖書誥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又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
未見聖君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
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與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綏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
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音容以和嚴
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有爾惟勿有惟厥中音有
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上辟乃辟聖書九于茲允音

常亂三細不齊爾。念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
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
有堅制力蓄之意。非洪裕寬綽恢恢手有餘地者斯乃德之
大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
有遷違上所命從厥人好其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
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頌音桃水相音去被冕服遷

孔聖金書

卷四

卷四

六七

王几

陳氏曰加朝服掩神孔子疾不敢以褻服見君也此即成王
不敢以褻服臨臣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侯衛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音平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
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與麗陳教則難辨不遠用克
遠殷集大命在後之嗣音敬敬天威嗣守文王大訓無敢怠逾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恤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昭弘濟
于艱難音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
釗冒貢于非幾。

成王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善者
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于不善而陷于惡矣
威儀舉其著于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于中者而戒之
也威儀之治皆本于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
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于是也成王
垂絕之言而奉養及此其有得于周公者亦深矣。

茲既受命還音旋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
宮毛仲爰齊侯呂伋以二于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恤定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音去命士須
材狄設黼衣綴衣牖間南嚮敷重音重黼席音純文允音反華王仍几

孔聖金書

卷四

卷四

六八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几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音純
雕王仍几西次南嚮敷重音重荀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王五重陳寶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音遠王馬序大王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
徹之毋衣大具音徹在音徹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
房大輅音徹在賓階音徹綴輅音徹一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
右塾之前二人雀弁音徹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音徹弁執戈
上刃夾西階音徹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
堂一人冕執鉞音徹立于東垂一人冕執壺立于西垂一人冕執
鏡音徹立于側階王麻冕音徹由賓階音徹西卿士邦君麻
冕音徹象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宰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上宗

奉同瑯琊由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曰皇后馮
王几道揚末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天下音燮和天下
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
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瑯王三宿三祭三咤音鴛上宗曰饗太
保受同降盥以異同棄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
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卒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應門右皆布秉音去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
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六九

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
美音若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音戡戡定厥功用敷遺音去
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疆音暗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
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音富富不務咎底音去
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能音暗能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
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
音暗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音暗顧爾先公之臣服于
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音暗若無遺鞠子羞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音暗及喪服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免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

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

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

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音買下並同

子未及期日而有袞音暗袞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

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

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八哭于路寢而見音現王于

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音暗答拜聖人復音扶又起不易斯言

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

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

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音暗之中其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七十

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
之何皆無亂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王
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
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
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葉氏曰諸侯踰年而朝廟即
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孔子
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爲吉事
亦明矣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
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况不及成王周公
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王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義也繼世以正大統示天下之大義也通義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義廢大義而言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傳為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世率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書之錄于經非孔子不能推之于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畢命

惟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音佐先王綏定厥家音密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暨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功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并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音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音要不音去好音去異音異尚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音士克由禮以湯陵德實音天道敝化奢靡萬世同流茲殷廢音士席寵惟舊音情賄後滅義服美于人驕溢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音之惟艱音富富能訓惟以不德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子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社罔不成賴予小子永應名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示有無窮之聞音去子孫訓其成式惟父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世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音左佑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音踏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音真作股肱心膂音力爾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音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音難民乃寧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罔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音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音義

同命

復齋董氏曰天子何為錄之曰聖人不以人廢言亦取秦穆過之意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刑休惕惟厲中
夜以興思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中良其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絕愆糾繆終其非心俾克紹
先烈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後德交修不
違慎簡乃條無以巧言令色便辟諂諂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
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讒
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
殛以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孤王曰嗚呼欽哉永
弼乃后于勳憲

呂刑

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
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
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上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
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夫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
穀贖罪之法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肅望之半
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罔路以傷治化會

謂康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既民歲至其
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飲法民則天子錄
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
厚之遺意云爾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音荒度達各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
有訓虫龜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冠賦義義為允奪權
矯凌苗民弗用重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
淫為制刑標標越越麗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與胥漸民泯滅
閔焚焚苗罔中于信以覆祖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
監民罔營營香德刑發聞惟腥帝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
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直容反黎絕地下同罔有降格
辟后之建在下明明常鯁寡無辜帝帝清問下民鯁寡有辭
于蕞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圻民
惟刑禹平水土主明山川積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
于民士制有姓于刑之中以教低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
四方罔不惟德之勅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裴典獄非
訖于威惟訖于富故志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
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
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忌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
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

獨降咎于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達各非及附造到其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友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音僻下疑赦其罰有銀

孔聖全書 卷八 四卷 七五

閱實其罪剝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剝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緩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緩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剝罰之屬十剝罪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自經權之異者觀之變法以求當于人情世變者權也自經權之同者觀之法雖變而能當于理者是即經也理通則人情世變無不通人情世變無不通則法無不通矣穆王訓刑雖在堯荒之年而拳拳及此德有唐虞忠厚惻恒之意此夫子

所以猶有取于是書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刑非倭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蔡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于輪而孚其刑上備有並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百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諸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

孔聖全書 卷八 四卷 七六

董氏曰孔子未定書以前舜典猶曰夏書序者謂訓夏贖刑蓋本諸此則知書序決非孔子作贖刑亦非禹刑明矣且舜既以五刑而有五刑矣鞭扑之輕者乃許以金贖所以養其愧耻之心而開以自新之路曰責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乃以刑爲致罪以罰爲贖金既爲五刑之疑有赦而又曰其罰若干緩則雖在赦皆不免于罰贖五刑盡贖非當獄乎自是有金者雖殺人可以無死而刑者相半于道必皆無金者也中正安在哉然不見并于孔子則猶拳拳于哀矜畏懼雖越于先王之良法而美意尚存歟

文侯之命

呂氏曰此篇作于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為春秋為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乎生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于苟且因循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此書于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為春秋戰國也法語傳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于辭命間學者當鑒察而明辯也夏氏曰此乃平王之年書平錫之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魯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始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孔聖合書書經四卷卷七

望于平王春秋作于隱公孔子蓋絕望于平王也新安陳氏曰幽王之過始于嬖褒姒而夫婦之綱紊繼于逐宜臼而父子之綱淪成于招申侯大戎叛弑而君臣之綱掃地平王親罹其禍俱襲其失夏氏謂春秋始于隱公夫子始絕望于平王吾謂書終于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于平王云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即厥命于文王示惟先正克左右昭在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行文武用會紹乃昭進孝子前文人汝多修修扞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爾爾邦用齊齊爾拒拒一一自自彤彤弓一一彤矢百百盧弓一一盧矢百百馬四匹父往哉哉柔遠能通惠康小民無荒寧寧爾都都用成成爾顯德

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往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眾而為成甲戌許之舉其忘親背背義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于天下後世而存之歟林氏曰知宣王中興會諸侯復復禁土使使賢使能能南征北伐錫命命韓侯侯申伯伯用張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乃無一篇見于書意當王之書必失亡于東遷之亂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于呂刑而于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于其後按左傳鄭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舉楚書曰楚國無以為為報惟善以為為報是知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周流周而于晉得文侯之命于魯得得書書秦得秦誓故以附于帝王書之末歟蔡初王王氏曰孔子西見趙簡子及河而反又西行不到秦則文侯之命與秦誓未必于晉于趙得之也不知林說何據重氏曰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平王所以深嘉之者不過曰汝多

修扞我于艱耳不知昭顯祖刑文武而昭德辟者果若先正之克左右昭事厥辟否乎方當戡亂之際而使之歸方苗圖治之時而遣之往賚以鉅賚錫以弓馬果何謂哉眷于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于不問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夫子猶錄其書者尚以其能錫命諸侯文武之遺澤未泯待于王自不振耳

費誓

孔子曰孔子書序以魯有治戒征討之儆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事猶詩錄商賈之頌張氏震曰是書詳于自治而畧于治人有志于征守而無志于戰王者之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七九

其也故孔子取之

公曰嗟人無諱聽命祖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教連條乃甲冑敵舉太乃于無敢不弔暗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暗備牛馬杜乃獲餉叙乃還罪無敢傷暗備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通逃勿敢越逐我復之我商登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殺擄墮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云九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峙乃芻交初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董氏昂曰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于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魯侯之美而國之大事一祀輿戎于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矣即此一舉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秦誓

李氏祀曰春秋敗崤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非徒悔耳徒悔不改穆公所以謹為穆公也夫子于書取其一念之悔而于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陳氏實曰大子存二誓于魯以著伯禽之是于秦以著穆公之非伯禽之時其征徐戎奉王命以討亂華大義也襲祀之役無王擅兵雖敗而自悔其心終在于報怨夫子于書以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終于胤征商書終于西伯戡黎而周書終于秦誓其旨一也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八十

公曰嗟我士聽無諱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遇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于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與曾通力既愆我尚有之乞乞魚乞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謗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一介臣斷斷不狃狃于宜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

有技若已有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而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胥疾以惡去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便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新安陳氏曰此章大學平天下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邦之机阻昭元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張氏九成曰孔子深意若曰平王錫文侯而言不及復讎王道不可望也得如伯禽之用兵庶幾于王道矣又得如秦穆之悔過亦庶幾于王道矣取魯秦以補王道所以深痛王道

之不復興也夫國風始于平王春秋始于平王王道終于平王而以秦魯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言哉天下之讎莫大于殺君父天下之惡莫大于安于為弒逆者所立事至于此王道絕矣夫子之意謂使平王用兵得如伯禽中侯大戎庶可誅乎使平王悔過得如秦穆微創用賢周家庶其中興乎今皆無之故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其後也以謂如此二人猶勝于平王也龜山楊氏曰或謂秦誓聖人專以其悔過而取之非也書之有二誓以志帝王之詰命于是絕也聖人以恕待人于人之有過而悔嘉之可也如但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聖人于人不徒嘉其悔又欲其

改李氏卷吾平王之話下櫟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

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終焉進秦于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于秦毋人之又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變驟而趨于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于定書刪詩作春秋之際乎董氏鼎曰此亦國史所錄孔子定書斷有唐虞以下訖于周而周又訖于秦蓋取其悔過也非聖人誰能無過過而能悔悔而能改善之善者也太甲悔而聽伊尹之訓成王悔而迎周公以歸不然敗度敗禮成湯之業墮矣內詛外訐文武之基墜矣悔過之功豈不大哉成康以後昭王以南征不而穆王繼之復拒祭公之諫肆侈心而行天下不知悔者也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攷序文于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

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于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畧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得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鈞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令序為一篇以附春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克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賦凡十一篇亡也○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八

經曰大戰于甘者其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夫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子作乎

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羲和湏殛殛時亂日胤征之作胤征○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登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五篇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作湯誓○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也○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王誦仲伯作典寶

三股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王恐示非聖人所急篇亡

○湯歸自夏至于大垌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答單作明居一篇○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俎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八

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有言奉嗣王祗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友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肆命俎後二篇亡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伊尹作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于亳答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替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替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宣甲居相作河宣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亡篇○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二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高宗之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勸黎○殷既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十一年之謬也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謬中之謬遂使武王蒙數千年脅惡之君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于此哉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八五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西旅獻鰲太保作旅鰲○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啓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放陳天子之命作嘉禾二篇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按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父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

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可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又按書序以康誥篇首錯簡家誤以爲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爲序篇示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耶不可攷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詔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下作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多士○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孔聖全書

書經

四卷

八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篇○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篇○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曹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肯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篇○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毫姑篇○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

故孔子鑿之以王此豈其例耶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桓圭瓚作文侯之命○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吳東郊不開作費誓○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靖還歸作秦誓

歸軒鄒氏曰伯禽魯之先君當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爵故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乃稱秦穆公此決非孔子筆削之例

孔聖全書

書經

卷八

八十七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五

詩經題辭

國風雅頌四詩乃上自王公大夫下達小夫賤隸之所作者

武正何以曰孔子之經也蓋古詩三千餘篇出史孔子周流四

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出注於是去其重複有五十君而取其

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出鄭康成或篇則刪其章

或章則刪其句或句則刪其字出歐陽修上采殷下取魯純取周詩

而取其可施於義理者凡三百有五篇出漢藝文志由是以雅奏之

於朝廷以頌奏之於宗廟以國風奏之於鄉黨閨門而使之各

得其所焉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按前漢禮

孔聖全書詩經五卷

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正之故其言如此然又以四方之音萬有不齊乃取

所刪之詩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而協於自然故宋景濂曰

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成孔子刪詩

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夫以

一詩也重複之無義者得孔子而刪篇章之失所者得孔子而

正音韻之不同者得孔子而協是其有功於聲詩也懋矣然則

述而不作之言其諸夫子之自道矣乎蔡復賞題

按文獻通考曰篇刪其章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

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

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章刪其句如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

鄭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傷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句刪其字如誰能秉國成不目爲政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凡刪去者皆此之類又按孔安國曰古詩三千餘篇則夫子所錄者不啻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殊不知古者列國皆有詩草王者采之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而自考正也何啻三千

詩序

按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孔子授之子夏或以爲國史或以爲毛公衛宏之所潤益朱子以爲皆無明文可考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况詩皆紀先王之政與夫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而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魯史所不得者則孔子亦不能彊筆而削之也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然故太史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通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觀興而怨群其時在太史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則於理爲近矣

詩經衍義

粵自虞廷有明良之詠而詩已胚胎矣夏書有五子之歌而詩已萌蘖矣周禮有大師以教六詩而詩已大備矣古詩三千夫子刪爲三百而使之各得其所夫豈無意乎蓋里巷歌謠者爲風風以道性情故用之於閨中也朝廷所作者爲雅雅以正禮節故用之於燕饗朝會之間也宗廟所作者爲頌頌以告成功故用之於登歌薦祭之時也其所以純取乎周者以周爲時王之制且其文郁郁而可從也其所以純取乎殷者以殷之文獻不足必有是而後庶幾可徵也等王風於列國者蓋以平王東遷政教不及於天下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也况感時觸事寧無宗周之思乎存魯頌而不削者蓋以時王賜魯重祭於是有頌以爲廟樂故其詩不爲風而爲頌也况夫子魯人又安得而削之乎十五國之詩豈風居變風之終者蓋以曹檜之亂極思治必正大如周公者而後可王也四詩之首皆以文王爲首者蓋以治家治臣治民治神必如文王者而後爲盛也

文王治家鹿鳴爲小雅之始言文王治臣文王爲大雅之始言文王治民清廟爲頌之始言文王治神此四始也

詩之爲經有善有惡有美有刺美其善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心刺其惡者所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故其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則孔子所以刪詩意也蔡復賞著

孔聖金書詩經集傳大全上卷卷之二

朱子序曰文節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教聖王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以遠使夫學者即是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語錄云風雅頌為三○上以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王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諷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壞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朱子曰史記曰周雅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詩之至也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乎此乎即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孔聖金書

詩經

五卷

玉

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愚謂大序必孔子所作小序之失頗云云者朱子以為後人所增廣是也今依朱子所定經音之後以小序首句分註於下亦以備參考耳

國風一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音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寤寐思服寤寐思服寤寐思服○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友之琴瑟友之琴瑟友之琴瑟友之○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三章八句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以氏之為之配官中之人於

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后序云周時臣衛
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
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
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須溪劉氏曰夫子自衛反魯
考禮正樂其時師摯在魯為夫子歌周南故曰師摯之始關
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嘒嘒
叶居○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魚麋是獲胡和
為締知為給去送反叶服之無數七灼反○言告師氏言告
言歸薄汚我私薄漣反我衣寄音寄寄寄寄寄寄寄寄寄寄
孔聖全書 五卷 六

葛覃三章章六句 后妃既成締綌而賦其事后序云葛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叶力○陟彼
鬼五目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叶胡○陟彼
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
詩后序云卷耳
南有樛櫟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櫟木葛藟荒之
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櫟三章章四句也

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小序
逮下也

終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終斯羽詵詵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終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終斯三章章四句 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終
斯之群處和串而子孫衆多比之小序云終斯后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無二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胡二反
桃之天天有黃其質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天天其
葉蓁蓁側巾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也興文
土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

興小序云桃夭后
肅肅兔置子斜反又子之丁丁反肅肅兔置子斜反又子之丁丁反肅肅兔置子斜反又子之丁丁反
肅肅兔置子斜反又子之丁丁反肅肅兔置子斜反又子之丁丁反肅肅兔置子斜反又子之丁丁反
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兔置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
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

采采芣苢音言采之采采芣苢音言采之采采芣苢音言采之采采芣苢音言采之
采采芣苢音言采之采采芣苢音言采之采采芣苢音言采之采采芣苢音言采之
薄言結之采采芣苢音言采之采采芣苢音言采之采采芣苢音言采之采采芣苢音言采之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

相樂也小序云采芣苢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不可泳思江之求不可方思○翹翹新

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求思江之

永矣不可方思○翹翹新言刈其藎漢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求思江之求矣不可方思漢廣三章章八句

比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克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

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

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北聖全書詩經五卷

德應所及也小序云漢廣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音飢○遵彼汝墳

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魚尾王室如

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汝墳三章章四句後一章此也

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

小序云汝墳道化行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叶樊于音吁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

姓于嗟麟兮麟之角叶盧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也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

皆化於善小序云麟之應也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

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

于歸百兩成之鵲巢三章章四句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

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

純一之德故嫁于諸侯而其家人美之小序云鵲巢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

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

于歸百兩成之鵲巢三章章四句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

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

純一之德故嫁于諸侯而其家人美之小序云鵲巢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上反○于以采芣于

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風夜在公被之祁祁

薄言還歸采芣三章章四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

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小序云

北聖全書詩經五卷

職也人不失

嘒嘒於暹草蟲趨趨反歷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乎江反○陟彼南山言采其蓂未

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

南山言采其蓂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

則夷草蟲三章章七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

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小序云草

能以禮自防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老○于以盛之維

筐及筥居呂于以湘之維錡及釜符甫○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史 77-235

叶後誰其尸之有齊則皆李女采蘋三章章四句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
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也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
其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厭於暴虐及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
谷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
不足○誰謂雀無牙何以穿我牖誰謂女無家何以速
我訟客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也
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
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
羊之絳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
羊三章章四句也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
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或息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或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三章章六句也
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
標有梅其實之兮求其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
章章四句也
庶士迨其謂之標有梅三章章四句也
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在東肅肅宵征抱衾與櫬寔命
不循小星二章章五句也
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
江有汜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
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處○江有汜之子歸
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江有汜三章章五句也
是時汜水之旁賸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
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賸見江水之有汜

而因以起興小序云江有泥美暖也

野有死麕俱倫反白茅包叶補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

榛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弄反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外

兮無感我悅始貌反兮無使徒弄反也叶符廢反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也一章三句也南國被文王

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

興其事而美之小序云野有死

何彼穠雙容反矣音律之華胡瓜反不肅離王姬之車又

何彼穠矣雙容反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獎其釣維

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與

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

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小

云何彼穠矣○春秋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於齊新安胡

美王姬也○氏曰以為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甚協

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大師編後經

吾夫子手不應若此其失倫者豈秦火之餘漢儒修補不究

彼華音劣者音加壹發五豝音加于嗟乎騶虞音牙○彼茁者

蓬壹發五豝丁公反于嗟乎騶虞叶五騶虞二章章三句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

思又有以入於庶類故其春田田獵也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

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小序云騶虞

邱劉氏曰大師存即鄭之名置於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庸之

汎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

五羔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

言往愬音遂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希也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叶小惓于群小觀閔

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音避○日於月諸胡

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音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柏舟五章章六句音章末章比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

柏舟自比小序云柏舟言

萱城朱氏曰莊姜憂已之不得於其夫似若無害也而夫婦

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妾之分於此乎始亂事始於閨門而毒

流於一國怨生於杜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人

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己於言乎夫子錄之

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世也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苟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

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音所所治兮我思古人

俾無訖音尤兮音反○綸兮綸兮淒其以風音反我思古人實獲

我心綠衣四章章四句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

失位故作此詩小序云綠衣衛

燕燕于飛音宜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上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韻戶反結之頽音杭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其音之子于歸遠于南心反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戴嬌任而令只終其心塞淵均反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肉反寡人燕燕四章章六句後一章賦也莊姜無子以陳氏戴嬌音主之子完爲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嬌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小序云燕燕痛聲日君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上胡能有定寧不我傾五反○日君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君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北聖全書詩經五卷十
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君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日月四章章六句賦也
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小序云日月猶莊姜傷已也終風且暴顧我則笑音諠許約浪笑教音傲中心是悼○終風且霾十皆惠然肯來莫往其來悠悠我思才反○終風且曠反不日有又曠曠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曠曠其陰虺虺其雷雷言不寐願言則懷胡終風四章章四句比
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小序云終風傷莊姜傷已也
擊鼓其鏜莊姜傷已也踴躍用兵音和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即反抗

○從孫子仲鍾師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叶勑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其馬叶蒲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叶後○死生契若結闊音隔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叶蕭○于嗟音嗟開音勞兮不我活叶力兮于嗟音荷兮不我信與仲同擊鼓五章章四句賦也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小序云擊鼓自南心反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叶音○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後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覯音演胡睨音華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五反七人莫慰母心凱風四章章四句三章與也後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北聖全書詩經五卷十五
詩以自責小序云凱風美孝子也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音○雄雉于飛下上音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叶力不忤反不求何用不臧雄雉四章章四句前二章賦也後二章賦也
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小序云雄雉刺衛宣公也
豐城朱氏曰不忤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彌爾爾濟盈有雉鳴叶魚雉鳴濟盈不濡軌居美反居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叶魚

旭日王反始旦士如歸妻追水未泮○招招舟子舟子人人
法印音翻否音翻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叶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比也第三章賦也此刺淫亂之詩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勉同心不宜有怒叶采芣采
非非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行道遲遲中心
有違不遠伊迤邐送我微音誰謂荼苦其甘如飴音宴爾新
昏如兄如弟待禮○淫以渭濁湜湜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
胥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音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音○就
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沫之游之何有亡音龜勉求之凡
民有喪音匏音救音之○不我能備音反以我爲讎
既阻我德音賈音用不售音昔育恐育鞠及爾顛履音
既生既有比予于毒○我有旨蓄音亦以御音冬宴爾
新昏以我御音有音光有音既音我肆音不念昔者伊
余來音峇風六章章八句比也四章六章賦也五章賦也
婦人爲音所棄故作此詩音夫婦失道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音式微二章章四句賦也
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音今何多目也
旄丘之葛音今何誕音之節兮叔兮伯音今何多目也

○何其處也必有以也何其久音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
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音兮尾兮流離之子音
叔兮伯兮哀音如充耳音旄丘四章章四句音賦也後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音伯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音俱俱音公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左手執籥音右手秉翟音
○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音一章六句音賢者不得志而仕
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音刺不用賢也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音彼諸姬
聊與之謀音○出宿于泂音飲音于音女子有行遠
父母兄弟音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音○出宿于干音飲
于言載脂載牽音還音車言音臻于衛
此字本與適害音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音思須與
漕音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爲我憂音泉水四章章六句音
詩音女思歸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手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
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

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出自北門叶眉憂心殷殷終宴其短且貧莫知我艱叶眉已焉

哉叶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益

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作嫌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

何哉○王事敦音堆我政事一埤音夷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章七句

首章此也後衛之賢者處亂世仕暗君不得其志北門刺

北風其涼雨去聲雪其零音康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叶戶

其虛其邪音徐既亟只音德且音庖○北風其嘒音咩

雨雪其霏音微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

狐莫黑匪鳥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此也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

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小序云北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音奇愛而不見搔刀音踞直誅

○靜女其姝貽我彤管音同管有煇音干說音憚女

美○自牧歸荑音徒今音徒洵美且異音夷女音女之爲音美美人之

貽音異靜女三章章四句此也此淫奔期會之詩小序云

靜女三章章四句此也此淫奔期會之詩小序云

靜女三章章四句此也此淫奔期會之詩小序云

靜女三章章四句此也此淫奔期會之詩小序云

靜女三章章四句此也此淫奔期會之詩小序云

靜女三章章四句此也此淫奔期會之詩小序云

靜女三章章四句此也此淫奔期會之詩小序云

靜女三章章四句此也此淫奔期會之詩小序云

靜女三章章四句此也此淫奔期會之詩小序云

靜女三章章四句此也此淫奔期會之詩小序云

求遽條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音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新臺三章章四句音二章賦也

舊說以爲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

作新臺於河上而要音腰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小序

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

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

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皆爲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爲狄所

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

亂之禍其報如也可不戒哉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子乘舟汎汎其景音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二

亦何爲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又不得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詩經疏義朱公遷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殺之死未盡善也然殺卒被殺而不忍違其父壽寧代死而不忍死其兄則其志有可哀者孔子於此亦閱其不幸而不忍剛去之也鄱陽張氏曰詩緝衛自宣公殺伋伋以朔爲世子代位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聖全書 詩經 五卷 二

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召致夷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杜康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哉

也彼柏舟在彼中河音騰彼彼兩髦音實維我儀叶牛河之此矢靡他反母也天反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反覺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反柏舟二章章七句興也

舊說以爲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

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小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西山貞氏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

牆有茨不可埽叶葛也中冓音構之言不可道音數叶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興也

舊說以爲衛世子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小序云牆有茨也衛人刺其上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污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音六珈音加委委於危佗佗音陀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河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音此今玼音此其之翟音去也實反髮如雲不反結反鬢音第也王之墳音墳也象之掃反也揚音且音之背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玼反我今玼反今其之展音也蒙彼綢繆音絳是繼也○玼反我今玼反今其之清揚揚且音之顏音也展如之

人兮邦之媛音媛于眷反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賦也

極言宣姜服飾容貌之美小序云君子偕老

爰采唐矣音唐沫之鄉矣音沫云誰之思音思美孟姜矣音姜期我乎桑中音桑

要於還我乎上宮音上王反送我乎淇之上音上羊反矣音矣○爰采麥音麥力反

矣沫之北矣音北云誰之思音思美孟弋矣音弋期我乎桑中音桑要我乎上宮音上

送我乎淇之上矣音上○爰采葑矣音葑沫之東矣音東云誰之思音思美孟庸矣音庸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賦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此

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小序云桑中刺奔也

孔聖全書詩經五卷

朱子詩序辨說曰或者曰詩三百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

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

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

其剛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曰不

然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

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

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

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

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曰然則太序

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相

舟楫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

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

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

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

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

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

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

韶武之音也邪又曰孔子之稱思無邪非以作詩之人所思

皆無邪也

鵲之奔奔音奔鵲之疆疆音疆美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音兄○鵲之

疆疆音疆鵲之奔奔音奔美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音君

鵲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興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

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小序云鄭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彭氏曰陳氏云木必壞然後蠹生焉國必亂然後寇生焉聖

人存此詩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使後世知所戒也

定音定之方中音中作于楚宮音楚揆之以日音日作于楚室音室榘之榛栗音栗椅音椅

桐梓音桐漆爰伐琴瑟音瑟○升彼虛音虛起居反矣音矣以望楚音楚矣望楚與堂

景音景反古影山與京音京降觀于桑音桑卜音卜云其吉終然久城音城○靈雨既

零音零命彼倕音倕人星言風駕說音說于桑田音田匪直也人秉心塞

淵音淵均音均反駟來此三千音千斯反

延之方中三章章七句賦也

猗猗猗所賦文公使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
以美之中序云定之方
蠨蛸音帝丁蠨蛸音帝丁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特叶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叶則也不知命叶并也
蠨蛸三章章四句前二章比也此刺淫奔之詩小序云蠨蛸
相息亮反鼠有皮叶蒲何反而無儀叶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何叶吾反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侯叶羽已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反
相鼠三章章四句與小序云相鼠也而刺無禮也
子子居熱反旌在浚音潁蘇反之郊叶音高素絲組符至反之良馬四
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昇必寐反之○子子旌在浚之都素絲
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德之○子子旌在浚之
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音谷姑反之
千旌三章章六句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旂以
見賢者小序云千旌美好善也
載馳載驅叶仕歸音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祖反大夫蹇蹇
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滅我思不遠既
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滅我思不閔○陟彼阿丘言采其蓂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音許人尤之衆極音直更且狂○

我行其野芄芃音紅其麥叶說音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
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反百爾所思叶新反不如我所之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也
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
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蹇而來者夫人知其必
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
此詩以言其意耳小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朱子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
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
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
衛
瞻彼淇奧音育綠竹猗猗音及叶於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僖兮音瑟反今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音元
兮音遠○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音精有匪君子充耳琇瑋
音會音外弁如星瑟兮僖兮音赫反今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瞻彼淇奧綠竹如簋音貴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
璧寬兮綽兮音重今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兮音洪三章章九句也衛人美武公之德小序云其美
考槃在澗音居碩人之寬音區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音元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音木獨寐寤言永矢弗過音未反○考槃

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三章章四句詩人美賢者隱處淵谷之間而碩大

寬廣無戚戚之意先公之華使賢者退而窮處

碩人其碩其碩衣衣去聲錦裳音華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息手如柔荑音華膚如凝

脂領如蝤蛴似修齒如瓠犀音華犀崎首蛾眉音華巧笑倩兮

今美目盼兮音華碩人教教音華說始鏡音華于農郊音華

四牡有騶音華大夫風退無使君勞音華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音華

施民音華滋滋音華月音華鮪魚音華發發音華未反音華

碩人四章章七句賦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

賦之出也音華抱布貿絲音華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音華

悲反音華送于涉淇至于頓丘音華匪我愆期于無良媒音華

音格七音華于無怒秋以為期音華乘彼境音華垣音華以望復關音華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華既見復關載笑言爾卜爾筮體音華

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音華遷音華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音華

鳩兮無食桑甚音華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音華士之耽兮

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音華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音華

但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華漸音華車帷裳女也不爽音華

士貳其行音華即反音華也罔極二三其德音華三歲為婦靡至勞矣音華

與夜寐靡有朝音華矣言既逐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音華

其笑矣音華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音華及爾偕老老使我怨音華

則有岸音華矣濕則有洋音華總角之宴言笑晏晏音華信誓

旦旦音華不食其言音華及是不思亦已焉哉音華

氓六章章十句音華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音華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音華○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音華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音華○淇水在右泉

源在左巧笑之嗟音華可佩王之儼音華○淇水悠悠音華檜楫松

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音華竹竿四章章四句賦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卑而不可得故作此詩音華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音華雖則佩觿能不我知音華容兮遂兮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音華芄蘭二章章六句賦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音華誰謂河廣一簣音華誰謂河廣曾不崇朝音華

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
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小序云河
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反今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古未去王前驅○自伯
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為容○其雨其雨杲
杲音稿古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音疾○焉反得諼况表草言
樹之背音願願言思伯使我心痾音內
伯兮四章章四句一章二章四章賦
也三章比也婦人以夫久從征役
而你是詩小序云作
今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
梁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許○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
矣之子無服叶蕭有狐三章章四句比
國亂民散喪其妃同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小序云有
狐則時也
投我以木瓜叶反報之以瓊瑤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呼報反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
李報之以瓊玖音父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比疑男女相贈答之詞小序云木瓜
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
車馬焉服馬衛人思之故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王朱公選曰孔子生於靈
王時去平王凡十世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職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
之穗音青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
心如噓叶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賦而
興也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
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故作是詩小序云黍離
閔宗周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雞棲音于墀日之夕矣牛
羊下來叶陵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新齊○君子于役不日
不月曷其有佸叶勞反音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來音
下括音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賦
也
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小序云君子行
役刺平王也
君子揚揚左執黃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音止且音且○君子
陶陶左執翻從刀右招我由敖五刀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
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
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小序云君子
揚揚閑周也
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音音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叶胡威哉懷哉
曷月予旋音音歸哉○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蒲叶旁彼其之子

不與我成許懷哉懷哉局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也 平王以申國近楚數期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

皮者怨思作此詩也 小序云揚之 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

云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

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春秋作於隱公

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為國風者平王自為之也平王

亡國於是王者之迹炮而詩亡天下實實焉日趨於夷狄禽

獸之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中谷有雅 此雷嘆呼且其乾矣有女化 反 西指離 反 其嘆矣

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雅嘆其脩 反 其有女化

孔聖全書 五卷 廿

離條其歡 反 矣條其歡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雅嘆其

濕矣有女化離 反 矣其泣矣嗟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 與 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

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小序云中谷 有雅閑周也

有兔爰爰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反 我生之後逢此有

雅 反 尚寐無吽 反 有兔爰爰離于羅 反 我生之初

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反 尚寐無覺 反 有兔爰爰離

離于羅 反 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兔爰三章章七句 也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

而作此詩 小序云兔 爰閑周也

絲絲葛藟 反 在河之許 反 五終遠于 反 兄弟謂他人父 反 夫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反 五 絲絲葛藟在河之渙 反 始二音 終

遠兄弟謂他人母 反 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反 絲絲葛藟

在河之漚 反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反 謂他人昆亦莫我

聞 反 葛藟三章章六句 與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

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 小序云葛藟 反 王

彼采葛 反 居調 反 不見如三月兮 反 彼采蕭 反 今一日

不見如三秋兮 反 彼采芣兮 反 一日不見如三歲 反 今

采芣三章章三句 與 此淫奔之詩 小序云采芣 反

大車檻輅 反 衣如綈 反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嘒

孔聖全書 五卷 廿

嘒 反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

穴 反 謂子不信有如皦 反 日 大車三章章四句 與

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

如此 小序云大車 反 刺周大夫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 反 其來施施 反 丘中

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

留之子成我佩 反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與

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 小序云丘中有麻 反 思賢也莊王

是詩 鄭一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叶古兮還予授子之漿
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漿兮緇衣之蓆叶祥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漿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叶 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爲
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小序云緇衣
將七羊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之舌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
母叶蒲仲子兮可懷叶胡威友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叶於也○將仲子兮
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仲子可懷也諸
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豈
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子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孔聖金書 五卷 廿一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叶 此淫奔者之詞小序云將仲
叔于田叶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
狩叶始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叔流
野叶與巷無服馬叶蒲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叶 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
詩小序云叔于田
叔于田叶平乘乘馬叶蒲執轡如組叶音兩駟如舞叔在藪叶口
素叶音火烈且舉叶音檀叶音暴虎馘于公所將叔無仇叶音九
其傷女叶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叶音行叶音叔在藪火
烈且揚叔善射忌叶音又良御叶音駕叶音忌抑叶音控叶音忌抑

緇送忌○叔于田乘乘馬叶音兩駟如手叔在藪火烈
具阜叶音叔馬慢叶音忌叔發罕叶音忌抑釋叶音抑叶音抑
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小序云大叔于
解頤曰段之輕浮淺露如此固不得爲善矣然莊公所以處
之者果得爲盡善乎仁人之於弟也亦親愛之而已矣教誨
之而已矣今莊公不然始則恣其所爲而不問終則操之已
蹙而不怒則是其予之者乃所以奪之也其寵之者乃所以
殘之也其不仁已甚矣聖人錄二詩於國風既以著叔段之
惡而著鄭伯克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其亦可以爲後
戒矣
孔聖金書 五卷 廿一
清人在彭叶音駟介旁旁叶音二矛重英叶音於河上
乎翱翔○清人在消叶音駟介旁旁叶音二矛重橋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叶音駟介陶陶叶音左旋右抽叶音中軍作
好叶音許侯 清人三章章四句叶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
之兵御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小
云清人 刺文公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
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熟而
退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謝竟
上坐視其離散而莫爲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

深矣

羔裘如濡叶而朱反洵直且侯叶洪始洪彼其叶音之子舍音命不渝叶容朱容○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音兮

羔裘三章章四句也美其大夫之辭小序云羔裘判朝也

慶源輔氏曰爲臣之道主於正直不阿而已雖孔子之在朝亦以便便閭閻侃侃爲常至於泰行巽入委曲以就事亦固有時而當用要之其出於不得已而已

遵大路兮叶所見反執子之袿叶起反有無我惡烏路反兮不疇市坎反故也○遵大路兮叶所見反執子之手兮無我驪與同兮不寔好也

孔聖全書詩經五卷廿四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賦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擊其袿而留之小序云遵大路思君子也

友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鳬與鴈

○弋言加叶居之居何反之與子宜叶魚音之宜言飲酒與子

偕老叶呂孔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知子之來叶大直反

之雜佩以贈則叶音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叶呼報反

之雜佩以報之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賦

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小序云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輔氏曰鄭風雖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容遂殄滅哉唯其鄭風而有此詩此聖人所以錄之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美且都○有女同行叶戶反顏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翔將翔佩玉將

將叶音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賦

此疑亦淫奔之詩小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忽當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恥至於見逐

敬國人刺之

山有扶蘇音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山

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彼童扶蘇二章章四句興

淫女戲其所私者小序云山有

擗他落反兮擗兮風其吹女音叔兮伯兮倡昌亮反予和胡計反

女音○擗兮擗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音女

孔聖全書詩經五卷廿四

擗兮二章章四句興此淫女之詞小序云擗兮刺忽也

彼彼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冊反兮

彼彼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彼童二章章四句賦此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小序云

忽也不能與賢人也○朱子曰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

曰鄭聲淫華谷嚴氏曰彼童或以爲指忽或以爲指祭音仲

忽爲鄭君國人不得目爲彼童又曰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

得目君爲彼童也

子思思我褰裳涉溱音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思思我褰裳涉洧音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寒裳二章章五句賦淫女語其所私者小序云寒裳思見正也

子之丰芳容反叶兮俟我乎巷叶胡貢反兮悔予不送兮○子之

兮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於反音錦聚苦迺反音衣錦聚苦迺反音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戶反○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

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賦婦人所期之君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

之而作是詩也小序云丰刺亂也東門之墉音苦叶茹音如應力反音在阪音反叶其室則邇其人

甚遠○東門之采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五卷一 世六

東門之墉二章章四句賦淫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小序云東門之墉

風雨凄凄子西反音雞鳴喈喈音皆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

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胡蕭反音○風雨如晦叶呼有反音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賦淫奔之女言當此之頃見所期之人而心悅也小序云風雨思君子也

青青子衿音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

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微之反音○挑他反音兮達他反音

他木反叶兮在城關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章四句賦此亦淫奔之詩小序云子衿刺李校廢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反音兄弟維予與女波無信人之言人

實廷居望反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音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賦

淫者相謂小序云揚之水問無臣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音稿反音衣襟反音

匪我思存音稿反音○出其東門有女如茶徒雖則如茶

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小序云出其東門問亂也公子五其室家焉朱子辨說曰○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雞鳴與此詩此乃淫奔者之詞

爲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循未泯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徒端反音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音近

相遇適我願叶五遠反音○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野有二章章六句賦而

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小序云野遇時也

溱與洧方渙渙叶于元反音兮士與女方秉簡右類反音兮女曰觀

乎士曰既且反音且往觀乎洧之外詢叶于反音且樂維士與

女伊其相譁贈之以芍藥○溱與洧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云

伊其將當作相聲譚贈之以勺藥法有二章章十句賦而淫奔者自叙之詞 小序云濟洧刺亂也

齊勿刺熊氏曰齊地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

雞既鳴矣朝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叶韻即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上同月出之光○蟲飛鸞薨甘與子同

夢叶莫騰會且歸矣無燕予子憎雞鳴二章章四句也

古之賢妃此齊詩也李氏以爲齊桓之衛姬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思賢妃也

子之還旋兮遭我乎徂乃之問叶音堅兮並驅從兩肩兮

損我謂我儼兮今子之茂叶其兮遭我乎徂叶徒厚之道叶音

兮並驅從兩牡兮損我謂我好叶音厚兮今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損我謂我好叶音

還三章章四句賦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

俟我於著直捷反乎而充耳以素叶音乎而尚之以瓊華叶音

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華叶音

皆三章章三句賦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女

俟已也小序云著刺時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閨叶音兮在我閨兮履我發叶音

兮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也子辨說曰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

東方未明叶韻顛倒叶韻衣裳顛之倒叶韻之自公召之○

折音柳樊圃叶韻衣倒之顛叶韻之自公令叶韻之○

居無節號令不時小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許氏曰雞鳴視朝之晚此詩視朝之早皆不能中聖人於齊並存之豈無意哉君子讀

詩以自警則於應事必求合於中使無可議則善矣豈特若人君之位而於視朝之事爲然哉

南山崔嵬叶音雄狐綏綏音道有湯齊子由歸既曰歸止音又

有湯齊子庸止音既曰庸止音又從止○藥麻如之何音衛從子

止音又鞠音止○析薪如之何音匪斧不克音取妻如之何音匪媒不得音既曰得止音又極止音南山四章章六句前二章此也

此詩前三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小序云南山崔嵬之行淫乎川

無田音甫田維音九秀音有無思音高遠人勞心忉忉音甫○
無田音甫田維音九秀音有無思音高遠人勞心忉忉音甫○
今總角音古邕音古反音時今未音居見音反今突而弁音甫○
甫田三章章四句音甫戒時人厥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
徒勞而無功也音甫○
盧令令音甫其人美且仁音甫○盧重音甫環其人美且鬣音甫○盧重
聲音甫梅其人美且德音甫盧令三章章二句音甫也
此詩大意幽遠略同音甫小序云盧令刺荒也公始用獵畢弋
敵苟在梁其魚魴音甫鰈音甫古音甫反音甫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敵苟
在梁其魚魴音甫鰈音甫古音甫反音甫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敵苟在梁其魚唯
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音甫敵苟三章章四句音甫也
齊人以敵苟不能制大魚此齊莊公不能防閑文姜音甫小序云
文姜也
載驅薄薄音甫簞服朱韞音甫魯道有蕩齊子發夕音甫○
四驪音甫濟濟音甫垂轡音甫濟濟音甫魯道有蕩齊子豈音甫○
第音甫汶水滔滔音甫行人儻音甫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汶水滔滔音甫行人儻音甫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音甫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小序云載驅
齊人刺襄公也
荷嗟昌兮音甫願音甫而長兮音甫抑若揚兮音甫美目揚兮音甫巧趨踰兮音甫射則臧

今○荷嗟名兮音甫美目清兮音甫儀既成兮音甫終日射音甫侯不出正音甫今
展我甥音甫兮音甫○荷嗟變音甫兮音甫清揚婉音甫兮音甫今舞則選音甫雪
反音甫今射則實音甫兮音甫四矢反音甫兮音甫以禦亂兮音甫
荷嗟三章章六句音甫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
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小序云荷嗟
刺魯莊公也
○朱公遷曰齊俗惟以射獵輕儇相尚淫奔之
事惟東方之日一篇而已民間方穢未甚也而襄公以一國
之君居萬民之上禽獸其行肆為元惡其罪不可勝誅矣聖
人善之而魯桓莊之醜亦有不可容掩者蓋天下所同惡之
人雖父母之國不可諱也
孔聖全書
魏
糾糾音甫葛屨音甫可以履霜音甫慘慘音甫女手可以縫裳音甫要音甫之楸
紀力之好音甫人服音甫之○好人提提音甫宛音甫然音甫左辟音甫避音甫佩
其象音甫維音甫是褊心音甫是以為刺音甫○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音甫一章五句音甫也
魏地音甫陋隘其俗儉嗇而褊急音甫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音甫小序
魏刺也○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
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褊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
利之心始急矣
彼汾音甫扶音甫兮音甫沮音甫兮音甫如音甫言采其音甫其音甫彼其音甫之子美無度美

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音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音反○彼汾一曲言采其蕢音反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音反欲殊異乎公族汾沮洳三章章六句也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小序云汾出
園有桃其實之緘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音反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音反○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音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音反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也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北序云國有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音反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音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音反陟岵三章章六句孝子行役不忘其親小序云陟岵孝子
十畝之間音反兮桑者閑閑音反兮行與子還音反兮十畝之外音反兮桑者泄泄音反兮行與子逝兮音反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閒故其詞如此小序云十畝
坎坎伐檀兮音反寘之河之干音反兮河水清且漣音反

倚於宜音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音反今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反貍貍音反彼君子兮不素餐音反兮坎坎伐輻音反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音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反鴉音反今彼君子兮不素餐音反兮伐檀三章章九句也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反莫我肯顧音反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音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苗音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誰之求號音反碩鼠三章章八句也比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小序云碩鼠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暮音反今我不樂音反日月其除音反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音反好樂無荒音反良士罔暱○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音反日月其邁音反無已太康職思其外音反好樂無荒音反良士蹙蹙音反○蟋蟀在堂役車其休音反

休休蟋蟀三章章八句也

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小序云然

二 殛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二反音
 宛於所
 其死矣他人是愉

婦叶婦后反音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叶去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反

以求日寃其死矣他人入室山有樞三章章八句也興

孔聖全書
詩經
五卷

此詩蓋亦前篇之意而解其憂刺晉昭公也

子云何不樂音洛○揚之水白石皓皓胡暴反素衣朱繡妙反

我聞有命叶彌井反音不敢咎人

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

歸之故作此詩小序云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

汧也見沃之盛疆子孫特存晉國焉○韋氏曰揚之水柎聊

一詩述當明因情棄舊君而樂桓桓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

可也耳二之惡直而善曲言其

何如王上之無道而責賈之我亦不可也是以女之聖人臨

乎民上慟乎君松素之駭六魚底有不得者皆及求諸已

而巳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爲仁

紉反束薪三反星在天音錙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

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反音三星在隅反音今

夕何夕見此邇反音邇很口反音子兮子乎如此邇邇何○綢

五卷 四庫

今夕何夕見此粲然者反音子兮

子命女此葬者何

國爵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嫁娶之禮者綱終刺

也

有杖反之杜其葉音滑反行音跲反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_{反音}嗟_反行之人胡不比_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伙_反

馬○有林之杜其葉菁菁子秀反音獨行眾眾扶董反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姓呼聲反音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杖杜二章章九句也興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

人之辭辭序云杖刺時也

羔裘豹祛起居起揚自我人居居斤於斤御豈無他人維予之故改乎古○羔裘豹褰徐放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予之好呼報反叶羔裘二章章四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小序云羔裘判時也

肅肅鳴羽集于苞栩况王事靡盬不能執耒耜父母何怙侯古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鳴羽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耒耜父母何食悠々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鳴行戶即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耒耜父母何嘗悠々蒼天曷其有常也鳴羽三章章七句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小序鳴羽刺時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兮無衣二章章三句也賦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同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云無衣美晉武公也朱子辨說曰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往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以是爲美吾恐其美奸誼盜而爲效也華谷嚴氏曰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韓詩作道適我中心好呼聲之曷飲於燠食音之○有杕之杜生於道周彼君子兮噬音

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也

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小序云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葛生蒙楚棘蔓于野叶上與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歎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姐御○冬之夜同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前二章與也後三章賦也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不歸小序云葛生刺晉獻公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叶典因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叶斯人舍音同旃之然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芣采芣首陽

之下叶後五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芣三章章八句也

此刺聽讒之詩小序云采芣刺晉獻公秦朱公遷曰秦與吳楚皆非中國秦有詩而吳楚無之不知何故然蘇氏謂周之盛時千八百連入春秋猶百餘變風之作先春秋久矣而見於詩者止如此雖小如檜曹亡如邶邶魏皆在其中則是有者自有無者自無非天子不能以列

有車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阪有漆隈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逝者其耄田結反叶地○阪有桑隈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

阪有漆隈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逝者其耄田結反叶地○阪有桑隈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

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

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小序云車鄰美秦仲也劉氏曰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

寺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干王命襄公為侯之役者

駟職

孔阜反六轡反在手公之媚反子從公于狩反

九反

○奉時辰壯辰壯孔碩反常灼公曰左之舍反捨反拔反則反

獲反黃反○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反胡田反輶反車鸞反鑣反載反

儉反力反駟反歌反許反竭反驕反許反喬反

此亦前篇之意

小序云駟職三章章四句也

小戎

錢反淺反收五檠反木梁反輶反游環反脅反驅反居反懼反陰反鞫反

孔聖全書

文茵反四暢反敝反又去反駕我騏驎反其反弗反

漆反又之錄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

阜反扶有六轡在手騏驎反是中反叶諸反仍反駒反古反花反

龍盾反順允之合鑿以鑿反古反允反納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反叶於反

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伐駟孔羣反公反矛鑿鑿反徒反朱反倫反反反

蒙伐有苑反虎反軔反乾反亮反鏤反膺反交反張反二弓反叶姑反私反竹反閉反緄反

占本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反音反監反良人秩秩德反

音

小戎三章章十句

反

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

不共戴天之讎也

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

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

不共戴天之讎也

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

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

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小序云小戎美襄公也

兼反古反蒺反蔞反

蒺蔞反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反路反反反遡

時從之道阻且長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蒺蔞凄凄白露未

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遊從之道阻且躋遡遊從之宛在水

中坻反直反○蒺蔞采采反叶反此反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渚

二叶反始反遡遊從之道阻且右反叶反初反執反遡遊從之宛在水中止

兼蔞三章章八句

不知其何所指反小序云蒺蔞刺襄公也○朱公遷曰秦元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反叶反莫反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反叶反渠反之反類反

孔聖全書

五卷

渥反丹其君也哉反叶反行反黎反○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此

敲反弗反衣繡裳佩王將將反叶反羊反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章六句

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職

之意小序云終南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于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

其反叶反戶反橋反惻惻其慄彼蒼者天反叶反鉄反日反殲反子反我良人如

可贖兮人有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反叶反戶反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反叶反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有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鐵虎

維此鐵虎百夫之禦臨其反叶反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維此鐵虎百夫之禦臨其反叶反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今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也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

之賦黃鳥小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劉氏曰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

而謂其無後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

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

子遂絕嬴氏之統維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

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鮑伊稿反彼晨風叶予情反 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栢栢歷各反 隰有六駘邦角反 未見君子

憂心靡樂洛音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栢隰有樹檉未見

孔聖金書 詩經 五卷 五子

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也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小序云晨風刺康公也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

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 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同

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贖送反

與子偕行叶戶反 無衣三章 五句也

秦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平居而相謂小序云無衣刺用兵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

悠悠我思叶新反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 玉佩叶蒲留反

渭陽三章章四句也 秦穆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

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小序云渭陽康公念母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

乎每食四簋叶已反 今也每食不飽叶捕苟反 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也 賦 此刺其君之待賢禮意寡衰供

寢薄不能繼其始也小序云權輿刺康公也

陳

子之湯池郎池反 兮宛丘之上辰羊辰亮反 兮洵音有情兮而無望

武方武反 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 無冬無夏叶與直反

其鷺羽○坎其擊缶方有反 宛丘之道叶徒厚反 無冬無夏

孔聖金書 詩經 五卷 五子

其鷺翻音準叶丘反 宛丘三章章四句也 國人見此人

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小序云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无

東門之枌符云反 宛丘之栩况蒲反 于仲之子婆娑素何反 其下

葉叶後五反 ○穀旦于差初佳反 南方之原叶力制反 不續其麻

婆娑叶後五反 ○穀旦于逝越以驥音宗 邁叶力制反 視爾如荻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小序云東門之枌荻

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會於道路歌謠于市井爾

衡古文門反 之下可以棲音 遲必悲反 之洋洋可以樂音 飢○

衡古文門反 之下可以棲音 遲必悲反 之洋洋可以樂音 飢○

衡古文門反 之下可以棲音 遲必悲反 之洋洋可以樂音 飢○

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聞之之語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

有曰法莫無所弗施非聖經本意矣

愉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丘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切○羔裘

綌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

曜羊昭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三章章四句賦也

舊說榆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

人憂之小序云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庶見素冠芳棘人樂樂力端反勞心博博徒端反兮○庶見素

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韞音韻兮我心蘊於

結反音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三章章三句賦也

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孔聖全書 詩經 五卷 五四

小序云素冠刺 傳曰見毛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

千元 琴而弦衍衍音旦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

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

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

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

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

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隰有萋反楚荷反離乃可反其枝天於驕反沃沃烏毒反樂

子之無知○隰有萋楚荷離其華二反音天之沃沃樂子之

無家古胡反○隰有萋楚荷離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長楚三章章四句賦也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

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小序云隰有萋楚

匪風發叶方月反今匪車偈起竭反今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

兮○匪風飄匹逸反今匪車嘒匹妙反今顧瞻周

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漣反之釜符南反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 匪風三章章四句前二章賦也後一章詩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小序云匪風思周道也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刺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

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輪

孔聖全書 詩經 五卷 五五

蜉蝣三章章四句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

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小序云蜉蝣刺奢也昭公因小而

無所依焉

彼候人兮何上戈與袂音對彼其之子三百赤節音弗反○維

鵲從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謹反其服叶滿北

○維鵲在梁不濡其味音救反彼其之子不濡其脣古豆反○

奮烏會反今爵反於貴音方南山朝隣子方反婉於反方變音方季

女斯飢 候人三章章四句前一章賦也中二章

此刺其君遠音去君子而近小人之詞小序云候人刺近小

鵲鳩在桑其子七方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叶

讀如 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 四日舉趾叶同 我婦子叶契里反 饁反音 炎反音 彼南畝叶蒲彼反音 田峻音 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反音 女執懿筐反音 遵彼微行叶戶郎反音 采芣苢反音 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祈祈反音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捭反音 葦葦鬼反音 蠶月條反音 桑取彼斧斨反音 伐遠揚反音 彼女桑七月鳴鵲反音 八月載績反音 戴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萼反音 五月鳴蜩反音 八月其穫反音 十月隕反音 二之日其同載績反音 武功言私其縱反音 爲公子裘反音 于公○五月斯螽反音 動股六月莎反音 雞振羽七月在野反音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反音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反音 穹反音 室反音 熏反音 鼠塞向墜反音 戶上嗟我婦子反音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反音 ○六月食鬴及蕞反音 七月亨反音 葵及萩反音 八月剥反音 棗反音 十月穫反音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反音 七月食瓜反音 八月斷反音 壺反音 九月叔苴反音 采荼反音 薪樗反音 食反音 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反音 十月納禾稼反音 黍稷重反音 稷反音 禾麻反音 麥反音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反音 晝爾于茅反音 宵爾索綯反音 亟反音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反音 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反音 陰反音 四之日其蚤反音 獻羔反音 祭

九反音 九月肅霜十月糝徒力 場朋酒斯饗反音 曰殺羔
羊躋子奚反 彼公堂稱彼兕觥黃反音 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也賦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
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魯矇朝夕諷誦以教之云七
業也 月陳王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又叶入 無毀我室又叶上 恩斯勤斯音
鷓鴣之子反音 之閔反音 斯音 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音杜徒
直留反 繆莫侯反 牖戶反音 今女反音 下民或敢侮予反音
予手拮据音居 予所持音落 茶予所畜租反音 予口卒瘁音
口予未有室家音 予羽謀謀音 予尾脩脩音 予室翹翹
孔聖全書 詩經 五卷 予个
鷓鴣四章章五句也賦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
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去 之二叔以武
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
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
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鷓鴣而謂之小序云鷓鴣
我徂東山惓惓反音 不歸無韻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
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反音 枚反音 蚰蚰反音 者燭
音 悉在桑野反音 敦反音 彼獨宿亦在車下反音 之實亦施
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反音 之實亦施

音 鼓反 千宇伊威在室音 蟋蟀音 交反 在戶反音 伊
也短反 鹿場音 以執反 耀音 宵行音 不可畏反音 也伊
可懷反音 也音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音 玩反 鳴于垤反音 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音
有敦音 瓜苦悉在栗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反音 〇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之子于歸皇駸反音 其馬反音 親結其縢反音 九十其
儀反音 其新孔嘉反音 其舊如之何反音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前二章賦也後一章賦而興也
成王既得鷓鴣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東
孔聖全書 詩經 五卷 予个
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
曰小序云東山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反音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
之將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反音 周公東征四國是吡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反音 〇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反音 周公東
征四國是道反音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三章章六句也賦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去
勤故言此以答其意小序云破斧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反音 妻如何匪媒不得反音 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我邁反音 之子邁豆有踐反音 伐柯二章章四

句也此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今日得見周公之易小序云伐柯

九戔音通反之魚鱗才慎我觀之子衮古本衣繡裳○鴻

飛遵渚公歸無所音於女音信處音○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

女信宿○是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戔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後一章賦也

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小序云九戔

狼跋音其尾其胡載定其尾公孫音碩膚赤舄音几几

○狼跋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音反音

狼跋二章章四句也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

其常故詩人美之小序云狼跋 五卷 六十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而畜之

若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

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

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

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厄於陳蔡

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

德音不瑕其致一也○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

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諍其能

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正

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

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

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唯周公乎

係之豳遠矣哉

史 77-261

孔聖全書詩經集傳大全上卷卷之六

小雅二

呦呦鹿鳴音呦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音瑟

吹笙鼓簧音簧承筐是將人之好音好我示我周行音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音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音昭視與示音示民不

忼音忼君子是則是效音效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音瑟

和樂音樂且湛音湛持林音林反音反我有旨酒以燕樂音樂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章八句也音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音也燕音燕序音序云音云嘉賓

也音也孔聖全書詩經集傳大全上卷卷之六

四牡騤騤音騤周道倬音倬遐不作懷歸王事靡盬音盬我心

傷悲音悲四牡騤騤音騤馳驅音驅騤騤音騤馳驅音驅騤騤音騤

靡盬不遑啓處音處翩翩者騅音騅載下音下後五集

于苞栩音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音父翩翩者騅音騅載飛載

止集于苞杞音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音母駕彼四騏載音載

助放駿音駿豈不懷歸是用歌將母來音來論音論二音

四牡五章章五句音句前二章賦也中二章興也

此勞使音使臣之詩也音也使臣之來也音也

皇皇者華音華無音無于彼原隰音隰馳驅音驅征夫每懷靡及音及

我馬維駒音駒六轡如濡音濡如朱如載音載驅音驅由二反周爰咨

誰音誰二反音二我馬維駒音駒其六轡如絲音絲載馳驅音驅周爰咨

謀音謀我馬維駒音駒六轡沃音沃若載馳驅音驅周爰咨

音詒音詒我馬維駒音駒六轡既均音均載馳驅音驅周爰咨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音句前二章賦也中二章興也

此道使臣之詩也音也使臣之來也音也

堂音堂之華音華鄂音鄂不音不辨音辨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音兄弟

可音可之威音威兄弟孔懷音懷原音原隰音隰哀音哀矣音矣兄弟求矣音求

井音井之威音威兄弟孔懷音懷原音原隰音隰哀音哀矣音矣兄弟求矣音求

生音生之威音威兄弟孔懷音懷原音原隰音隰哀音哀矣音矣兄弟求矣音求

承音承之威音威兄弟孔懷音懷原音原隰音隰哀音哀矣音矣兄弟求矣音求

如音如之威音威兄弟孔懷音懷原音原隰音隰哀音哀矣音矣兄弟求矣音求

且音且之威音威兄弟孔懷音懷原音原隰音隰哀音哀矣音矣兄弟求矣音求

其音其之威音威兄弟孔懷音懷原音原隰音隰哀音哀矣音矣兄弟求矣音求

此燕兄弟之樂歌音也是師道曰中庸引此二章

之言子曰父母其順矣乎音也今詩之所言不及父母者蓋人能

孝於父母自然能及於兄弟凡其薄於兄弟者皆不念父母

之同體故也詩雖不言其意固具此夫子說詩所以推而及

之也

伐木丁丁音丁鳥鳴嚶嚶音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音也

鳴矣求其友聲相去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經反神之神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音呼古反醜所宜酒有藇
音呂反既育肥羜音五呂反以速諸父音扶雨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音居五於音祭酒音所端反婦蘇報反陳饋八簋音已反既有
肥牡以速諸舅其九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其九○伐木于阪音叶
音商反醕酒有衍籩豆有踐音在演反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音千餽
音以愆音起有酒湑音思我無酒酤音古我坎坎鼓我踴踴
音七句反舞我迨迨我暇音後五矣飲此滑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小序云
朋友故舊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單音厚何福不除音直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戢戢音于穀聲無不宜受天百祿降
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音古玄反為饔音志反是用孝享
反音禴禴音若反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
之弔都歷反矣詒音以之反爾多福音筆力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羣黎百姓徯為爾德○如月之恒音胡登如之升如南山之壽
不騫音起度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保六章章六句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
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小序云天保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音則故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音暮靡室靡家
叶古乎微音微之故不遑啓居微之故此章作與莫故叶
反音微微微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
載渴音巨烈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
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音孔力我行不
來音六直○彼爾維何維常之華音芳無胡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音於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
四牡騤騤音未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音非反四牡翼翼象弭
音氏反魚服音滿比豈不日戒音力反微徃孔棘○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音于付反雪霏霏音非行道遲遲載渴載饑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音於希采薇六章章八句也前四章與
也賦此遣戍後之詩小序云采薇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音莫矢王事多難音乃且反維其棘矣○我出我
僕夫謂之載音節力矢王事多難音乃且反維其棘矣○我出我
車于彼郊矣音高矢設此旄矣音建建彼旄矣音毛矣彼旄旌旌斯胡不
旆旆音葉憂心悄悄僕夫况瘁音似醉○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出車彭彭音叶旂旐央央音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
仲徯徯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音芳無今來思雨音于付雪
載塗王事多難音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嘔嘔草蟲
趨趨音他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忡中反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戶江反叶胡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并許貴反
木萋萋七西倉庚嘒嘒音皆叶居采芣芣音移反執訊音據
醜薄言還音旋歸赫赫南仲音微玃于夷 出車六章章八句也
此勞還率音率之詩小序云也車
有杕大計反之杜有皖音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
心傷悲杕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消檀車幘幘尺書反四牡瘠瘠古力
古轉反 征夫不遠○匪載匪來叶立直憂心孔疚叶訖力期逝
不至叶朱力而多爲恤卜筮偕叶舉里止會言近叶渠紀征夫
孔聖全書 六卷
通止 杕杜四章章七句也 此勞還率之詩也
還役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陔以下生詩也 杜芳
以黍也 白華 華子之潔白也 華黍 黍之潔白也
魚麗力 于鬲音柳與魚麗音柳與君子有酒且多○
魚麗于鬲音柳與君子有酒且多且旨○魚麗于鬲音柳與君子
有酒且旨有音柳與○物其多矣維其嘉音柳與矣○物其旨
矣維其音柳與矣○物其有矣維其時音柳與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也 三章章二句也
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
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小序云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
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詩以

下治外始於燕饗終於送樂故 由庚此詩也 小序云
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南有嘉魚 承然單單 張教竹卓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五教反音禮 ○南有嘉魚 承然汕汕 所諫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行 音皆反 ○南有嘉魚 承然汕汕 所諫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
有酒嘉賓式燕之 ○翩翩者騅 音皆反 君子有酒嘉賓式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 或如字 思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所薦之
物而道達主人樂之意也 小序云南有嘉
崇丘 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南山有臺 葉音 北山有萊 葉音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 北山有李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父母叶滿彼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杞 北山有李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扭女九反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杞 北山有李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口反 ○南山有杞 北山有李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叶果五 樂只君子保艾 五蓋 爾後 叶下五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所薦之
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小序云南山有
由儀 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按鄉飲酒禮鼓瑟而歌 瑟
四牡皇華然後笙入堂下 磬南北面立 笙立於南

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
入立於縣平中何伯善曰縣樂之中也李氏曰秦南陔白華
華黍又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壯皇華秦南陔白
華黍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有臺
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
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
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六詩亡其詞者
亡也須漢劉氏曰吾甚笑東晉補亡之無謂乃本亡之非失
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間代以下是也亡其辭
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
南陔至於由儀是也
六彼蕭斯零露音息呂反兮既見君子我心音想兮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音如羊反既見天
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音叶解莊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
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音待禮反宜兄弟音德壽豈
反音起○蓼彼蕭斯零露音反既見君子音華華冲冲
反音和鸛鳴雖萬福攸同 蓼蕭四章章六句與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小序云
也
湛湛音直咸露斯匪陽不晞音厭厭於夜飲不醉無歸○湛
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音平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
棘樹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音宜反其實離離豈第

君子莫不令儀 湛露四章章四句與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小序云湛露天
彤弓昭反昭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叶音之鍾鼓既
設一朝饗音去聲之○彤弓昭今受言載音又音之○我有嘉賓
中心喜音去聲之鍾鼓既設一朝右音又音之○彤弓昭今
受言音古之我有嘉賓中心好音又音之鍾鼓既設一
朝音由反音之 彤弓三章章六句與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小序云彤弓天
也
菁菁音子丁反者莪音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洽且有儀音叶五何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
彼中阿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音音○汎汎音芳勛楊舟載沉載浮既
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前第三章與也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小序云菁菁者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音四牡騤騤音求龜反載是常服音叶音
玼玼音人志孔熾音反我是用急音叶音王于出征以匡王國音叶音
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音叶音○四牡脩廣其大
有顯音反王客音音薄伐玼玼以奏膚公音音有嚴有翼共音音武之服以定王國音叶音
武之服以定王國音叶音○玼玼匪茹音反整居焦獲音音護侵鎬

宣王之時蠻荆背音叛王命方叔南征小序云宋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龍驤既同反駕言徂東○田車既好
叶許厚反音四牡孔阜符有反音東有甫草叶此苟反音駕言行狩如九
○之子于苗叶音選上徒賢龜鼎五刀反音建旄設旆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白金馬會同有繹○決拾既飲音次與
弓矢既調讀如同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音○四黃既駕兩騶
不倚於寄於過二反不失其馳叶徒則反音舍旌矢如破破字音過二反○蕭蕭馬
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天庖蕭久反音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
聲允矣君子展也天成 車攻八章章四句賦也

孔聖全書 卷之六 詩經 大卷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
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境土脩車馬備
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
美之小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

吉日維戊叶莫吼反音既伯旣禱叶丁口反音田車既好叶計口反音四牡孔
阜符有反音升彼大阜從其群醜○吉日庚午既產我馬叶滿浦反音
獸之所同鹿麋麀麇音麀南反潔沮七徐反音之從天子之所○瞻
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已反音儼儼俟俟叶于記反音或群或友叶
音悉率左右叶羽已反音以燕天子叶火里反音○旣張我弓旣挾於
反音我矢發彼小犯音殪反音殪於前此大兕餘僮反音以御賓客且以酌

鴉 吉日四章章六句 賦 此亦宣王之詩 宣王時也 劉氏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勞于野 叶上與 爰及矜

人哀此鰥寡 叶舉五 〇鴻鴈于飛集于中澤 叶徒洛之子

千垣 叶百堵 反 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叶達各 〇鴻鴈于

飛哀鳴嗷嗷 叶五刀 反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高 鴻鴈三章章六句 前二章興也 後一章比也

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 並去 還 旋 定安集

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 小序云鴻鴈 美宣王也

夜如何其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嚮聲將將 七美 〇夜

如何其夜未央 叶又 庭燎晰晰 叶世反與 君子至止嚮聲

嘒嘒 叶會反 〇夜如何其夜鄉 叶亮反 展庭燎有暵 叶許云 君子至

止言觀其旂 叶渠斤 庭燎三章章五句 賦 王將起視

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 小序云庭燎 美宣王也

汙音免 彼流水朝 叶道 宗于海 叶虎消 航 叶准必反 彼飛隼 叶

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叶引軌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彼不蹟 叶并亦反 載起載行 叶戶 心之憂矣不可殢忘 〇航彼飛

隼 叶音 隼 載飛載揚念 叶音 隼 載飛載揚念

隼 叶音 隼 載飛載揚念 叶音 隼 載飛載揚念

隼 叶音 隼 載飛載揚念 叶音 隼 載飛載揚念

此憂亂之詩 小序云汙水 規宣王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叶上與 魚潛在淵或在干渚 叶音 樂

之園爰有樹檀 叶徒公反 其下維棹 叶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叶七

反 〇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叶鉄因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叶一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二章章九句 此 陳善納誨之辭 小序云鶴鳴

折 叶勤衣反 予王之爪牙 叶五胡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

居 〇折父子王之爪士 叶里反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 叶止 〇

折父實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喪 折父三章章四句 賦

軍士怨於久役故呼折父而告之 小序云折父 刺宣王也

皎皎 叶古 白駒食我場苗 叶立反 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

人於馬道運 〇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叶郭反 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來 叶音 所謂伊人於馬嘉客 叶克各 〇皎皎白駒 叶音 然

爾通思 叶音 〇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 叶音 一束其人如

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四章章六句 賦

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 小序云白駒大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

言歸後我邦族 〇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

可與明 叶音 言旋言歸後我諸兄 叶音 〇黃鳥黃鳥無集

反音 朱帝 弗斯 皇家 君王 ○乃生 女子 戲縶 之地 戴衣
去音 之 揚 他計反 戴弄之 瓦 反音 無非 無儀 義 唯酒 食是 議
無父母 詒 反 以之 滙 叶音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
句 也 此築室 既成 而燕飲 以落之 因歌其事 小序云 斯千
誰謂 爾無羊 三百 維群 誰謂 爾無牛 九十 其牝 而 純反 爾羊來
思 其角 濺濺 莊立反 爾牛來 思其耳 濕濕 始立
飲于池 叶唐何 或寢 或訛 爾牧來 思何 河可反 蓂 素多
或負其 餱 反音 三十 維物 叶微律 爾牲則 具 叶居律 何笠 立
以薪以 蒸之 永 以雌以 雄 反音 爾羊來 思 矜 矜 兢 兢 不 騫 不
崩 塵之 以 肱 音 畢來 既升 ○牧人 乃夢 衆維 魚矣 旒 旒 維 旒 旒
孔聖全書 壽年 不采 矣 大人 占之 衆維 魚矣 實維 豐年 叶尼因 旒 旒 旒 旒 矣 室家 泰 泰
側巾反 無羊四章章八句 賦 也 小序云 無羊 宣王考牧也
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宣王考牧也
○節彼南山 有實其 猗 於宜反 叶於 赫赫 師尹 不 平 謂 何 天
如 悽 徒藍反 不敢 戲談 國既 卒 子律 斬 叶側衛 何用 不 監 古音
節音截 彼南山 維石 巖巖 音 赫赫 師尹 具 爾 瞻 叶側衛 憂心
方薦 狙 殿 漜 才何反 喪 息浪反 亂弘 多 民言 無 嘉 叶居何反 豈
反音 莫 懲 嗟 叶遭哥 尹氏 大音 泰 師維 周之 氏 丁禮反 叶非
國之 均 四方 是 維 天子 是 毗 音 尹 反 俾 民 不 迷 不 弔 昊天 不 宜
至我 師 叶霜夷 弗 躬 弗 親 庶 民 弗 信 叶斯人 弗 問 弗 仕

與曰予聖誰知烏之雖雄叶胡陵反○謂天蓋高不敢平局叶局反
音謂地蓋厚不敢不踏井亦反誰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可也鵲星歷音亦○瞻彼阪音反田有芻音鱗其特天之抗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音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爲厲叶力祭反矣燎力韶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似音威貶呼悅反之○終其求懷又窘永困反陰雨其車既載才再反乃棄爾輔叶扶兩反載才再反將七羊反伯助予叶寅女反○無棄爾輔音云于爾輻方六反葉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叶節力反終踰絕險曾音是是不意叶乙力反○魚在于沼叶經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烈音全書詩解
六卷
十六
昭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作燥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戶交反無洽比毗志反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韻未詳
○此咎音此彼有屋敷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於達反是桀勝角反叶都音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惇獨正月十三章八木反音
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正月父母憂心謂山謂天心之彼有與也終其無棄此詩亦大夫所作小序云正月大
魚在三章此也
十月之交期子卯反月莫後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良亦孔之哀叶於希反○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即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藏○燁燁丁戟反震電不寧不令叶盧經反百川沸騰山冢萃音徂

答諧言則退○反豕豕不能言匪舌是出反維躬是瘁哥矣能
 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反孔棘且殆反葉里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反葉里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反葉里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反葉里鼠思反息嗣泣血反葉里
 無言不疾音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反葉里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
 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反也此時饑饉之後群臣離散
 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反葉里小序云兩無正
 旻天疾威數于下土謀猶回遹反何日斯沮反在呂反
 不滅覆用反葉里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反音窮○滄滄反許急反
 孔邛反全音
 訛訛反亦孔之哀反葉里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反葉里之便反反葉里○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葉里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反葉里韓詩作就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葉里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反葉里○哀哉為猶匪先
 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反言是聽反葉里維反言是爭反葉里
 如彼筮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反葉里
 補夷反反民雖靡盬反吳反或哲或謀反葉里徒或肅或艾反葉里
 流泉無淪胥以敗反葉里反○不敢暴虎不敢馮反葉里反河人知
 其一莫知其他反葉里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反葉里反如履薄水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反也大夫以王貳於

邪謀不能斷去聲以從善而作此詩小序云小人是也○蘇

氏曰小是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列其為小

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是大明獨

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

蓋即用其舊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韻旦反飛飛反天叶鐵因我心憂傷念昔先

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

日富叶筆力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中原有菽庶民

采叶此禮之蠶音吟有子螺音力果音力負音力之教音力讓

爾子式穀似音之○題大計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

孔聖全書詩經卷六六○交桑扈音率

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叶祭經○交桑扈音率

場咏粟哀我墳韻田反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音自何能穀○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音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小宛六章章六句首章三章四章五章此大

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小序云小宛大

弁薄干反彼鸞音斯歸飛提提是移民莫不穀我獨于

惟音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跋跋音馬如

周道叶徒奇鞠九六為茂草叶此音我心憂傷乃歷反馬如

擣丁老反丁假寐求嘆維愛用老口心之憂矣五觀

如疾首○維桑與梓叶桑里必恭必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不屬音于毛不離音于蓂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音嘒音有淮音千罪者音謝音龜音

叶先齊○爲鬼爲域音域則不可得有醜音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音賦也 舊說暴
公爲卿士而諧蘇公作詩以絕之小序云何人斯
妻七西四芳五斐手匪反 兮或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音泰甚食桂
○哆昌音者又 兮侈反是 兮或是南箕彼諧人者誰適丁歷反音
與謀音○緝緝反立音翩翩音 謀欲諧人慎爾言也
謂爾不信叶斯人○捷捷幡幡方煩反音 謀欲諧言豈不爾
受既其女音還音○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缺因視彼
驕人矜此勞人○彼諧人者叶掌與 誰適與謀叶滿滿取彼諧
人投畀豺音虎音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晚投
孔聖音 六卷
彼有昊叶詩侯○楊園之道猗於綺反音于畝丘叶法奇 寺人孟子
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
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音二章比也三章至六
讒而被宮刑者爲巷伯者作此詩小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 將懼維予與女音將安將樂音
女音轉棄予音○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雷 將恐將懼音
之鼓音予于懷胡閑反 將安將樂音予如遺叶夷回 ○習習谷
風維山崔音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 忘我大德
思我小怨音 谷風三章章六句音前三章與也
友相怨之詩小序云谷風刺墮王也 後一章比也 此朋

有箕反音作不可以反音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酒漿維南有

友 劬勞或栖 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掌○或湛湛南風 樂者
飲酒或慘慘畏咎 巨九反 或出入風 賦音 叶魚 或靡事不為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賦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小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
無將大車祇 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疚 劉氏曰當作疚 兮○
無將大車維塵 眞其 反音 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古迴反 ○無
將大車維塵 離 二反音 兮無思百憂祇自重 龍二反音 兮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與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 小序云無將大車大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荒 野 反音 二月初吉
歲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 泰音 念彼共 音恭 人涕零如雨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古音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 音直 應反 曷云其
憂歲聿云莫 暮音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 丁佐反 我不
暇 叶胡故 念彼共人瞻瞻 音春 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
往矣日月方奧 於六反 曷云其還政事愈蹙 音子 歲聿云莫
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 叶于六反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
不懷歸畏此反覆 音復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女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
好 叶報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叶筆力 小明五章三
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也 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

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 小序云小明大夫
鼓鍾將將 七羊反 淮水湯湯 湯音 憂心且傷 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喑喑 音音 淮水淅淅 音音 憂心且悲 淑人
君子其德不回 為反 鼓鍾伐馨 古毛反 淮有三洲 憂心
且妯 音抽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鍾欽欽 鼓瑟鼓琴笙磬
同音以雅以南 尼心 以籥 以匏 以篪 以篴 以篴 以篴 以篴
鼓鍾四章章五句 賦 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
音久而忘反聞者憂傷 小序云鼓鍾
楚楚者茨言抽 反音 其棘自昔何為我執 魚世反 黍稷我黍與
與 音我 稷稷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 叶連
音以妥湯 果 以侑 益反 以介景福 叶筆力 ○濟濟于禮反
踳踳 七羊反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 音典 叶補 或肆或
將祝祭于祊 鋪音 祀事孔明 叶謨 即 先祖是皇神保是
饗 叶應良 孝孫有慶 叶祛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 七祝
音 踏踏 七亦反 為俎孔碩 反音 或燔 燔音 或炙 炙音 或醢 醢音
君婦莫莫 音麥 為豆孔庶 反音 為賓為客 叶克 客 獻
酬 音 交錯禮儀卒度 反音 笑語卒獲 叶黃 郭 神保是
格 叶剛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 而善反 矣式禮莫愆
叶起中 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叶須倫 必反 芬孝祀 叶德 既
神嗜飲食卜爾百福 叶筆力 如幾幾如式既齊既稷既罔既載

永錫爾時萬時億○禮儀既備叶音北鍾鼓既戒叶音力孝孫
祖位叶音力入工祝致告叶音古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
神保聿歸諸宰君婦靡徹反音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音息
○樂具入奏叶音以綏後祿爾徹既將莫思具慶叶音羊既
醉既飽叶音補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音九孔惠孔
時維其盡之叶音忍之子子孫孫勿替反音引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
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小序云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
君子思古焉○朱子云說曰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詞氣和
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在楚雅中故皆以爲傷今
思古之作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
古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序皆失之

孔聖全書今詩經卷六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叶徒之昉音原隰曾孫田叶音地因
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音滿○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
敷云反益之以霡叶音華霡既優既涯叶音谷既霑既足生
我百穀○疆場亦音翼翼黍稷或或通反音○中田有廬疆場有
酒食界必音我尸賓壽考萬年叶音尼○中田有廬疆場有
瓜反音是剝是瀝側居反獸之皇祖曾孫壽考叶音孔受天
之祜音○祭以清酒從以騂意音牲享于祖考叶音去九
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音○是烝是享叶音良茲
茲芬芬祀事孔明反音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也此詩大指與楚茨畧同是亦詩
人述公

鄉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小序云信南山
刺幽王也不恤修成王之業經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
焉古

倬彼甫田叶音地歲取十千叶音倉我取其陳食音我
農人自古有年叶音今適南畝叶音或耘或耔音穡
黍稷薿音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音○以我齊音
明叶音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音琴
瑟擊鼓以御音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音饁音于畝反音彼南畝叶音田
畯至喜攘如音其左右叶音已嘗其旨否叶音○曾孫
長畝同終善且有叶音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音○曾孫
孔聖全書今詩經卷六
之稼如茨才反如梁曾孫之庾音如坻直基反如京叶音
音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音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音甫田四章章十句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小序
田祿王也君子
傷今而思古焉
大田多稼既種音既戒既備乃事叶音止以我覃音
耜叶音載載南畝叶音播厥百穀叶音既庭且碩音
音曾孫是若○既方既皂叶音既堅既好叶音不稂不莠
秀餘父反去起音其螟音蟊音及其蟊音不稂不莠
我田稗音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音○有渰音萋萋音

矣也小序云裳裳者華刺幽王古之仕者世叔小人
在位則說語並是流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胥音叶思呂受天之祜古
反音○交交桑扈有鶯其頰君子樂胥萬邦之屏音叶○之
 屏之翰叶胡見百辟音爲憲不戢音不難叶乃多受福不
 邪○咒音徐履反觥音其觶音肯酒思桑扈交匪敖音
 萬福來求桑扈四章章四句前二章賦也後二章詩也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小序云桑扈刺幽王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叶牛何反○鴛鴦在梁
 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音○乘繩繩反馬在廐音
 摧音采音之秣音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音無蓋反叶無之
見聖全書
 ○乘馬在音秣之推叶祖爲米反之君子萬年福祿綬音宣音
 之音鴛鴦四章章四句與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小序
鸛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連自來義有餘焉
 有頍音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音豈伊
 異人兄音匪他音爲音與女蘿音施音以政音于松栢音
音○有頍者弁實維何期音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音與女蘿施于松上音未見君子憂心音
 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音豈伊異人兄弟甥舅音如

彼雨于什反雪先集維蘇薦反死喪去聲無日無幾居豈反相
見樂洛音酒今夕君子維憂類并三章章十二句賦而興
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小序云類并諸公刺幽王也暴虎馵
亡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牽胡昭反音兮思變力元季女逝石例反音兮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反音式燕且喜依彼平林
有集維鴉鴉辰彼碩女德來教反音式燕且喜依彼平林
無射音亦叶都○雖無旨酒式飲庶幾無嘉穀式食庶幾維
無德與女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歷反其柞才恭反薪
其葉滑思呂今鮮息淺反我覲爾我心寫今○高山仰
孔聖金書詩經六卷三十一
以慰我心車牽五章章六句首章第三三章賦也二
此燕樂其新昏之詩小序云車牽大夫刺幽也褒姒妖妬無
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豈第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
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過○營營青蠅止于榛土
反讒人罔極構音我二人青蠅三章章四句也後二
章興詩人以王好聽讒言小序云青蠅大
賀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木詳後邊豆有楚散反
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鍾鼓既設反音舉醴音

不逸逸大侯既抗叶居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
有的叶丁藥以祈爾爵○簫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蒸衍音
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反叶持林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叶奴金賓載手仇音拘叶求
室人入又二音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酬時○賓之初筵溫
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反音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反音
舍音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
必必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手毛反載
吸音我亂我遠豆屢舞僂僂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其反側升之俄屢舞僂僂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維其令儀叶牛何○凡
此飲酒或醉或否反音既立之監音或佐之史彼醉不減不
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太音急叶養里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
醉之言俾出童音殺音三爵不識叶失志矧音矢引反收多又叶夷
反音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也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小序云衛武公之初筵
魚在在藻有頒音其首王在在鎬音豈音在反樂音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音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音豈音在反樂音飲酒○
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音其居
魚藻三章章四句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反音 遺式居婁力佳反前子 驕○雨雪浮浮見曉曰流如蠶如
反音 我是用愛 角弓八章章四句首章興也次章至第四章賦也後四
章皆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序
比也 云角弓父兄 刺幽上也

有苑辭音者柳不尚息馬上帝甚蹈戰國策作上天甚神無自暱音馬俾予
靖之後予極馬○有苑者柳不尚愒愒倒反馬上帝甚蹈見無
自蔡制界反叶于馬戰國策作也禪予靖之後予邁叶力制馬○有
鳥高飛亦傳叶音于天叶缺因反音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
以凶矜 苑柳三章章六句前二章比也後一章賦也

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小序云諸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孔聖全書 詩經 六卷

欲朝 也

被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叶音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反叶粗此反音彼君子女綢直摺反
直如當作髮反音方月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彼都人士充耳
琇音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叶緣反
音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音彼君子女卷音髮如蠶初適反音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
有旗我不見兮云何吁喜俱反音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賦也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
詩以歎惜之也小序云都人士周人朝衣服無常也

之

秋葉四章章四句

此亦燕飲之詩

幽王也上葉札而不能行十有姓牛本錄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遑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川悠遠其

其汝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蹄矣

月離于畢俾滂沛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矣○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堪勞若而作此詩

故作

茗之華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茗之華其葉

青青子采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反音首三星在罽柳人可以食鮮

茗之華三章章四句

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

何人不矜

兕虎率彼曠野

○有芃芃者狐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如禽獸君子傷之故作是詩也

史 77-280

孔聖全書詩經集傳大全卷之

大雅三

文王在上音烏昭于天音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
顯帝命不時音上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音羽○聖聖文
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音獎文王孫子本支
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音于通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濟濟濟音禮多士文王
以寧○穆穆文王於緝音入熙敬止音古雅哉天命有商孫子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音北○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殷士膚敏音古裸音亂將于京音居良厥作裸將常服
孔聖全書 卷六 六卷
王音南王之蓋音才刀反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音于
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音力殷之未喪音去浪反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音以○命之不易無遏爾躬
叶姑私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音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音勿
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音房文王七章章八句音賦周
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
戒成王音小序云王文王○劉向白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雷
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音叶天難忱音市林反斯不易音以維王

天位殷適音適的使不挾音于焚四方○摯音至仲氏任音任自彼殷尚來
嫁于周曰嬪音毗中反于京音居良乃及王季維德之行音叶戶即
太泰任有身音叶羊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事懷多福音叶筆力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音叶越通○天鑒在下
有命既集音叶叶合文王初載大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音吐
叶羽已文王嘉止大邦有子音莫孔○大邦有子倪音卑通反天
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音魚敬反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
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音居良續音于女維莘音所巾反長丁
反上于維行音抗篤生武王保右音佑命爾燮音伐大商○殷商之
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音叶音上帝臨女音無貳爾心
孔聖全書 卷六 六卷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驪音元彭彭音叶鋪郎維師尚父音甫時維
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音叶謨郎大明八章四
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音賦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音小序云大
明德故天復
命武王也
縣縣瓜瓞音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音七余反漆音七古公亶音都但
旦父音甫陶復音陶穴音戶橋未有室家○古公亶父來朝走
馬音叶滿補率西水音呼五反至于岐下音叶後五爰及姜女音善來
胥宇○周原膺膺音武董音謹茶如飴音後爰始爰謀音悲爰及姜女音善來
氣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音叶津之○迺慰迺止迺左迺右音叶
已反迺疆迺理迺宜迺啟音叶蕭彼自西徂東周爰執事音叶上止

所乙彼王瓚才旱反黃流在中豈第君子福祿攸降叶呼攻反○
代專反飛戾天叶鉄因反魚躍于淵叶一均反豈第君子遐不作
音人○清酒既載叶節力反騂騂息營反壯既備叶滿北反以享以祀音
音織反以介景福叶音力反○瑟彼柞棫音民所燎音矣音豈第君
音子神所勞力報反矣○莫莫葛藟音施以政反于條枚莫回反
梅豈第君子求福不回旱麓六章章四句清酒革醑也
一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小序云旱麓也
思齊思齊劍皆反太音任音文王之母莫後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
音室之婦音房九反大上音嗣徽音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惠于宗
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
孔聖全書詩經 六卷 四一
家邦家邦叶卜工反○雖音離於宮反在宮肅肅在廟叶音不顯亦臨無
射亦音保叶音○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此音與下章音○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音髦
斯士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賦也此詩亦歌文
王王之德而推本言之小序云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呂東萊曰聖人流澤
禹世者無有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文王之
無斁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音各音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叶胡郭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音待各反上帝者音指之愴
增其武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音叶連各○作之屏音必領友之其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匪屈反音四方以無拂叶分丰反音皇矣八章十二句叶賦也此詩叙太王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小序云皇矣美周也經始靈臺叶田倫反音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叶力反音庶民子來叶六直反音○王在靈囿叶音郁麀鹿攸伏麀鹿濯濯叶角反音白鳥鵲鵲叶戶鵲反音王在靈沼叶音郁於物音物魚躍音躍○虞業維樅七齒反音貴扶云反音鼓維鏞音鏞於音論靡門音門反鼓鍾於樂音各反音辟壁音勿靡雍音雍○於論鼓鍾於樂辟靡音徒鼉音馱鼓逢逢音逢東萊音萊瞽瞍奏公音瞽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叶賦也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小序云靈臺民始附也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音○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孚尤反音○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求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叶蕭北反音○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音戶反音○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下武六章章四句叶也此章美武王能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小序云下武繼文也文王有聲音適與事同駿音峻有聲適來厥寧適觀厥成文王音文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音崇作邑于豐文王音文烝哉○烝哉

上声實哀叶徐久反實發實秀叶怒久反實堅實好叶呼口反實穎叶井反

反音實粟即有郇叶他來反家室○誕降嘉種上聲維秬音巨維秠音趾

反音維糜音門維芑起音恒右登反之秬秠是穫是畝叶通消反恒之糜

芑是任音王是負叶扶委反以歸肇祀叶養里反○誕我祀如何或春

傷谷反或掄音由或欽波及反或蹂音奈釋之叟叟新番反烝之浮

音冲反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節禮反以軼音未反載燔載

烈如字叶力反以興嗣歲又音雪○印五郎反盛于豆于豆于登

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下與今叶胡臭亶時叶上止反后稷肇祀叶養里反

庶無罪悔叶丁委反以迄于今叶上與生民八章四章十句四章

章八句也賦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小序云生民尊祖也

孔聖全書
今詩經
六卷
四

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
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敦徒端反彼行常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礼反戚

戚兄第待礼反莫遠具爾與通同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

席叶祥夕反授几有緝御叶魚駕反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斚古雅反

反音居誥醕他底反醢以薦叶即略反或燔或炙叶陟略反嘉猷脾

反音粿渠略反或歌或嘏五洛反○敦音雕弓既堅叶古因反

四鍤音候既鈞舍音拾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敦弓既句叶古候反

反與飢挾子協反四鍤四鍤如樹叶上主反序賓以不侮○曾孫維

主如字或叶當反酒醴維醕如主反或叶酌以大斗叶鹿度反以祈

黃耇叶果五反黃耇音湯米反背叶必墨反以引以翼壽考維

潤邇 其過占禾反 潤止旅通密栲鞠居六反 之即 公劉六

章章十句也賦 舊說召康公與以成王將治政當戒以民事

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小序云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洞 酌彼行潦音老 挹彼注茲音滴彼 可以饒音南云反 泉音泉反 志音志反 叶昌

豈第君子民之攸歸音反 叶古回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

雷音雷 豈第君子民之攸歸音反 叶古回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

以濯音氣反 豈第君子民之攸暨音許所反

洞酌三章章五句也賦 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小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

有卷音推者 阿音與 飄風自南音叶尼心 豈第君子來游來歌音與阿

以矢其音音判 與爾游矣音與 優游爾休矣音與 豈第君子俾爾彌

爾性音似 先公音在由反 矣音與 爾土宇音反 亦孔之厚音與

矣音與 爾受命長矣音與 弟音與 爾康矣音與 豈第君子俾爾彌爾

性純嘏爾常矣音與 有馮音與 有翼音與 有孝音與 有德音與 以引音與 以翼音與 豈第

君子四方為則音與 顯音與 顯音與 如主音與 如璋音與 令聞音與 昭

令望音與 豈第君子四方為綱音與 鳳凰音與 于飛音與 翔音與 其

羽亦集音與 爰止音與 藹藹音與 王多吉士音與 錕里音與 君子使音與 媚于天子音與 鳳凰

于飛音與 翔音與 其羽亦傳音與 于天音與 錕里音與 藹藹音與 王多吉人音與 維君子命

媚于庶人音與 鳳凰鳴矣音與 于彼高岡音與 梧桐生矣音與 于彼朝陽

鳳凰鳴矣音與 于彼高岡音與 梧桐生矣音與 于彼朝陽

鳳凰鳴矣音與 于彼高岡音與 梧桐生矣音與 于彼朝陽

鳳凰鳴矣音與 于彼高岡音與 梧桐生矣音與 于彼朝陽

鳳凰鳴矣音與 于彼高岡音與 梧桐生矣音與 于彼朝陽

聚萃音布 孔音與 寡寡音與 七西反 雖離音與 暗暗音與 居奚 〇君子之車音與 既且

多君子之馬音與 既閑且馳音與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卷阿十

章六章章五句也賦 四章章六句也賦 承上章之興也 舊說亦召

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

為戒小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民亦勞止音與 汔音與 可音與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音與 詭

隨以謹音與 無良武遏寇虐音與 憚音與 不音與 畏明音與 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音與 〇民亦勞止音與 汔音與 可音與 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詭

隨以謹音與 憚音與 不音與 畏明音與 柔遠能邇

為王休音與 〇民亦勞止音與 汔音與 可音與 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音與 葉爾勞以

北聖全書音與 〇民亦勞止音與 汔音與 可音與 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音與 葉爾勞以

縱詭音與 隨以謹音與 問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惡音與 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音與 〇民亦勞止音與 汔音與 可音與 小惕音與 惠此中國俾民憂泄音與 以世

無縱詭音與 隨以謹音與 醜厲音與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音與 戎雖小子

而式弘大音與 〇民亦勞止音與 汔音與 可音與 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無縱詭音與 隨以謹音與 繆音與 式遏寇虐無俾正反音與 王欲王女音與 是用

大諫音與 〇民亦勞止音與 汔音與 可音與 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小序云民勞伯穆 民勞五章章十句 同列相戒之詞

上帶板板下民卒瘁音與 當簡反 出話不然為猶不遜音與 靡聖官管不

實於豈猶之未遠是用大諫音與 〇天之方音與 難音與 無然憲

憲音與 天之方音與 蹶音與 無然泄泄音與 以世音與 辯之輯音與 無然憲

憲音與 天之方音與 蹶音與 無然泄泄音與 以世音與 辯之輯音與 無然憲

矣民之洽矣辭之憚叶音灼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
同僚我即爾言聽我許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叶思勉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初俱反○天之方虐無然語詭虛虐
老夫灌濯小子躑躑其畧反匪我言耄莫報反爾用憂
譴多將煢煢叶許各反不可救藥○天之方憊才細反無為
孝苦花反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伊反則莫我
敢蔡蔡去聲亂蔑資叶莫西反會莫惠我師叶霜夷反天之牖
民如璫許元反如篴也音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無曰益牖民孔
易以鼓反民之多辟匹亦反無自立辟叶音○介人維藩
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音懷德維寧宗子
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胡威反無獨斯畏叶紆會於非反○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諫即反
爾出王音往又昊天曰旦叶得綱反及爾游衍叶怡戰反板八章
章八句賦也序以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
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小序云凡伯刺厲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四亦反天生
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或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
文王曰咨咨女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音克曾是在位
曾是在服叶音天降禍音德女音興是力音○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音流言以對冠擗式內

侯作訓侯祝周救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魚音然音于中國叶音欽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
無背音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音無卿○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天不音爾以酒不義從式叶音既懲爾止靡
明靡音式號式呼音俾畫作夜叶音○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如蜩音如蟬音如沸如羹音小大近喪叶音反
人尚乎田行內音于中國單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匪上帝不時叶音殷不用音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音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
亦有言顛沛之揭音枝葉未有零音本實先撥音
八句賦也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為文王所以嗟
嘆殷紂者小序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音庶人之愚亦職維疾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音庶人之愚亦職維疾
行音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
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音興迷亂于政音顛覆厥德
荒音于酒音女音雖湛樂音從弗念厥紹音同
敷求先王克音明刑音○肆皇天弗尚音如
彼流泉無淪胥以亡音夙興夜寐音維民之章音脩爾車馬

德持準章俾民大棘興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十一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小序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白圭之玷四句朱子曰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去聲之三復謂每誦詩至此再三反復也 又曰南容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芻音豢彼桑扈與劉憂叶篇內多放此 其下侯甸持力活反 采其劉瘼音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與惓同音 兄與惓同音 填音 方俾彼昊天叶鐵固反音 寧不我矜同音 ○四牡騤騤旌旆有翩叶批賓反音 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彌鄰反音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辛反音 於音乎呼有哀叶音 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子兩反音 靡所止疑魚沈反叶如字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音 誰生厲階叶居奚反音 至今為梗古杏反叶古黨反音 ○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憊都但反音 怒叶暖五反音 自西徂東叶音 靡有定處多我艱瘥武巾反音 孔棘我圍 ○為謀為毖叶音 亂兇斯剗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奴反音 ○如彼溯風叶乎音反音 亦孔之僂音 民有肅心弄音耕反云不選好呼報反音 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繼好音 ○天降喪音 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痒音 哀音 恫音 中國具音 辛荒靡有旅與贊同音 力以念旁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

瞻叶側委反東心宣猶考慎其和息亮反叶維彼不順自獨俾滅平聲音南
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姓姓所申反其鹿朋友已摅音
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已反○維此
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方六反民之貪亂
寧為荼毒○大風有隧音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
不順征以中垢占口反叶居○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
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孫反嗟爾朋友予豈不知
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叶胡郭反既之陰音于鴉反女音友予來
赫叶黑各反○民之罔極職涼音善背叶必里反為民不利如
云不克民之回遘職競用力音○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
可覆背善背音雖曰匪子既作爾歌叶韻桑柔十章八
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音章與也其十二章皆賦也
舊說以為芮伯刺厲王而作音桑柔芮伯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
喪息浪反亂饑饉薦音臻音靡神不舉靡愛斯牲音天降
主音璧既卒寧莫我聽音○早既大音泰其臨降音蟲不殛
禮祀自郊徂宮上下莫痊音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
臨叶力中反耗斁音下土寧不我躬○早既大音甚則不可推
此雷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音昊天上帝

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音○早既大音甚則不可
沮音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音大命近止靡瞻音顧音○早既
公先正則莫我助音父母先祖胡寧音○早既
大甚滌滌音山川音樞倫音旱魃音為虐如慘音如焚
上帝寧俾我遐音○早既大音甚地音勉畏去胡寧音瘡音都田
上帝則不我虞音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早既大音甚散無
友紀鞠音哉庶正疚哉音家宰音趣音馬師氏膳
天左右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音昊天云如何里音
宣王承厲王之烈音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
欲銷去音之天下喜於王化復音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
此詩以美之音○早既大音甚地音勉畏去胡寧音瘡音都田
申伯王績音之音于邑于謝南國是式音王命召伯
申伯王績音之音于邑于謝南國是式音王命召伯
申伯王績音之音于邑于謝南國是式音王命召伯

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苟剛亦不吐不侮矜音頑反
寡叶果五反音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音羊久反如毛民鮮息淺反音
層音克舉之我儀圖叶丁五反音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牀五反音之
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
在接每懷靡及叶極業反音四牡彭彭叶鋪即反音八鸞鏘鏘七羊反音王命
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求龜反音八鸞鏘鏘音皆叶居仲反音
山甫徂齊式遏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指反音仲山甫永懷
以慰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也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
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也小序云烝民尹吉美宣王也任堅使能周室中興焉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考下與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
孔聖全書 詩經 六卷 天
祖考上與無廢朕命風夜匪解音懈叶訖反音虔共音爾位朕命不
易幹古旦反音不庭方以佐戎辟音○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
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簟錯衡叶戶反音
玄衣赤舄鉤膺鏤音錫音羊韞音苦郭反韞音弘反淺幘茂歷反音
條音革金厄叶於栗反音○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錢音之清
酒百壺其載維何魚白交反音鱉鮮音仙魚其藪音維何維笋叶戶反音
損及蒲其贈維何乘音去音馬路車遵豆有且音于余反侯氏燕
胥音○韓侯取七作反音妻汾音待云反王之甥蹶衛反音父音甫之子
叶聲里韓侯迎魚親反音止于蹶之里百兩音如音亮又彭彭叶鋪即反音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妹大計反音從之祁祁音如雪韓侯

匪教匪誨叶呼位時維婦寺○鞠音人忤之鼓反忖音譖于念反
 始克背音登反音豈曰不極伊胡為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叶音何神不富叶方味舍音
 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感音沸音檻音泉維其深矣心之
 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反音藐藐昊天無不克
 輶音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上同瞻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
 章八句前六章賦也
 此刺幽王嬖後嬖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小序云瞻印凡伯
 孔聖金書詩經六卷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桑瘠音我饑饉民平流亡
 我居音圉音卒荒○天降罪音魯音○魯音訛音會
 不知其玷丁險反兢兢業業孔墳音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旱歲草不漬葉註茂如彼棲音我相音茲彼
 此邦無不潰止木詳○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
 疏斯音稗音○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
 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音傳斯害矣職音斯弘不
 我我躬音○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音國百里今也
 日蹙音國百里於音乎音衰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此刺幽王任用
 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小序云召旻凡伯
 ○止齊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豈非化之盛
 者必有待於二公也至於風之終繫以幽雅之終繫以召旻
 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此言孔子
 孔聖金書詩經六卷

孔聖金書詩經集傳大全卷之

頌四曾頌次周詩不可先天子也尊卑之禮也商頌次魯

於禹穆清廟肅維顯相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於人斯叶韻多不

以祀文王之樂歌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上乎音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春秋

何以溢春秋傳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也此亦祭文王之詩命太平告文王

孔聖金書詩經集傳大全卷之

維清緝文王之典肇音迄詩乞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一章五句也此亦祭文王之詩小序云維清

烈文辟音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

顯維德有辟其刑之馬乎音前王不忘

烈文一章十三句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

歌小序云烈文成

天作高山大音王荒之彼作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夷之行叶戶郎子孫保之天作一章七句也

此祭大王之詩小序云天作祀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緯熙

單厥心肆其靖之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也

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小序云天作祀

我將我享維維牛音維牛由維天其右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音嘏音文王既右享音之我其夙夜異天之

威于時保之我將一章十句也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小序云我將祀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懼懷柔

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載

戈載音橐音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也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執競音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呈鐘鼓煌音煌音

反音既音既音飽福祿來反降福穰穰音降福簡簡威儀反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小序云執競此昭王以後之詩

思文后稷克配德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此篇以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有叶曰通無此疆彼界叶說陳常于時夏

思文一章八句也賦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小序云思文后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如如預反嗟嗟

保介維莫音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命音於音皇來牟將受厥

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持阻反乃饒子淺反鍾音

奄觀經於栗反艾音臣工一章十五句也賦

此戒農官之詩小序云臣工諸侯

噫嘻成王既昭音爾音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

里亦照爾音十音維音綱音

噫嘻一章八句也賦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詩小序云噫

聖全書詩經六卷六卷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維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鳥路反在

此無數叶丁故朕幾夙夜叶羊茹以求終譽

振鷺一章八句也賦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小序云振

後來助祭也振鷺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

豐年多黍多稌音亦有高廩力錦萬億及秭洛後反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里

豐年一章七句也賦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

先農方社之屬也小序云豐年

有聲有聲在周之庭設業設虞音崇牙樹羽應田縣音鼓執音

瑟祝尺叔反圉音魚反既備乃奏叶祖簫管備舉以上叶嚶嚶

嘒嘒肅肅和鳴音先祖是聽音我客戾止未覩厥成以上叶

有聲一章十三句也賦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荷音宜反與音漆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鮪音有鮪叶于

潛一章六句也賦以享以祀叶遠繼以介景福叶華力

季冬薦音思季春薦音薦于寢廟此其樂歌也小序云季冬薦

有來雖雖音內公叶至止肅肅相音維辟音公天子穆穆於

薦薦廣牡相音予肆祀音假音哉皇考音綏子孝

聖全書詩經六卷六卷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詩也

子音宣哲維人文武維音后燕及皇天音克昌厥後綏

我肩音壽音介以繁祉音既右烈考音亦右文母音滿音

雖一章十六句也賦此武王祭文王之詩小序云雖

論語曰以鄉飲朱子曰微祭畢而收其組也天子宗廟之祭

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

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如稱文王則不敢不遂厥

其文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

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載音見音通反下音辟音璧王音白音未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音良音

休有烈音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音以介

有聲一章七句也賦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

先農方社之屬也小序云豐年

有聲有聲在周之庭設業設虞音崇牙樹羽應田縣音鼓執音

辭意與

覆也

夏時父字起良

函斯活反

伊斜其

止瀉散

如純灰土

音 學

良

朱子曰

物或疑

秋
衆
社

紵衣其紵

木

比亦祭

式反鏢

躑躑音居表

1

史 77—297

厲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樊里 龍旂承祀叶養里 六轡耳耳叶養里
 秋匪解叶力反 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 享以騂犧叶力反
 女叶沙 秋而戴菅夏而福徯叶戶郎 白牡 騂剛 犧尊 將將叶七羊
 毛包叶薄交反 載叶側吏反 天叶盧當 遘豆大房叶此下當脫一句
 萬舞 洋洋 孝孫有慶叶杜手 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 保彼
 東方 魯邦是常 不虧不崩 不震不騰 三壽作朋 如岡如陵 ○公
 車千乘叶繩發反 神朱英 綠騰徒登叶音 二矛重叶龍反 弓叶姑
 青公 徒三萬 只胄朱綬叶息康反 息叶音 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 荆舒
 是懲叶音 則莫我敢承 俾爾昌而熾 俾爾壽而富叶方未 黃髮台
 孔聖金書叶音 壽而與試 俾爾昌而大叶時計 俾爾耆而艾叶音
 五計反 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叶職懸 ○泰山巖巖叶音 魯
 邦所膺 奄有龜蒙 遂荒大東 至于海邦叶卜工 淮夷來同 莫不
 率從 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叶弋灼 遂荒徐宅叶連各 至于海
 邦 淮夷蠻貊叶音 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 莫敢不諾 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 眉壽保魯 居常與許 復周公之宇 魯侯
 燕喜 令妻壽母叶蒲委 宜大夫庶士叶音 邦國是有叶羽已
 既多受祉 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 新甫之栢叶音 是斷叶音 是
 度待落反 是壽是尺叶尺約 松栢叶音 有鳥叶音 且碩叶音 萬民是若
 新廟奕奕叶代灼 奚斯所無 孔曼叶音 且碩叶音 萬民是若

閔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句也僖公脩廟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言閔宮頌

僖公能復月公之字也

商頌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

中宗大戊也高宗武丁也祖也

微子啓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

西及豫州盟諸之野爾雅作孟諸孔氏曰宋之封其後

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孔氏曰自微子

除二兄弟同世外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孔聖全書

詩經

六卷

七卷

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作詩而又亡其七篇韓錄孔氏曰

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生初父初父生防叔防叔生

仲尼則正考甫是商都亳宋都商立皆在今應天府亳州

界應天府今改歸德府州商州也

行於年反與余音那與余音置我靴音鼓奏鼓簡簡行音我烈祖湯

孫奏假音綏我思成靴鼓淵淵音於中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

我聲聲於嘒嘒湯孫反音穆穆厥聲肅肅鼓有數萬舞有奕

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那一章二十二句也

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小序云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侯五反中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醑

反情五音養我思成音亦有和羹音既戒既平音嚴音中音

今從音假音無言音時靡有爭音綏我眉壽黃耇無疆音然音

折支反錯衡音八鸞音以假音以享音良音

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來饗音降福無疆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烈祖一章二十二句也

此亦祀成湯之樂小序云烈祖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命厥后奄有九有音商之先后受命不殆音在武丁

孫子音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龍旂十乘音大糈

孔聖全書

詩經

七卷

尺志反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音四海來

假音格音來假音郁音於音維河殷受命咸宜音何百

德是何音音玄鳥一章二十二句也

此亦祭祀宗廟之樂小序云玄鳥

薄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敷下土方音將帝立子生商

融外大國是疆音幅音既長有城音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音受小國是達音受大國是達率履不

越遂視既發音相音土烈烈海外有截音帝命不遠

至于湯齊湯降不遜聖敬日躋音昭假音遲遲上帝是

祗帝命式于九圍音受小球音大球音下國綏音施音何

孔安反情

祀高宗也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七

春秋題辭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非孔子所自名也杜預曰紀事者以日繫年有四時故錯然魯史之舊文不過載當時之行事未嘗繫以爲所記之名也加筆削於其間也孔子乃筆則筆削則削出胡立天下之大義定天下之邪正或宛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出隋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以是非而代賞罰之權此前古所無之事也而孔子始創爲之出姚但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於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論本事而作傳特以明夫子之不以空言說經耳出隋至於經文固非左氏所孔聖全書

夏之徒所能贊一辭者也出史故歐陽氏曰春秋者夫子既老而成之書也春秋既成論再歲而夫瓊山丘氏曰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修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聖人親手筆削凡其平生之心術志意皆聚於一書之中出大學而孔子亦嘗自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觀此則春秋一經皆出於聖心之所獨裁者學如游夏猶不能贊一辭而况其他乎蔡復實題

春秋衍義

春秋何爲而作也孔子憂王道之衰而作也蓋自平生東遷之後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師不復采詩而民間之美刺不復上聞天子之刑賞不復施於列國王迹熄而詩亡矣王迹熄而詩亡則天下不復知有王者而邪說暴行之有作矣孔子之志在於尊王然有聖人之德而無其位雖欲尊之將何以行其志哉於是假魯史繼詩亡而作春秋以伸吾之志詩有美刺春秋亦有褒貶詩紀一十五國之風春秋亦紀一十三國之事孔子春秋時周魯齊晉蔡曹陳鄭宋衛秦楚燕吳本下四國而敘十三者何也周爲王者不在諸侯之列故也其於十二公內凡所書者無一而不寓吾尊王之志焉是故以別嫌疑以明是非興滅繼絕而撥亂反正者春秋之義也孔子爲尊王而書也以大一統以正三綱內夏而外夷貴王而賤霸惇五典而庸五禮命有德而討有罪者春秋之義也孔子爲尊王而書也以正次王以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至於繫正於王而繫王於天則其尊之也極矣其托始於隱公者非謂隱賢而居春秋之首也蓋著王者之道至此而始變也其絕筆於獲麟者非謂文成而致太平之瑞也蓋傷王者之道終不復行也然豈終於不行徒託諸空言而已哉誅亂賊於既死所以懼生者於將來逼人欲於橫流所以存天理於既滅傷王綱之不振於一時所以立百王之大法於後世後有王者起

焉取春秋而法之則必禮樂征伐出自天子政教號令及於天下而王者于是乎尊矣王一尊而王道行則邪說暴行之不作而天下於是乎治矣此固孔子所以作春秋之志也後世不知孔子志向之所在而徒拘乎春秋之義例或謂春秋有褒而無貶或謂春秋有貶而無褒或因一事而各為一說或因一字而各為一義則拘泥瑣屑而聖人之志意于是乎晦矣惟吾孟子受學孔子之孫得其家傳而知其大指之所在故為之言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書則聖人之志昭然明白於天下而紛紛之說可以一洗之矣蔡復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三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時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魯史以孔聖書

春秋

卷七

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目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魚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程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

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先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七

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實通然導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汪氏曰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卽位書公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倫書王后王姬魯夫人魯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倫書弟佖夫弟叔眚弟年兄縶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叙朋友之倫上下之分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也春秋書郊禘雩社之類所以明吉禮之分書崩薨卒葬舍賜逮賻所以明凶禮之分書朝聘會盟遇至所以明賓禮之分書納幣逆送廢致之類所以明嘉禮之分

分○胡氏曰以詩考之將仲子言大叔失道而公弗制叔子曰言多才好勇不義而得衆疑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然後知莊公志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其罪乃不可掩矣清人之序言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三執政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實乃有所歸矣觀文姜孫于齊則河廣之詩可讀思義之輕重可權矣觀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式微旄丘之篇可信衛爲戎狄所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發乎詩之情者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古書所紀帝王之大節也春秋譏帝王之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二

六

道賢可與則以天下爲公而不必於繼世之禮故季札來聘不稱公子貶辭國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禪國之義故文姜始入卽書于策明立嫡之重也凡此類皆所謂貫乎書之事者也莫尊於君非人臣之可召書天王狩于河陽以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公冢宰之可班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儲副之崇莫正於嫡夫人非衆妾之可偕書歸賁賁書考宮皆稱仲子以著嫡妾之別莫親於冢嗣非嬖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所謂興常典以體乎禮之經者也紀兵則以救人爲善書戰則以受伐者爲主齊桓退師禮楚則書盟于召陵

以序其績晉悼納斥埃禁侵掠則書會於葵丘以美其信此類皆所謂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者也建子周人之正朔而書春王正月以行夏之時司盟王府周官之司屬而悉惡會盟以善胥命之正大道為公外戶不閉也而書滅下陽城虎牢戒王公設險之不可忽君先臣從人道之大倫也書晉人執虞公齊侯取郕昭公圍成以明社稷之無常奉此此類皆所謂著權制以盡乎易之變者也

綱領胡氏曰春秋者必知綱領而後可以自條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云云莊周曰春秋經

孔聖全書春秋卷七

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隋王通曰春秋之於正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閒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曰仲尼所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殊未可學○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

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春秋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又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夷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

總論

孔聖全書春秋卷七

程子曰此伊川作春秋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大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淳夏不能斷

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
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
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與義時措從宜者為
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
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撥道之模
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
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
游泳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
湯而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
孔聖全書 春秋 七卷 九
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
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問春秋傳序曰夫子答顏子
大其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
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
之義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上古之時自伏羲
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
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
作也○春秋謹華夷之辨
龜山楊氏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
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廢

必施其身所以懲惡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
○明類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
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真能立變例非聖
人真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
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謹始例曰人君嗣立逾年
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
其事書于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敗於極前定位之
初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
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者新君即位之
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
孔聖全書 春秋 七卷 十
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
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
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
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
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
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涕泣欲立長
居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
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
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
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

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鍾離天王之會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墮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廢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上

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

五峯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朱子曰春秋大肯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的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與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是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初問王政不行天下

郊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又自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蔡丘之會召陵之師踐上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漢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春秋大槩自成衰以前舊史不全有外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漏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上

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箠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俱向者不懼而今者俱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

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茅堂胡氏曰經文化工隨事立義其變無窮若梁以例觀則畫筆擬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觸類而長取證於本例之外則無所書而不為例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修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然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

孔聖全書

春秋

七卷

十三

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蘇安汪氏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楊子曰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元城劉氏曰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

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

臨川吳氏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今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足求之矣春秋化也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徒步而異狀持一藥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魯隱公

各息始惠公子姬姓

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元年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常自貴者始故治平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胡傳曰

以後不書胡氏自注胡傳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國君逾

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授普願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論造

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絀與隱公以明大法公子君臣之倫正矣○朱子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汪氏曰或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如此則其事與月差兩月矣先儒以此為千百年不決之論○程子曰不言一年一月欲人若體元以居正也○何氏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始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秦孔聖全書 春秋卷 七卷 十五

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夫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天人之大本也○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泯泯勢焚督亂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孔聖全書 春秋卷 七卷 十六

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為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又曰夫子

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失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蓋皆削之可也何為有書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即位端本正始大義既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錙銖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三月公及邾儀父音盟于蔑莫結切公穀並作昧魯地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筆者也

夏五月鄭伯莊克段于馬音鄭地

七月天王平使宰咺桓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方鳳反

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履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音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賵而書名以見音宰之非宰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猶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

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
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
後無復辨矣○東萊呂氏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
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敎而凶禮則五
禮之二也陵嫡妾之分則天叙之典廢焉濫賄賂之恩則天
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
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
所為懼春秋所為作也公羊傳曰車馬曰聘
貨財曰賄衣被曰襚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名○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非王命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十七

明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
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時之
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
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昶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
而不與正其本也○問王之卿士固不忘朝諸侯矣然當時
諸侯朝魯聖人盡書其朝者謂 明即又於諸叔特書朝公
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也茅堂胡氏曰聖人作春秋其筆端隨
事造化變動不居難以一例言也畿內諸侯與畿外諸侯自
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曰來不與朝以明王臣
無外交之義矣外諸侯本有朝聘之禮聖人盡書其朝以明

觀之其義不一蕭叔獨書朝公者以殺非其所也杞伯姬來
朝其子婦人而以其子來聖人大意戒婦人不可與國事也
公子益師魯大卒

東萊呂氏曰具萬理於一言者聖人之筆為然益師之卒載
於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書懲勸交舉見王
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史
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與而志其卒於簡牘者益師以卒
書必魯之大夫也春秋沒其爵蓋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
猶無爵也於此可以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益師首以
公子書所以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為私職故
特書公子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大者天地其
次君臣民之秉彝不可泯滅手足虧折腹心慘傷隱然疾痛
非自外至故春秋於大夫之卒必重之嚴之謹書之而不敢
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義矣卒者人之終也得正而斃乎其
不得正而斃乎全而歸之乎其不全而歸之乎一觀聖筆森
嚴肅厲形神俱竦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蓋有不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較寸量耗
心於日月瑣碎之例是獨何哉

平生五十二年○春公會戎于潛魯地
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

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告
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
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
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繪
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
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
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
有書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晉人入向音向○無駭侯皆切帥師入極附庸○秋八

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

按費音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父居中國在魯之東
邠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
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
旨也而與戎軟血以約盟非義矣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
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
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
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中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重遠矣
九月紀履緌音須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所逆者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見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
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
親迎也韓侯娶妻蹇蹇音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則諸侯
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
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
則以幾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
禮嚴矣

紀子伯左作莒子盟于密音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仲子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夫人之義從夫者也邦

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

葬以明順也○張氏曰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

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宋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於陵蓋

古之遺制歟

鄭人伐衛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縶其城
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
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
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敗書成曰取特婉其辭

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

平王五十二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子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穀梁傳曰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太上故不名也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十一

夏四月辛卯尹氏之大夫卒

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秋武氏子來求聘附○八月庚申宋公和卒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問殷聘世相親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廢之禮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上春以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則王是王也

悼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死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

冬十二月齊侯僖鄭伯莊盟于石門齊地癸未葬宋穆公

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十一

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王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桓王元年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音杞取牟婁杞邑○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九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
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
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
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
公弗疑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
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者後世爲
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
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殤遇于清阿縣有清亭

公羊傳曰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程子曰諸

春秋

七卷

主事

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

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殤陳侯蔡人宣衛人州伐鄭

秋音輝大夫音輝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羣帥師會伐鄭豈
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
必有大美惡焉四國會羣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
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
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
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音殺州吁于濮音地也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于濮者憫衛國之人
著諸侯之罪也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
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桓公弟

桓王五年○春公觀魚于棠魯地

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
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
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鐘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孔聖全書

春秋

七卷

主事

秋衛師入鄭音成○九月考仲子桓公之母之宮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
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音孟
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去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
也故因其來賁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賁因其考宮而正名之
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辯矣桓
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
以姓繫謚者夫人也有則稱號沒則稱謚單舉名字者妾也
凡官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千羽之稱也羽以象文德千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伐宋

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螟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食節曰賊食根曰蠹草侯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云螟螽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為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故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驅告侯切卒○宋人傷伐鄭圍長葛鄭殺梁傅曰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何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遂奔誅不填服也人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見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齊地以七月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息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異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冬宋人取長葛

桓公四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姊○滕侯卒非大人也

滕侯書卒何以不美急於禮弱其君而不美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急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魯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

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
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嘗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於
史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
者完備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信使其弟年來聘

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愛
其弟聘魯致女定政鄰國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
之辨以啓無知篡弑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
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之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
早辨也○汪氏曰夫子作經雖不逆計其後日之事然於其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五

寵愛之過特書弟以貶焉使後世之讀是經者考無知篡弑
之所由始則亦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惟公弟叔牙書字
蓋賢之也諸侯之弟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故許叔蔡叔蔡
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不言弟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又作汎來聘
此王聘之始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
聘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地以歸
桓王五年○春宋公瑤衛侯遫遇于垂地○三月鄭伯使宛
來歸柩音崩鄭柩○庚寅我入枋

鄭伯欲以泰山之枋易許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
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
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
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
有焉蓋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
特賜之枋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蓋泰山之旁不足為其
邑矣枋近於魯許鄭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
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扶又能巡行矣用是見
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枋
者枋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汪氏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五
曰鄭雖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蓋鄭莊貪魯人之易許而
歸枋齊景服聖人之德化而歸鄭雖龜陰雖其義利不侔而
皆出於中心之誠非勉強使之歸也故皆書曰來歸美惡不
嫌同辭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音甫凡人名卒○癸亥宿男卒
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
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
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
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
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

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韋之必以名書
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薨齊侯衛侯盟于羗屋地周

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
盟盟詛煩而約於妙刺亂然後有交質音置子至是傾危之俗
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
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
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
會同其私約也不繇音由天子口血未乾音干而渝盟者有矣其
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書有命美蕭魚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七

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
亦變周制矣

八月癸亥宣公宣公考父卒九月辛卯公及魯人盟于浮來
邑○螽○冬十月二月無駭卒

年丁卯九年○春天王桓王使南季大夫來聘○三月癸酉大雨
震電庚辰大雨去聲雪○挾音叶大夫卒○夏城郎魯邑○秋七

月○冬公會齊侯于防地○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莊于甲丘○夏
年戊辰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莊于甲丘○夏
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古頑
地○辛未取郕音幸已取防音防○秋宋人衛人宣入鄭

○宋人齊人入衛人宣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

齊人信鄭人入郕國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友玷周禮

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

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

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

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

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

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七

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倂然受之

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莊于時來地○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

者史官以直為恥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

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

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

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

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

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

復而不書契則服不除寢告如占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戰天故曰春秋成而亂臣子懼○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則不書契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子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世之典檢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王為春則知立度制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三

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為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賄仲子而家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妻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衰榮不可忽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夫斗

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為正秋則坎為正冬必矣今以冬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又曰商人以建丑章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章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書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逐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繆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又曰此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為經世之典檢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哉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三

魯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弑兄自立

桓王九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感方士之言改後元

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矣復又稱元年可乎考武
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
更平使記注繁蕪勝平載夫歷世無窮而義名有盡豈
記父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父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桓公弑君而立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罪今
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
讎而推戴弑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
法大率與於魯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救正民彝之大指也○
家氏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
孔聖全書春秋卷七

子修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為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宜直正其
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
三月公會鄭伯莊于岳即大岳○鄭伯以璧假許田魯鄭宿
魯山東之國與初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
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
私放於利以至奪攘而後厭去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
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去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
皆援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
先祖所受私相貿易成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
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

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假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
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近魯○秋大水○冬十月
辛未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
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
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
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
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新

孔聖全書春秋卷七
忌而後動於惡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
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
宗社而作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
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
急務也○公羊傳曰孔父正色立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
君者可謂義形於色矣左傳以為女色之色遂云華督見孔
父之妻於路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時
蓋孔父之見弑非以妻故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魯
欲禪位而憚孔融故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是孔父之見弑
以君故也非以妻故也且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

矣安得在路而見其貌乎胡安國曰孔父義形於色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故死於其難斯言得之矣或曰若是則左氏妄為此說乎愚曰督殺孔父之後而納其妻則有之矣孔父未死之先則非以妻故而死也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弑兄臣弑君孔聖金書春秋卷七卷三十五

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惡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暴行去聲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月公會齊侯傳陳侯桓伯莊子稷宋以成宋亂○夏四月

取郕大雩于宋戊申納于大音廟公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上致之謂弑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

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

為于偽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岳訓後世使

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桓伯莊子會于鄧

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禽將去聲南征矣及周東

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

孔聖金書春秋卷七卷三十六

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

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

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也德齊莫

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

合之迹而更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

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

必奠而後入禮也由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者其黨惡

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淫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臨川吳氏曰穀梁於襄公朝楚之傳曰至自楚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出姜如齊歸寧為得禮故特書其至其餘夫人之行皆非美事故不書至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國為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為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哉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非美事也

桓公三年○春正月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二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開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魯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春秋

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公會齊侯僖于麻地夏齊侯衛侯宣齊侯于蒲衛

公羊曰齊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齊侯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

則矣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齊命六月公會杞侯武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

娶妻必親迎去聲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獲綏綏須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逆姜氏於讙也○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汪氏曰婚姻合禮而不志者書法之常也故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書也桓公之娶姜氏不合於禮故以爲大事而志之者所以垂戒書法之變也昭公之娶同姓

則又以國惡而隱之也聖人作經如化工生物洪纖高下因物賦形安可執一而論之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音于經若舊史

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

穀因雨而喜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

則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

於天宜得水旱凶荒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

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

有年他年之歎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

孔聖全書

春秋

七卷

三九

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

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膏以是觀非

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

端之門至程氏發明與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

者也

桓王十三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

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

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爰舍遂以苗中秋教

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傷

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遠其常所也

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奔

感額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

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渠糾王

宰家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

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側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

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

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

者舍上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

孔聖全書

春秋

七卷

四十

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

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

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

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故特

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於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

公沒王使榮叔來賜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

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

桓王十三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桓仲陳侯鮑卒陳仲鮑卒

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

也齊在東州專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設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惜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傳書子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故存而弗削以看齊人滅絕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効是也

天王桓使仍叔之子王朝來聘

伊陟象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一

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反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拘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蔡陳桓公○城祝丘魯○秋蔡人衛人宣陳人佗從王伐鄭

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繡音者而不書戰王卒大敗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

若此皆教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音預也

大雩音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者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禘祭於已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魯終○冬州公如曹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一

四十二

桓王十四

年乙亥

六年○春正月寔音公也

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

郕音○秋八月壬午大閱音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何氏曰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太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蔡人殺陳佗音

魯桓殺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音殺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

與奪道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
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
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廣
為義之塗也○吳氏曰王政不綱天子不能討賊而聖人明
春秋之義以討之謂非天子之事而何耶其討之也奈何曰
如殺賊書人是也噫討賊天子事也聖人不惟自任而又寄
之人人僭耶不得已耶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九月丁卯子同註桓公也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

孔聖金書

春秋

七卷

四

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
國之義萬世之通禮也與勝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
傳子以嫡天下之遠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
腹朝委喪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
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
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
者晉於天子然後為世子○程子曰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
大本而防僭亂也子同者桓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
其位固已定矣嫡冢之生國之大事故書○劉氏曰穀梁曰
疑故誌之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

者信也詩人信魯莊公為齊桓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若
為齊侯之子乎

冬紀侯來朝

桓王十五年魯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地

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夫子鈞而不
網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
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程子曰
古者昆蟲蛰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
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

孔聖金書

春秋

七卷

四

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
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
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
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遺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
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
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
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殺其君則殛之桓弑隱公
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
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

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告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維方伯連帥去聲去聲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桓王十六年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則則急急則忘

天王使冢父來聘

孔聖全書

春秋

卷

四

虞史以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卑陶唐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賄仲子會葬成風則宰西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冢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烝

程傳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

黷亂甚矣

秋伐邾○冬十月兩去聲雪○祭公來遂逆王后子紀

茅堂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大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遠行親迎之禮即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之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

桓王十七年九年○春紀季姜歸京師姜紀國姓季姜周桓王后

往逆則稱王后歸何以前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官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

孔聖全書

春秋

卷

四

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正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音夜姑來朝

桓王十八年○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思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矣十年壽

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卒于莊○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

衛侯于挑丘衛地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

伯來戰于郎

桓王十九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曹

地○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世子忽立○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

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于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無

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

孔聖全書春秋七卷

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

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

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

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諱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

之矣

突歸于鄭

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

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

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

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禮兮君弱臣強

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

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

之罪矣

魯大會宋公陳侯蔡叔桓盟于折地名○公會宋公于夫

鍾音鍾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音闕地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

而不削何其詞贊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

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

孔聖全書春秋七卷

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

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桓王二十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武莒

子盟于曲池地名○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地名○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孫○公會宋公于虛地名○冬十有

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地名○丙戌公會鄭伯厲盟于武父地名○

丙戌衛侯晉卒宣公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于宋

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

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

然後可以外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

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即是也往戰者罪在內

戰于宋是也

桓王二十一年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屬已及齊

侯宋公衛侯惠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月莒衛

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桓王二十二年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屬于曹○無冰

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

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

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

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四九

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

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

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

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屬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

營官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

為常事而不書番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患

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

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葬以

齊人葬蔡人惠陳人葬伐鄭

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永嘉呂氏曰以者非其本意而

為人所以之稱四國本無意於伐鄭而宋以之也楚本無意

於伐齊而魯以之也

桓王二十三年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相使冢父來求車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

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

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賄求車求金皆書曰求車後戒也夫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

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

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其亂卒據則不厭矣

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

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廢矣及

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于亢不衷官失德廉耻道喪龍蛇

日章淪于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

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初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屬出奔蔡

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昭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莊公○公會齊侯襄于艾齊○邾人牟人葛人三人皆附庸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屬入于櫟音歷○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莊于袤昌切鄭伐鄭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蔡侯衛侯惠于曹○年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莊蔡侯衛侯惠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莊蔡侯桓伐鄭忽○秋七月公室自伐鄭○冬城向地○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得罪於天子也

莊王二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襄紀侯盟于黃齊○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魯○夏五月丙午及齊魯師戰于奚魯○六月丁丑蔡侯桓人卒桓侯立○秋八月蔡季弟自陳歸于蔡

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

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撓邇而不迫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蔡已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蔡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華而易贊曰吾得正而斃焉馬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忘其失禮之失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莊衛人桓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莊王三十○春王正月○公會齊侯襄于濞音洛○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趙氏曰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其地朱子曰孔子直

書義在其中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雖在外也○穀梁子曰雖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桓公之雖在齊則外也隱公之雖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知之矣○趙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臣子之敬辭也不然則恐涉他國之君而近於不敬矣

魯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

莊王四年元年○春王正月○五月夫人莊公母文姜也孫音于齊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抑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推於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遂以全恩也○永嘉呂氏曰文姜之會齊侯其薨其葬皆書夫人聖人之書此也母乃瀕於名實乎曰桓公雖見弑而莊

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彼且以為夫人也我可以

夏曆伯天子逆王姬○春築王姬之館于外

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升見也知其不可故待築之于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於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古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莊公卒于宣○王莊公使祭叔周大夫來錫

桓公命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葬弑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廢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

王姬歸于齊○齊師還紀邾音部邾音部此書

莊王五年○春王二月葵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音丘○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禚音地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

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家氏曰姜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王姬

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履載之所不容聖人為是故於春秋聯書之比而誅之也

乙酉宋公馮卒音卒閔公捷立音捷孔聖全書春秋

莊王六年○春王正月溺音大夫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穀梁曰傳曰改葬也高氏曰桓崩七年乃克葬者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若曰改

葬則聖人明書之矣秋紀季以鄆音魯紀音魯入于齊

高氏曰紀侯自度滅亡歸季姜于京師而天王終不能正求接於魯而鄰國卒莫能救與其殘民絕祀孰若使季以鄆為

附庸以事齊庶宗祀之不滅也此從權紓禍不得已之甚藥以王法則擅以天子封邑入于齊齊納人之封邑均有罪故

書以書入以示義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仇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為寄矣聖人恕季而重罪齊侯也

冬公次于滑音地莊王七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音文享齊侯于祝丘音地○二

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音陳侯鄭伯遇于藉音二○紀侯音地大去其國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護其儲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

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

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効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

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

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

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六月乙丑齊侯音襄葬紀伯姬○秋七月○冬公及齊人音萊狩于

糕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共鄉

當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

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者夫狩者馳驅田獵其為樂諸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

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莊王八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鄭

之國○齊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

伐衛

莊王九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

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莊王十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

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

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

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

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莊王十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憤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

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

于聶止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

俟陳人蔡人是也

甲午治兵

汪氏曰莊公不治兵於出兵之時而治兵於次即之後非禮

也蓋莊公之治兵非預備不虞之意實由久役不得已而治

之爾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

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秋師還

張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

尤為非義無故次即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

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年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

讎圖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

其惡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莊王十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

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

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

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音殊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音防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汪氏曰城郭溝池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不守者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五九

有不必修恃於守者春秋書城下陽書城虎牢責號鄭之不能守也書浚洙書內築城邑者二十有四所以責魯之徒恃於守而重困民力也

平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音灼

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穀梁曰善為國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二月公侵宋

此書侵之始

三月宋人

開

遷宿

國名此遷之始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父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霍道塗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諸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

桓

宋師

桓

次于郎

公敗宋師于乘丘

音去

○秋九

月

荆敗蔡師于莘

蔡地

以蔡侯獻舞歸

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若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厲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祭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書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音談譚子奔言此滅國之始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于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齊師

滅譚譚子奔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秋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莊王十四年戊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音茲○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七

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曉賓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別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六及下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莊王十五年己亥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音

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鄆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音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葬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音牧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七

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弑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輕重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其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杜稷死而晏子非私昵之臣也

冬十月宋萬出陳

周傳王元十有三年○春齊侯桓宋人桓陳人宣蔡人表邾人父會于北杏齊地○夏六月齊人桓滅遂國名齊之後○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齊地

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樵會伐衛同圍鄆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傳王二十有四年○春齊人桓陳人宣曹人莊伐宋桓○夏單伯會伐宋○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野齊地

平王三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野齊地○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地

人侵宋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則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傳王十四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地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為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

鄭子克卒桓侯父卒

甲辰崩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之侯人○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衆殺戍者也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胥三尸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音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昭王元年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微桑土間暇而明政刑

秋有威音威又

威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威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虐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既孔聖全書卷之七春秋卷之五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也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宣王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宣之婦于鄆遂及齊侯桓宋公桓盟

媵陳人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平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平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冠之

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

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魯○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魯之

昭王二十有五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魯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魯至是再如魯而春秋書有禮義天

孔聖全書卷之七春秋卷之五

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死於魯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櫛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魯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齊大災曰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惠王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公捷立○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卒已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青
肆者湯滌瑕垢之稱也○齊典曰青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憲未聞肆大青也大青皆肆則廢天討窮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六十七
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循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青而曰大青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太子○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齊侯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啖氏曰納幣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穀梁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仇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
惠王十六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蔡叔內臣來聘○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荆人來聘楚交中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

舉者惡其循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恭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變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循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恭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齊蕭叔附庸公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義孔聖全書 春秋 卷七 六十八
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音
公羊曰何以書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何氏曰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莊公卒子○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音戶
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

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危要結姻好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

惠王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音覺○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孔聖全書 春秋 卷九

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親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音覲用幣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音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

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群臣故以私言之也覲用幣何以書男執大者王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汪氏曰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覲而致哀姜通共仲弑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而致武后淫毒遂移唐祚嫌疑之際可不慎夫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音僂歸于曹○郭公莊氏曰蓋桓公也○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朝卒惠公卒于鉅公立○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孔聖全書 春秋 卷九

周官鼓人敕日月則詔王鼓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惧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

劉氏曰公羊云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爲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高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等祭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修行為之本况于社于門非所以救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

冬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

惠王九年癸丑二十有六年○春秋伐戎○夏公自至伐戎○曹殺其大夫此專殺大

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

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師冠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

罪人而蔡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

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

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魯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

場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桓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惠王十一年甲寅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女已于洮音陶

天子非展義不郊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

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

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傷

公之於季姬而弗訓一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桓公桓陳侯宣鄭伯文同盟于幽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

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

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

同盟所以志同欲一也前此鄭伯曾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

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

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殺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

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得衆也視他盟爲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蔡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

公子友如陳蔡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

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

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褻褻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

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証上行私表不正

矣是故季子遼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皆慶以大

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

召縣玄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雖欲哭而

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未

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殆亂備書中國大夫而無議

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莒慶來迎叔姬女也○杞伯來朝○公會齊侯

于城濮音卜衛人敗績

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

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

伯廖力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

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卷自歸
服刑可也若惠微惠極不泯其往稷使得自新亦唯命一則以
允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
則其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
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
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
矣齊稱人將去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文公通○秋荊楚伐鄭文○公會齊人
宋人救鄭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
孔聖全書春秋七卷七十三

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謀侯救之
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
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鄆音鄆魯

鄆邑也凡用功大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圍則
書築鄆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
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
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

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不積皆竭
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
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好膳而虛竭如此所謂寄
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
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成來世為國之不
知務也

臧孫辰音辰告糴于齊糴音

惠王十二年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音

穀梁曰延廡者法廡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
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

孔聖全書春秋七卷七十四

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

鄆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劉氏曰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延廡南門蓋微耳何獨
書哉新宮災大室屋壞不能不修而經不書雉門兩觀災記
新作焉以此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延廡者

天子之廡非諸侯之廡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
延廡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

夏鄭人文侵許○秋有蜚秋味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劉氏曰蜚非中國所有曰有者所
以明其無也鸛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蜚而一至故不

言多而言有弊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累故不言有而言多為害中國之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不言多而言災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滅諸及防

惠王十三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公羊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

鄆也齊王十五年卒

秋七月齊人降鄆音章紀

降者脅服之詞鄆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

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鄆降而曰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

孔聖全書

春秋

七卷

七五

以鄆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

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周王三十五年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

鄆音聘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啖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

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者得書所以為後世

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桓遇于魯

濟上声水歷齊○齊人伐山戎

夫北戎病燕音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

里之險為燕關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

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特開後世之君勞

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

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

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後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

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桑

服遠人之意矣

惠王十四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

孔聖全書

春秋

七卷

七六

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於薛音增○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于夷中國

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

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遠功以沮外

微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音齊○冬不雨

惠王十五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齊管仲○頁宋公桓齊侯

遇于梁丘地名在魯

穀梁曰遇者志相得也遇所不遇大齊桓也○汪氏曰何休

謂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盟會則序主會者居上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慶父同母弟也卒

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讖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切○冬十月己未子般音班莊公太子卒○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立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

孔聖金書

春秋

卷七

七

慶父即師以志得兵之始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此代入伐之始

許氏曰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魯閔公名啓方史記云名開莊公子

六年庚申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

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

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季子來歸

孔聖金書

春秋

卷七

七

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

冬齊仲孫來

于莊公

惠王十七年辛酉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

朱子曰春秋言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五峯胡氏曰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厘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遠之豈非周公之衰乎○茅堂胡氏曰

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言天子諸侯有先也七世之廟天子之先則有天子祀先之禮五世之廟諸侯之先則有諸侯祀先之禮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周公之廟則非所以事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或者疑之而問其說則曰不知者禘國之大事也夫子居是邦而不私議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而書以志郊禘之失知其說者則知聖人之志矣○臨川吳氏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為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妻之所為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真聖筆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又曰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託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陳氏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弑公子武關

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弑君國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音遜于邾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之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音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君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國人爭卜音騎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關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是為孟氏

○冬齊高子即高侯來盟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倍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今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音在

立子也

十有二月狄人入衛○鄭棄其師

或曰高克進不以禮焉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遽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京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赦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八

上卷春秋

後學蔡復賞 編述

魯僖公名申莊公

惠王十八年○春王正月

承國于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于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于王者也受之于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于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相宋師相曹師昭次于莊北地邢

孔聖全書

春秋

八卷

七

三國稱師見現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書邢遷于夷儀見現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

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于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名地齊人以歸而殺之也其曰齊人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

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

以行乎諸侯也。自文姜氏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濁亂昏迷，卒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伯政之有功于世道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受，則子無離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持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楚人成先書楚伐鄭文○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此知書楚伐鄭文于偃鄭地。

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郟郟知，獲莒挈女居切音。

孔聖全書 春秋 八卷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姜之喪至自齊。

惠王十九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也。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葛為美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又曰：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為利于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虞滅下陽號。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號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綿，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于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劔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也。○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惠王二十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于作主，以宗廟則太室屋壞，見公十三年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

至子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六月雨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音落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義過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樂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謀伐地楚也○冬公子友如齊泣

盟○楚人伐鄭

惠王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衛侯文

鄭伯文許男曹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地

孔聖全書○春秋八卷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微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法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于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即許叔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音陵

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桓也桓公帥八國之師

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青包茅之不貢則

詰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古堯與同好聲則承以寡君之願

語去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

禮楚使去卒與之盟而不遂也于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

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

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

時緼委粉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陳轅音濇音濇音○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

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叔牙子帥師

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文許人穆曹人昭侵陳宣

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怙而齊

以為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養國之信按

丘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

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禮有主德而管仲為王佐矣齊

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

恃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

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

之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

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人有罪無以得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侯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惠王二十五年○春秋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

孔聖金書

春秋

八卷

六

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說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侯斤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原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音嫡下同亂之本也驪姬寵翼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斤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道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曰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臨川吳氏曰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

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託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倍受其朝皆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平國○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地衛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諸侯曰王世子在是諸侯成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前者則將翼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孔聖金書

春秋

八卷

七

臣下而言欲尊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君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祗音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有中

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文逃歸不盟

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聖全書 春秋 八卷

秋而非聖人莫能脩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其曰晉人執之者猶眾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惠王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曹伯昭代鄭圍新城鄭新密也○秋楚人成圖許傷諸侯遂敗許○冬公至自伐鄭

王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陽處父代楚救江異者不于楚人之救鄭也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翼儲君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圍非美事而桓文之門實為王室計也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歟

惠王二十七年○春齊人代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若管鄭世子華盟于寧母魯地也○曹伯班卒昭公卒子○公子友如齊○冬葬魯昭公

惠王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下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共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文乞盟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也

按禮大帝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王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禘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祀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濯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夫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孫直救逆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于成風則舉大事于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十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周襄王元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音悅音卒桓公卒于襄平夷午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于葵丘齊地在陳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之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

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丑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會書美之大者也○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係蓋修身齊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于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哉聖人道大德宏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十一

甲子進侯詭諸卒獻公卒子○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里克弑其君卓晉惠公夷吾立

殺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並上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天子宜臼子伯服矣而大戒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聲是懿德此言天理根于人
心雖以私欲成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
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
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瘠者

襄王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秋滅溫王也蓋溫子奔
衛○晉里克殺其君卓秋卓在前年而以春秋書者從赴也及其大夫荀息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
也克者世子甲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乃曰友里克
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于
子也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十一

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
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于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
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
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于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
義于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于死不貴幸而克克欲以中
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死
于試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
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張氏曰里克因優施為鳥集枯之歌欲中立以克驪姬
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和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十三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戎山○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

雨去雪

襄王三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浦悲切鄭父里克之黨○夏公

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崇
譏之也○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歸寧可也為會而從夫于
外非歸寧之禮也○汪氏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
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爾魯頌稱聲
姜為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家氏曰桓公之始伯
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戮諸夏肅然知中國所以異于

夷狄實在于是齊襄衛宣汙染之習為之一掃庶乎古方仁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僂姜為陽穀與下之會伯業其衰矣乎○張氏曰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僂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

秋八月大雩○楚人伐黃

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君子閔之也

襄王十四年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滅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頸牂反作即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與復之

刊聖全書

春秋

八卷

古

望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美于禮為合于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去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因于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禍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春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襄王十五年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去荒夫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其儀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

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于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鹹地○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襄王十六年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

刊聖全書

春秋

八卷

古

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戌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公羊曰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城也孰城之城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過議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孔聖全書

春秋

八卷

十六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山名崩晉地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君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于前書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公羊云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秋侵鄭○冬蔡侯肝許乙卒穆侯辛子莊

襄王七年丙子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僖曹伯共盟于

牡丘齊地遂次于匡衛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主憑陵之罪著矣徐

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

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盡盟于牡立見諸侯救患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王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楚人○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鄆

劉氏曰杜云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中絕非也傳云止之豈絕

孔聖全書

春秋

八卷

十七

之哉魯人為國諱醜雕斲止之之說以求掩其迹仲尼作經推例以知義因文以盡情主人習其讀而不知學者原其事而知之此類是也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氏之祖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天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于土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故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公羊曰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享也季氏之平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

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冬宋人伐曹共○楚人敗徐于夷林徐地○十有一月壬戌晉侯惠及秦伯穆戰于韓晉地獲晉侯

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乎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為于偽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孔聖全書

春秋

八卷

十八

年王十八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作公羊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鳥五鵠反退飛過宋都

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音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垂氣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便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鵠退飛下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賊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內女嫁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

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于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諡倍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文許男信邢侯曹伯共于淮淮水

年王十九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楚之與國○夏成項

孔聖全書

春秋

八卷

十九

子爵

聖人于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于偽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局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于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郕襄公取郕昭公取郕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倍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魯地○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

乙亥齊侯小白卒

年王十八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

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音鹹音房齊師敗績

○秋救齊

伐齊之役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書秋救齊者許秋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常山劉氏曰諸侯伐齊不道如此秋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滅義夷狄之不若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始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

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二十

據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是天理亡矣桓公據夷狄安中國免民于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于衛為尤先書秋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襄王十一年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即宣公○

夏六月宋八會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郟○已酉邾

人執鄆子用之用之者甲其血以編社也○秋宋人圍曹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及其

仁治人不治及其智義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

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成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

其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

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與唐文宗切于除姦而訓注

用故子夏為首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

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遜焉

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冬會鄭人蔡人楚人成鄭人盟于齊孝

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在公十年刺敗蔡師始見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三十一

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于是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子見乎八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手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梁姓伯也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要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政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嫚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于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而于酒淫于色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孔聖金書
春秋
卷八
三十三
哀王十二年
二十二年○春新作南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議用民力于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于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閔宮矣斯重其役更克領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部子國
來朝○五月乙巳百宮災

公羊曰西宮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房居偏于右以有西宮方知諸侯亦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其也○宋氏曰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于是豈飛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蒞之時而常任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

鄭人入滑音滑國○秋齊人狄人盟于那○冬楚人伐隨
年壬午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地○齊○夏大旱

高氏曰言夫者父且甚之辭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夏與宣七年秋也

孔聖金書
春秋
卷八
三十三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執宋公以伐宋

執宋公者楚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于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于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公羊曰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公伐杞○楚人使宜申楚大夫來獻捷

經書獻捷者二齊侯獻捷書我捷楚顧獻捷書人不書宋捷存中國而抑夷狄之義著矣晉景公使鞏朔獻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奸先王之禮况以蠻夷暴虐中國而可免

其捷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史記非釋宋公

襄王十四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其位切邾○夏宋

公衛侯許男滕子宣伐鄭○秋八月丁未公邾人戰于

升陞音地○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名宋

師敗績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之于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

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秦少奪長使

齊人有殺無辜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

孔聖全書春秋八卷

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

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仁盡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與

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受重傷

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

母居干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飭小名忘大德者春秋之所

惡也故辭繁不殺而宋公書及者以深貶之也

襄王十五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宋國音民忙巾

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

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

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鄭

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遷陵中國桓公伐之據夷狄也

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

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襄公卒于戊○秋楚人伐陳○冬

十有一月杞子卒公姑容立

杜預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

尼于其卒以文貶之也○張氏曰杞用夷禮而稱子所謂中

國諸侯而用夷禮則夷之也

襄王十六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秋伐鄭○秋七月○

冬天王襄出居于鄭

孔聖全書春秋八卷

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王者以天下為家京

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

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

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氏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籍契

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墻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于春秋戒

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

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

存天理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

襄王十七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音滅邢

衛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不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無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邪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及思而遷怒于邢又遣禮王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合璧焉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王

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于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卒子成公卿立○宋蕩伯姬來迎婦伯姬魯也為宋大○宋殺其大夫
劉氏曰文稱大夫是有大夫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公羊之說非也公羊曰何以不名春秋非孔子家牒當為後世書法耳何得擅譯其祖名哉穀梁之說亦非也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汪氏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書名公子印則書官此及史七年不紀名氏蓋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非義所繫也

秋楚人王圍陳納頓國子于頓

張氏曰頓姬姓國也迫于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夷狄行其義春秋伐義開中國之無霸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文晉慶盟于洮

子向齊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齊地及

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至鄆是也鄆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

詞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王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則少陵長又遷怒于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當衛也

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重

夷殘中國也于義可乎其責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變何以獨不名按左氏變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先君熊摯有疾

弗赦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能肇是不得祀祀與夔無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可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繆○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張王十九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卒孝公卒弟○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

杞○冬楚人陳侯穆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

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襄王二十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共晉侯伐衛成

年巳丑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共晉侯伐衛成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

衛再稱晉侯者說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

利人土地耳

公子買大成加衛不卒戍刺之

孫氏曰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抗也

故買不卒戍而歸徐聞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乃殺買

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殘骨肉強悅強夷書以著其

惡謂氏曰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

罪矣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朝○伯昇宋人○夏四月

已晉侯齊師昭宋師秦師及楚人成子戰于城濮地衛楚師敗績

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王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

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

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

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

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

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

說則曾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王

子王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眾欲止子王不可戰于城

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

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

以典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

鑒矣

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許子盟于踐土地鄭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文公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

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

伯而號令天下錢于以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各實也

與其名存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
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
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
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
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
罪晉文報然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穀梁傳曰諱會
天王也張氏曰聖人于易坤之六五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
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于勝楚之後即帥諸侯朝
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略戎輅彤弓虎賁之賜
乃合于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黃裳
元吉得坤德之正矣今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
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休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
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
踐土之盟則尊卑倒置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未
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而存人道之大倫也故
曰非聖人孰能修之王氏箋義曰晉侯戰勝天子自往踐土
勞之復使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皆非禮也故不書王子虎
唯以諸侯自盟為文孫氏曰惠王賜齊侯命兼王命晉侯為
侯伯噫孔子皆沒而不書後世猶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悲夫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朝天子于踐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
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朝然後為礼乎古者天子巡狩于
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塗可以預修
故民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六王下勞晉
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典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
長吏以倉卒不辨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
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
就朝春秋天子在是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
為貶正其本之意也○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乃
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尊卑倒植不可以訓故但書公朝王
所而知天子在是矣不書諸侯而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從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
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怨于是逐衛侯立
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及也于是已立
乎其位治及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
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
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彘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
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則稱

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其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于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

陳侯款卒共公朝立○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成蔡侯鄭伯文陳子共莒子邾子秦久穆于溫○天王棄狩于河陽

按左氏皆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

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褒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寔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于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致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順夫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來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來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堅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于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于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夏六月會王人虎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洛陽城內

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与王子而公与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于此下与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土

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与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虜陵李氏曰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溫致天王翟泉盟王亦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敵盟世子周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誅心之法則踐土王寔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

若翟泉則群然聚聚于王都之側上与王子虎歃血約言既非踐土于虎泄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寔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暴其

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

秋大雨下付○冬介葛盧來

襄王二十二年春秋○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

元頃及公子瑕春秋○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

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與師而

圍鄭故晉侯秦伯與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勸民曰衆圍人之

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

盟通兵其背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春秋○冬天子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齊

襄王二十三年春秋○春取濟西田本魯地

公羊曰取之曹也復吾人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五

辭易亂○高氏曰凡取人之有其更易見而取已之有不以

道其罪難知聖人亦止名曰取所以顯微也○宋嘉呂氏曰

取濟西田不繫曹取汶陽田不係齊則汶濟皆近魯之境魯

之故田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鄭謹龜陰謹闡則言歸言取

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

強之而彼自歸曰歸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春秋○其日吉否也

楊子曰夫子之制諸侯庸節莫差于儲莫重于祭莫

重于地莫重于天諸侯而祀天其儲極矣聖人于春秋欲

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書之乎則歲事之常

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

望或以牲或以牛于交之中又有夾焉者悉書其事而謂曰

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

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

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

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視般莫敢易其

常若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

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治國其如指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

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差蓋不易之定理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五

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于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

家乎何有○公羊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

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郊非禮

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

四卜非禮也○三山林氏曰三傳之說不過罪其廢卜之責

養牲之慢求小禮而昧于大札不知聖人惡其非禮之大者也

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巡守而望因于柴皆天子

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三者可以已之詞○汪

氏曰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今魯三望蓋泰山在魯南海在魯

東而河在魯北殺天子之禮也。○公羊曰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千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猶三汪氏曰猶三望猶釋譏其可以已而不知已不當為而為者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可已而不遂已當為而為者也美惡不嫌同詞。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至后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三十一

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毋為子求婦猶曰不可况于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

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秋封之而衛國志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于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襄王二十三年癸巳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率

文公卒穆○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公薨立○衛侯重耳卒

晉文公卒子襄公驪立

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恩惠告鄰國相望而情志不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閼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汪氏曰左傳所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如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免奔燕陳陀殺太子免鄭紕昭公及太子壘子儀衛成公弑叔武曹公子負芻弑太子之類皆當時不告于魯魯史不書于策故春秋不得而書非削之也蓋左氏所據者諸國之史而夫子筆削據魯國之史宜其詳畧不同也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三十一

襄王二十三年癸巳三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姬姓○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之敗秦于殽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于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無于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紂不稱君者俯過葬期志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師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囚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

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微倖其成自以爲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祭已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于斯妻邾地○狄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地名太原陽曲○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孔聖金書 春秋 卷八 三八

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于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盡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晉人獲鄭人穆陳人共伐許僑

魯文公名興伯公

周襄王二十六年乙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于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有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群臣固有攝行之禮夫按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見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紀成王之崩其君臣皆見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祇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諸諸侯而後釋冕及喪服者于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爲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孔聖金書 春秋 卷九 三九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憤則有錫較是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較見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衰繡因葬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子

之路車乘焉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形弓旅音音矢因其敵
憤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召受言藏之我有嘉賓
中心玆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又公繼世喪制未畢
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求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
命無求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成叔武得臣叔才如京師衛王命衛人伐
晉秋公孫叔會晉侯于戚衛冬十有丁未楚世子商臣弑
其君頤俱倫切商臣弑王

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于弑逆此天理大
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誠

上卷全書

春秋

八卷

四

也唐氏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處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
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干
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日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
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于後世皆腐儒
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罪在前各誠加
于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保其邪志而懲于為惡豈
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平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
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
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
察于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見于首惡之名誅死

之罪也則世子弘而問此必將獲音獲然畏懼知春秋之不
可不學矣學于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于奉請佛旨而是

配樂

公孫叔如齊
年丙申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丁丑作傳公主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
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倍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
主慢而不敬甚矣○汪氏曰今考檀弓云既練而祔周卒
哭而祔孔子善穀竊謂祔廟則當告祭苟卒哭而遷廟適用

上卷全書

春秋

八卷

四

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穀梁言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姓陽為盟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仇
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父國不至為公諱
耻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又衆矣
夏六月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重隴鄭○自十
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孫氏曰不雨歷四時而總言惡文公怠于國政不懼旱災
之甚○汪氏曰公羊謂不書于不雨之日長而無災災

旱為災而不火則書旱旱為災而火則書某月不雨至某月
六月丁卯大事于大廟齊侯傳公

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群廟之主食于大廟升僖于閔之
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
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
事而逆之可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公羊則曰其逆祀
先彌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
無祖也范氏曰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庶
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子而喻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四

八年丁酉二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
衛人成鄭人穆伐沈南小國沈潰

王氏曰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伐沈始會諸大夫救志
自救鄭始春秋皆貶人之不與大夫之專政也蓋舉兵伐人
使之畏服所謂威也率眾救人使免于難所謂福也威福人
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有害于天下大夫擅之則有害于國
聖人見微知著故于此二役皆貶之所以戒威福之不可下
移也

夏五月王子虎王叔辛

王子虎不書爵諡之也天子丙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

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夫仲尼脫驂于
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于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
者非理之經也天子丙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
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公羊曰王子虎者何天子
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秦人伐晉

汪氏曰穆公自誓之言追咎既往之失而冀將來之善不貴
勇夫而貴良士惡媚疾而思彥聖斯以保邦為念諄諄懇惻
誠可為有天下國家者之法則夫子取之以繼四代之書而
門人引之以釋大學平天下章可謂善言矣胡乃不踐其言
終用孟明報服至再必以勝晉而後已故書取其言而春秋
責其事也

秋楚人圍江○雨去聲于宋

公羊曰用錫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汪氏曰外異
因來告而書公羊曰為王者之後記異穀梁以為災甚皆非
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
楚以救江處音

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王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
命秦申出武閔齊以東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

必震怒而江國自解矣。詎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代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襄王二十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是何哉？此春秋誅意之刻也。禪反，制未終，思念聚事是不志矣。而居約夫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志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仇，僣通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者，禮而往使。

左傳全書

春秋

卷八

四甲

其女不允于魯，魯失于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汪氏曰：春秋一經書逆夫人，惟此最略，既不書逆者，名氏又不書于齊，不稱夫人，不言氏，不書至，豈非聖人責文公有棄通喪之禮而然歟？

秋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

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豈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政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穆于有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壽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齊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慮卑其外，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慮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廢于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尊者也。春秋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爲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汪氏曰：朱子于綱目書尊母貴人爲太后，又或書立貴嬪某氏爲皇后，或曰立婕妤某氏爲皇后，或曰立卑某氏爲后，蓋取法春秋議成風之例。然春秋隱其辭而綱目直斥，不稱者，春秋乃本國之史，而綱目則筆削前代之史，故不同也。

左傳全書

春秋

卷八

四乙

襄王二十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來聘○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于天下，定其名號者，所養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悖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目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媵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大夫，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

謂弗克若夫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不稱天以諱之也○陳氏曰期常事不當推贈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為夫人也孟子卒不赴于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也○汪氏曰王臣合廟則是魯以成風之喪赴于京師大夫人之喪猶不當赴于王况妾母乎王之賜以食鼎其責已深而魯之往赴其罪亦不可掩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召伯也來會葬也○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都秦之界○秋楚人滅六縣有六國故城○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公孫之子昭

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驪也卒襄公卒明年子○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音射姑音出奔狄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民在眾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

閏月不告音月猶朝音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為不告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潤是主冊月而有潤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于朝庶民服其事于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璇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于劫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庚典也以記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為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孫放如莒音盟
襄王三十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音○夏四月宋公王已卒成公卒昭○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音○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音○冬徐伐莒○公孫放如莒音盟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維戎何詞之贅乎曰春人謹莒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維邑天地之中

而戎醜君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自其會正其名于地以
深別之者亦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已來乃与戎雜
處而不辨晉至于神州陸沈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
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伯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朱子曰文定只貶他從已
氏之過○張氏曰國君為天子斬衰受命以赴天王之喪
廢君命而徒從已為不赦之罪况懷喪中之行而淫奔乎文
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汪氏曰豈惟無王實以無
君文公既不加葬命之譴于敖又不遣他卿如京師况天王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四八

之喪赴告及魯已三越月仲遂盟戎近在在都之側者閭閻
知徐徐遣敖方共弔事又不至而亟還以喪考妣之虞而忽
然忘情不趨秦越亦不思僖公母子之喪王臣將命者至再
而至三也經書乙酉公子遂會雒戎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
復丙戌奔莒非獨著敖之罪舉魯國君臣之罪皆不逃聖筆
之誅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公子宋司城蕩意來奔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王皆○夫人

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

殺其大夫先穀○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

○夏秋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襄公卒子○九月癸酉
地震

任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
者五地道以靜為體以順為正安以奉天者也逆其常理而
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夫于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
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
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四九

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
夷義安在平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
號此乃夏而變于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
宅心忠恕言于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
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
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
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劉氏曰中國夷狄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居四海
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謂之夷狄可也楚成以
力為強執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得以

其書通今使叔來聘常事耳自卑貶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得
編于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為貴力為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秦人歸僖而曰僖公成風者非並禮也亦猶平王來賜仲子
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
妾焉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祿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
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
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
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
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誠之義明矣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五十

外傳共公

平王二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滅祭孫辰仲卒○夏秦伐晉○楚
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
盟于女栗○冬伐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夏叔仲彭
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昭○
秋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公羊曰狄者何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
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
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曰何大之也其地何大

之也穀梁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也直敗一人之詞也一人
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侯宿中
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
其首而載之肩見于戰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
不禽二毛故不言戰為內諱也高氏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
不書戰不與狄之抗中國也狄敗不曰師賤之也

平王四十年○春王正月國伯來朝○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來朝○秦伯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
秦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秋滕子來朝○秦伯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
秦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八

平王五十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秋滕子來朝○秦伯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
秦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七月○世室屋壞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書世
室屋壞譏久不修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秋侵衛○十有二月己丑
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渠

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渠

代我南鄙彭叔孫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成鄭伯許男曹伯晉人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成鄭伯許男曹伯晉人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成鄭伯許男曹伯晉人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成鄭伯許男曹伯晉人

祭酉同盟于新城宋○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字者惡氣所生闇闇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伐之後齊晉方伯中國紀綱華者所以除舊布新也頑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公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汪氏曰春秋書孛者三此年入北斗而兆宋齊晉之弑昭十七年孛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孛于東方而吳將燕越所滅始而應在伯國繼而應在王室終而應在蠻夷吳楚亦不能霸矣天變愈甚而世變愈極春秋蓋傷之也

孔聖金書

春秋

卷八

五十一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切其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叔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自○宋子哀哀來奔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齊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子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陸氏曰奔者皆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食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之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周卿○齊人執子叔姬魯女齊精舍之母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齊人所爲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公當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去于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傲有人焉正色而立干朝誰敢致難去其君与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与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孔聖金書

春秋

卷八

五十二

華孫即華樹爲華督叔政稱華孫之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于喪歸皆等子策者許翰以爲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者教也易曰有子者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汪氏曰或謂教廢君命不當錄其卒又不當受其喪今按傲實魯國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而惠叔哀毀以請懇切之至遂許以歸葬聖人紀之于春秋一以閱其子之孝一以著二桓漸強之由雖有罪而後赦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救○單伯至自齊○晉郤缺

陣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告于晉也○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危○十有二月齊三來歸
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年庚戌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
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
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于此書公有疾與昭公
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于經聞不告朔不視無雨不
閉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忌也則其心
孔聖金書 春秋 五十四
故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月侯盟于鄆音西又作齊地或音妻○秋八
月辛未夫人姜氏僖公夫人文公母也薨○毀泉臺即即○楚人莊人秦人
東巴人滅庸東南小國○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昭公孫弟
年壬戌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
亥葬我小君聲姜文公○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
盟于穀○諸侯會于危○秋公至穀○冬公子遂如齊
年壬子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堂下非非毀寢宮
日葬也○秦伯前卒卒前公卒子○夏五月戊午齊人弑其君
非正也○秦伯前卒卒前公卒子○夏五月戊午齊人弑其君
商人惠公元立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則邢鞅驪之父使鞅僕綽闔職之事而
使職驂乘二夫者實弑懿公然則于法宜書曰盜而特繼其
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于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
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
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眾是以能濟其惡天
下皆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
宋而貨于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
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覲面以為之臣
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于懿
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
孔聖金書 春秋 五十五
弑篡弑之漸所謂援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為
賊北面稱臣而歸之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
可弑今三年事之一旦弑之亂作于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弑
其君也○汪氏曰此季存孝之叛其養父而歸朝廷君子不
予以從義讓讓之不肯委質為臣而報讎者所以見稱于史策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子叔卒○夫人姜氏齊歸于齊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有
年壬子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堂下非非毀寢宮
日葬也○秦伯前卒卒前公卒子○夏五月戊午齊人弑其君
商人惠公元立

臣子殺適立庶敬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
並見矣○家世曰齊人弑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赤而歸
出姜于齊弑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墮頽伯政廢弛莫有聲
其罪而討之者聖人書此重為慨嘆矣○汪氏曰文公已葬
而夫人出則知嗣子之役于弑而不容于魯也文姜哀姜預
聞弑君皆書曰孫出姜書號書姓書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
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為無罪矣此聖人屬辭之深切著明欲
人有考于是而知子惡之所以弑與公子後之所以立也
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魯宣公名倭又作委一名倭文公不母姜齊文公妾也

孔聖全書卷八 人本 五十六

宣公五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開子弑也故如其
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于同辭美一也有
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隱者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所見者也緊指為有姑之詞
察其言則精義隱矣左傳曰稱婦何有姑之詞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左傳也經有
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
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路
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
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目見者也然以行父之勤勞
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高
氏曰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于會蓋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

孔聖全書卷八 春秋 五十七

立苟得一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
俾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
一時臣子黨亂謀國之罪皆可以逃矣○家氏曰季文受托
孤之寄醜叔牙弑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以再安行父其
孫也乃為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母今又為之再使納賂請會
有夫厥祖多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公子遂如

齊○六月齊人惠取濟西田魯放地僖公取之曹者

魯人致賂以兌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
本于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也○張氏曰桓公

筭立求援于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假曰取蔽罪鄭齊誅其貪而戒亂也秋邾子貍來朝○楚子莊莊鄭人移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晉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探夷狄之師故特襄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于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

孔聖金書春秋八卷五八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伯會晉師于棠林鄭地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鄭縣甘亭○晉人宋人伐鄭

甲寅六年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即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

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襄公成

趙穿手弑其君重狐歸獄于盾其斷下嗣公室盾之獄詞曰子

為正卿亡不越竟友不討賊以書是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

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去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

臣也國事莫歸于君見弑不于其身而誣誣乎亡而越竟謂

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後讎而不擇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有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拍戈者成濟唱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秦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審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誑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師虐

孔聖金書春秋八卷五九宋公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朱子曰左氏見職甚早云孔子曰惜哉越竟乃免如此則事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見耶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甲寅元年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音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皆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

山冉求不能赴而夫子責之者為法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謂焉塞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

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渾水門又之姓之戎在秦晉西北後為秦晉所逐于川遂從戎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法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謂焉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唐叔子孫別在狄者謂之赤狄自狄在洛州之地○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公卒立○葬鄭穆公

定王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郕音凌已莒人不知莒之國○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共公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秦公弑弟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諸而從公子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伏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馬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法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

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莊伐鄭襄

定王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齊大夫來逆子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定王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金

定王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東

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至即師行之危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于黑壤晉地一

定王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齊地

○辛巳有事于大廟齊廟仲遂卒于垂地○壬午猶繯萬入齊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蓋肅之

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蔭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大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穀梁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張氏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殺嫡宣公，以其私於已而受之生賜之氏，今出使擅返，不正其罪，其喜樂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故行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戾如此。詳觀書法，見聖人格心之道矣。

戊子夫人薨氏薨宣公母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啖氏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罪。所謂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

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音了二

象山陸氏曰：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雖

強，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恃。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恐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象山陸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之食與食之際，皆歷象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儆治，而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始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況日月之肯見于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

孔聖全書

春秋

八卷

卷八

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于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日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于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諱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其于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微焉，而謂無天道乎。雨不克葬，災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濡服失容，則廢制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漆車

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用備何也且公庭之于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高郵孫氏曰孔子葬母雨壞其墓門人修之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蓋雨則常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不克葬蓋譏之也○汪氏曰穀梁譏不克葬而左氏亦為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于此者有謂雨而無害于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及為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為失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春秋之書將以垂法于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城平陽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定王七年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從齊之小國○秋取根牟東夷○八月滕子卒昭公之弟○九月晉侯宋公文衛侯成鄭伯曹伯文會于危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晉悼公卒于危成公之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之弟○宋人文圖滕○楚子莊伐鄭晉

師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世治音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洩治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所謂義係于名而書其名者也又曰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躬之後乎故仕于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躬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躬善矣○茅堂胡氏曰直諫而死傷于勇矣故書名以示貶春秋書殺大夫不特罪諸侯之專殺見殺者與有聚焉君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如宋子哀微見宋亂而去聖人取其見幾所以書字自非有撥亂之全才安可謂危亂之朝輕生易死而不自愛乎○家語子曰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固必以死爭之洩治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于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可謂狷矣○劉氏曰陳侯之淫舉國皆惡之不獨洩治知之然則非能知君臣之為賢以能止君淫之為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為智以能去國亂之為智也○汪氏曰洩治之失在于不能早諫以蓄止其君之惡然其指生盡言未可深責苟皆為避禍之計則忠言不入于耳淫危之君無所不至其禍有不可勝言矣

定王八年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汪氏曰齊人歸地者三鄆譙龜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強暴齊
景心服而歸之書曰來歸來歸者美辭也謹及闢以哀公悔
過遷善歸邦子益于邦故齊悼歸費二邑故書曰歸者順
辭也推此濟西之田宣公踰禮以悅齊三惠喜于始已而歸
其田于魯一出于相與之私故書歸我者私已之謂也不
惟異于聖人之行王道其比哀公之改過亦不可同日語矣
夏四月丙辰甲有食之○乙巳齊侯元卒惠公卒于頃公立○齊崔氏
弒其君平國成公卒于頃公立○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

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于其君者正謂陳靈公君臣通于
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視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

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
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
以遠色修身包容在直開納諫諍為心也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
取鄆齊邑○秋天王使王季子即劉來聘○公孫歸父伐邾
侯頃使國佐師國來聘○饒

張氏曰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
餘年水旱螽蝗之災多矣不以飢饉為大水之後特書飢者

着宣公饑于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之
食耳○象山陸氏曰饑之飢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重孰
重于此春秋書飢蓋心于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楚子伐鄭
定王九年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即陳侯鄭伯盟
于辰陵陳地○鄭討少西氏之逆所調和也○公孫歸父會
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櫟才端○冬十月楚人殺
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
入陳殺徵舒轅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顯楚子之能

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
其分乃在于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于為善舜之徒也
以貪取國急于為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
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

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
改過矣○高氏曰徵舒弒君今已踰年國人下能討天子方
伯不能誅反致夷狄入中國而殺之彼夷狄尚知弒君者之
當殺則中國如之何不能殺之耶聖人書此傷中國之不自
正也

約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二臣者從君子昏宣淫于朝謀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葬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辭不楚託于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墮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猶請微舒之官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張氏曰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論非聖人竟能修之也

孔聖金書

春秋

卷八

八

定王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葬子臧○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定王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定王十有四年○春備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費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父會楚子于宋○定王十有五年○春公

楚子陵茂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書遺書後秋存先代之

後嚴兵固圍以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于乘之國謀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于經也此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切○子王臣乃王殺伯毛伯

茅堂胡氏曰讀經當看大意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挾王命專殺耳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

孔聖金書

春秋

卷八

八

書初稅畝者議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穀制公田為耿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始之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久蟻音編又音院生

始生曰蟻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大災而不惧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定王十四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年成後之遺種也○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本成王所定名也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室無室以便射事故

孔聖全書

春秋

八卷

七十

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賁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左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郊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飢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等事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之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而有年上瑞矣何以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蟴飢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

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定王十五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卒

未蔡侯申卒景侯固立○夏葬許昭公蔡文公○六月癸卯

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人衛侯魯曹伯邾子定同盟于

斷音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

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

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過恩也論情可

孔聖全書

春秋

八卷

七十二

以明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其表之也

定王十六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諸節子○甲戌楚子旅卒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

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

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

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

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妄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

望地遂奔齊

魯成公名黑服

定王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煥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煥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人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涸寒而常煥應之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兩電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于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于微之意也每慎于微然後王事備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八

三

矣○李氏曰經書無冰三惟此書在二月之上則二月也○杜氏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其曰作者不宜作也穀梁曰作為也丘為甲也○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

禁之番易萬民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仕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敵牛馬步卒之賦率如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於茅戎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其散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

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

敘筆之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

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忽於伐鄭康公

不以悖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

道也書敗績於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定王十八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於斷續

而後怨隙成再盟於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後非

義矣魯人為章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

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音安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於表音表○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子共公國立○唐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子定公立○取汶陽田音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音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音蜀按左氏魯衛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書曰必

有忍乃其有濟德怨室怨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念叔弗能德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

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孔聖全書春秋八卷七十五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鄭人盟於蜀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宣

高氏曰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弒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日之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音棘○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音厲○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息來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息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之者此類是也○何氏曰惡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及履相疑也徐氏曰春秋之義舉重略輕若來盟則不言聘而言盟今言聘言盟嫌其生事也

鄭伐許定王二十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公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城孫許卒○公如晉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郕音郕○鄭伯伐許孔聖全書春秋八卷七十五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宣

高氏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摧壞家氏曰穀梁其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為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於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

范氏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摧壞家氏曰穀梁其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為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於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

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
縱且文應變何足言哉是固天下之異而皆見於晉者周自
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
坐墮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
削之實為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子○十有二月己
丑公會晉侯齊侯項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鄭子宣鄭子定
杞伯桓同盟於蟲牢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三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武宮

即遠有毀而無立武公玄孫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
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
書滅者以傳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
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毫釐之差繆以
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
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
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宜攻成
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

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遺緣季氏也謂吳出奔因無柰
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較也惟殺生在下而
人主失其柄也是以當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
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讀於此豈有此患
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鄭子定來朝○公孫墨齊叔勝
如晉○壬申鄭伯費卒成公卒公仲孫蔑叔孫僑如帥
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樂
書帥師救鄭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
民著於君臣之義也

其角乃免牛
改卜牛龜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
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

天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范氏曰有司
展祭牛而即知傷是展祭之道盡矣不能防災禦患以使牛
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改卜牛至此復食乃知國无養
君天災之耳非有司之過也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竊又耳
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所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鼠鼠

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羣臣而害周公之祀也

吳伐邾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泰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孔聖全書

春秋

卷

七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公孫伯曹伯莒子杞子

伯公救鄭八月戊辰同盟於馬陵○公至自會○吳人州來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晉樂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衛人來勝

衛人來勝

勝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勝亦以

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勝非禮也夫以禮制

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

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家氏曰諸國之來勝

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於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勝蓋伯

姬有賢行諸國慕之雖齊晉之大忘其勢而樂以其女為勝

聖人備書抑亦譏其過制也

簡王四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汪氏曰宋襄公母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其母思之義不可往

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廟絕不可復反是以

啖氏謂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然春秋書叔姬卒與杞

伯逆喪以歸悉無貶辭則知叔姬蓋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

桓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祔廟與宋襄母不同

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於蒲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

來勝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

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

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

勝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

神省名聞於遠故諸國爭睦信其無忌妬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有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公卒子公環立○晉人執鄭伯成晉樂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別邑○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

中城郭之內宮之○五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魯侯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孔聖金書春秋八卷

劉氏曰左氏謂晉人生立太子州蒲以為君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晉書其名乃可明爾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信經足矣汪氏曰廢立之際聖人所謹王猛已稱王而其卒書子昭公喪已至自乾侯而定公始書即位所謂一年不二君也豈以一國二君而聖人無貶乎或謂春秋因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之左傳而為是說也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乃侯卒景公卒太子州蒲○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簡王十六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棼來聘已丑及卻棼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簡王十七十有二年○春周公子出奔晉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蓋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為王以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是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為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為三公而自絕於王是不能有三公之位雖止奔晉猶若出於四海之外

也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春秋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定於瑣澤地名○秋晉人敗狄於交剛地名○冬十月

簡王十八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棼來乞師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

者也劉氏曰公子遂如齊乞師此內接外之詞也晉卻鍼來乞師此外接內之詞也內外同詞者以其為重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命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於方嶽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

孔聖全書

春秋

八卷

公三

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曹伯廋卒於師宣公卒成○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衛孫林父自晉歸於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

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

衛侯滅卒定公卒子○秦伯卒穆公卒子

辛○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鄭伯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

佐邾邾人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

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

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於鍾離

○許遷於葉音攝近楚之邑

孔聖全書

春秋

八卷

公三

簡王十一年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

者凝陰其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

沙隨君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

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成○鄭公子喜時子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

侯厲及楚子共鄭伯成戰於鄆陵鄭地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

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厲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

定于沙隨宋地不見公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
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
薨易地則書假城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而與強國之
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僉凡此類
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體然則
沙隨之會魯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耻焉者矣曷為直
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和榮義不榮勢正已而
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
魯有內難乃旦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請
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
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
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歟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
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於物如此其垂訓之義
大矣○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耻者必為之諱君臣
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強而不見
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武晉侯齊國佐魯邾人伐鄭○曹伯成
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若囿丘地○冬十
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欒

黶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晉王丁亥十有七年○春衛侯北宮括帥師侵鄭成○夏公會
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
盟于柯陵鄭西○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
丑用郊○晉侯使荀息來乞師○冬公會于平丘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
齊卒于狸力之服示彰切○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
子貜音且卒音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
人滅舒庸東夷國
閔王十三年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董○庚申晉
弒其君州蒲周立
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
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
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當
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
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為元
帥親執厲公於匡廬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
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弒書之名氏何哉
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
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濶畧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

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王氏曰經不罪樂書中行偃而稱國以弑者以厲公之惡有以取之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知此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臨川吳氏曰厲公之無道剛暴不仁徧得罪於一國樂書中行偃執公而殺其輔君為惡之變臣蓋將以匡晉國而未有弑君之心也程滑因國人之所共怒而弑公蓋非書偃之專謀也故書國弑曰二卿執公可乎曰孟子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樂書當國之卿厲公既誅三卿矣不可諫也必將大亂晉國坐視社稷之隕則亦何以為國卿乎故將廢置而更立焉國人遽弑其君聖人不以首惡加二子非縱之也蓋辨是非定邪正以示萬世左氏使程滑之言非經意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共鄭伯成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宋邑○公至自晉晉侯悼使士句音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宜來朝○築鹿囿鹿囿為鹿苑○已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音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地名丁未葬我君成公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八

孔聖全書春秋列傳大全上卷之九

魯襄公名午滅公

年十四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叔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比邾人滕人成薛人圍宋彭城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晉史舊文也曰

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宋字聖人所增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

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食不得受之楚

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杞人次于鄭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子

孔聖全書春秋列傳大全上卷之九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切來聘晉侯使荀躒來聘

周靈王元二年○春王正月癸亥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

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輪古卒成公卒子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叔蔑會晉荀躒宋華元

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

宋○冬仲孫蔑會晉荀躒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鄭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城皋今為汜水縣巖險聞于天

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

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

史 77—384

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爲責鄭之不能有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靈王二年辛卯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

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

○公至自晉○六月公會

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盈帥師伐許

靈王三年壬辰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卒

千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然

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

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

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

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嬀○冬公如晉○陳人蔡

圖頃

靈王四年癸巳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

豹鄆世子巫如晉

何氏曰巫者鄭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

舅出時莒女嫁爲鄭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

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廬陵李氏曰此條

爲春秋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

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先吳人鄆人于戚

汪氏曰經書會吳者九惟此書人餘皆稱國至黃池而書子

蓋以國稱者夷狄之常也此書人者予其慕義之善黃池書

子紀其主會之亢也

史 77-385

公至自會○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靈王五年甲午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桓公卒子孝公即位○夏宋華弱來奔○秋樊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

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

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

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

孔聖全書春秋卷九

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諡為世

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宿乃行○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音來姜姓子齊國于東夷

靈王六年七年○春邾子少皞氏之後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

免牲○小邾子宣來朝○城費音秘

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重器

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

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

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遠至於師墮費其越禮不

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

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廬陵李氏曰費魯強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

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強南蒯繼為費宰非

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

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

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

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于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

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

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孔聖全書春秋卷九

秋季叔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

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地音委○鄭伯髡頑如

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鄆鄭地

按鄭僖公三傳林忠皆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

瘡反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于偽中國諱也穀梁子曰不使

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

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

而書卒三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

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天弑君之賊其惡不待

賤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適於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矣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知之君其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於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殺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年丙申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蔡鄭僖公○鄭人侵

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于邢丘○公至自晉○晉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句來聘

年丁酉九年○春宋災也

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劉氏曰穀梁云穀宋也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廬陵李氏曰公羊以為為王之後記災也穀梁以為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左氏以為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

夏季孫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

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比

邾子孟孫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已

亥同盟于戲音義鄭地

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脩器械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

牢肆青園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九 宋 七

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

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

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

制也乃許鄭伯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

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

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

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共伐鄭

年戊戌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音查楚地○夏五月甲午葬

偏音福又陽縣此吳晉往來之道○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

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騫鄭公子騫公孫輒諱於春秋書

按左氏鄭公子騫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騫與討止有爭

及為田湫司氏渚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辭不逞

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

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

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

能保而盜得敬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

孔聖全書春秋九卷

官失職者之鑒也汪氏曰其上者如孔子相定公會夾谷一

言而卻萊夷之兵免魯君於難其次如柳下惠使展喜撫齊

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侯乃還又其次如蘭相如從趙王會

秦王於灑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左右欲

刃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此皆談笑

而卻敵國之兵者也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年已亥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封於

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其強焉魯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

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富也又曰公

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

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

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

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

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

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

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

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

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陳氏曰

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析三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

一也

夏四月上邾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亳音城鄭地北公至自伐鄭○楚

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鄭地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

也小信不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

焉納斥侯也禁侵掠遣叔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

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積不越是矣廬陵李氏曰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春秋之文也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即伯有公孫之子也○冬秦人伐鄭

靈王十一年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郕音能魯邑今費縣有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

吳子乘卒壽夢卒子諸樊立○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靈王十二年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郕音許小國今在兗州

春秋左傳卷九○春秋左傳卷九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卒子康王昭立○冬城防渚城氏

靈王十三年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荀息齊

人衛人鄭人鄭公孫蠆鄭公孫蠆鄭公孫蠆鄭公孫蠆曹人成音能魯邑今費縣有莒人宣

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已未衛侯出奔齊

公孫則人

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竊殖出其君者蓋仲

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

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竄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

人易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

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

之如父母仲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

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

衍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

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

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

晉人侵我東鄙○秋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句

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晉人邾人于戚孫林父

靈王十四年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成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成

盟于劉劉大夫官師也非卿○逆王后于齊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

天下之母儀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

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善靖公

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

春秋昏姻得禮者不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

十三王書逆王后者二非禮則書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公救郕魯地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

師城成郕○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

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子平公立

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癸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渙 古渙梁
戊寅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 ○夏
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 子伯 會鄭伯晉荀偃衛甯
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氏曰齊侯圍成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邾見壞而
城也張氏曰先事之無備故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
大零 ○冬叔孫約如晉
孔聖金書 卷九 十二
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 音辛 宣公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 石 穰 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
鄙圍桃 地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地齊 ○九月大雩 ○宋
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 平 宋公衛侯 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齊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盟齊何也齊環背
盟棄好陵虐神主 民 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
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圖之也孟子曰國必自伐而

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慰哉
曹伯負芻卒於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齊
邾子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郚 音水 上東海合鄉縣西
邾子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郚 音水 上東海合鄉縣西
季孫宿如晉 ○葬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
卯齊侯環卒 靈王卒于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
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地齊
○城武城 魯
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孔聖金書 卷九 十三
靈王二十年 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 地齊
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盟云者
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
也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
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叔老如齊 齊魯有怨朝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
邾間丘 邾 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首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秋從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如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刺史悉怛謀請降牛僧孺謂不可受詔以城歸吐蕃司馬公曰荀吳圍鼓鼓人而况邾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以城叛弗許而况邾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九

十

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喪○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石氏曰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賴交而不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高氏曰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賴食之理此五年及二十四年賴食古今術者不能考知故口食雖天數之常聖人必以為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自怠也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武莒子邾子

梓于商任音壬地名

靈王二十一年庚戌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叔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簡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于沙隨地宋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即子南也
靈王二十二年辛亥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句卒孝公弟又○夏邾界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晉邑○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己卯仲孫速孟莊子也卒○冬十月乙亥滅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
廬陵李氏曰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
齊侯襲莒
靈王二十三年壬子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鵲房鵲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地衛
○陳鍼其庸宜咎陳大夫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穀梁曰一谷不升謂之嗛二谷不升謂之饑三谷不升謂之饑四谷不升謂之康五谷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即大饑也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沴音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汪氏曰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一大有年者異天道之反常大饑者暑人事之不能處變也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

孔聖全書

卷八

十六

宣王二十二年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前公弑弟景公并白立

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即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王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

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即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于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音○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城舒鳩居求切○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楚合書

楚門于巢吳楚間卒諸樊卒弟

巢南國也是時巢服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入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也吳子之自輕

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修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也責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汪氏曰春秋書過門于巢卒兩議之也

宣王二十二年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反公復歸衛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

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衍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殺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私意耶范曄桓彘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張氏曰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於春秋之義霍光使弑君殺主名於天下蓋當時明經大劉氏曰穀梁云此不儒共定策者為之深思光不能及此也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

滅之亦為不正乎言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無來聘荀偃之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近戚地○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何切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諸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諸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高氏曰晉獻公惑嬖姬之讒而殺申生

宋平公聽伊戾之言而殺子痤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爾晉宋不足道也自古諂人之為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况臣下乎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甯公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蔡許靈公

霍王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與鄭良霄許人曹人

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音專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

霍王二十有七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鄭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羯即孟孝伯○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景王崩立○乙未楚子昭卒康王弟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周景王元年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如楚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嬖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

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又云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遠顧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董子繁露曰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衎公卒子衎公惡立○閻弒吳子餘祭音債餘祭字

穀梁子曰閻門者也詩人也不稱名姓閻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閻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爲伐越獲俘焉以爲閻使守舟吳子觀舟閻以刀弒之亦通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廢禮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公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屬

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後亦不待貶絕而自見矣穀梁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至也汪氏曰齊桓恤杞而城緣陵雖借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則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晉平治杞而城之以大夫合天下之衆而修其私親之城郭初非救災恤患之舉心既私而事亦倖矣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

晉侯使士鞅范欒子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

杞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失廉

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
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
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
官天下也彼王僚無繼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
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與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
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然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
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
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
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
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側
孔聖全書 春秋 九卷 廿一
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
之來皆賂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
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
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毋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
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
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
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
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
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
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

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
修之豈不信夫
仲孫羯如晉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高厚子也出奔北燕姬姓之國召公與之後○冬
仲孫羯如晉
年戊午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遽子委來聘○夏四
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景公弑重○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
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姆青不在宵不重
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
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蔡
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
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
書於春秋曰蔡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殺其弟倭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蔡宋共
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
景公○晉人平齊人景宋人平衛人襄鄭人簡曹人武莒人比
邾人仲滕人仲薛人仲杞人仲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
深痛其所為過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
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

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纂弒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過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思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齒夫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能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

矣是故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又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景王三
年巳未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巳亥仲孫羯居竭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殺其君緡州此

魯昭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昭公妾也夫人孟子

九聖全書 春秋 九卷 二十

景王四
年庚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突虎許人曹人于號鄭地○三月取鄆音運○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左氏秦后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其罪而加焉鍼遂入奔晉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夫后子出奔其父過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之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愛妾猶沒身敬之不哀况兄弟乎兄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稱公子而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悼公卒莊公身立 ○晉句吳帥師敗狄于大鹵音

晉
○秋莒去聲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叔弓帥師
疆邾田○莒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八問王

疾縊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圖為長

初圖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官設服離也衛中國大

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諸侯

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五氏曰襄二十一年孔子生是年十二歲

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華乎曰此

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堯則書堯卒則

書卒弑君書弑堯則書堯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

孔聖金書

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堯或不堯或卒或不

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

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郊教實弑而

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

亦已矣又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

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

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亦不傷乎若華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

恐天下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

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

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縱橫而不能遏也是

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

義微矣茅堂胡氏曰見弑之君有書殺者弑君之人有書盜

者有書人者有書國者有書其名氏者有略而不書者此聖

人之精意也若驟以一法書之而不當於義則夫人而能為

春秋矣圍弑郊教而不書其以中之會乎明此義其可與權

矣雖承其偽赴楚以疾赴而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之

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殺之楚庚弑君之罪亦著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景王五年辛酉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孔聖金書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還晉季孫宿

遂致服焉夫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

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

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

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

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

行矣經書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

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孫氏曰公

如晉而距之季孫如晉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

晉侯惡惡亦可見矣

景王六年三月○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子立○夏叔孫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入郕○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求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

孔聖金書 春秋 卷九 哀公十四年

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弘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殺家卿而信其左右亦奮夷儀父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賊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瘴氣疔瘡瘴氣也陰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遷大兩

夏楚子靈侯蔡侯陳侯鄭伯簡許男徐子滕子胡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平佐淮夷會于申楚○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穀梁曰靈王使王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國貴於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罪不服其斯之謂與

孔聖金書 春秋 卷九 哀公十四年

遂城賴小國公○九月取鄆邑○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景王八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子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家氏曰前作三軍者非公作也三家作也此言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國人晉屬於三家公室其貧乎

楚殺其大夫居居勿甲○公如晉○夏呂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具防茲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半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讓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反扶粉泉地魯○秦伯卒景公卒子哀公立○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九 三十一

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景王九年乙丑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平公立○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淫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

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音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轍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楚遂罷音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比燕

景王十年丙寅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九 三十一

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蒞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哀公卒子哀公立○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文子之子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侯

景王十一年丁卯八年○春陳侯之弟招音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之嫌

也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之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

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年陳陳○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

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古求于紅地○陳

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反○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

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恐與○葬陳哀公

陳災年戊辰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于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

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

乎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变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

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

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

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

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高氏曰陳雖為楚所

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如

邲邲二國既為衛所并聖人還存邲國邲國之風亦不與衛

人并諸侯而存天子之建國也

秋仲孫纘音如齊○冬築郎囿

景王十三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秋七月季孫

意如仲弓仲孫纘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必由卒平公卒子

○九月叔孫舍又作叔孫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一月甲子宋

公成卒平公卒子

景王十四年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

月丁巳楚子虔音誘蔡侯般音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

蔡

楚子伏甲饗般于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

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

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

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凡與聞乎弑君父之故者皆殺之也

殘其身猶其官室謀於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

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

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

時流毒於後乘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徒亥魏將秦人

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

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

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與帥至用詭謀詐力微幸勝之若事之

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

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司馬公曰楚子虔誘殺蔡侯

般彼列國也孔子猶深惡之况為天子而誘匹夫乎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昭公母薨○大蒐于比蒲音蒲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渾破

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
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
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
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
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
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
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
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
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
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
孔聖金書 春秋 九卷 三四

薨而大蒐非禮也

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稷林祥○秋季孫如意會晉韓起齊

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突虎曹人武杞人于厥愁魚觀公

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高氏曰楚子誘人君而殺之乘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

歸用之此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錄之者非專罪夷狄也乃

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既墜伯統又絕諸侯莫敢救夷狄之自

恣一至於此也然則向戌之謀實何利於中國哉○師氏曰

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

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

暴也

景王十五年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

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

慙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王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

強大夫弱也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

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

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

書圍費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與溪同○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

侯鄭伯定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衛

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牟在宋之盟爭晉先軟及號之會

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鄆縣陳滅蔡此乃敵

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奇士

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

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

憤耻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貴事之預耻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園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爲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九

三

子之明禁者矣有求性不敵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侯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有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聞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同疑恐喝恣行陵暴必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

公不與盟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耻位也三國會於平丘公獨見辭

不得與盟斯亦可耻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軟血以中國同憐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泄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耻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於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

歸于陳

春秋

卷九

七

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癸亥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平公○夏四月○秋蔡曹武公○八月晉武去秦卒

年奔奔著丘之弟○冬言殺其公子意恢意恢與立是為共公

年甲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夷昧立○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簫入叔弓卒去上樂卒事

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

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于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

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簫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簫入而卒於其事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

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善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年乙亥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

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

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

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微於色發於聲而

後喻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

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

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卒子頃公去夷立○九月大雩○季孫意如

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年丙子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鄭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虜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

關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緣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昴昴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

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

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

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
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
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
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地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

楚先勝

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

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

極以讓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材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

至難父之師七國皆敗栢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

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

孔聖全書

春秋

九卷

甲子

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

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孔聖全書

春秋

九卷

甲子

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天火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

記所焚之戶數

而寬其征

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

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

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謹學王瓚鄭必不火子產弗

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

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

言蓋以象推非矣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
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之人附
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知人入郕

音

○秋薳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二年戊寅十有九年○春宋公

元

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子止弑其君買

悼公

按左氏許悼公瘡戾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

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

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

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

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

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刀而殺與不躬進之及進藥而不嘗三

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

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

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

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

為弑君之意矣

已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葵許悼公

何以書葵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

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以爲師成童八歲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資矣乃至以弑君此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見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爲赤子而其後已有齋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景王二十三年己卯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反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待放而後出左聖全書 春秋 卷之九 二

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曾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爲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其善焉斯達之矣此辨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繫繫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臣竊以爲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駮衆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

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燧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子朱立平公卒太四年庚辰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癸亥葬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宋之南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蔡侯朱公○公如晉至河乃復侯朱出奔楚東國立○公如晉至河乃復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音也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得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爲蒙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而觀乘大輅其臣則

八佾舞於庭旅大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崩子王猛立是為○六月叔鞅弑如京師止此○葬景王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

諸侯為庭戶四夷為藩離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

言王室讎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

可公也則以達師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

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於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

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

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

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高氏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

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聖人乃於此不隱其

辭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導

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

於列國也王敗於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

敵王故明君臣之大義也王與戎戰而書師敗績於茅戎以

夷狄不可抗王故以自敗為文也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

出居於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

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

皆遷就其辭而為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

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于戈相向迭勝迭負五

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故特書之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室

一尸稱以者不以者也不以者本非所得師而曰以能左右之

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

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蚩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

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

立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鄭之城

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

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

踰年而稱王非王無以名不當稱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

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

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

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

茅堂胡氏曰未踰年不崩不焚孫氏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群王子也不崩不焚降成君也陳氏曰未踰年之君雖有謚猶不列於廟次是故衛侯申雖謚曰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為不成君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周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於丑叔

叔弓之子

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如○夏

叔弓之子

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昭侯申立○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戊

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地○胡子貍泥子逞滅獲陳

孔聖全書

春秋

卷

四七

夏曆九結

○天王居於狄泉○尹氏公圖立王子朝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宣

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

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

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

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

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

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狗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

魯地也

汪氏曰王城地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楊州之孫

之示人顯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公以周公之胃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

斯亦可耻矣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

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

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

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

耻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敬王元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反

辛○叔孫

舍至自晉

孔聖全書

春秋

卷

四七

大夫執而至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

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

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

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

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

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

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戒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卒

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詣五計會晉

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詣五計會晉

映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晉地即有邾其具鳥音欲來巢

傳曰鸛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於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亢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鸛鵒宜亢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鸛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九

四

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及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與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

遷于齊次于陽州

齊魯境上邑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會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叔孫氏之司馬隔西此

陽以入孟氏殺郕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如墓謀先君且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

景公于野井

齊地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二家而不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九

四

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於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言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識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公頭曼立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襄意如然則宋公意如之外舅也不比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也其賢於

當時諸侯之惡者遠矣故雖卒於封內而持書其地以別之也公半曰諸侯卒於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受內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己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穀梁曰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敬王四十年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癸亥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

孔聖金書

春秋

九卷

卷十

居于鄆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寧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太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秋公會承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青陵地名公至

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卒子○冬十月天王

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敬王五十九年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

月吳弒其君僚公子○楚昭殺其大夫卻宛○秋晉頃士鞅宋

景樂和擊衛靈公○北宮喜曹悼人邾人滕悼人會于扈○冬十

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

鄆○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六月癸鄭定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卒悼公卒子○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冬癸滕悼公

上於其下不堪所以潰敗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新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來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敬王八年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邾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

孔聖全書

春秋

九卷

五

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頃公卒子定公午立○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敬王九年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

躒于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獻公卒子襄公定立○晉侯

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古弘切以濫來齊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敬王十三年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駟○夏吳伐越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世叔鄭國參子曹人音莒人音如薛人音杞人音悼小邾人城戚

周京師地名○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雖失國然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圖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圖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魯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

敬王十一年元年春王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得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欲

孔聖全書

春秋

九卷

五

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

故不書正月見音現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謂定公習其讀而

問其傳林也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音于京師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微三國伐宋為去受功役也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據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九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簒弑之萌優霜之漸執

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

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

王世子釗昭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王不待崇

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

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于兩楹

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廟先定則

变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

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

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子策以為後

法見諸行事為永鑒耳程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即位以見

季氏之制也孫氏曰故書以著其惡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高氏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

臣子無思於先君如此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

恩盡忠愛之義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勸於臣下者

九月大雩

啖氏曰按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

立煬半錄切宮去聲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

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煬公至昭公二十世張氏曰季氏妄禱而踰

祀典以立父祖之宮聖人特書必有言謂煬公不如林放之

嘆乎番陽萬氏曰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於是

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允魯一生一及之所自

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

則舍公衍公為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耳

冬十月殯霜殺叔

殺梁子曰其曰殺舉重也舉殺則餘未可以殺而殺舉重

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劉氏曰周十月陰氣未至

秋王十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音兒門及兩觀

災音兒蜀杜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

聖人識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義矣若不

災則不可得而歸之今災及而書實識其僭也

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者僭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應治象

天子五門雉門之外為庫門庫門之內為應門路門路門之內為雉門穀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為有

加其度也謝氏曰延廡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

則去舊而為之故曰新作

不（蜜）亦即劉蛻也

吳豈有欲妻楚王聖人惟殺聖人平文之妻而復其大夫之妻狄道

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敬王十五年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穀梁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茅堂胡氏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特

孔聖全書

春秋

元卷

五十八

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汪氏曰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於王常事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或以為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以書歸皆為美辭則歸舍且贈亦可以為美乎

於越人越人吳

范氏曰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杜氏曰於發聲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

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音定公不討之書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何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蜀杜氏曰於桓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於宣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姑之子即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孔聖全書

春秋

元卷

五十九

敬王十六年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即太叔子○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犇○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劉氏曰公羊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意謂二名難諱也古者君之名臣不諱父之名子不諱至周臣諱君名子諱父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

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不能諱二名况其他乎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廬陵李氏曰何忌不言何杜氏是公羊說無据

敬王十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沙邱○大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邱○大
零○齊國夏○齊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零

汪氏曰左氏以再零為旱甚經書零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
五年及此年書再零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
而有陽州之孫定公又不知微而有寶王之竊世卿之逆陪
臣之橫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為後鑑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
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伯陽立○夏齊國夏

孔聖全書

春秋

九卷

六

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

戊辰陳侯柳卒

陳公卒于地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

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

侯鄭伯獻盟于曲濮

衛地

○從祀先公昭公從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

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

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

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

昭穆而祔祭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而亂魯國託於正以

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

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

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金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

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汪氏曰陽虎雖祔祭昭公

而道南之墓猶待孔子為司寇而合乎先君之兆域則又何

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信公以子而先父

故先正逆祀以微論其意

盜竊金玉大弓

公羊曰盜者孰謂也陽虎也杜氏曰盜微賤之稱金玉大弓

國之重器而盜得竊之則定公為國可知也

敬王十九年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孔聖全書

春秋

九卷

六

○得金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地○秦伯卒

秦公卒于地

○冬葬秦哀公

敬王二十年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張氏曰及齊平我志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前此魯數侵齊

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

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

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

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于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

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宋楚其平起于下故書人齊魯

其平起于上故書國此說固佳然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

意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至自夾谷

劉氏曰使魯多其車徒衆其兵革備緩速禍以攻齊爲事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巧辭以請齊爲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齊威重於三軍利加于萬衆豈有他哉順於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違於逆故齊雖疆以其逆而奔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疆弱也在道而已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家氏曰犂彌之奸萊夷之劫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疆暴則定公幾不獲免而魯之危甚矣其至孔聖全書 春秋 九卷 六二 危之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三邑皆汶陽田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閹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裔倖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

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

音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喪矣而亦何嫌之

有○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

不言歸也以其伏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謹及閹

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

鄆謹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

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聖人

道化所感疆暴爲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

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爲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

載茲無還之對陋矣○廬陵李氏曰孔子是年爲大司寇十

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

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齊變魯之幾畧見於

此謝氏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歸之德之悅服

人心久矣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爲正其左氏

所載夫子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

再書二卿圍郕則疆亦可知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
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
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
會于安甫齊地○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
出奔陳

按左氏宋公子地地以華行雖為景公之弟而非同父之弟也有白馬四公以與
桓魋地怒扶蒙乙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目盡腫母弟辰

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于地出奔公弗止辰為之請
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

孔聖全書春秋 卷之六

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
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
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音仲仲佗石彊見脅於
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家氏曰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
此一書而並貶也

敬王二十一年壬寅十有一年○春秋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
陳入于蕭宋邑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

及鄭平叔還音旋叔如鄭泣盟

敬王二十二年癸卯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象公卒○夏蔡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衛公孟彊若侯帥師伐曹○季孫斯

孫何忌帥師墮音費

公羊曰曷為帥師墮郕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曰家不戴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雉者

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氏曰書者善定公任大

聖復古制強國勢也胡傳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

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防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戴

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郕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

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

擅僉憑倚其城數邑角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

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

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

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
惡於下者事其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
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何氏曰郕費叔孫所食邑二大夫
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
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而墮之
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若漸上掃除得去其
勢亦自削弱可復止也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地○十有一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書公圖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圖城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塗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圖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辨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蘇氏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衰世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六

六

無疑也永嘉呂氏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者相踵豈為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郈墮費者三家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圖則孟氏之不欲墮爾夫三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萌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也使聖人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胡氏以為圖成之後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然也○廬陵李氏曰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都之下又云然疏曰不違有二按家語定十年孔子自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為司寇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為季氏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日誅少正卯教化大行李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於是有墮郈之事又曰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考之於傳如臧武仲為司寇公鉏出為公馬正想元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曰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朱子曰孔子之相

春秋

卷六

六

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汪氏曰史記家語云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左氏又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自墮郈季氏將墮費費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子路為之宰而後墮之耳所記雖不同而以為聖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於聖人無與然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前此十年侯犯以郈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於魯而後墮之耶

○堂吳氏曰叔孫武孫毀聖人者也五穀子學於聖人者也夫子用於魯而叔孫首墮邱孟氏乃不肯墮成則聖人之道能行於其所難者未為喜而不得行於其所易者為可惜耳廬陵李氏曰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朱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為委吏則必會計當為乘田則必畜養番為宰而親民則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為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園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并皆為十二年事也敬王二十三年甲辰十有三年○春齊侯景衛侯次于垂音加衛地○夏築蛇淵園

汪氏曰昭九年帥園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况盛夏耘耨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不待貶絕而自著矣○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墮都以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

大蒐于比音蒲地

高氏曰園所以養禽獸待收獵也築園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園何為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已故數蒐焉衛公靈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音陽以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秉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梁穀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古射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關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如漢董卓是也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音食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弒其君比音比○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敬王二十三年乙巳十有四年○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音李○吳子光卒音差立

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槎句踐於會稽

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失
差初佳使人立于庭，奇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手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扶叔之戰復父讎
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章衛地講救○公至自會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
孔子已去魯，故魯齊衛合謀救患，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會
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曹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汪氏曰：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

春秋

卷九

七十一

賜齊侯胙，是齊桓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定公受國
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而千里賜宜
社之肉，非緣助祭于京師，曾是以為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
賜於仲子，寵妾媵而賁三綱，春秋之終，石上歸脤於定公，輕
宗社而褻五禮，蓋夫婦為三綱之本，祭祀為五禮之首，故書
以示貶焉。然歸賜為禮之變，故啗以冢宰而稱名歸脤，乃禮
之常，故石尚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高氏
曰：周自王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
事于社，魯未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忽為此舉，雖
天子損禮之甚，而聖人於周拳拳如此，蓋曰天子之在，惟祭

與號而已。○應林李氏曰：王使自宣十年至季孫之後，至此

始見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當勢稍振，故
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也。奈何孔子以
為膳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脤之意，何足以感諷
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
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
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
於此哉？敬王乃以脤肉親魯而歸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
言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苟知尊事是王
室，可以有為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

春秋

卷九

七十一

有感矣。劉氏曰：穀梁云，石尚欲書春秋，請行脤於魯，不知石
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是時
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何足為榮
耶？

衛世子蒯音怪出奔宋

徐氏曰：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今太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
而逐之，又無殺已之意，太子慙而去之一則譏衛侯之無恩
一則甚太子之不孝。○胡氏曰：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
也，書趙鞅納衛世子蒯音怪於戚則以罪蒯音怪也，書齊國夏衛
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介○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城音父邑及霄邑

家氏曰是歲無冬闕文耳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太司寇攝相
事齊人饋女樂令聖人去不書冬者貶也此章合之說夫聖
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汪氏曰北蒲城音父
及霄其事蓋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

五年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飛鴈食郊
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
辛亥郊

高氏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祫三月故至五月乃

春秋

卷八

七

郊汪氏曰夫正月改卜牛若在祫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
於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

汪氏曰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讀卜而從則但書郊
之過時以譏其慢嘗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膳俎

於大夫公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
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季氏曰會於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

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實工大
子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惜於女樂政歸疆家此定公有聖人

而不能明也其言得之矣至於末年會澤兆城音父城霄無
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葉陰宋○邾子來奔
喪○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
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曷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冬城漆

魯哀公名蔣定公之子孟夫人

六年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昭陳侯隨侯許
男元圖蔡男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男女各別係使疆於江

春秋

卷八

七

汝之間南求舊以自安蔡侯聽命故楚師還夫男女以辨
則是降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圖蔡何也蔡

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
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圖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

見諸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
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于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

及宗廟辱建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朝洒之則不可以
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圖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鼫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鼫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音不時也四非

禮五卜強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

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

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

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

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

矣○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不義

釋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於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

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歲事則為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

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孔聖全書 春秋 卷之七 七年戊申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漸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于句澤邾

曷為列書三卿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

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

著其罪國又春秋未伐也三人伐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

得也○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夜猶不免難以魯之所

欲者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漸東沂西田邾之分

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

衛世子蒯聵于戚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蒯之諸則無所事

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

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

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

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

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公羊曰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

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子得父之邑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衛地也鄭師

敗績○冬十月癸亥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太

夫子公子黑肱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

州來是也

八年己酉三年○春齊景公夏衛出石曼姑帥師圍戚

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

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

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

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

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人不為也伯夷

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

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

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
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純公子在我焉得為君
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
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
父則衛之臣子拒蒯瞶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
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
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茅堂胡氏曰意林曰夷齊求仁得
仁故無怨不以能有國家為貴而以能全其志義為安故孔
子稱之春秋抑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
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為曼姑

先聖全書

春秋

卷九

左

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為三軍將也
為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秉君之禮我不可為千
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威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此善
精矣其先國憂者誅子之黨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僖官災
桓僖親盡矣其官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
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
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
世之廟存焉非禮矣高氏曰僖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
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汪氏曰家語記孔子對陳侯

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
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蓋桓公
篡立無功德可言季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
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
之廟今考景王之時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
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
異也然晉之悼公朝于武宮晉頃公時獻俘于文宮則當時
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毀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
以示戒歟

先聖全書

春秋

卷九

左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郕陽邑○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
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
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魯王二十四年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

盜殺蔡侯申

昭侯殺季

成侯立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良
及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
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
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廬陵
李氏曰殺梁謂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
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
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不以禮義為

主而僥倖以求名利若齊約之類故抑而書益

蔡公孫展出奔其○蔡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

大夫公孫姓音生又公孫霍虛郭○晉人執戊癸子赤歸于楚

○城西郭○六月辛丑楚師焚公羊音生作

公羊曰蒲社災何以書記異也穀梁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

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

也程子曰記曰在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孔氏曰其社有

屋故火得焚之災天火也杜氏曰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

也七年以邾子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

新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孔聖全書春秋卷九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項公卒子隱○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教王三十五年○春城此項夷反○夏齊侯伐宋○晉定趙

鞅帥師伐衛以衛助范氏之○秋九月癸酉齊侯將曰卒景公

晏孺子

張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

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

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友使之姑

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子弑國亂魯未十年陳恒

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

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固日久而

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孫氏曰閏月喪事不數葬景公非禮也議其變常也劉氏曰

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

數謂大功以下以閏月為數也

敬王三十六年○春城邾瑕邾

高氏曰是年久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強城

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土也

晉定趙鞅帥師伐鮮虞治免氏○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

叔陳師○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夫子桓

于城父孔聖全書春秋卷九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子○齊陽生情入于齊齊陳

乞弑其君荼音徒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

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

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

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

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

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者亂之所由生

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

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谷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之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十乘之主將安正而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王而奔走之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宜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景公向巢帥師伐曹

二年癸丑十七年○春宋景公皇瑗帥師伐鄭○晉魏多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十

帥師侵衛○夏公會吳差于鄆是年吳來微百子服景伯曰

子貢辭○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

曹陽○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三年甲寅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是伐

我

吳為邾故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

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汪氏曰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

我能入邾且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與師而伐

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己自咎之意焉○廬陵

李氏曰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鄙不使難邇我國也獨此與明

年國書伐我為特筆蓋曲在我也又曰是時魯政雖陵無以

為國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皇多有之此所以為禮

義之國歟公山不狃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

遠矣孔子之欲往豈無意夫

夏齊人取讎及闚○東平剛縣北○歸邾子益于邾

何氏曰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讎及闚

四年乙卯九年○春王二月葬杞伯過○齊人歸讎及闚

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

月

孔聖全書 春秋 卷十

五年丙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

戊戌齊侯陽生卒○公卒于○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

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

救陳昭公八年楚滅陳十三年復封陳昭公九年夏伐陳十年

春秋惡為故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

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

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亦夷之國來會于戚則

進面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易為獨

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者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當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恭精去聲不能修方伯連帥防類之職而具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者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與無也其書具救陳之意乎

敬王三十一年丁巳十有一年○春齊魯國書帥師伐我○夏陳閔轅頗破多出奔陳○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葵癸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敬王三十一年戊午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施不撤茶欲先省國用自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識田賦之意矣○臨川吳氏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廬陵李氏曰孔子無再求聚斂

附益之言蓋在此時○又曰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重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讓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六百四十斛斗粟四百四十斗斗秬米十六斗不過是也先王以為足行子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大率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廬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云云正在此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其曰孟子云者諱取音同姓也○臨川吳氏曰固是以同姓

而不書夫人薨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葬不備禮况其夫人乎一書卒而二義具焉○王氏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而季孫不絕孔子亦放經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

公會于棠音臯吳地在廬州○秋公會衛侯宋皇瑗子魋音

宋嘉昌氏曰左氏以為失閭之故然明年九月僉又十二月僉恐不專為失閭○家氏曰十二月僉氣煩也宣十五年冬錄生與此記同左氏所錄非人之言也

○夏許男成卒元公○公會晉侯定及吳子夫于黃池

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其稱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

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貳實而傳疑特

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

也去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扶音差音橫音勢傾上

感自稱周室於已為長反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

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

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音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

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清之策失矣何

况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乎或曰

孔聖全書春秋 卷之九

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音存亡者人也

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音冠

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

廢焉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黃池○晉定魏曼

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音

于東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其孛于東方何見於旦也何以書記

異也汪氏曰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亂吳爭強而越亡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音夫○十有二月螽

○王三十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蕭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於

下同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音天而天弗違後

天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運之動志也

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

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音南

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

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音是

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

孔聖全書春秋 卷之十

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

欲以身代其凡植璧秉珪而武王克殷啓金縢之策天乃反

風出罪己之言笑貳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

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音

之同於行事以遺音天下與來世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庭

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耳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

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焉為作春秋子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

徵音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

微音也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

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論九法教天下
無復扶又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
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
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脩身
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法何
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
有餘歲若顏魯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
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
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程子曰始隱周之衰
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
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
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
中國夷狄之廣大所以錄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
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
也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
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
差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亂賊之變森然一循乎條
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觀兩符之獲而知
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不違而春秋之終不外

乎此也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
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
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
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或謂麟鳳和氣
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
春秋之季何也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之交感五行之秀會也
以仲尼元聖尚生於春秋之時而况麟乎○宋氏曰易始天
道而終人事春秋始人事而終天道二百四十二年災異妖
怪無日無之獨麟為瑞亂臣賊子無國無之獨孔子為聖人
天道否極則泰人事亂極則治春秋書極亂之事以求治至
獲麟而絕筆天人之際於斯見矣張氏曰麒麟之於走獸猶
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為人物之法則者也夫子生於周末
而麟見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
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
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
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為夫子出然獲於
鉅商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然取之其與明王不興而天下
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家氏曰杜元凱以為春秋感麟而作
胡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二義皆通宇宙間惟理與氣而已
理行氣從固當有自然之應而况聖心之妙貫乎三極致中

和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作彼應、固其理也、然以當時之事、而觀春秋、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夫夫、蓋麟、鳳、龜、龍、帝王之瑞、天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極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修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意矣、故春秋之修、獨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王氏曰、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於哀十三年十二月、蓋殊無意義、特世儒推尊孔子作經之效、至於如是之盛、故曰、文成致麟耳、前年

孔聖全書 卷九 春秋 八

星字、東方、今年西狩獲麟、東主生、西主殺而戾氣見於東、仁獸獲於西、世衰之甚、而天變之極、也是故亂臣賊子、接迹於當時、孔子懼、作春秋、哀王道之不行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聖人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大行於後世矣、為人君而法乎春秋、則可以命德而討罪、躋斯世於至治、為人臣而學乎春秋、則可以善善而惡惡、尊主而庇民、其義得行、則天理流行、人欲壅遏、孟子論孔子作春秋之功、以為一治、豈不信哉、

○孔子曰、麟、麋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米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處不殺生、墨不折生、莫○杜氏

曰、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諸侯之政、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作、因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

春秋列傳大全九卷

孔聖全書 卷九 春秋 九

九卷

八九

孔聖全書

曲禮上第一

曲禮曰母無通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故不可長聲欲不可從如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抑而敬之使而愛之愛而知其惡如情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而能遷臨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母求勝分母求多疑事無貨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去聲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足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誨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鸛鵲能言不離去聲飛鳥能言不離去聲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音是故聖人作句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去聲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月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驕人生十年曰幼

學至百年曰幼冠去聲二十曰弱冠去聲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杖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謀於長者必操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凡為人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去聲也夫為人子者出必告音反必面所違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年長於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音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音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音不苟笑孝子不服闇音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音素音弑子音室冠衣不純采幼子常視母誼童子不衣喪裳立必音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音咻音詔之則掩口而對從音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遺音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

禮之載於記中者程子又何為而表章之邪程朱二子以本義
正四十七篇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者朱子又何為而建議
於朝邪朱子晚年能割于朝以儀禮禮記分數則從如冠義之
中禮之嗟夫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孔子垂世立教之意
亦莫先於禮禮之一經固聖人日用雅言之所及精神心術身
教樣範之所寓也豈可盡以為漢儒之所附會哉蔡復賞著

孔聖全書

禮記題辭

按漢劉向考校經籍時檢得禮經一百三十一篇而又得明堂
陰陽之記孔子三朝之記王氏史氏之記合五種而為二百餘
篇矣戴德刪其煩而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其書
而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又足以月令樂記與明
堂位焉故禮記之傳於今者凡四十有九篇也或曰若是則禮
經乃漢儒說也何以謂孔子之所定歟噫非也先王制禮損益
不同及周之衰諸侯惡其害已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
其書出傳孔子乃追迹三代之禮觀夏殷之損益而曰後雖百世
可知也於是孔子弟子乃述所聞於師者錄成一百三十一篇
而名之曰禮記是禮記之全經固孔子之成書也出司馬遷劉
朱子曰或謂禮經乃漢儒之說予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
仲舒仲舒文之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
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數言仲舒安到此必是古來流傳
得此文字觀此則知禮記一書雖出於漢儒之所刪而非漢儒
之所能作乃其所傳記於孔門者也其有附會者不過什之一
二耳孰謂禮經非孔子之成書哉蔡復賞題

禮記衍義

昔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冠婚喪祭之禮朝聘射饗之儀謂之儀禮儀禮者固禮之經也所謂經禮三百是也孔子弟子各述所聞或錄舊禮之文或述變禮之由謂之禮記禮記者固禮之傳也所謂曲禮三千是也夫何素火之後孔壁之遺書雖出而漢儒之好尚不同舉一百三十一篇之全經刪而為四十九篇焉於是疑禮記者紛紛矣或曰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本山堂考索云漢行札於曲臺而後著記之故曰曲札其言似實矣然蘇氏以孔子衣服飲食之節多見於雜記曲禮之中則孔子時已有此禮也而豈可以為后蒼之所記乎或曰王制著述於博士而多非先

孔聖全書

禮記

卷一

三

王之制漢文帝令博其言似是矣然程子以王制一書多傳古意是設官雖不與周禮合也而豈可為盡失先王之意乎蔡邕謂周禮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篇諸儒以為呂不備之所作者以其叙秦世太尉之官也李氏謂儒行一篇雖時與聖人合而非孔子之所言者以其有豪士高世之節也至於燕居閒居表記坊記之類則又何害其為孔子之言乎緇衣謂作於孫尼子者疑其改魯論之文耳經解數句之可疑者疑其用易緯之文耳至於禮運禮器之篇則獨存古意樂記之篇則亦有至理又何可以輕議乎若曰禮之為經盡附會於漢儒而未合乎聖人之道則鄭玄何為而注之孔穎達何為而釋之大學中

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聲丘陵則必鄉去

城不指城上不呼聲去將適舍求母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

簾言聞聲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聲去有

反視瞻母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逐毋踐履

毋階音階席音席振音振衣趨隅必慎唯音唯諾音諾大失士出入君門由闔

業音業有不踐闔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

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

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

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議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

步級聚足連步以上聲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

足聲上惟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王不趨堂上接武堂不布武室

中不翔音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凡為聲去長者羹之

禮必加聲去帚音帚於箕上以扶音扶拘音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

箕自鄉聲去而扱音扱之

此章所言羹之理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其理微矣樊遲問

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

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

道無本末無精粗微上徹下即是理

奉聲上席如橋音橋如衡音衡請席何鄉請任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

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音間闔音闔大

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音間闔音闔大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平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母與無通忤兩手捫衣上齊音又衣無撥反足無蹠音先生進策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音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仕鑒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剿初交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猶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嚴陵方氏曰有所請必起者所以重道也孔子與曾參言復坐吾語女則弟子之於先生有所請必起可知矣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兄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音改尊客之前不叱狗孔聖全書禮記卷之五

弗與同罷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彼列也取音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音焉弗與為友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異長上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凡進食之禮左轂右馘側吏食音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音處外醯醢音處內葱藻音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音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孔聖全書禮記卷之五

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罷之既者不佩
其餘皆馮餒音後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御同於長者雖貳
不辭偶坐不辭羹之有葉者用挾音下其無葉者不用挾音下爲
天子削瓜者副音反之中以絺音下爲國君者華之中以絺音下爲
大夫累音反之音下庶人訖之音下父母有疾冠者不櫛
行不翔言不情音反琴瑟不御食肉不至愛味飲酒不至愛貌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音反疾止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
者專席而坐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拂音反勿其首音下六鳥
者則勿拂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音下獻
鷹者操右扶獻栗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音下量鼓獻熟食者操音下簠
孔聖全書 禮記 卷一 一
齊歲音反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音下人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右手執簫左手承音下尊卑重音下悅音下若主人拜則客還音下辟
辟音下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音下付鄉聲與客並然後受進
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鐔音反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音下進
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
飾羔鴈者以纁音下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
揮凡以弓劍苞苴音下筭音下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音下之客凡爲君
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
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
反則必下堂而受命音下博聞強識而讓音下敦善行音下而不怠謂之居

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不盡人之歡若管敬仲之樂飲而不繼以燭是矣不竭人之
忠若孔子出行不假兩具於子夏是矣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
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
尸必式乘必以几齊音反者不樂不弔君喪之禮毀瘠音下不形
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音下
則沐身有瘍音下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音下喪乃
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音下麻在身飲
酒食肉處於內生與音下數來日死與往日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
孔聖全書 禮記 卷一 一
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音下去聲
能賻音下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音下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
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
壘助塋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遠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
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聲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
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音下塗瘞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
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刑人不在君側兵車不式武車綏旌音下結旌史載筆士
載言前有水則載音下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音下鳴鳶前有車騎則載

日內事以柔目

禮記

十卷

八

車驅而騶音驟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灌渠必出凡僕人之禮必授人之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音拘之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八國不馳八里必式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音逆之介者不拜爲音去其拜而爰音反手則手爰猶言有所授車曠音左之介者不拜爲音去左以凝音左乘君之乘音去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進左手音也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國君不乘奇音希及車車上不廣欬音代不妄指立視五竄音攜規也車輪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音耶遂血音蘇反勿音茂以策彗音微近驅塵不

孔聖卷四

合禮記

卷十

上

出軌國君下齊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
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緩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
足慶音路馬芻有誅也齒路馬有誅

曲禮下第二

凡奉音捧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音償衡國君則平若
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音示居喪未葬讀喪禮既
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
婦女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音罰也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筴
几杖席蓋重音平聲素珍音松締綌不入公門苞白表反屨音履授音授枉音枉厥
於音涉冠不入公門書方音方板也條綌送死物衰音惟五服凶居
反

不以幣不入公門告則可入者蓋臣妾有死於宮中者亦亦

也公事不稅議

馬氏曰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不對而仲尼私於冉有

何也季氏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於冉有宜得已哉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造祭器為

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

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聲祭服為宮室不斬於

丘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

器於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音音善鄉音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

徹緣去鞶音音履素纓音音乘髦馬不蚤音音新音不祭食不說如

孔聖全書 禮記 卷一

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大夫士見音音現於國君若

勞之則還旋辟音音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大

夫士相見雖貧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

主人凡非弔喪非見音音現國君無不荅衛大夫則綏音音讀日之奉罷

下也士則提之音音提又在凡執土器執輕如不克執主罷操幣主

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啓折衡佩主佩倚則臣

佩重主佩重則臣佩委音音微說則倚於身小兒執玉其有藉者則

揚音音無藉者則襲國君不名鄉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音音婦

士不名家相音音長妾音音妾之有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君使士對

不能則疾以辭言曰某有負薪之憂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

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口

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言卿大夫士有從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變其故國之俗

○藍田呂氏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古

之君子重去父母之國如此則其去也豈得已哉道合則從

不可則去君臣之義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

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人無詔於國唯興之

孔聖全書 禮記 卷一

日從新國之法

其時已父其義已絕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興起而

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

拜者大夫見於國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向

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音音主人拜辱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

則荅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男女相荅拜也國君春

田不圓澤大夫不掩群士不敢麇音音音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

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音音音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

樂君無故王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音音音士無故不徹琴瑟士

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音音音何所得行拜稽首而後

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城同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者其
非出君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城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蓋
諸侯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不能保國而至於失地
不能親親而至於城同姓其名之也宜矣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陳氏曰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
夏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
否君子以禮為守以義為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
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擬人必於其
倫擬比也不得以貴
比賤為不教也

禮記

卷之十

卷之十

十四

方氏曰禹稷禱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為賢擬之以道也夷
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為聖擬之以心也子夏以有若
似孔子徒擬之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
管仲比孟子徒擬之以位而已不知王霸之道不倫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
從宗廟杜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杜稷之事也問大夫之
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
未能典謁也
謁請也典謁者主
賓客告請之事
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
曰不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上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

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上對問庶

人之富數上對問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則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門冬祭行凡祭有其廢之其敢舉也
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
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此謂天子之祭用牛也
則用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

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羝毛鷄曰翰音犬曰黃犬雞曰
蹄豕曰明視脯曰尹祭稌曰魚曰商曰商曰魚曰魚曰魚曰
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稷合梁曰梁曰梁曰梁曰梁曰

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醢豕曰豕曰豕曰豕曰豕曰豕
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殯在
棺曰柩羽鳥曰降如四足曰漬醢死冠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

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
曰妻死曰考曰妣曰殯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天子視不
上於棺不下於帶國君綏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

視則教音下於帶則憂傾則哀視視則必有不正
士肆筵設豆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
犬馬輿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輿朝而顧君子謂之罔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稽於禮孔子在

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盡此道也

大喪不問卜不統富不問卜至祀天夏至祀地日大饗日月素定故故不統富凡擊天子鉦諸侯主卿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擊不統富鉦童子委不統富擊而退野外軍中無擊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擊不統富鉦相不統富榛脯脩棗栗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不統富掃不統富所價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去聲檀弓音問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

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趙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

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

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使本而使本立衍也夫仲子亦猶

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應氏曰檀弓然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夫子明辨以

示之孰知舍孫立子之為非乎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去聲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喪去聲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喪去聲事師

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張氏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

成就已身而思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

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

槩以傳道久遠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

歸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才流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官

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

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音命之哭于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

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伯魚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仁曰

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

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

孔聖金書

禮記

廿卷

十七

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乃伋

張子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亦就其出母以定污

隆聖人則處情于思則守禮出妻不使于喪之禮也子於母

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

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為我不至於聖人不

敢不備禮而孔子使喪出母乃聖人處權子思以為不敢處

權惟備禮而已微學孔子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

而污

孔子曰拜拜實而後稽顙以頭觸地拜拜實而後稽顙以頭觸地拜拜實而後稽顙以頭觸地

拜拜實而後稽顙以頭觸地拜拜實而後稽顙以頭觸地拜拜實而後稽顙以頭觸地

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也稽顙而後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也○長樂陳氏曰拜而後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後拜先致哀也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為重而或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泰也故孔子教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救泰之弊則曰吾從其下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喪以合葬墓坐域也封土為壛曰墳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遊無定居也識記也為壛所以為記

孔聖全書

卷一

十

十一

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

孔子先友門人後雨甚向至向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

陳皓曰雨甚而墓崩門人修築而後反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圯且言古人所以不修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愚謂古人不修墓者非不修也封

築之堅無圯崩之患不俟於復修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叔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殯

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為衛人醢孔子哭之中庭師友之禮也聞使者之言而復棄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句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也於五父之衢先儒謂欲致人疑問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殯則引棺以備葬則引棺耳問於卿受音父甫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孔聖全書

卷一

十

十一

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父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馬遷為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註因之以滋後世之感且如堯舜替腰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闕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与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乎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辨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

公子重耳

耳

之曰子蓋

言子之

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傷我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行獨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蓋書晉侯以明晉侯之無道書申生以明申生之罪也雖然申生之時臣試其君子殺其父如衛輒拒父而爭國楚商臣殺君而篡位則申生之行蓋可哀而怒之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故禮不以申生爲不

孝而以之爲恭猶時不以伋齊爲不孝而以之爲不毀也然以春秋禮義之法繩之則申生不足以爲孝矣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朝祥旦行祥祭之禮也朝祥暮歌國爲非禮特以禮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子路之笑然終非正禮恐學者致疑故俟于路出乃正言之其意若曰名爲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爲善矣蓋聖人於此

雖不責之以備禮亦未嘗許之以變禮也

曾子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反大夫之簀音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音曰華而脫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然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音妻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音始也魯婦人之璧

夫子誨之髮曰爾母從從爾爾母也南宮縚音之妻之姑之喪

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

此觀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禮禮以中爲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際孔子皆以爲君子伯魚子路過衣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過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爲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纓

引孔子之事者以見餘哀未忘也○李氏曰設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加於人者也絲履組纓不及於人者也同於人可也加於人則非中道矣及人可也不及人則非禮矣孔子篤於仁克之以禮五日彈琴而不成聲仁也十日而成笙歌禮也有過不及然後知其中故言孟獻子有若而言孔子於其中死而不弔者三畏厭音厭溺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太公封於營丘比

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期而有禪出母則無禪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束去聲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

聖人之心則於其誠不於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而實則深責冉有矣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鮒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䟽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去聲爾哭也來者句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方氏曰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由子貢而見故哭於子貢之家且使之為主以明恩之所有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于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故夫子誨之如此

曾子曰我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子夏喪其子而喪去聲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昔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去聲爾親使民未有閭閻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被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去聲群而索去聲居亦已矣矣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雖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音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高子墨

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音齒君子以為難衰與其不
實物也寧無衰衰不以過生大功不以服勑孔子之衛遇
旧館人之喪入而哭甚哀出使子貢說音驂而賻之子貢曰
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
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思夫涕之無從也小子
行之

舊言孔子遇主人一哀而出涕謂主人見孔子來而哀甚是
以厚恩待孔子故孔子為之賻然上文既曰入而哭之哀則
又何必迂說而以為遇主人之哀乎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

孔聖全書

禮記

卷

十四

小子識之

夫子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

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顏
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傷感之情也○長樂陳氏

曰祥祭而饋則鬼事畢而人事始矣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
出受之仁也必彈琴而後食之義也禮之道無他節文仁義
而已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

皆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張子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是又手以右手在上也

其姊之喪必如此者見俄頃不忘也以是知聖人之能敬二
三子學之者恐此禮非三代所有直孔子自為之耳如喪出
每亦夫子自制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中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
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
趨而入

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也消搖寬縱自適之
貌泰山為魯山所仰梁木亦魯大所仰而放者猶哲人為魯
人所仰望而放效也

孔聖全書

禮記

卷

十五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
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
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猶在阼猶殯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猶
以為主猶在西階以為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
故言與而不言猶也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
疇彛語之辭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殯
莫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事
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

誰能尊已而使南面坐於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自今觀之
萬世王祀亦其應矣○長樂陳氏曰聖人知夫身者天地之
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命者天地之委順故視肝膽為楚
越以死生為晝夜安其適來之特處其適去之順將迎無所
形於外哀樂不能間於內又孰以幻滅為累哉此所以悟於
將死之夢全於負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消搖於自得之場
以與天為徒也然安得忽然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同乎此所
以有泰山梁木哲人之嗟也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
無服喪子路亦然諱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孔聖全書

禮記

卷

十六

嚴陵方氏曰方孔子之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沒也門
人以父之喪處孔子此報施之禮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罌故披衣義周也設崇版
也綢練設旒夏也

喪樂陳氏曰顏淵之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以為不可子疾
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之喪孔子則飾牆
置罌以至周披殷崇夏旒而三代之禮莫不周兼豈孔子之
心乎蓋門人以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
行之禮是雖禮兼於三代蓋亦稱情以為文而已故子貢六
年於其墓孟子不以為非門人二代之厚葬君子不以為過

子之喪公明儀為志焉楮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記曰掘中甕而浴毀窆以綴足及喪毀宗躡行殷道也學者
行之則喪禮從殷孔門之所尚也公西赤之喪孔子則聖於
此者蓋厚孔子所以尊道儉子張所以趨時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君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
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闘曰請問君昆弟
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去雖遇之不闘曰請
問君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

其後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群居則經出則否易音基非
古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
足而敬有餘也

孔聖全書

禮記

卷

廿四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其聲若鵲子無長
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喪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喪服兄弟
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如姊妹之簿也蓋有愛我而厚之者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
飽也

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嚴陵方氏曰飢而廢事非禮
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應氏至公廢事故雖喪者之側必食

又慮其忘哀故未嘗鉤馬是禮也雖聖人之行不過如此而已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及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孔子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篴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篳篥其曰明羅神明之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死欲速朽有子曰是若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

孔聖金書

卷九

十卷

十八

孔聖金書

卷九

十卷

廿九

之度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棺以爲活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馬氏曰弔者在小歛之前猶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經不敢先也故子游楊裘而弔既小歛乃襲裘帶經而入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者是言小歛之後而已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去

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歟首足形還矣葬縣玄棺而封之

豈有非之者哉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長樂陳氏曰知生者贈知死者贈贈之餘君子不可利於已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已則啓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絕

天下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已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

乎利於已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之爲盡善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君君之母與妻之喪何夫子曰子居處言

語飲食行若且爾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

乎殯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上周於槨反壤覆之哉

周官家人用爵等為之立封之度乎其槨數故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下觀其槨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為觀美者也封之崇四尺孔子之所不廢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平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平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然子夏之意以為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之葬

聖人則未必皆合於禮也故語之曰子以為聖人之葬人乎

乃人之葬聖人也又何觀焉蓋謙辭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喪禮尤衆人之所欲觀者也故子思之喪母滕世子之葬定公四方猶且觀之况聖人之門人葬聖人乎此燕人所以來觀之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室者矣見若坊^防者矣見若覆^反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長樂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而

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旒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故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去夫子位焉嗚呼哀哉尼父作誥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誅大^聲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矣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此与左傳之言不同○鄭氏曰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也

孔子惡野哭者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惟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檀弓下第四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平哉

曾子之意則曰我於子張之死豈常禮之弔而已哉今詳此意但以友義陰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与哉劉氏曰曾子嘗聞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

不然也

殷既封而弔周友哭而弔孔子曰殷已啓音啟吾從周

殷之禮寔卑賔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及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

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若弔於家者之情文爲蕪盡故欲從周也○周人弔於家示民不

惜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其言蓋本諸此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

宿虞尸既反哭主人有司祝虞牲有司以几筵舍音舍奠其墓

左及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音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

孔聖全書

禮記

十卷

廿一

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

祭也比音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殷練

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鬼

其親也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此孔子善夏之用明器從葬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此孔子非般人用祭器從葬以人從死曰殉殉幾也用其器

則近於用人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

爲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謂之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塗車以泥爲車也束草

爲人形以爲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亦明器

之類也中古爲木偶人謂之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

故孔子惡其不仁知末說必有以人殉葬者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音去舊君及服古乎音乎子思曰古之君子進

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及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膝退人若將隊音墜諸淵母爲或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

禮之有

孔聖全書

禮記

十卷

廿三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

既小歛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音與曰聞諸夫子主人

未改服則不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

曰晏子一孤喪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

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

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國昭子之母死問於

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

男子西鄉音去婦人東鄉

國昭子齊大夫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夫子孔子也主

人家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

在衆婦之南禮也

曰噫母無曰我喪也斯去沾去爾母之賓爲賓焉主君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嚴陵方氏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喪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也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盡哭文伯之喪盡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嚴陵方氏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爾

北聖全書

卷之十

禮記

廿四

穆伯之於敬姜夫也故居其喪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之於敬姜子也故居其喪盡夜哭不嫌於厚此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及而息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誰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子臨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去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飲旨足形還去葬而無梓稱其財斯之謂禮仲遂卒於垂壬午而繹萬入去上篇仲尼也非禮也卿卒

不繹

戰于郎公叔禺遇人遇員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運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孔子善其權禮之當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人視其行不視其年年雖壯而無成處之以童可也鄭忽之役童昭公之童心是也年雖穉而有成處之以成人可也汪錡之勿殤是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及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子射石諸射之斃一人輟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去聲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北聖全書

卷之十

禮記

廿五

孔子謂其有禮以收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行非事君之禮止於是也特取其善於追敗者亦非謂臨敵之未決而不忍殺人也不稱一各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一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平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許政夫子曰小子識^音之苛政猛於虎也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音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喪不處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去聲}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知廣^{去聲}輪揜坎其高可隱^反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平聲者三曰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季子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然為疑辭而不為決辭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故夫子不直曰季子之於禮也合矣而必加其乎二字者使人由辭以得意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

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齊大饑黔敖為食^字於路以待餓者而食^音之有餓者^音來^音輯^音集^音履^音質^音然來黔敖左奉^音食^音右執飲曰嗟來食^音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平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羹哉輪焉美哉與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平要^平領^平以從先大夫於九京^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仲尼之畜^反也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去聲}為^{去聲}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音也亦^上聲之席母^音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閭人為^{去聲}君在弗內^音也曾子與子貢入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閭人曰鄉^{去聲}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閭人辟^避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音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音服^音救^音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昔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

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能當者信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樽原壤登木曰父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季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去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侯而畧於喪歌者夷侯禮之倨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不為過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問之則人道絕矣故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夫子之道也

孔聖全書

禮記

卷八

十卷

十卷

恕者也方司之末世有吏竟鼓盆而歌自以言這如三周者左死臨尸而歌自以為禮如子皮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未必出其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抑揚典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襄者聞于臯將為成宰遂為襄成人曰表蘇則績而解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

金華應氏曰閭伯夷之風者頑夫廉閭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于臯之風者悍夫悌故兄之死有昔不為襄者而今為之衰也一邑之宰如此有国有天下者所任皆得其人宜如何

哉是以仲尼相而無飲羊紼妻之民場縮相而有戚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係於人焉耳

孔子曰衛人之柩也離之魯人之柩也合之善夫

生既同室死當同穴故善魯

王制第五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秒謂小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年之通制國用量人以爲出祭用數之仿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縋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仿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濫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歲有豐凶而禮無奢儉此記者之言雜記云凶年祀以下牲

孔聖全書

禮記

卷十

十卷

孔子之言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諸侯降於天子而五月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士庶人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固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其以上文降殺俱兩月在下可知故略言之欽孔子引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

為三月士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誠如此則是大夫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氏說為正

庶人縣封葬不為去幣雨止不封不槨喪不貳事自天子達

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文子不祭

魯葬定公与敬嬴以雨不克葬而春秋說之則不為雨止者

不特庶人而已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

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

餼者音餼跛及我辭壁斷段者依儒百工各以其器食爾之

孔聖全書

卷一

十卷

四

器猶能也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官之役使

故遂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之○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

村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必如是也所以使在下者

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極其精

而已是能也而曰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

耳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

而於西階南大祝裨皮冕執東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

哭祝聲三去告曰其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

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

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

冕少師奉卣于以衰推祝先子從聲宰宗人從聲入門哭者

正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去同曰其

之子某從事敢見及形向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

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考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

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

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禩三月乃

名於禩以名徧告及杜稷宗廟山川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

于祖與于禩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杜稷宗廟山川乃命國

孔聖全書

卷一

十卷

四

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礼也凡告用牲

制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於禩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

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禩乃

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曾子問曰並有喪如

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礼

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禭

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礼也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

母而後父與則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非宗子雖无主

婦可也曾子問曰將冠于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

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醕徹饌而婦去

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喪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雖無冠禮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廟已祭而見形甸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言喪日除喪之後不更改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易而行吉冠之禮乎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七弗舉禮也昔者魯哀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法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齊衰者莫士則朋友莫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陳皓曰饋奠莫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聚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旨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大輕已之服而重於相為乎孔子乃答云非此為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為服者也凡喪莫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莫天子諸侯

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莫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莫士不以齊衰者莫避大夫也故朋友莫人不允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衰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此問與祭之祭則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服喪與奠非禮也以損相去可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友於物乎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禮始大祭過時猶追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眠禮記也取婦之家三夜不樂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形可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稱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杖畏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平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器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必弔康子立於孔聖全書禮記卷四四

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法奠焉而後就舍聲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子游問曰喪聲平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法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法之服是違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法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法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形可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杜五祀之祭簋簠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祭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聲平不侑音以不酢音昨而已矣自格至於及哭

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廟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自廢自薨比暗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謂天子曾子問曰大夫之祭與俎既陳豈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諸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大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孔聖全書

禮記

卷

四六

曾子既聞夫子此言矣而禮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如當春祭時或以事廢之祭不復追補春祭失後過時不祭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如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

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及於君

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

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賤不誅謂賤者賤不誅謂賤者唯天

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謂之爲言也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禪謂之爲言也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禪

何孔子曰共供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謂之爲言也何孔子曰共供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

西階如小歛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若大夫士一節

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謂之爲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

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

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

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

去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

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

綏謂之爲言也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

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

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

墓而爲壇謂之爲言也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

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

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

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上幼則使人抱之無

孔聖全書

禮記

卷

四七

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拊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拊祖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垣反曰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啻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及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詭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遽日而舍去莫大夫使去見日而行遽孔聖全書 禮記 十卷 四十九
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孔 患吾聞諸老聃云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比之謂也曾子問曰下殤上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塗通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去歛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曾子

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瘠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葬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氣必有前驅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去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文王世子
文子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去服至於寢門外孔聖全書 禮記 十卷 四十九
問內豎音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音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飭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去文王一飯音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音何憂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音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齒齒亦齒也我百爾九十吾子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數之脩短稟氣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為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去聲踐阼而治抗世于法於伯禽欲令

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提伯禽所以示

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凡學並音世子及學士必

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舞於東序小祭正學則音于大胥

贊之篇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

秋學與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

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

學音舞干戚語說字如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教大司成論說在東

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年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

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

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

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舊說合者謂若本國無先聖

先師則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本國故有先聖先師如魯有

孔穎之類則不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也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進德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

聲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知人

絕遠去聲之絕於成功絕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始立學者既既

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饋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

也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

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祭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惇恭敬而溫文立

太傅少傅以養養音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

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師之德行去聲而審喻之大

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

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音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

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

唯其人語使能也師係疑丞四輔也疑字曉不君子曰德成

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

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

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音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

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為

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世子則無為

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与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

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

親有君之尊然後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

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

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爾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者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爾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君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音同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禮運

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間有格言而篇首大同小康之說則實

孔聖全書

卷十

五十二

非夫子之言也

昔者仲尼與去聲於蜡音賓事畢出遊於觀去聲之上音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假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興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孔子在魯爲魯國蜡祭之賓事畢而遊息於觀上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也喟然嘆聲也所以嘆魯者或祭事之失禮或因睹舊章而思古也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小康有老氏意而註又引以贊之且謂禮爲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所謂孔子曰記者爲之辭也將氏曰古者歲時蜡禮

之講終於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示情之意見於析祝禱饗之間勞來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今也聖人傷世僞之寢起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賓畢事之後出爲觀上之遊喟然爲之太息記者紀其所嘆在魯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祭蜡之音微矣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去聲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扶問女有歸貨惡去聲其棄於地也不

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去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天道既隱天下

孔聖全書

禮記

卷十

五十三

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去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去聲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去聲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去聲執去聲者去去聲衆去聲以爲殃是謂小康陳氏曰禮家謂太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故言大道爲公之世不規規於禮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大約由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將氏曰聖人處大同之世固能體無爲之化聖人處小康之時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

之心而後能居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當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以此言之帝王有其時無異道聖人因循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魯而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

言僂復扶又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發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僂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欤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

等吾以是觀之

孔子言我欲觀考夏殷之道故過二國而求之意其先代舊典故家遺俗猶有存者乃皆無可徵驗者僅於杞得夏時之書於宋得坤乾之易耳夏時或謂即今夏小正坤乾謂歸藏商易首坤次乾也所謂坤乾之義理夏時之等列吾但以此二書觀之而已二代治天下之道豈可悉得而聞乎論語曰文獻不足故也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且有曾論所不言者恐漢儒依倣爲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烏孔尊而抔飲飲黃斟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呼告

曰臯其復然後飯上腥而宜於於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去氣在上故死者北首去生者南鄉去皆從其初昔者先

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音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音衣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闢力以炮以燔以亨音亨以炙音炙以爲醴酪音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醕音醕在戶音戶粢音粢音細醴音醴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鬯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音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音祐作其祝號玄酒以祭

北聖全書

禮記

卷

五十五

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音越席音席作越音越疏布以音疏其衣音衣去其聲音聲其辭音辭戶管音管帛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音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音簠適豆音豆剛音剛羹音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音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音契先列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音稷章音章孔子之言一祝嘏莫敢易其常言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祀也是謂幽國醜音醜則服音服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華載於私家非禮也是謂魯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

引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
有節者期。期不使以表，惟裳入朝，與家僕雉居。齋齒非禮也。是
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
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令，其
相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
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
嫌明微，儆備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
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
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士不事則刑肅而俗敝，則民弗
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
禮。聖人書禮記
十卷 五十六
天殺音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敝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
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
其所樂，禮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
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
則也。非明人者也。君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
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
如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去
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
勇，去其忌，用人之仁，去其貪。先之則民日，後之則民月。又之則民言，為道則仁

知先之仁，後之勇，又之知，今以勇聞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
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能以天下為一家，以
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其難，於其義明於其利
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
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
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
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患，存
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大落也。美惡皆
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
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
地秉陰綴辰宿，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
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一作共，相竭也。五行四時
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
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主也。故人
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皮列聲，被色而生者也。故
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
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
為田，四靈以為畜。許六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
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

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清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音音不塗音音鳳以爲畜故鳥不備音音以爲畜故獸不狘音音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夫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音音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音音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祭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音音所以本仁也山川音音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祠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坐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右音音右王中句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音音是故夫禮必本於大音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則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音音藝其居人也曰養音音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音音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音音國喪音音人必音音

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稊之音音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質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音音仁之節也協於義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循無耕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音音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音音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太極音音小臣康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音音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音音也所以持情而令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敵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音音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音音露地出醴泉山出器

里河出馬國鳳皇麒麟皆在郊極帝通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
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信以達
順故此如之實也

禮記上卷終

卷一

六

孔聖全書禮記十一卷之

禮記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指則正施則行其
在人如竹箭之有筠音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
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
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
之本也義禮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長樂陳氏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為禮之本也
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衆則歸於理此
義理所以為禮之文也

禮記

卷一

六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
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
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
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
大殺反色介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時爲大順次之體
次之宜次之稱去次之亮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詩云匪革棘其猶事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
臣之義倫也杜祿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
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燔音煩柴於奧音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音盛於盆音盆尊於

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誠若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色介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撝言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上聲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

或青夏造啟因周坐尸詔侑武音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

尸而卒祭啟生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醯其庶反與君
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燔音替燔音替一獻
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
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音殺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蹇音蹇蹇故
曾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類音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
先有事於惡呼池反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將有事於配林
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預詔樂有相步溫
之至也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始者也故凶事不詔朝
朝事以樂音醴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鐃音鐃鐃刀之貴音筭筭

徒點之安而橐反韎反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

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音夕必放音上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聲音聲聲焉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音格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

堂之上壘尊在阼犧音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音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去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音其所自成是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去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去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鄉大夫從去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黍稷音於

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枋反手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平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遷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音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反形情也丹漆纁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音夏而送之蓋重禮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孔子曰誦詩孔聖全書禮記十一卷六

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族大族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忘矣有司跛彼義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平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子路推禮之宜累煩文而金恭敬故孔子善之也嚴陵方氏曰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爾蓋禮以敬為主故也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子路行之乃能變而

敬焉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矣此孔子所以善之也

郊特牲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興闋孔子屢歎之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土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嚴陵方氏曰夫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爵始卒而樂遂闋則能以及為文矣此先王之微意也故孔子屢歎之且樂所以發明賓主之德也卒爵則酬酢之禮畢而賓主之德已明矣樂之闋也不亦宜乎闋終也孔子於與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爵而樂闋亦歎者歎其樂之深也於禮之亡則傷之而歎也於樂之深則美之而歎也

鄉人揚音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即此事也舊說楊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於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馬氏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德合於神明矣非俟於索室以去其不詳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

立異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其容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為難故夫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蓋射必以聲而後發也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至於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必聽何以射何以聽何以射言其難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弓矢之義也孔子曰三月

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山陰陸氏曰此豈魯事歟不直言之諱也嚴陵方氏曰家語曰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

鍾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壇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

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廣陰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

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

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祭盛所以報

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專賦而應其卒伍而

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

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

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

長日之至也火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

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

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下郊受

命於祖廟作龜於祠官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

聽誓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

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

敢凶服祀者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

袞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旒

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象郊所以

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

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

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蜡之祭也

主先蠶而祭司蠶也祭百種也以報蠶也享農及郵表畷其食

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

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也迎而祭之也祭坊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及其宅水歸其壑壑蟲母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役殺也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冠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爪華不飲藏之種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恒豆之通居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醢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通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禮記敢用常藝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也卷音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及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音葉蘇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音之美素車之乘音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是而后宜爵俎而通豆偶陰陽之象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

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之美而前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鬻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王藻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去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嚴陵方氏曰凡戶必南而啓居恒當戶則向天明故也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去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金華應氏曰陽明溫厚之次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與寢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日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禮記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不道則不充其服焉孔子之言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紫綬
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廣五寸孔子謙不佩玉故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慈胡楊氏曰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為客之禮將食必興辭食則先載火轂至肩乃飽而殮孔子

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澆飯而為食之禮蓋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慶源輔氏曰此所謂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於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逡奔走追王去聲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上治祖禘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去聲焉一日治親二日報功三日舉賢四日使能五日存愛五者一滑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瞻者五者一物紀焉反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便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者而男女有別其夫屬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而免音殺色介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彼列於上兩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音計之以姓而弗別綴音株衛之以食

禮記

卷一

十一

十一

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行周道然也服術有六一曰親

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

有屬從有從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

輕有從輕而重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

順而下之至於禘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君有合族之道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

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彼列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禘者為

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

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

五者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

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

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

子之宗道也絕族無移去服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

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禘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

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

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

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少儀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

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去聲罪也註云馬氏曰古之人有能及焉而後入者莫如伊尹

為人祭曰致福去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

言告其事也顏淵之喪亦饋孔子祥肉

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音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允音允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上音上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允音允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嚴陵方氏曰孔子曰起予者南也又曰固也非助我者也於

吾言無所不說豈非教學半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音塾黨有序音序術音術有庠音庠國有學音學比音比年入學

中音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音樂教音教群五年視

傳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

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

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音蛾起子時音時附之其此之謂乎大學始教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音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音篋孫音孫其

業也夏楚音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石梁王氏曰此不視學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石梁王氏曰此不視學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石梁王氏曰此不視學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石梁王氏曰此不視學不能安弦不學博依音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音與

其藝不能樂音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

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

反也允音允命曰敬孫音孫去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

呻其佔音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

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音佛夫然故隱其學而

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

刑其此之由乎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蕪人故退之蓋進

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子說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

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答雖

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

孫音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於後禁則扞

格音格而不勝音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

格音格而不勝音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

格音格而不勝音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

格音格而不勝音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

格音格而不勝音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

格音格而不勝音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

壞音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音燕朋逆其師音燕辟
師音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
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
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音開而弗
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
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音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
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
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
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音上能為長
則聖音全書 禮記 卷十一 卷十一
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
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
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
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
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
節目及其父也相說音如以解音反下介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
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音音容然
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
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音去之語之而不知

雖舍之可也音舍上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箠始
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都可以有志於孝矣古
之學者比音物醜類類無不當音去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
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音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音師無當
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音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
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
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音去也此之謂務本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
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一之音比音反音而樂音如之及
聖音全書 禮記 卷十一 卷十一
等威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
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音嗷音以殺音反色介其樂音音感者其聲
嗷音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
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
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
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音去刑以防其姦音去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
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音之道與政通矣
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音音

昌制之音矣官亂則荒其君驕固亂則陵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先徵亂則及其事軌化亂則危其財匿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故治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至反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脩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方氏曰凡聞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匏巴鼓琴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音饗之禮非致味也清石之琴朱絃而疏越如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夫大享之禮尚玄酒而祖腥魚大音不和不聲有遺味者矣是皆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去惡去而及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節于內知誘於外不能受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

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勝弱者衆者暴寡知者詐愚當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以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餼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平聲政以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脩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尊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有殊事合敬者也樂有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樂之謂也風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簫鼙俎豆制度入事禮之謂也

升降上下周還音旋音袞音龍音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若黃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禹湯文武之不由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經制盡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季札觀樂而各有所論此明者之述也夫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嚴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

孔聖全書

禮記

卷十一

十一

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備者其禮具于祿之舞非備樂也執享音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音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愛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音禮備而不備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音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神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合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

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音騰音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薄音之以雷霆奮音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音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德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入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及遠而測深厚樂者音直音暑音太始而禮居成物者音如不自看天也者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昔者舜在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變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

孔聖全書

禮記

卷十二

十二

渾之也咸池備矣音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蓋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也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音去音象德矣夫黍麥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音淫也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音去音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

當應感起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色介之音
作而民思去聲愛樂昌展謂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
厲猛起奮末廣勇反粉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
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反而救去聲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
辟邪散狄反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
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去聲使之陽而
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
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寺廣其節奏反悉井其文
采以繩德厚律大小之稱去聲比反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
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音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上散
孔聖金書 禮記 卷一 樂記 二二

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音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
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
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
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
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友情以和
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去聲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
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
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
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偽樂者
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
律聖金書 禮記 卷一 樂記 三二

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父乃出戰今欲衆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厉何其太蚤乎而魯衆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然下文孔子於是太八之志則此答非也

武坐致右憲音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

足仰之何也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武舞有坐此答亦非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其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句是也

淫貪欲之意也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則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故取之也賈言非武樂之聲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聲則是何樂聲乎賈又言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記也若非失其相傳之真而謂武王實有心於取商則是武王志有允終美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孔子於是然其言

而謂其言與長弘相似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于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慶源輔氏曰賓牟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賈五答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席而請者蓋其溫良恭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故曰誠者非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由是觀之賈知其一而未知其二

也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之義與武王伐紂之事又見當時各盡其道此蓋孔子之所自得者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音繼以崇天子

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

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於南方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矣

夾振之而駟音為伐音威於中國也音去夾而進事登濟也父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

反音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荊音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

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音去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

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音與與音同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音讀為建

音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音射右射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音說劍也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執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音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音三老音五更音平為音大學音平天

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冕而總于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孔子語實年賈武樂之詳其言止此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音諒諒音良之

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

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成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

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

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

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音如而樂

有反音如禮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放故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音如字者樂音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者形於動

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靜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

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音而而救音反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

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

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中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

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其

于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其

列將正焉，進退游辭焉，故樂者天地之行中和之紀，人情之節，不能亢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缺憾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儋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天下怨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以聲歌各有所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冠而靜，樂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南人，識音之故。

九聖全書

卷一

十一卷

三十

雜記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官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者，君之出卿大

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官，則雖臣妾，奠而後祭。祭主人之井，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昨也。禭才細之衆，有兄弟則皆昨也。禭之大祥，主人之昨也。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者，告賓祭薦而不食。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客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客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戚常浮於敬，故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圖不能盡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

九聖全書

卷一

十一卷

三十一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食，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馬氏曰：「聖人之作春秋於中國，則尊之於夷，則損之者，以明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喪者，不可以禮義責也。然而必連大連之善居喪，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此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其俗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追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平君子曰：「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享乎？夫大享既享，卷

上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
享乎非為去人喪問與年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
喪以吉拜

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後拜也吉拜拜而後稽
顙也今按檀弓鄭氏以拜而後稽顙為殷之喪拜稽顙而後
拜為周之喪拜疏云鄭如此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對言
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曰身有瘍音羊則浴音有有創音平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
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非從樞與反哭無免音
於地片喪小功以上音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疏衰之喪既葬音
孔聖全書 卷十一 米

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音
唯父母之喪不辟音避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
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曾申問於曾子曰與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
常聲之有音有喪時胡氏曰孔子不取升人殯子泣而此取嬰兒哭
聲有聲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母之諱官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音相昆弟同名則諱
以喪冠音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音者三乃
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
嫁子可以取婦音已雖小功既卒與可以冠取妻下殯之小功

則不可凡弁經其衰後衣父有服官中子不與音於樂母有服
聲聞音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音亦舉
惡小功至不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多之族人
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室無有則
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
加於采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
不杖不菲音不廬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備不絕地姑姊妹
之大功踊絕於地如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孔子曰管仲饗簋而朱紼旅樹而反站音山節藻梲音賢大
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捨豆膾大夫也而
雞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矣
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
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不能善一系此敬仲君子以為濫
平仲君子以為隘也故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勤勞而前
子弟其優劣言其德札則曾西所不為而孟子所不與也以
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札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既備豈
有失哉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
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耻居其位無其言言子耻之有其言無

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

君子耻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

嚴陵方氏曰雖然孔子嘗謂節夫事其未得之患不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節夫之心在乎圓

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節

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耻也此所以

爲異

孔子曰凶年則乘鵲焉祀以下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

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借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

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音角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

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若狂言飲酒醉甚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方且可惡何樂

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饒之

爲一日飲酒之飲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本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

之道也

張張弛也弛落弛也孔子以弓喻民謂月之爲期又張而不

弛則力必絕父弛而不張則體必變猶民父勞苦而不休息

則其力憊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乎必有時而張有時

而弛民必有時而勞有時而息文武弗能言雖大王武王亦

不能爲過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言文武弗爲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也可以有事於上帝郊祭

七月日至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也可以有事於祖禘祭

爲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外宗爲去君夫人

猶內宗也庶焚孔子拜鄉人爲去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

相弔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庶焚雖不問焉然猶爲爲火來者拜也聖人言

動之間無所不爲法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音貢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音

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

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音義以礼吾祭作而辭

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殯音殯作而辭曰疏食音義不敢受傷吾子

嚴陵方氏曰孔子食於少施氏苟非食之以礼又安得爲之

飽乎觀其賓祭與殯主人皆作而辭則其有礼也可知矣雖

若食後而更殯張子曰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有禮

也食於季氏孔子雖欲行礼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辭不食

而後礼必施之於知礼者若爲不知礼亦難行

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自列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黍稷於泰壇祭天也瘞瘞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宗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於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平立者禘郊祖宗其祭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暗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

孔聖全書

禮記

卷十一

祭法

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王為群姓立社曰大

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

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為群姓立七祀曰

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

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

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

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王下祭殤適子適孫

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

祭子而止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太旱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

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入其子曰稷也周棄繼

之故祀以為稷共音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句均刑法句以義

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能蠲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

正名百物以明民共音財音驅音頑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宜勤

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

去音民之音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

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

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
反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
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嘗有樂而嘗無樂致齊
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
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
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
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思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
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
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
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
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
焉能享親享者卿也卿之然後能享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
作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
夫人齊齋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享之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
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平詩云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享而致
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享之必樂已至必哀仲尼
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愬其行也趨趨以數明已祭子贛問曰
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

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
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悅之有
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子貢待祭畢以夫子所嘗言者為問蓋怪其今所行與昔所
言異也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延平
周氏曰故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愬而
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其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
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
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乎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
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
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享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祭也及其
愬而愬焉盡其信而信焉及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
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
敬以訕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
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固
也進而愉退而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固
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
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子如執王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儀格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有貴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於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石梁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之言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

孔聖全書

禮記

十一卷

四十一

諸天下無所不行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聽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鴈刀以割取肺音力乃退燔又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音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清江劉氏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日出赤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故季氏祭仲由為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經

如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居本邪而不治則微矣辛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告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音君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焉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馮氏曰奉稱民為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儒竄入

孔聖全書

禮記

十一卷

四十一

聖人是以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祀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如事燔燎羶音羶見音見以下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見間二字合為覲見故曰覲以蕭光以俛音武酒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在亦千畝冕而朱紘音紘秉耒諸侯為藉百畝見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音齊盛音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

齋戒沐浴而躬朝之儀捨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
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君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
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
川而為之築官僅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音欣之朝君皮
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上種浴
于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音音之歲既單音音矣世婦卒蠶奉上繭
以音音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音音遂
副音音婦而受之用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音音用此與及
良日夫人縶音音三盆手音音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縶
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人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
孔聖全書 禮記 卷十一 四十二

為文樂盈而反以及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
之反其義一也曾子曰孝有三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
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音音意承志音音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
也安得為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
敬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
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
敢不敬乎音音孰音音擅音音簪音音管音音而為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
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黎之木教曰
孝其行曰養音音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
卒焉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音音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
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義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
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論語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曰敬為難揚
子曰孝莫大於寧親故曰安為難音音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為難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音音如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四海
而無朝夕推而放音音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
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顏色必溫行必忍如懼不及愛然其質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誠
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
祭之後陶陶字遂遂如將役入然故慙善不違身耳目不違
心思去應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與省息井之孝子之
志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經解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緯則錯
綜往來故為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
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
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

禮教也屬辭比興志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
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
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
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
秋者也

註云方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教年幸
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
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奢則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

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萬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
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視聽則聽雅頌
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鴈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
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
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
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
不成

註云馬氏曰論義信和仁之道而王霸並言之豈孔子之言
孔聖全書卷之十一卷四十一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
方員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
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
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
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
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此之謂也

註云篇首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疑是記者
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

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如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禮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去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縵繆，以千里之謂也。書之言也。引易曰：縵繆，以千里之謂也。

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親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配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需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

胡尊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年。去其衆以伐有道，求得其當，欲不以其所肯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其為禮也。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教

哀公問

為大，教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既至，冕而親迎，去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聞，不得其辭，請少連。子更略，有以進教也。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與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

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平子也希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此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音乎天下矣音泰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偷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孔聖全書 禮記 卷十一 卷五十一

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請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父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蠢及愚冥煩子志如之心也孔子既辟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孝子之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知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無知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無幸後日過乎物而有罪

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為是臣之福王氏曰仁人親如寡天兩句非聖人不能言

仲尼燕居

石梁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旨散漫處多未必孔子之言山陰陸氏曰燕居燕曰聞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聞居之事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於侍縱言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旋無不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夫子嘗言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矣夫子於三者之弊獨言給之為害何也蓋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使給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而耻乎足恭正此意也

子也過也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音之不能數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手禮足禮所以制中也

能食不能教亦為不及故子貢并以中為問

不責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謂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官室得其度量辨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享祭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允衆之動得其宜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夫張儀偁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官室失其度量喪祭辨說失其宜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音語女禮猶有九焉夫享有四焉苟如此矣雖在敵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居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

升堂而樂闋音下管象武夏禴序興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音中矩和爲中采齊音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任凡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慈湖楊氏曰孔子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懸興而金作鏗然而鳴即吾之情也何以言爲也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德也何以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象武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備也純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也孰知其所以行而目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爲車之和爲而即吾之中采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獻獻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而即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于前而昧者不見不聞也此豈說合而強同之哉然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終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礼文爲

在礼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平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礼，足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子貢之意，謂夔以樂稱，而不言其知禮，其不通於禮乎？窮不通也。夫子再言古之人，亦微示不可貶之意。言夔以偏於知樂，是以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后世耳。然而畢竟是古之賢者也。故又終之以古之人也。之言，然則禮樂之近學者，能知其相為用之原則，無素與偏之失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奉而錯之。

禮記

卷一

五四

而已。子張復又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泰，平也。諸侯朝，萬物服，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辯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

若發矇矣

王氏曰：篇末二句，是記者自作結語。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政，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父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礼，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基，念宥，無聲之樂也。威儀逮建，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禮記

卷一

五四

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靜之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民心自然喜悦，不在於鐘鼓管絃之聲也。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盛，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以行礼，兩后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邶風骨風之篇，言凡民

有厄喪之禍必及也然往救助之此其為有服屬之親特周

於子思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如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害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子孫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孔聖本諸禮記卷一五不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私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无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遠至於湯齊如湯降不遠聖敬日齊昭假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圖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無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如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暢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

有繼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子夏問三王之德夫子但舉殷周言之者禹以禪無可疑殷周放伐故特明其非私也

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音則坊音與平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小人貧所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恤反口策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礼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上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孔聖金書

禮記

卷一

五

石梁王氏曰貧而好樂泰一好字恐非孔子語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札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盭黷旦尚猶思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士

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子云。非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子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夫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有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音以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穫。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反。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外子。娶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賈姜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

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麻。夫人之札。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色。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聲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婦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論語。賢賢易色。此云好德。如好色。以言其所好之篤而已。婦人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也。在此皆以遠嫌而已。子云。昏。札。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遠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表記。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應氏曰。歸乎之。歎聖人周流不遇。觀世道之益衰。念傷刑之有本。何必歷聘。駕說而後足以行道哉。隱而顯。即中庸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也。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即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中庸以是終篇。蓋示人以進德之事。表記以是為始。蓋發明聖人立教之故。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說。

足感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子曰君子慎以避禍焉以不捨恭以遠耻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僥倖焉如不終日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親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襲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言觀之此章恐非夫子之言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愛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過者人所避皆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以殷畔過於宋元

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禮而其仁可知也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石梁王氏曰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憐七憾多八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上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上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聖人爲後嗣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才是欲傳其孫之謀而安翼輔其子耳曾玄以下皆孫也故夫子以爲數世之仁

孔聖全書 禮記 卷十一

中心憐憫所發者深故所及者遠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本者莫能勝非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法止子曰詩云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也倪馬曰有孝上斃而後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美之

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白仁之難成又矣唯
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
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
其言礼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詩云稱之朋
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是故君
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
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
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去是故君子
衰絰則有衣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
鵲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子言之君子之所謂
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謂
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
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使
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
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
云莫莫葛藟力水施音異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
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心詩云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子曰先王
謹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
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去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

人之功以求下賤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欲尊之子曰后稷天
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使人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維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
以強平教之弟以說安之樂音而母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
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
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
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
民也親而不尊火之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
親舍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
神而遠去之近仁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
其民之敝尸谷而愚音而愚音而野音而野音而朴音而朴音而文音而文音而殷人尊神率民以
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
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去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
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石梁王氏曰夏道尊命一章未敢信以為孔子之言
子曰夏道未濟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濟
礼而求備於民周人強上民未濟神而賞罰刑罰窮矣子曰虞
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音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
之文矣虞夏之文不勝音其質殷周之質不勝音其文子言之
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

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惜恤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
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耻貨經實忠而不
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南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
帝其孰能如此乎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
信是故君有信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
蓋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
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呂氏曰先儒謂利為祿賞人臣事君各効其忠而已言入而
遂望其祿賞乃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
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者此君之所以報臣非臣之所以望
孔聖金書 禮記 卷十一 卷六

君也受之有義亦稱其大小而已小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分
大言而小祿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也石梁王氏曰此非孔
子之言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上辭非其人弗見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
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音前也近而不
諫則尸利也子曰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石梁王氏曰遠而諫則調非孔子之言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依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去聲亂也子曰事君三諫而不

出竟上聲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平聲吾弗信也

呂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
齊三宿出晝襄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
見矣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
殺而不可使為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音難難音去朝廷不辭賤處
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
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節
子曰唯一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
命逆則臣有違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
孔聖金書 禮記 卷十一 卷六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去聲有枝葉天下無
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養者之側不能購焉則不問其
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
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

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音去是用餒子曰君子不以口譽音平
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去聲之問人之饑則食音去之
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前子曰口惠而

不至怨筭音前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
風曰言安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
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

慎微辭欲巧

石梁王氏曰辭欲巧決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仁

言之皆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策子曰牲牷粢盛齊盛成是以無害于鬼神無怨于百姓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云后稷祀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子曰太人之歸威儀者子無筮諸侯有筮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獲於上

緇衣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履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逃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石梁王氏曰依論語為此意便不足

子曰下之事上也

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其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言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也詩云有枯德行去四國順之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緯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

孔聖全書

禮記

卷一

六九

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緇緝熙敬止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邦所望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家者重茲輝反但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請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侵其所不承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丁但小雅曰匪其止共音維王之小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威也故上不可以襲刑而輕爵反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通臣比反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通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通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反失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知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石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襲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反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先反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反尹吉音告曰惟尹躬先反今從書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

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東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音曰夏目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反與各所養小民亦惟曰怨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立而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臣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子曰唯君子能好反其正反如小人毒其正反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反其惡反路有方是故通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反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焉罩曰服之無射反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飭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之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與曰在肯上反帝周音田音觀音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反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父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政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

三年間

聖學全書

東禮記

第十一卷

主

深衣

卷之六

禮記

十一卷

十一

儒行

而行

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各性分之所當為，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於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不知者力爭於一日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有道者不為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為儒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應氏曰：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名，末世不充其道。」

孔聖全書

禮記

卷十一

七

而徒於其服，哀公覩孔子之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性而問之，孔子不敢以儒自居也。故言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舍席，居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侍而言之。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知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

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曰氏曰：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惟敬與恕，則忿慾欲奪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遷，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也。」

孔聖全書

禮記

卷十一

七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非時不見，現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家語作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見利不虧其義，却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其過失可微，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呂氏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詰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况面數乎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鬻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諱諂之民有比黨孔聖全書 禮記 十一卷 七六 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句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者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而趨之又不為急也不臨深而為焉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亂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應氏曰治不輕進者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退沮者孔子聘於諸國非特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西山其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成德編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舜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絲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廢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康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人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導諫有如此者

八者皆仁之發見哀公問儒行夫子既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自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為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

不敢自以為仁是尊仁而讓善也

儒有不預獲於貧賤不充詘屈於富貴不思則困君王不累法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尙儒也妄如字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鄭氏曰預獲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係也閱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群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

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古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曰

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故多自夸大以挫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方氏曰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其官以治其事也

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至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懸於客位三加彌尊加

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與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卿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

礼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礼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

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故古者重冠重冠故不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音古冠布

齊音則緇之其緇如也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延平周氏曰齊則緇之以幽思也末世緇布冠加之以爲孔子以爲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礼雖孔子亦不得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加緇緇非禮但冠而棄之可也故曰冠而敝之可也蓋敝有棄意

適音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懸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重甫殷道也母音追推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爵音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

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後何大夫心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去聲男先去聲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蓋親受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受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掃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反以所以合體同反。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婦始於冠，本于婚，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射鄉，此禮之大体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見賁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去聲栗栗段，丁亂修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後當去聲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去聲妾去聲積去聲蓋藏去聲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人先去聲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去聲以婦

禮記

卷一

十一卷

十一

禮記

卷一

十一卷

十一

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昌之以蘋藻，所以成昌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立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達去聲見現於天，日為去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与后猶日之与月，陰之与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猶父之与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去聲於異姓，所以附遠去聲厚別反也，弊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去聲事人也，信婦德也，昌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去聲男先去聲于女，剛柔去聲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昌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故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去聲男去聲中女去聲，昌從男夫婦之義由

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主師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反食婦餽音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梁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嚴陵方氏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

孔聖全書

禮記

卷一

十一

陰也經云齋之玄也以明幽思也是矣然曲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其羞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主必三揖而後至階賓必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閭閻辨美不閭閻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方主人共羞之也須臾東萊主人之

所以自潔而事實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

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以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敬禮也反肺嘗禮也反取內酒成醴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言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也

孔聖全書

禮記

卷一

十一

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遠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

之義則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介省矣至於養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又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一作主人獻之三終主人獻之一作主人獻之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解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音洽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音悅履升坐修爵無數一作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歲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賁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也鄉飲酒之

鄉聖全書 禮記 卷一 八

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去聲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天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節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者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官其容儀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儀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其基大夫君子

鄉聖全書 禮記 卷一 八

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肅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孔子射於矍相去聲矍相地名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責與價同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焉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同之喪序黜揚解而諸公同之喪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一作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黜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旌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前以地澤與於祭者有慶蓋以地進爵結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上食謂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也

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及求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命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爵祿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聘義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貶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饗既還旋音圭重賄贈饗食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長樂陳氏曰使者得禮而榮君之命則有光華失禮而辱君之命則有愧耻故厲其使所以厲其君厲其君則敬讓行而兵不用矣古之人以禮相愧厲而不以怨此所以相成之道

也此孔子所以貴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子賜饋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餽牢壹食再饗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而不敢坐也

禮記

卷一

十一

下

多敗孔子曰非為磻之多故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璧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如尹字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喪服四制

禮記

卷一

十一

下

與孔子家語

禮記

孔聖全書大學上卷卷之十二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朱子大學章句序曰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小學大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三記弟子職見管子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指三條目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去聲國治而后天下

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詩云緇緇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於止以下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鳥乎於止以下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民志此謂知本

孔聖全書

大學

上二卷

二

孔聖全書中庸

子程子曰不備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
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
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朱子中庸章句序曰夫堯舜禹天下之
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
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
有以加於此哉此字指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
為君皋陶伊傅周召此指之為臣既皆以此此指而接夫道統
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
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唯顏氏曾氏之傳

孔聖全書

中庸

卷十二

三

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後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
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
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平互演音繹音作
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雲峯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
於堯舜如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為堯
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
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授受者亦
此中也哉東陽許氏曰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承者
耳以上皆程氏遺書曰中庸之書是孔門付授成於子思孟
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來說了今人語道多說

便道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可離非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莫見音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音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右第
朱子曰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黃氏曰謂堯舜禹孔子所
傳饒氏曰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
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

孔聖全書

中庸

卷十二

四

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小人而無音己憚也右第
胡氏曰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
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
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
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
○朱子或問曰此其稱仲尼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
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
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
周人冠音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名則固已稱文矣
然未有諱其字者也况孔子爵不應諡諡而子孫又不得稱

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
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
尼而何以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右第三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

知之矣去聲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

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右第四章子曰

道其不行矣夫右第五章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右第六章子曰

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右第七章子曰人皆曰予知去聲驅而納諸罟古獲反陷阱

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去聲擇乎中庸而不能期

孔聖全書中庸卷上五月守也右第八章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矣右第九章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

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右第十章子曰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

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平聲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

子居之右第十一章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

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

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右第十二章

朱子曰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

德義之勇也

子曰素漢書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

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
聖者能之右第十三章

朱子曰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類勇而俗如者正

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又曰子

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而大旨以知

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舜知也顏淵仁也夫子告子路者

勇也右第十四章或問曰此書非孔子一時之言安得有次第曰子思

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平聲雜置而錯

陳之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右第十五章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

治人政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

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

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

也右第十六章子思曰中庸之行平聲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

不敢盡言顧行去聲顧言去聲君子胡不慥慥爾右第十七章

史氏曰四者未能自責也聖人不自聖之謙詞也庸德以下

自勉也聖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可見聖人不自滿足終日

乾乾之意矣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右第十八章○君子

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節子思之言詩曰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詩作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子曰鬼神之所以爲德
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
人齊反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
曰神之格思不可度待洛反矧可射詩作教思夫微之顯誠
之不可揜如此夫音扶○右○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
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
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
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詩作樂君子憲當依詩
令德孔聖全書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
命右第十
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
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
之不得其常者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
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爲聖人又
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
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
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植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仙
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朱子曰侯氏謂舜得其常孔

子不得其常善矣然又以孔子德爲聖人其名與祿壽孰禦
焉天固已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歎於人爵哉則不
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裁者也
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以培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
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
者何暇復爲異說以汨之哉愚謂孔子有聖人之德得聖人
之名矣不得祿位與壽者此則天之未定也所謂聖人所不
能也至於爲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
之驗天之已定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
述之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
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去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
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
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右第十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真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
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
下爲去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妄其

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掃嘗之義治國其如示同與視諸掌手九章○哀公魯君名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扶政也者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去聲仁勇三者天

孔聖全書

中庸

十二卷

九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去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去聲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讀日餼稟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其却反事前定則不困行去聲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信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孔聖全書

中庸

十二卷

十

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從容中去聲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上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右第二章

朱子曰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

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陳氏曰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許氏曰誠者中庸一篇樞紐大舜誠者也顏淵誠之者也強顏強顏之者當如是也孔子

乎中庸亦誠者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我同災及其身者也。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春秋》，宋無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見右第二章

朱子曰：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非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說《春秋》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耕種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耕種

孔聖全書 中庸 卷十二 章十一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右第三章

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黃氏四如曰：帝王一中庸也，天地一中庸也，孔子既法帝王，又法天地，亦循中庸而已。○雙峯饒氏曰：祖述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上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勿軒熊氏曰：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四如又曰：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成，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虧，意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而天地為小。○或

問小德大德之說，朱子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

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子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始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法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流職方也，由其行法之有居魯而逢掖音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見第三章

孔聖全書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詹氏道傳曰史記關天下者爲本紀有國統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德盛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畧入序說疑者不入○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仁山金氏曰正考父生孔父嘉別爲公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爲氏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則鳩反又音租邑

孔聖全書

人論語

十二卷

1

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通考具氏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公二十一年公羊特書十有二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後而世家稱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平一年為屬明年故誤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己酉而世家遂節所記歲數以少一年序說史記生年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亦以十一月為歲首不與春秋同例胡舜陟編年鄭奕大通攷徒見集註引用史記欲相附會而不察朱子之意

與朱子所由誤及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誤丹陽洪慶善闕里譜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議論正當援據的確程氏反覆數千言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往往孔子以十月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二月庚辰朔彼豈不知十一月之無庚子哉可見轉寫之誤明矣

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上聲爲委去聲吏料量去聲平○委
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句今從之○爲司
職吏畜許又反蕃音煩息○職見音現周禮牛人讀爲楫義與棧餘式反

孔聖全集

論語

第十二卷

一一

以經證史也此二句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

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實爲枉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明雖知禮然其意以爲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問韶問政二事○公欲討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云行反乎魯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使無髮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朱子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彊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釐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釐陽龜陰之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許規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孔聖全書

論語

卷十二

三

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畔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其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子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墮郈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郈亦邊齊之域也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有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

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於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暮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為誇未為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通考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

孔聖全書

論語

卷十二

甲

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

與諸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去聲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音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

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為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其不足與有為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辭由○適陳過匡

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遽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邇來司馬桓雖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及又主遽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孔聖全書

論語 卷之十二 五

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夫涉○有葉公問於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篠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去擊齊賊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

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雲墨胡氏曰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他國及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考故不書邪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及衛太史公書曰是歲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

然曾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朱子曰聖人豈有逆料若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

乃敘書傳去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按文第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又按家記史記孔子古史皆謂孔子弟子凡七十七人然參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參生陳亢不歸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參張陳亢又見於論語

凡七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真我知之語○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通考吳氏程曰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月無己丑蓋長曆之誤是年孔子七十有四八穀載孔子生左氏載孔子卒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音急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孔聖全書

論語

卷十二

七

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註三論始合為今之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柳宗元曰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李延平曰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也

孔聖全書論語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反問不亦君子乎○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道千乘音去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程子曰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非齊之治亦不過此○或問曰道之為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者之心而言也曰然則何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號令為治之事也夫子之所言者心也非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音去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

孔聖全書

論語

卷十二

八

則以學文○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王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音平抑與之與音平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音平

朱子曰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又曰此子貢舉夫子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知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一愛好德之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法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學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七多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詩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朱子曰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又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又曰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路不是至七十歲便住了○或問大學之道何道也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說具于大學之篇矣謝氏以爲聖人爲童子時已知從心所欲

不踰矩之妙特行之未熟故必由志學而漸進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爲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沒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或問三家僭禮於其夫子之三言者其有考乎曰魯之三家殯設撥則其葬也僭而不以禮矣以雍徹則其祭而不以禮也其生事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嗚呼彼爲是者其心豈不以爲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爲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存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自能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爲陰語以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道焉耳嗚呼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與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法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彼列乎

或問父母至尊親大焉至卑賤聖人之言甚若是之不倫乎
曰此說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言之所以
着乎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耳魯氏引孟子愛而不敬默
之也亦其明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
是以爲孝乎○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六字不違如愚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朱子或問曰言之終日非聖人陰以告顏子而不欲使衆人
得聞之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
孔聖全書 論語 卷十二

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
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

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老朋
楊朱墨翟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者與老聃同時聖聖又在
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沐浴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
子不關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關墨繁身亂倫之
訓已是關楊矣陳氏曰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則鄉原亦端
也

子曰由誨女婦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
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
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哀公問曰何爲則
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枉倉故諸枉則民服舉枉錯直則民不
服

胡氏曰使公復問執爲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必有所
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於旅死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
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

孔聖全書 論語 卷十二

朱子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新安陳
氏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價而沽一也季氏
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又曰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家臣陽
虎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
不仕者以陽貨也○或問曰聖人未嘗忘天下今不爲政而
其言如此將不爲獨善之私耶曰聖人未嘗不欲仕而亦不
求仕也况定公之初陽虎用事又非可仕之時也然此意有
難以告或人者故特告之以此而爲政之本實不外焉舉而
措之則優乎天下矣嗚呼此所以爲聖人之言與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夫大車無輮輮音五小車無軌其何

以行之哉○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或曰夫子之言以三代之事言之可矣若以繼周者言之則秦不能因周之禮而損益之矣漢繼秦而反因秦禮以為損益然則夫子之言豈不驗乎曰不然也秦滅先王之法漢繼亡秦之禍皆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則秦不能有以甚異乎漢而漢不能有以甚異乎秦也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苛僻與民休息亦皆損其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不然而然者然卒亦不能變其所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亦莫不然雖昏狂乖亂之極不能出此但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不驗乎

八佾第三

孔子為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范氏曰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胡氏曰聖人量同天地以恕待人惟於亂臣賊子則治之甚嚴其法備於春秋所以扶大倫立人紀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去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放問禮之本末

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子曰夏禮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古無字通用○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欲弗能救與冉有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朱子曰張敬夫以為當冉有為宰之時始有是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為之兆其說幾是楊氏以為昭公時誤矣冉有為宰自哀公時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或問子夏所引之詩蓋衛風碩人之篇今去素以為絢兮一句云者天子刪而去之也曰刪詩者去其不合於義理者耳今此句之義天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者何哉決非碩人之詩蓋不可知其為何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為夏小正坤乾為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又曰孔子嘗定禮樂今以此章之

觀之則三代之禮孔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也至於樂與詩相須故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然亦無全書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註祭如不祭

朱子曰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又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外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憲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朱子曰謝氏曰我寧媚於奧直求福於天者固非楊氏以媚憲為逆理則是以媚奧為順理亦失之矣聖人事君盡禮者天理之公也一有媚之心則流於人欲之私矣豈聖人之所為哉以為順理誤矣胡氏曰天即理也理無不在在人則人心之昭昭者是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朱子曰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又曰周禮之文又非有所謬戾而不可從

也說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為竊意六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

朱子曰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反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去聲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曰維此而後入則將復問乎曰問而復問則不誠矣惟其所未見而未及問者則因將必問焉其前所已問而今當行者則亦必復問而後從事也子曰射不主皮為去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子貢欲去去聲告去聲朔之饋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誼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耳程子曰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誼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

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下及管氏亦有反坫○音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朱子曰夫子之小管仲正以其用狹而量淺耳用狹者其本也量淺者其驗也楊雄氏之言得其本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中矣

子語去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朱子曰大音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又曰蓋將

正樂而語之之詞

儀封人請見音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音也從去者見音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朱子曰儀衛邑夫子行經衛邑而封人因請見又曰喪謂失位去國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又曰諸家皆以喪為斯文之喪予獨以為失位之喪蓋當是時夫子固無恙也二三子又何患於斯文之喪乎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子曰君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如去聲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音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子曰惟仁者能好音人惡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音子曰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子曰我未見好音仁者惡音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哉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劉侍讀云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放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為仁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丁歷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必二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子曰能於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其可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音子曰出門

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曰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
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
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物
自然各當其理又曰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是着力底誠要
之忠恕盡處即是誠或曰孔子之所謂一貫者非曰貫彼我
而一之也亦曰其所以酬酢萬變者雖千變萬化而未嘗不
一也又謂仲尼曾子所以授受門人有不得聞者亦非也夫
師弟子相處於一堂之上其可為唔耳語以私於一人哉特
學至者聞之而有得其未至者雖聞若未聞耳故門人之問
以何謂為辭則固同聞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又曰考史
記則夫子卒時曾子之年才二十有九其聞道之早蓋如此
可畏也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
內自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去○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公治長第五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去声也雖在縲力追絀息列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
之子妻之

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之而以兄子
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
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
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
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
事賈者且不為况聖人乎或問曰楊氏不累室家之說失之
奇且而不及聖人之意然施之今世亦足以破夫過計求全
之惑也胡氏曰聖人之於婚姻參度彼己如是之審所以能
保終而無弊也後世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嫌約兩
美之或因意氣一時之諾初未嘗深知二人之性行也可勝
慨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以年計之孔子卒時
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
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謝氏曰曾多君子夫子之亦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音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或曰
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

焉用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音○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夫子之言正為憂則違之不得已而去耳豈憤世過中之謂哉又謂聖人豈終乘桴浮海者亦未必然也逢前管寧遭漢之亂皆嘗浮海而居夷矣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為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嘆而卒不可行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子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謂子貢曰女嫁與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宰子貢緩子曰朽也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平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

胡氏曰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子貢曰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朱子曰或謂性與天道實未嘗以語子貢抑如子貢者夫子嘗告以一以貫之矣又告以天何言哉矣又告以知我其天矣則不可謂未嘗以告之使聖人果絕口而未嘗言也則學者何以知夫性與天道之目而求所以自得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乃疾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吳氏曰孔圉之行如此然孔子責人以恕居其人國不非其大夫又戒子貢以方人故止以所長稱之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葉氏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子張問曰令尹

于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傳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執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去其寡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季文子三去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子曰齊武子邦有道則知去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子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朱子曰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又曰夫子初心欲行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

孔聖全書

論語

十二卷

二十三

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仁山金氏曰夫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難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此言蓋廢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自衛反魯○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魯魯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朱子或問曰孟子所謂道取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孟子所謂不忘其初即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特所傳聞之有異辭耳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

乞醯焉西馬乞諸其鄰而與之

厚春馮氏曰人謂申根剛夫子以慈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祭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知人之道於衆好之而察蓋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朱子曰先友鄧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去聲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代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

孔聖全書

論語

十三卷

二十四

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真西山曰二子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上着力然後能之又非

二子所及然會學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進步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還而內自訟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上句不如丘之好學也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板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曰雍之言然

家語記孔子見伯子不衣冠而處議其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固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武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無未聞好學者也○子華使去於齊冉子為詩其母請粟子曰與之矣請猶曰與之庚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朱子曰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又曰孔子為魯司寇

特以思為宰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朱子曰仲弓父賤而行註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

云爾非與仲弓言也又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季康

子謂仲弓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子何有曰賜也

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達於從政乎何有○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上之命矣大者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或曰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何也朱子曰舊注以為惡於

不欲見人未必然也樂肇以為禮病者居比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欲使君入而得以南曰視已也時孔子視伯牛

疾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復入其室止於牖下取其手而執之蓋與之未訣也理或然矣慶源輔氏曰

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未訣之意仁也此

聖人從容中禮處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語賢哉回也

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朱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能克己

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顏孔之所以分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全

女音畫○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子游為武

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增從政事城明者行不由徑非

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城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豆之則凡飲射

讀法而群至乎有司者八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

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子有司者亦公事

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材而篤焉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朱子曰聖人所謂鬼神乃祀典之正者也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朱子曰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又曰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子曰觚者不觚觚哉觚哉○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

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見南子子路不說帝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

朱子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天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又曰聖人道大德全無可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真西山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

孔聖全書 論語 二卷 三

化惡而為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用求仕季孫無政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也或曰仕於其國而見小君於禮無所見較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贊之說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爾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

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克久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施去聲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音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朱子曰能近取譬乃聖人直指子貢用力為仁之術非但使之知其所在而已也

述而第七

孔聖全書 論語 卷之二十一 二九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去聲竊比於我老彭

朱子曰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尹氏以爲老聃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彭祖名也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

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

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閑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子之

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程子曰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朱子曰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又曰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

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蓋有之戴少望曰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

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

孔聖全書 論語 卷之二十一 三十

無意於斯世也

朱子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初未

嘗夢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子曰不憤房粉不啓不排不發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

日哭則不歌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音子路

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不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或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奈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爲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

子之所慎齋戰疾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第子記其大者耳

孔聖全書 卷之三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默然而黑顏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以三月不知肉味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朱子曰靈公逐其世子蒯聵苦怪反公覺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子曰飯蔬飲水曲肱而枕去聲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水飲而其樂亦無以加矣謝氏謂聖人視義富貴亦如浮雲則失乎聖言之意也楊氏以天爵之貴備萬物之富爲言若聖人與世之富貴者較勝負則既病矣然必挾此而後樂又非聖人無所不樂之意也又謂聖人於不義之富貴視其去來如浮雲之輕者亦誤矣聖人視之之輕亦以自義理而觀之爲不足道耳非以趙孟能賤來去無常而輕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子曰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葉綽舒涉反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參亂於易權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聖全書

論語

卷十二

三

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或問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己者曰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我矣豈其不自知哉又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

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子欲富貴而為虛而為盈約而為恭難乎有恒矣○子曰釣而不綱弋不射食亦宿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法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賄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張南軒

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

孔聖全書

論語

卷十二

三

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為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慈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朱子曰人絜至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朱子曰：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張南軒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齊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仕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厚齋馮氏曰：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吳氏曰：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而不知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去之。

朱子曰：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子曰：若聖與

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

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晁^音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禱^反，曰：禱爾于

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父矣。

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追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父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

朱子曰：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胡氏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貫幽冥，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豈疾病而後禱哉？

子曰：奢則不孫，^去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子曰：君子坦蕩，小人長戚戚。○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朱子曰：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音於容貌之間者如此。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怨，^反勇而無禮則亂，直而

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反

子曰：自^音為一^音章，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曰：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去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賢通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

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

朱子曰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道師摯在官之次故樂之美

盛如此又曰程子以夫子反魯為定公時誤矣

新安陳氏曰子語魯大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

次之此章其最後歟○愚按摯適齊次之自衛反魯又次之

此章則追嘆之詞諸儒皆未詳考

子曰狂而不直侗音洞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子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

與音去焉○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湯湯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舜

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

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或曰宜斷三分以

為一章○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

洪氏曰衰周之時禮失其本而奢僭極矣夫子蓋慨然

矯枉又不可以過正也故稱禹為法焉與墨者之宗禹異矣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或問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朱子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

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

令也人當脩己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

脩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

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患虛躡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

理之正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愛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

也故罕言而已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

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節齋陳氏曰孟康云達巷黨人乃項橐

新安陳氏曰惟聖人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便可以一

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

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

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音旬儉音儉吾從衆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

也雖違衆吾從下○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母史記作無

胡雲峯曰心乃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心之虛而

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聖人

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或問聖人從容中道而有所絕有所母何也朱子曰絕非并絕之絕蓋曰無之盡云爾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馮厚齋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討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討匡人識討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文王既沒云云

五峯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

孔聖全書

論語

卷十二

三十九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否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杜氏曰疑此大宰即語也具與曾會緒紹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具大宰問亦當在此年也洪氏曰宋大宰也列子稱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也與宋商後又都商立是也朱子曰列子多寓言恐不足據杜氏說是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新安陳氏曰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

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嘆也麟出似矣而路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音衰推音者喪者與替者見之雖少音去必作過之必趨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朱子曰楊氏謂於替者以其不見而加敬焉者似失之過蓋聖人愛敬之誠心無適不然何獨於此三者而然耶尹氏所謂不欺其不見者亦非是夫見之必作過之必趨蓋實加敬焉非但不欺而已蓋不欺之名由有欺而後得聖人心本無欺則其作其趨固未有不欺之意也

孔聖全書

論語

卷十二

四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朱子曰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朱子或問曰謝氏謂博文約禮求於所性之中似亦贅語夫天下之事莫非所性之內者故聖人謂學但有為己為人之異而無性內性外之殊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

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問如

朱子曰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致仕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問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僅致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遂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不以病而情也

子貢曰有夷王於斯韞紆粉匱徒木而藏諸求善膏膏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九聖全書 論語 卷十二 里

朱子曰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朱子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得浮海之意廖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憫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廖源輔氏曰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况舍國中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所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朱子又曰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或問九夷之說朱子曰邢氏以為九夷蓋玄菟樂浪高麗之屬而胡氏亦曰君子指箕子也箕子居於遼東九夷之地其教條風俗至漢猶

存夫子之時又當純固然恐非聖人之本意也又曰程子所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者聖人之事也張子所謂忠信篤敬樂難可行者學者之事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音不舍晝夜

九聖全書 論語 卷十二 里

或問曰荀子曰孔子見大水必觀焉孟子謂仲尼亟稱於水特取有本之意與此童未必一時之言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孔子名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音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新安陳氏曰南子不羈弗自蔽翽翽過市無耻孰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音求位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音一簣進吾往也○子曰語音之而不惰者其由也與音○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音此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子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音秀而不實者有以夫○子曰後生可畏焉

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之焉○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政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子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子曰衣赭去聲敝緇紵粉紵抱與衣狐貉胡名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評不校不求何用不減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字當也○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執何遠之有

孔聖全書

論語

卷一

四三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問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焉言唯謹爾朱子曰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與臣在與六與揖與如也與與平如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君使與揖與必與色與勃如也足躡聲如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君使與揖與必與色與勃如也足躡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與如也趨進翼如也

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不足者攝齊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踞踞如也此一節記孔子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如有循享禮有容色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厚齋馮氏曰是

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焉得疑孔子絕無朝聘往來之事或曰

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說者以爲非禮何也朱子曰胡

氏以爲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

於是自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

君子不以紺紫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表而出之纁衣羔裘素衣麤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狐貉之厚以居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不以弔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朱子曰君子謂孔子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輔

氏曰若未致仕時則朝服而朝乃常禮也有不必記

齊則皆必有明衣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必遷坐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錫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魚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餽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不食此一節記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音氣唯酒無量，音去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獲，不言雖疏，音疏食則菜羹瓜，瓜字本齊論祭必齊如也此二語記孔

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吳氏曰：或問聖人譏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蔬食，菜羹之類，以其粗菲，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或問不時不食，諸說皆謂朝夕日中之時，朱子曰：食以飢飽為節，聖人與人同耳。若朝夕日中，既食矣，則他時不食，自不待言。惟胡氏以為王制五穀未成，果實未熟，漢詔所謂

孔聖全書

論語

卷上

四十五

穿掘明矣，爵養強熟之類，最為得之。或曰：瓜之為必何也？朱子曰：既曰蔬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成辭矣。曰：必祭則明聖人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聖人無不敬之祭也。

席不正不坐

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邪？朱子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為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美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矣，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

鄉人飲酒，挾者出，斯出矣。鄉人饋，乃多朝服而立於阼階，此一

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

達，不敢嘗。此一語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朱子曰：具氏以為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不可服而不服，皆在其中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邢氏曰：孔子家廐也。具氏曰：家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路馬，當問矣。或曰：廐焚而不問馬，何也？朱子曰：退朝聞之一時之聞，急於問人，故未及問馬。爾然亦豈終不問哉？蓋必將有以告者矣。曾氏以不字自為一句，恐未然也。

孔聖全書

論語

卷上

四十六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扶晚疾君視之東首，去加朝服，掩我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或有問於愚曰：孔子當仕有官職，君召之固不俟駕，假如孔子致仕，君召應否？愚問之朱子曰：士之未仕，雖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於他國之君耳。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具氏曰：殯於堂曰殯，瘞於野曰殯。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胡氏曰：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

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朱子曰殯者殯於西階之上有子弟親戚而在遠及其月時而殯之者權也若曰殯而不塋則孔子之家此殯無時而啓不復可以行吉禮矣夫豈然哉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顴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肩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此一節記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此一節記孔子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居勇反又之三嗅計又而作

蔡氏曰夫子平生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谷厄於陳蔡

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嘆維同意

孔聖本書論語卷之十三

後學蔡復寅 編述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朱子曰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潛室

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

子曰從先進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

朱子曰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

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並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十人也或曰何以知其爲門人所記也朱子曰吳氏例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得之矣諸說皆以此章盡爲夫子之言考之不審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其精微是亦助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雲臺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南容三去聲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為之槨以為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朱子曰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聲孔子卒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譙詞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音附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音作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音六反諸市也且為音去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音上以副其意豈

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精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不可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或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顏淵之死先於伯魚故有以鯉死之言為夫子之設言也諒乎朱子曰以人情考之不應如此且王肅推信家語最為深篤而亦此為年數之錯誤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朱子曰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雲臺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子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音去從音去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音扶人之為聲慟而誰為

范氏謂哀發於誠心故不知其慟聖人之喜怒哀樂莫非誠心之發何獨於顏子而後發於誠心哉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勉齋黃氏曰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胡浪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音若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魯人爲長府閔子謗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小人不言言必有中音法○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雅與已不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音平子曰過猶不及○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音主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朱子曰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孔聖金書

論語

上三卷

四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音解由也彥音旦及吳氏曰此章○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音去○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知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無人故退之張敬夫曰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婚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或

曰顏淵若死於夫子之難其如顏路何胡氏曰程子嘗言之矣聞巷之人辭親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况朋友乎况弟子之於師乎其不可不當未行而預斷不可臨難而始謀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音平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音平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厚齊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爲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爲大臣也朱子曰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

孔聖金書

論語

十三卷

五

然君臣之義則聞之孰矣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胡氏曰應答之頃可以沮潛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音扶音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音去音侯者○子路

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音音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音詩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音詩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曰去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去上○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朱子曰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或問景公果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有餘矣惜其不能此齊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平子路無宿諾○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吳氏曰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聽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若何皆曰云云然後孔子曰當從某子議是此聽訟吾猶人也
大孝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所以能使民無訟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南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後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去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平○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去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去見去子夏曰卿也吾見去於夫子而問知去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善哉言知者知也
伊尹音不仁者遠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音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如之請益曰無倦○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馬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上諸

吳氏曰仲子貢子路冉有季氏仲子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季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路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句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去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朱子曰衛君謂出公轍也是時魯哀之十年孔子自楚反聖金書論語十三卷十一

衛是時出公不殆其公而稱為其祖名矣奈其故孔子以正名為先馮氏曰時轍已立十二年矣胡氏曰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轍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饒氏曰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朱子曰出公用之即謀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諒也又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轍有意改過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

如此做方字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必不為之臣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音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音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音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馮氏曰子剛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到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系於風雅頌之末云耳胡氏曰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又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聖金書論語十三卷十一

孔子舉詩以例其餘耳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音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故孔子嘆之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公丁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音少音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音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音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朱子曰愚按史記
蓋為去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胡氏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一
為衛不能用一為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
或曰孔子之言如此然其為魯司寇聞政亦久矣而未見其
效何也胡氏曰以春秋考之定公十年魯齊夾谷孔子以
中都宰攝行相事以礼折齊齊人歸田魯之國勢已強矣至
十二年夏墮三都是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之時也而必
丁卯已誅男女已別于塗商賈已信于市矣邱費既墮圍成
且克於是伯子聽公伯寮之譖受齊女樂之饋至十三年春
郊不致膳俎于大夫而孔子去魯矣蓋其明年築圍大蒐若
孔聖全書 論語 十三卷 十一
孔子為政則不為此可驗也然則為魯大司寇歷三時又
不得專其政而其功烈已如此使魯舉國以聽而又及於其
月三年之久則其效宜何如哉朱子曰愚按胡氏所說年數
與周紀孔子世家皆不合蓋以意言之爾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_平殘去_上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
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發
饒氏曰從政是大夫事為政是人君事夫子此言為大夫而
序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

以吾其與_音聞之
朱子曰冉有時為季氏宰吳氏曰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
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舊之意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友魯
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
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_音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
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_音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
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
喪邦乎_音
孔聖全書 論語 十三卷 十二
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
兢兢業業以媚已之人為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悛而魯甚
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
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嗟乎魯之衰
也豈獨三子之過歟
樂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吳氏曰夫子入楚接與章交讓之來公雖不議而不能相與
反復也豈不惜夫
子夏為言父_音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葉公語去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所交之人何足算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
別易文也
論語
十三
十四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朱子曰子貢之意以人之善惡夾於好惡之多寡而夫子以人之善惡夾於好惡之公私一則揀偏聽之失一則核理義之真言亦各有攸當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具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持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宮适反古活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舉五霸盡士無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夫未有不仁而仁者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子曰為命裨諲之謀時林反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官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食猶沒齒無怨言

朱子曰子西楚公子申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名自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即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楚宜車
其亂被誅相去又遠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
讓國故以此為公子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下產為
政黜後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所以豐財足
用禁奸保良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
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
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
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子曰貧而無怨雖富而無驕易○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

孔聖全書

論語

卷十三

一

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
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朱子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智
者至於要君易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
不能以為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
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
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
莊子與子路皆下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新
序之而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闕三獲甲

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可以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
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
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皆其然乎

夫子之疑之何也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黯曰子富君
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
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

曰晉文公諱死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子路曰桓公弑公

子糾居外召忽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

孔聖全書

論語

卷十三

十七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
仲非仁者與平桓公弑公子糾不能死又相諍之子曰管仲相
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
左衽而蠻貊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復之
知也

後漢應邵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
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愚謂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為改
過皆有可取者孔子必不以召忽為匹夫匹婦之諒蓋定言
耳朱子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
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之君子有不幸而

此者有度其無管仲之不是殆不若為召忽之不失其正也
范氏以九合為仁之大以矩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
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執一不辜
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為之乎楊氏又以忽之死為傷勇仲
之不死為徒義而夫子與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意也夫
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未害義而
其功有足褒爾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又曰聖人之
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雖而兼舉之既不以罪
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士免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

孔聖全書論語卷十三三卷十八
為文矣朱子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陳氏曰文子身後孔子於其既謚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
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謚耳非於其人之
身存而預議其謚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去聲孔子曰仲
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
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鄭氏舜舉曰
子適衛者五蓋有奉奉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庶民庶或可以
有為爾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
朝請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音夫三子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敢也君曰告夫音夫三子者三子
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朱子曰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主事在春秋哀公十
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
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
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厚齊馮氏曰是
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感傷
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新安陳氏曰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

孔聖全書論語卷十三三卷十九
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

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
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
扶植萬世之三綱焉或曰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衆加齊
之衆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
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之言固有是矣然其所謂
必有必置謀度而後行者則亦非不量力而浪戰也其為計
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也
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亦將奚以為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皆○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使皆

朱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 聖使人來也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

子曰君 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去○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愛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 快我則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平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朱子曰聖人之意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為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以德稱耳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朱子曰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所罔耳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或曰然則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人勿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

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

子曰其我知也夫去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公伯寮音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方猶能誅諸市朝朝音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平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或問公伯寮學於孔門而所為若是何也朱子曰胡氏以為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孔門豈肯陷其朋友哉又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為用捨無從

孔聖全書 論語 十三卷 三

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係焉何也此稟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耳

子曰賢者辟去世一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去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平

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將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六字既而曰鄙哉硤硤乎莫已音也斯已音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朱子曰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開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開闢人隱之時而息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河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胡氏曰子張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禀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或云聽冢

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焉則可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耶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

孔聖全書 論語 十三卷 五

養場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終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

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

長去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其定

朱子曰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

法之外者夷躄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躍以待之也未

子曰原壤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令其重而責其輕邪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壞當絕中其箕踞之

脛則壞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范尹皆以為壞非可言論者故叩其脛而深責之亦不然也又曰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及魯之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夷俟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豈其不可以言喻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毆之哉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乎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迷論諸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儀也朱子

孔聖全書 論語 十三卷 五

或問曰抑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琬年相埒每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呂執筆記事於后兒子畜之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仲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子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朱子曰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

可見按史記去衛適陳是威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齊氏曰春秋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

見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黃氏曰夫子對靈公

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親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答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孔聖全書

論語

十三卷

子貢

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蘧廡，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失，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肯遠哉？

子曰：賜也，女音以予為多學而識者，與？平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謝氏曰：聖人豈務博者哉？知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人賈多。胡氏曰：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朱子曰：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

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又曰：諸說皆有以博為病之意，是蓋不察乎所謂一者，固所以該乎萬，若無所謂萬者，則其為一也，亦將何以貫為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正學者之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

朱子曰：自第一章至此，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覺軒蔡氏曰：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或問：知德者鮮之說，朱子曰：史記以此連上章為一時之語，然則以陳蔡之大夫，子路之愠見子貢之疑於多學，皆為未知德也與？

孔聖全書

論語

十三卷

子貢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平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七南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七南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音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顏淵問為

邦子曰行夏之時乘^音殷之輅^音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音遠^音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程子曰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耳^{兆猶}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音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音怨矣○子曰不曰如之

孔聖金書

論語

十三卷

王

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音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

陳氏曰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音者其

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或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朱子曰有毀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夫恕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音之今亡^音矣夫^音朱子曰此必有為^音去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

孔聖金書

論語

十三卷

王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眾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音無益^音不如學也

朱子曰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如得此意嘗言孔子然喫辛苦來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書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音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音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莊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

而抄贊無聊也不專爲不使至於有過而已

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

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卅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較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冠故曰邾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朱子曰蕭牆之禍亦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晉之事也詭

氏所謂至誠前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過矣孔子之言乃據其事之已然者言之豈前知之謂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出蓋于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出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朱子曰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吳氏曰文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五教損者三樂樂即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音驕樂佚遊樂宴樂音驕損矣○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驕○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畏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

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疾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平聲○朱子曰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

君子之遠去其子也

朱子曰：元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子其子。潛室陳氏曰：若一以遠其子，則是有心于為公也。聖人然乎哉？新安陳氏曰：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其濡染薰陶之所得矣。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孔氏正義曰：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孔聖全書論語十三卷二十一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南軒張氏曰：此夫子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去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朱子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定公時

桓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又曰：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好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胡氏曰：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屈，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為之日月已過矣。是亦諷使速仕也。朱子曰：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彼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去聲訕與屈身以信道，非知孔

孔聖全書

論語

十三卷

二十一

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訕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孫而理未嘗枉。若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犯害。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道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與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爾。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朱子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

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石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曰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朱子曰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又曰公山弗擾不召叛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改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蘓氏曰孔子之不助叛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取之使不自絕而已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馮氏曰孔門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此其齊論與佛肸肸音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

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朱子曰佛肸魯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恐佛肸之免有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輔氏曰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盡心小者盡面之不能何至有免於聖人若夫昏愚之至不可以當聖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肸亦豈能免於聖人哉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又曰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召矣及此而復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能安故問以辯之亦可謂善學矣然其不悅者蓋以已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夫乎對曰未也君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子謂伯魚曰女音為周南召音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音乎

厚齊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踐言而復告之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為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說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子曰色厲而內存音而審音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音乎○子曰鄉原

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音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論語十三卷 三六

蘧氏曰患得之當云患不得之闕文也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故孔子深畏之曰無所不至者言其必至于亡國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音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音○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朱子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音流行之實不待

言而可見音如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朱子曰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也鄭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朱子或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僅不有故未有卻之如此峻者而其事則不可知耳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音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音燧改火期可已矣

論語十三卷 三七

子曰食夫音下同稻衣音夫錦於女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夜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馮氏曰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况斯世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其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
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去聲下同唯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
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如字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
亦有惡乎惡微反以古音一知去聲者惡如字惡去聲以古音為去聲勇者惡許許
反以為直者○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
去聲遠之則怨

朱子曰何以知小人为僕隸下人也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

孔聖金書

論語

十三卷

三八

遠之惟恐不嚴怨之亦非所恤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去聲惡焉其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朱子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
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
所囚者近是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去聲黜上同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直道二句皆言不必
去魯而適他國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下之之言而亡之矣饒氏曰柳下

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

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泰泰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

天下為無可有為之人朱子曰三黜之後雖不肖去然意其

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朱子曰此言必非面語音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

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聖金書

論語

十三卷

三九

朱子曰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

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品之尹氏曰受女樂而

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

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問設若致騰則夫子

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

庸之道也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

走之歟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邪

朱子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於

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焚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間而

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敵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朱子曰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

長沮桀溺反耕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轡與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平曰是也

論語

一三

甲

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平對曰然曰滔滔生刃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者皆世人而言易者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非斯人之徒與下而誰與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

朱子曰特孔子自楚平蔡津濟渡處知津言數胡周流自

知津處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雲峰胡氏曰聖人不敢

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

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

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歟朱子曰楊氏謂夫子非辟人者而以鳥獸不可同群為夫子自辨其不辟人之詞則矢之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絕若辟世則遂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群矣故夫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群者乃所以譏桀溺之辟世而與人絕耳非以自解其不辟人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

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子焉明日子路行以

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

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

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論語

四乙

朱子曰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又曰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而行道到靈公問陳遂行景公

不能用又行桓子受女樂又行無一而非義靈公問陳遂行景公

與沮溺丈人童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夫子於此

四人有惻惻接引之意在陳之嘆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

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

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小去聲連子曰不降其志

子張第十九

數仍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矣

此夫子指武叔之云不亦宜乎

既氏曰聖人之道雖曰誰入然其入亦自有方如傳義以文約我以禮便是從入之門張敬夫曰武孫亦豈真能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朱子曰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

論語 十三卷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朱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謝氏曰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

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此殆難以思勉及也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黃勉齋曰子貢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故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而之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博厚高明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孔聖金書 論語 十三卷 四五

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也至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去聲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黃氏四如曰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叙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孔子定書時語南軒張氏曰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

業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篇終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大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千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或問曰范氏之意若以治曆明時為人君之事者謝氏以曆教有歸而言則又若後世識緯之學者其論不同奈何朱子曰謝氏得之矣蓋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錄而為言也又曰聖賢所言中有二義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孔聖金書

論語

十三卷

四六

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若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升音丙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法納之吝謂之有司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法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附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明曰讀書者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

孔聖金書

命語

十三卷

四七

而求之晝誦而味之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開其統則聖人之意可見矣通欲察明此理以曉人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朱子曰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實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便下手處如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非礼勿視聽言動之類又曰孟子說心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

上卷孟子傳註大全

趙氏曰：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

通考吳氏程曰：按孟子，魏惠王二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薨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門里志云：年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

孔聖全書

孟子

卷十三

四八

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程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魯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尹氏曰：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董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以上見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太史公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謝疊山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孟子

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體。○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孔子惡其不仁，而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此孟子之言。○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記則王去乎？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獨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註疏云：孔子之門徒，遠近必義，以來至文。○孔子曰：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去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作，至異矣。辭微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壯官黜，伊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櫛寬博，亦不受於萬乘。

去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詔侯無聲至必反之孟
施舍去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
會是謂三軍者也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
曾子北官黜似子夏夫去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
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慚死去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去孔子也

魯齋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子曰內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
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

孔聖全書

孟子

卷三

五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夫去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
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去勇猛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思去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朱子曰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開正如孔子言致知格
物正心誠意若知言便見是非邪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
自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去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去是饒也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去於心則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去而揠焉入之者

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去之者不

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

曰誠去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

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矣

孔聖全書

孟子

卷三

五

從吾言矣

慶源輔氏曰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

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為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蔽有為

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何如曰孔子嘗語

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

率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頗端善言德行去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去既聖矣乎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去被

胡氏曰孔子之聖不假乎知言養氣之功孟子之知言養氣

乃學而聖者也

曰惡平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小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然不
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音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
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顓淵則具
體而微敢問所安音昔者一節公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
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
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
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平曰有得百里之地
孔聖全書 孟子 十三卷 五二

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註疏曰見孔子制作之禮而知孔
子雅頌之樂音而知孔
子有德與文武同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音善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
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朱子曰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
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武虺音牖戶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而贊音詩○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雲峰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
孔聖全書 孟子 十三卷 五三

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曰：『悲也！』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之祭，記壇場也。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孺子不可尚已。

朱子曰：『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氣象有似之者。』又曰：『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趙氏惠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

○孟子曰：『昔齊景公問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也。』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贊同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記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成夫人，饗練，素刀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失位三月，便發一祭，故可弔。出疆必載，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

荀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去疆舍而耕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而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胡氏曰：『論語不仕無義，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註疏曰：『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爲壇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微緣，三月而復，蓋亦此意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則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去，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此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孟子曰：『賢有誦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報報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朱子曰：『聖人禮義之中正，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于污賤而可耻。汪氏廷直曰：『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也異矣。』

必俟其禮之至而往拜之拜之必闕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註疏曰豚豕之小者豕豚熟豚也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正義曰孔子不見知其非賢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去聲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去聲一亂當楚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魚反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去聲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矣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去聲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去聲有通又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去聲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去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去聲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去聲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真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同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去聲放淫辭以承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孔聖全書去聲一治也又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有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胡氏曰禹與周公之功當時之治也孔子春秋之功萬世之治也三聖以真西山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陳氏曰當時倫紀亂矣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也又曰聖賢及世之亂而治之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後世孔子曰予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為後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爭故也輔氏曰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於無

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註疏曰禹稷臯臯周公仲思仲尼皇王正義曰凡此皆能勤於為生民耳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鹿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音扶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因讀

○有孺子歌曰滄浪音清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朱子曰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陳氏曰此孔子

所以為耳順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

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

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音去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此言強戰者為孔

子之所深惡也

范氏曰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

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况於人倫可不重哉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楊氏曰聖人所為本分之外

此不加毫末朱公遷曰此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孔子自言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

泉混混不舍音上晝夜盈科而後進放音上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上

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滿澮皆盈其潤下也

立而待也故聲聞音去過情君子耻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

急者言之也饒氏曰論孟二不晝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

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曰禹惡音去

旨酒而好音去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

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

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音去楚之檮杌音去魯之

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

朱子曰此又承上章歷叙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

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又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

時降之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尹氏曰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輔氏曰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礼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新安陳氏曰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也饒氏曰思兼三王

此朱子曰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以辭雖謙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又曰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張子曰孟子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得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竊取其善於人以為善南軒張氏曰自今觀之

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顏子當
孔子賢之賢其退則○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吾不得而
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
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及
岌魚反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
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
百姓知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
孔聖全書

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則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
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
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
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
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去聲堯禹之相去聲舜
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
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平聲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

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心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

朱子曰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
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
天下伊尹相湯以王去聲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去聲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音
過自怨自艾音於桐上聲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使
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
孔聖金書

唐虞禪音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者何也禪繼皆萬軍問
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音疽七余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
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路之妻與
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
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
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
馬音將要手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
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
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朱子曰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瘠環音賢也音人

奄音掩與人也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又曰聖人以義處

不特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南軒張氏曰

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

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呂氏曰無義無

命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癰疽子以受衛卿二者義

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史記謂孔子去至陳主於司

城貞子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

陳為陳侯周臣朱子曰孟子言孔子雖當阮難音然猶擇所

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

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音政之所出橫音民之所止不忍居也

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

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

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

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音頑夫廉懦之澤者若

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

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

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

能悅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

後

史 77-565

浙先歷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又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又矣不欲苟去故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成也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朱子曰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二子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又曰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

地做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乎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長死凡民罔不誅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

比去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趙氏曰田獵相較禽獸以祭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乎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上之仕於衛孝公孫卿也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衛侯也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孫卿也呼出公為孝公皆不可考公養之仕也輔氏曰孔子亦獵較見聖人同物之仁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一正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三年之流見聖人制行之勇○
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朱子曰當時季氏執
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
樂孔子便行矣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
治者由我故也是以孔子此時失了機會不曾做得成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
乎為養為養正去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
居貧為養正去乎宜乎抱閔擊析音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
當而已矣嘗為乘音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孔聖全書 卷五子 十三 六六

朱子曰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
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音也又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
為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
乃能行通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
員無所不可也陳氏曰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
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
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觀此則知卑官雖无
行道之責薄祿亦无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
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音同為臣不致見於諸侯

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
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音也哉
曰為音其多聞也為音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
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終公亟
見於子思曰古千乘音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
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

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
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音齊景
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殺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孔聖全書 卷五子 十三 六七

皮冠庶人以旆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
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
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欲猶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
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然則孔子非與音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召之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音善幽厲興則民好音暴或曰有
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
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

青平

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

近習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

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又曰孔

質便作本然之性看所以錯了

如韓退之性有三品之說也是但不曾說是氣質之性也

聖全書
孟子
十三卷
六八

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去聲之心人皆有之。恭敬

我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式灼

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有則夷之夷也故好是懿德○孔子曰燥則存舍則亡存則亡

而暴○曰孟子答淳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音禘而

朱子曰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

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

曉聲色君之大罪膳肉不至君之微罪以微罪行仁也不為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親於海濱

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

不成章不達

至也。

國不相征也。

惟不自天子出而自措矣出春秋所以作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接漸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朱子曰接漸而欲去之速欲以手承水取米丁
行不及也○孟子曰君子之厄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

朱子曰君臣皆愚無所與交也輔氏曰陳蔡之厄是亦聖人
氣數之否也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當作茲多口詩
云憂心悄悄惓惓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
也朱子曰本言衛之仁人見怒于群
也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愠怒況今能絕衆
口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

孔聖全書

五十二

卷三

七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
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
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論語進作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
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
嘒嘒大交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去而不掩焉者也狂者
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
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
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嘒嘒也言不顧行行
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焉禹禹其禹涼涼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關音然墮於世者也鄉原也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
德之賊也孔子曰惡去似而非者惡秀音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

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燕民興

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者
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

餘歲者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
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素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

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
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

百年故言有餘也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之書以運經世之

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兩伯以運經世

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末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

孔子生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原相去又近趙

氏曰孟子之生雖不可考然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

則孟子必生於魯穆公之末蓋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二年令之凡一百四年是百有餘歲也

然賞曰按孔孟事譜穆公元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孫子思仕魯穆公為臣則既老矣孟子在子思之後則其見穆公難當其末年亦必三十餘歲矣觀此則孟子之生在穆公之初不在末年而親受業於子思之時子思亦近百歲而孟子年亦四十五矣

孔聖全書卷之十三終

孔聖全書卷之十四

上卷孝經

後學蔡復貫編述

仲尼居魯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燕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胸卷朱子曰此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

之所記也其下則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

子曰昔者明王父孝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去聲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去聲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右傳之首章釋先王有至德要道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去聲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若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

孔聖金書

孝經

第十四卷

二

右傳之二章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右傳之三章釋德之本

曾子曰其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

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右傳之四章釋教之所由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兄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右傳之五章釋至德以順天下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孔聖金書

孝經

十四卷

三

右傳之六章申釋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困者本也

右傳之七章申釋德之本教之所由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去聲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見言上不驕為下不乳在醜不於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乳則則則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錯日用三牲之養去猶為不孝也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言君者無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乳之道也

右傳之八章釋始於事親末又兼及事君立身以起下章子曰君子之事上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思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

孔聖全書

孝經

十四卷

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可移於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右傳之十章釋終於立身

曾子曰若夫^{音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音去}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音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音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右傳之十一章廣經中五孝之義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錢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簣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經終

孔聖全書

孝經

十四卷

五

刻先聖大訓序

秦燔經籍漢初不事詩書而先聖人之間豈天地之經緯固神物所護持邪迨後獻書路開而文學彬彬爭言駕官偽撰附會已意各務其勝隋唐列戶分明類書種出先聖人之格言誠猶珠玉之混沙礫不有隋和孰能學諸儒驚出而易簡支離尚費論說唯象山陸文安公得孔門之旨以題充舜精一之傳而慈湖楊文元公尊信陸學以悟本心為世大儒於是旁搜遠紹凡吾夫子之言自魯論外其諸見於群籍者精研擇彙而編之題曰先聖大訓云余嘗訪求是書而未得今年春過昆陵薛子寓所語間及之方山謂余曰是書吾親學兩湖時訪文元公裔孫得其原本有公註釋將刻以示諸生繼往延緩止錄其大文真諸行囊其原本因宋刻珍重留於家塾侯錄註釋乃歸公裔孫不意寇至被投水中今幸存者所錄大文也余取至臺中時一讀焉真不啻珠晶玉瑩萃于一櫝而燦然星日魯論之所未備家語之所未詳者咸在矣信六經之樞紐群籍之指南而理學之統宗也因校刻與學者共之公所註釋藏書之家或有存者更願同志君子訪刻以傳則速貧速朽之說當不待有若而可知也

皇明嘉靖戊午秋九月望後學休寧何其賢醒序

世稱先聖謂孔子簡祗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雖間見于雜說之中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大同昏明斯異毫釐有間雖面覲無觀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遂至于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非義也是用參証群記聚而為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隱庶乎不至滋後學之惑非敢以是為確也敬俟哲人審訂胥正慶元三年春二月四明楊簡序

先聖大訓

宋大儒慈湖楊簡敬仲編輯

蜡賓第一 同禮記禮運不重出

哀公問第二 同家語不重出

哀公問禮第三 同家語不重出

五儀第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同魯國之士與之為治至若既明此

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書則於政治何有失矣公曰善孔子

出公送之 同家語不重出

孔子燕居第五 同禮記不重出

孔子閒居第六 同禮記不重出

入其第七 同禮記不重出

哀公問取人第八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 同家語不重出 ○哀公問於孔子曰

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

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

有聞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子曰君子之惡惡

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

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懨懨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

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

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政第九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

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盧也

待化以成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

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

也禮者政之本也是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至知所以治人則

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九為天下國

家有九經至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

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至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

九 禮記全書卷十四

者一也至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

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

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

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

不能果行而獲罪咎○哀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

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

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

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

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遂

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不以

其任行乎道路而弗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類不
犯弱衆不暴寡而弗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句徒頌
路諸長者而弗達乎復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弗達乎
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復狩脩乎軍
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問冠第十

詳見家語

廟制第十一

詳見家語

曾子問第十二

同禮記不重出

檀弓第十三

詳見禮記不重出

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夫子少孤不知其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十

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
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塋於防將塋子曰古者不祔塋為不
忍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塋矣衛人之
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合塋於防曰吾聞之
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
封之崇四尺子先反門人後兩甚至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
防墓崩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及二十
五月而大祥五日孔子彈琴而不成數十日過禫而成笙歌

周公第十四

子夏問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

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昨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
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然後可
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是
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与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
幼之義也至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問之曰為人臣
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
之見禮記

不重出○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
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臧文仲焉知禮夏父弗基逆祀而不止

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簋尊於瓶非所崇
也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十一

孔子觀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嚴而終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
中詩云騂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
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不能
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於是退而与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
矍者如堵牆焉○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
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
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衛莊公之反
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皋問於孔子曰周禮釋祭於
枋枋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

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食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黻黻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食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言樂第十五 同札記樂記周賈年貢篇又同家語子路鼓琴篇不重出
少連第十六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孔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子夏問曰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十二
凡喪小功以上虞綢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瘠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弗為也歸而死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越度而對曰敢問變其窮乎子曰占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樂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復問

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十三
主言第十七 與家語大同小異因重錄之

孔子問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曰不應曾子懼肅然振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問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問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可

以守三至行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十里之外其征也祗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修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魯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縻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天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鄺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魯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隱慝上好食則下耻爭上強果則下廉耻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慈如婦空七者教之至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究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魯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賢舉能此七

孔聖金書

大訓

十四卷

十四

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悅遠者來慨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歛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優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夏秋冬其博而萬民也如饑而食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魯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敵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魯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名譽興此之謂至樂無敵而天下

孔聖金書

大訓

十四卷

十五

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令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祿親彌衆此之謂柁席之上乎還師

君子第十八與坊記多同不盡錄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坊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坊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子云君子辨貴不辨賤辨富不辨貧則亂益亡○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四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子云善則稱

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中庸第十九與中庸同不重出

隱而第二十

孔子曰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孔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亡之子曰事君子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使為亂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君子不以辟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贈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苗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

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繫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曰小事無時曰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上不瀆於民下不瀆於上

入官第二十一 與家語大同小異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情已過勿發失言勿踣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詎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十

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畧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日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無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通故明不可蔽也所求通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平貫乎心歲乎忘形乎色歲平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治亂治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

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頌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不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

通臣便辟者群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義弊則百姓亂通臣便辟不正廉而群臣服汗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通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齊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十九

謹其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通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閔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在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貴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人日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

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撓而度之使
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
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
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
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莫若以道御之
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
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
者治民之統也

定公問郊第二十二

同家語
不重出

喪禮第十三

孔聖全書

木訓

卷四

二十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
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
者也門內之治恩捨義門外之治義捨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
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
齊衰不禭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
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
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
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而
後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

暮悲哀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顏淵死魯定
公吊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付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藉帛
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公西華問
曰大夫以罪免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
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刻○子宰問曰始死
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問
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
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
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而問孔子
子曰是禮也子路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
禮何也子曰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齊晏桓子卒
平仲薨衰斬直經帶杖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
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魯子以問孔子子曰晏平
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駭人之非惡辭以避咎義也夫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璫璠歛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
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
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
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
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
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爭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

乎吾將死之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救之斷肱中公孟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生吊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犯非禮女何吊焉琴張乃止○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生吊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授經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吊者不經焉禮也○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吊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轍而退遽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雷而浴毀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季桓子之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也不以見賓何以除焉○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况其子乎○子路問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鮑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問康子疾第二十四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迎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其疾禮與孔子曰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吊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疾可也○衛公使共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稱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有若問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曰皆不踰闕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投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絳絳不盡飲而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倫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季康子朝服以縞魯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孔子為大司寇國旣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冉子貢曰敢問何也子曰其來者亦相吊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

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謚
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哉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實以朝夫
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將待曰敢問何謂
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恨
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駭如孔子而後循禮施散焉○孔子
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
子曰吾聞之君取與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
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
自今以往君有取一切不可得復言假也

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二十四

子產第二十五

子游問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
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趙施惠哉子曰夫子產猶衆
人之母也德教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子曰子產以
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齊景公第二十六

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
田也旃以招大矢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
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晉
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

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二十五

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初大夫司馬烏為平陸大夫魏
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
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
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
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
以賈舉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
駁度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
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駁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女
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
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今子少不
孔聖全書

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中都宰第二十七 同家語

始誅第二十八 同家語

五刑第二十九 同家語

仲弓第三十 同前

樂山第三十一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也
曰子張問曰仁者何樂乎山子曰夫山者歸然高子張曰高則
何樂爾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
興味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
孔聖全書 卷之十四 二十六

姓成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孔子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
孔子觀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子曰以
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卑下俚
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
溪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
約微達此似察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化以化
似化○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齊流涕而行孟子曰去魯
遲遲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流涕去他國之道也

千乘第三十二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

其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為仁如何子曰不仁國
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恣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
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嬪則事上靜上斯寧信於中
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
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仁明顯見辦爵
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
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加善
故蠱倭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
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
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受而行之以時通於
孔聖全書 卷之十四 二十七

地散布于小理天之災祥地實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
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家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母易事母
假名母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之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
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
讓此所以然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
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蕪而
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
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四徒典春以教民
之不則時不若不全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有闔而
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歲貯以及山

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國功謀齊戒心敬會時必節日曆巫祝
執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牧蠶桑方春三月
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
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脩四衛強股肱
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可以為儀綴於國出可以為率誘
於軍旅四方諸侯之將士國中賢餘秀興閱馬方夏三月養長
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
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
刑萌本以安間作起不敬以期惑懂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
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娼五兵及木石曰賊以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二十八

食食於茲民憂古者故之於戎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
食得節作事得時民勸有功愛服君事不及賜各服君事不及
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殫日在今之世男婦屬散名
不升于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時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
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
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
曰夷精以饒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
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玁狁以剛至于大遠有
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
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利罷知通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二十九

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民以觀安危
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與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
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敗虞歲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齋于
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夫人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
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守也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
內之水火人也弗之顧矣而況強敵在前有君長正之正者乎
公曰善哉

四代第三十三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為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
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

而以觀開也四代之政刑若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
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為國家也公曰巧匠輔
繩而斷胡為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仰此以數喻而
棄法也失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為天下也不以
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水火金
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
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音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三帝之
恥公曰長國治民恒幹論政之大牀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
性與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修政勤
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
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虞動蜚征作畜民執功百草
咸于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
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
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天子曰朋諸
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無失節是以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於民也君而後此則
為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卿也君之言善統
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之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
矣然而興民一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
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

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觀焉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
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
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
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
以見罷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群然威然順然畢然暗然
枉然袖然首然僉然湛然淵然淑然粹然齊然節然穆穆
然皇皇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
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
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
自由徑徑吾恐惜而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
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
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
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
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憲憲
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
位以充局局以勸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後乎
子曰食為味味為氣氣為志志為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
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
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享國
公愀然其色子曰君歲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如之

執事無賞五官有差喜吾並愛卑無如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捐權機機富爲不蒙昔舜微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乳上下公曰請問民微子曰無以爲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吝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衆妨於政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副殺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切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與謀勿與游微勿與事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也臣聞之弗用以就厥德臣將薦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象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曰建國建政修國修政公曰善哉

虞戴德第三十四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黃帝慕循之曰明法于天明則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於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于子天也君之于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及天而到行也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三十三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三十三

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帝之福明而名不寢禮失則壞名失則暗是故上古不諱正天明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璽諸侯御茶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欽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數地實也是以不至以誅諸侯相見卿爲分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聰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監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敬使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貧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則總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德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侃攻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

廣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任廣人以言猶以夏
后氏之制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于事教我
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為美
矣子曰斯為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迨之以祥作
地之福制之以昌與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諸志第三十五

公曰諸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
必絮上下禮祀內外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矣乎子曰丘未知
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
禮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樂斯毋憂此以怨省而怨不作也夫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三十四

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立穀順至必時其節丘未知其可
以遠災也公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
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微民財微以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
衆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
世久世久唯聖人是故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
事事以靖民非以微民故地廣由民衆非以為災長之祿也丘
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不由人則九事易壞而維成虞史伯夷
曰明孟也幽幻也明幽雖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
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處於孟春於時水
澤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生于東次順四時卒于

東方於時雞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
歲歷再閏以順天道此謂虞計月天曰作明日與維天是戴地
曰作昌日與維地是事人曰作樂日與維民是嬉民之動能不
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裏裏時合物之所生而
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與而時用常節曰聖人主
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伐于四山卒葬曰帝天作仁

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
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殷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
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純民如怨在家撫官而因安之勿
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撫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

三十五

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為聖貴次力次美次射
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勃
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川洛不處深淵
不涸龍至不開鳳降忘翼鸞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
蟹蟹不食天駒浴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
昌國家之滅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
咸服胤使來往地廣舉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
名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敷仁實
也

小辨第三十六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
愛日曰不可得學不可以小辨是故昔者先王學舜大道以觀
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
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務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庶
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
辨則何以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
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
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
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
言乎曰微子之言吾壹舉辨言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
孔聖全書 大訓 卷之四 木

凡知知忠必知忠知忠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
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俗若
動而無俗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必曰知中
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以秉政
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
母患曰樂樂義曰終

用兵第三十七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
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
家也公曰古之戎兵何時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
孔聖全書 大訓 卷之四 木

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觀
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憎慙而無厭者也何罷之能作蜂螫撲螫
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之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
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
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聖人
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故今之道先
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仁朝夕
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豈其年也夏桀商紂
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犬粒食之民布散厥親
疎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誅貸處殺法言法行處辟秋

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鄴大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璽四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干臻焉霜雪大薄甘露不降百草殞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瘡六畜斃皆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殃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少問第三十八

公曰今日少問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言情於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三十八

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感通之權其輕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一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修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脩四術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

三十九

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親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氣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乎矣此官民之道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為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已焉是以同狀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亦又不能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為其蒙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未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瑄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豆莩米服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互莩米服禹崩十有七世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樂德昏政亂作宮高臺汙地土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憎焉幾亡乃有商履

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後夏桀散其佐乃遷姒姓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審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摠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互羗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佚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為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

孔聖金書 大訓 十四卷 四十一

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難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互羗來服君其志焉或倭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時令其歲必周密發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間觀也時天之氣月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公曰我行之其

可乎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夫安能無善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被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為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糞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細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王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繼惟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公曰善哉

孔聖金書 大訓 十四卷 四十一

適周第三十九

夫子適周見襄弘言終退襄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襄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朋喪其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盡也

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入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陳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茲恭恭故其昌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

孔聖金書 九訓 十四卷 四十二

饒於是粥於是是以餬其口其恭儉也若此滅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女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說請送之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訖議人者也博辯閑達而危其身者好廢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

以惡己為人臣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墻有堯舜之容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之負斧戣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人人主不務繫迹所以安存而急遽所以危亡是猶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永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管仲第四十

子路問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聞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兩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餓是以簞食壺漿而

孔聖金書 大訓 十四卷 四十三

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於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女以民為餓也何為不白於君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甬食饋之是女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矣女速已則可不已則女之見罪必矣○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知者第四十一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孔聖全書 木訓 十四卷 四十四
唯下流水多和今尔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執肯以非告女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斷獄第四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基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哀麻道

挾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衣冕者容不非性於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壯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慙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存臻

讀史第四十三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孔聖全書 木訓 十四卷 四十五
晉那侯與雍子于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娶獄那侯那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魚叔魚曰三奸同罪施生殺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糾也獄那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賊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默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那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最端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刑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煩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孔子弟子有必子

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之俱至官必子戒其邑吏令二吏書方書輒製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之辭請歸魯必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之二吏歸報於君曰必子使臣書而卑臣肘書愚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必不齊若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死必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吏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邊發所愛之使告必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孔聖全書 今大訓 十四卷 四十六

得魚即舍之魚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鯢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輒舍之正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必子之德至使民闡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必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必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自吾第四十四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問之以成○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四十七
以日隣也○子貢言所對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孔子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惡蓋伯夷不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奚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耻而不使其過乎其所女其闡知之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耻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殖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

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教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亂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不稟義約貨云然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橫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聖金書 卷十四 四十八

規於四方也不亡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已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孔子適衛顏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耻之子驕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昏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詩第四十五

孔子讀詩至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惧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過天恐不終其命焉然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義一不敢不

躋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哀公問曰寡人聞忘之甚而徒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其若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先祖之道壞其曲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酒于酒安臣諂諂道其心忠士折口避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於衆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其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鄉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更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齊景公至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子至公問政焉對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弱何也對曰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首拔五幾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

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公曰善哉○孔子見宋君問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憾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而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臣諫第四十六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五十一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為福謂是歟○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曰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有言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于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子祺忠臣也臣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馬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也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世之後起山陵于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于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于十

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子貢問曰夫子之于子產晏子可為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為及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子產于民為惠主于學為博物晏子于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以賢代賢謂之奪以不肖代賢謂之伐緩令急誅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孔子曰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夫鍾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

子路問第四十七

子路問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泰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

非清節之義也。蒼梧燒娶妻而羨讓與其兄讓則讓矣。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啻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之意庸知子意不以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孔子見羅雀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趨，而有危亡之敗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視，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天訓

十四卷

五十二

中人第四十八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乳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以由之令。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必而待也。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也。○齊高庭問曰：庭不曠，山不直，地衣穰，而提警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敬以避難，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王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敏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

聖全書

木訓

十四卷

五十二

遠矣初大王都商狄人侵之事之以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于是厲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遂獨與大姜去而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武庚惡能侮○季桓子穿井獲如玉正其中有羊凡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于費而于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蜺蚺水之就龍罔象王之怪獺羊○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定公執王早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視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事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虔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嚙也卑俯替也驕近乳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晏子第四十九

魯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魯子魯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

孔聖全書

太訓

十四卷

六

孔聖全書

太訓

十四卷

五

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因依富者固不窮焉絃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然焉與子遊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傳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季康子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金何也孔子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于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令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于王伯令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于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語于夫差婦之子貢聞之見于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于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顏淵問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尸

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其討而挫銳於邪，是智不足名也。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顏子曰：「可得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閔，妻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祀爰居，王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天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為人輕，君子也。」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顏子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難，狡訂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耻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孔聖全書

大訓

上卷

五八

顏子第五十

顏子問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于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以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顏子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其德，不思其怨，仁矣夫。」顏子曰：「吾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子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子路物見孔子，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予之

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箠，不反策，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亞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敬受教。」子路將往，辭于孔子，子曰：「贈女以車。」贈女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寡而行若何？長為善事而無犯，若何？子曰：「女所問包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其信也；長為善事而無犯，其禮也。」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我進曰：「昔子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子曰：「然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我曰：「達山，千里蟬蛻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孔子侍坐于哀公，公賜之桃，與黍焉。公曰：「請用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如禮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

孔聖全書

大訓

十四卷

五九

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責不聞以貴雪。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故不敢公曰善哉。○子貢曰：陳靈公宣姪，於朝泄治，王康而後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姪昏死而無益，可謂損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失之宰予。○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聖人以其所不能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

楚昭第五十一

楚昭王聘孔子，同家語不重出。○于路問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女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為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女志。

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乎？子路悅，援箠而舞。三終而出。○孔子適衛，其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聞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哉。靈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五帝第五十二 詳見家語

命性第五十三 詳見家語

孔文子第五十四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孔子舍蘧伯玉家就訪焉孔子曰蘧伯玉之事則嘗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孔子之始至衛也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頃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籬自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鏦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孔聖金書 六訓 西卷 九十一

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畫其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為罪人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報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衛孫文子得罪于獻公辱戚

公卒未葬文子擊鍾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于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法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已服義可謂善改矣○齊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手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孔子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子曰季孫可謂悅人之有能矣○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囑家老使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世公許之二子學乎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子傳子可則效矣微已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宴譽子是類也夫○楚靈公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臣又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遍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蔡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于祗宮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

民之力而無辭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食
克以及于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
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
詩以諫順哉○叔孫穆子避難奔齊伯于庚宗之邑庚宗寡婦
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牛為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殺之
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昭
子既立朝其家眾曰豎羊禍叔孫氏使乳大從殺適立庶又披
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
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

孔聖金書

卷六

古卷

六

寬猛第五十五

吳伐陳楚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
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
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
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咺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是歲有
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
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
朕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
祭及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諸祭諸郊王曰三代
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滂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殺

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
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夫其行
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當可矣昭王攻
大冥卒于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
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
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訪於孔子孔子
曰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必
幣召之乃歸○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觸
商獲獸如麋而肉角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冉有以告曰宜采之
妖乎孔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宜
其必麟也到視之果信魯人聞之乃取之子游問曰飛者宗鳳
走者宗麟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
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
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齊陳恒
弑其君簡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哀公曰魯為齊
弱父夫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孫桓

孔聖金書

卷六

古卷

六

乘之新築人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是實
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繁縵以朝許之及任三官手路
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臣惟寵與名不
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寵寵以城孔孔以行義
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天政也政亡則
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子貢問曰晉文公實曰天子而使諸
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子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辛我問君子尚辭乎孔
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
唯知者不失理○子張問曰禮三十而室昔舜二十徵庸而書
孔聖全書 大訓 出卷 六六

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者師問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吾
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
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其
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居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
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季桓子問書曰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寧之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
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于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唐舉其
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
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知之乎孔子曰若能定國功加于民

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
諸侯之臣生則有列于朝死則有位于廟其序一也○定公問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
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
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
仁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
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
不失其道明之于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則敬則
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
之有也○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
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
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對曰昔康叔
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
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
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
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
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書曰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
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
曰君子之于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于家

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患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于三王不亦可乎○季桓子以粟千鍾氣一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之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泰丘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子曰然同寮有朋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替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于婦人之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耳○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孔子適齊齊景公議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而降階以遠自絕于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對曰君重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孔子使宰我使于楚楚昭王

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為此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潛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從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我歸以告孔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顏讎喜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貪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辜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女之所知也○孔子適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采孔子曰不知其不能聽夫公父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

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于此而動于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遠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

孔聖全書

卷四

刑

七

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于人也無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亡僭亂辭○仲弓問書曰哀敬折獄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悻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不經○子張問書曰若保赤子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

孔聖全書

卷四

刑

七

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夫子閒居喟然而歎。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曰：「臣於進膳，至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肩荷是謂不肖，及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憚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不明也。其君以舉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子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孔子，而卒不能當。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別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不復自嬰也。寒喟然曰：『慮彼泰山，嶄確其高，奈何？』連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蔓延惟以永歎涕霑。」

孔子弟子梁鱣字叔魚，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嬰謂曰：「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毋欲請留。夫子曰：『無憂也，嬰過四十當有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子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庭年相比，執筆記事于夫子一人，述傳

左右孟武伯見孔子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聞子之名，不觀子之形，久矣。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諱明易道，垂後為法，文德著矣。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欲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知吾子之言，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之有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之，柰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何與焉？』○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同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孔聖人書卷之十四終

孔聖全書家語十五卷之

相魯第一

柳陽何孟春注其王肅所注家語附續各音後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已上養生送死之節，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已上送行之儀。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居東，故云西方諸侯。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周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善。」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有司亦無事。此職者不求，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

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揖讓而

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萊夷國今黃以兵鼓諺，鼓曰諺，切諺，定

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保，

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中國

有服，章之美，故曰華，俘不于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

慝，左傳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麾而避之，有頃齊

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俳優侏儒，優伶之類，孔子趨進，

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桀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左右司馬

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

師出境，而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

夫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是時孔子以

其事要盟，不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儀象不出

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秕稗也，用

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

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以

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今此丘縣有誰，傳及史記，只三邑，鄆，郚，陰，陰也。

柳陽何孟春曰：「朱子謂田之來歸於君，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春秋自書其功也。」王氏廉曰：「不然，當時實有此事，春秋

惡得不書書之為魯史非自為功也避嫌之事賢者不為死聖人乎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解大不藏甲也無百雉之城雉凡二百八十尺周十一里二十二步二尺公侯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名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一作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費氏之宮登武子季宿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敗遂墮三都之城疆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何孟春曰按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

十二年季孫斯仲孫無忌從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此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狃召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為得其實而此所云與左傳所載妄矣○又曰按春秋公圍成弗克是成猶未墮也居無幾齊饋女樂而孔子行矣使久其位於成必有以處之惜哉孔子當時止墮師費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

懼福至不喜今天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政朝七日而誅亂之於兩觀國之名兩觀在門兩傍懸之下尸於朝三日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

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天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辟請如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振振作攝聚也一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飾衆衆其疆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

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一作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朱子曰少正卯事論語不載思孟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猶不道也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家語所具豈亦荀之所傳者歟又曰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悉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擾而累不及之史中問不足信如此者多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天子同狴狴犴也執之三月

不別其子罪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斯名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其子罪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一作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微歟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而猶不可從民不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有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刑聖金書
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在負重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堅子馮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然顧之潸然出涕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好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至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

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今世俗之陵池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何孟春曰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在位此章季孫則斯是也哀公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即位韓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矣
○孔子相魯魯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正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舞曲名也文馬四十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高門城門名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周倫道路遊行因出觀急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於路樂若不為專往者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於路樂若不為專往者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於路
大夫是則未廢其常禮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屯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敢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舌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所切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言此之至于君子之言希希於乎吾以王言之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

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間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
應曾子肅然而懼搢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參汝
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
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道
德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
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
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天下三至行
然後可以征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則必還師衽席
之上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
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
堯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
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什一而稅用民之
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
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
施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
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脩則四海無
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幼子
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行民懷其德近者
悅遠者來附政之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礼不

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
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
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孔子曰古者明
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
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
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名譽興焉
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曾子曰大哉明王之道非唐
虞三代之盛其曷能如是乎參不足以知之○孔子問居至七
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
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
孔聖全書 卷一 上卷 七
璞瑛怒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然納
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衆
聚如湯之曜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
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
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
考之進用賢良退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
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
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
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
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

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此說理數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福積德求焉行行者有仁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置綱弋射非以盈宮室也徵歛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饒而貪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至可得而用曾子曰敢謂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孔聖全書 卷之十五 九

本云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作席之上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名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如國臣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不爲正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廢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也者親之也親之也者敬之至也是故君子以敬爲親舍親則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句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此自天子諸侯言之也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實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而不得其辭一作寡人欲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何謂已重焉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正也敬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

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
及妃君行此三者則大化愾猶也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
則國家順矣以上見禮記哀公問大同小異孔衍所說近世少
○孔子侍坐於哀公至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
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
上下之敬物耻則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故為政先乎禮禮
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
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故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
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故不敬與不敬其身是
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枝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
孔聖金書 卷十五 十一

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闕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物
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實幸
煩子之於心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
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
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
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
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入不可得也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
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
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東階孔子賓階西階
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
之衣逢掖大也肘掖之處裁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編布冠也
以表明大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立未知其為儒服
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
留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
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求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
不求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
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

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尚氣好勝先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遇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而進達之一作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不知也默一作而翹之又不急焉孔聖全書 卷十五 卷十五 卷十五

也不臨深以為高不加少以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已不與異已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禮記儒行十有七條孔子在衛達故自儒令人之名儒也晏常以儒相詬疾謂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殺吾身弗敢復以儒為戲矣一本孔子對哀公曰儒之自立有容貌之美儒之豫備有近人之德儒之特立有剛毅之存儒之不更無患失之心儒之憂思有寬容之量儒之舉賢有任重之公儒之澡身有規為之大儒之交友有尊讓之全溫良仁之本敬慎仁之地寬裕仁之作遜接仁之能禮節仁之貌言談仁之文歌樂仁之和分散仁之施儒皆兼此而有之哀公聞此言不敢以儒為戲

此篇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安定胡氏謂將夏間人所為其文章與荀卿相類

開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否吾子言之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昏姻親族疏數辨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桴豚汗鐸抔飲掘地為坎盛水而飲以手掬飲也黃梓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宜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此已禮運篇但記則孔子告言禮家語則云告哀公○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至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

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承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列其親疎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醴即安其居以縱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彤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國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衆以伐有道求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明上今之用民者由後明下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敬以慈生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此段同禮記禮運不重錄

五儀解第七

孔聖全書 家語 卷十五 五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之何取之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章甫綯也綯紳帶擗同紒者此賢乎孔子曰不然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纓而乘路一作軒者則志不在食葷一作斬衰舊屨杖而啜粥者則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今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也有庸人有士人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

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所執五鑒鼻口及心之竅也耳欲聲目欲色鼻欲臭口欲味心欲外物所誘而樂失為正心從而壞此則庸人也公曰善何謂士人孔子對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必一作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必一作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必一作審其所由故智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一作賤不足以損也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如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于本富則天下無宛音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物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親者不識其鄰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

君入廟門如右登自阼階仰視之楹一作俯察機庭其器也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君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禮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慮則憂可知矣君日出聽政至于中冥去聲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君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哀公問於孔子曰至紳帶縉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至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孔聖全書 卷之十七

矣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言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詳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亡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已逆天時詭禍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桑穀于朝七日太戊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孔聖全書 卷之十八

以已逆天時詭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龜象徵惟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門主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其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以化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曰

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何孟春曰哀公感夫子之言求所以親民之道遂乃廢禁弛稅以惠百姓亦可謂善聽言者然終不能久也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一作戎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

四望喟然而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

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

若月鐘鼓之聲上震于天旌一作旗續紵下蟠於地由當一隊

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塞旗執鉞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

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

陳期模期養空空曉曉切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

賜着編衣白冠尚尚編編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惟

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回退

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回對曰文武之事二子已

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對曰回聞薰

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

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

不深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

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

憫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璞也焉

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孔子北

遊於農山至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

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云云不重○季羔為衛

之士師則人之足儀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

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

季羔曰君子不隱不隱隱非非正正路路君君子子不不踰又曰於此有室季羔

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

親則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則

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

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

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

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

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季羔為衛之士師至斷足

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

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云云同前

何孟春曰按此在魯聞之之言也韓非子載子臯事謂其時

孔子相衛有惡孔子于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孔子走弟子皆

逃子臯從門出此安也孔子以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至是

史 77-615

六年矣其夏孔子卒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閼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而萬人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生文王以王季為父至周公載已行化戰亦行也言行已以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子路為蒲宰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為水備與其民脩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音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于路忿然不悅

孔聖全書

家語

十五卷

主

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兩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一作民多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

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私餽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也速已則可

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至而見已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食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

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音日鍾累細而

坐列鼎而食雖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二親之壽然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疆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則政不難矣○魯有儉嗇者瓦高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牛羊豕之饋子路曰瓦甒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讓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

孔聖全書

家語

十五卷

主

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何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將以棄之而

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孔子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文益親施與衆而文益親以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

還弟子四方來習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

既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者

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
察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
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
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
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
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
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
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孔子適齊中
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
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異人焉擁鐻帶素哭者不哀孔子

孔聖全書

家語

卷十五

三

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
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
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
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
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
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
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
養親者十有三○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
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
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

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其不可以不飭不
飭無類類宜為親不並無類失親親貌珍重然失親不忠情不
忠無不忠失禮信為本失禮不立非禮則夫遠而有光者飭也
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崔韋生焉雖或以觀之
孰知其源乎水潦注於池而生崔韋觀者誰知非源泉乎以言
乎○孔子之郊少吳之後郊子達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
日甚相親也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肩然對曰由
謂之士不中問牛問謂始介也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問又
顧謂子路于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
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

孔聖全書

家語

卷十五

三

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
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于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圓流
淵急則水九十里魚鱉不能導龜龜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
度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鱉
龜龜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
問之曰子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
之人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于波
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
子識之水且猶可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三
兩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愷于財吾

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譬也如之何其無畏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絳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一作死莫有而不施貧無與也一作窮莫是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曾子曰入國是也言信於群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

矣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有坐之器宿與右同言可置於左右也或曰宿與宿危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孔子顧謂諸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一作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

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立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也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割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洗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也而勿強見法而已不陳道而勿怫道而已不與世相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為也。物必得水而後生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儉也必脩其理似義浩浩乎無所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重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向也賜觀于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堂皆斷焉彼將有說取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宮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盡貴父矣尚也必有說也。

○孔子曰吾有所耻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不能教吾耻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過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

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臣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察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其可從則從其不可從則不從可從不從則非臣子不可從而從則君父矣。其可從則從其不可從則不從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者是也。○子貢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云云 同前

○子路盛服見于孔子子曰由是僂僂者何也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

奮子言者華奮子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于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于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被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利物是以

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君食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劔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劔乎？」

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矣。」
楚恭王名出遊，亡烏喙之弓，發之矢，以射。楚王張樂，而喪其弓，繫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一作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虞芮二國，虞在河東，大陽縣。芮在馬州，臨晉縣。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

「吾聞西伯之仁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上讓為大夫，大夫讓于卿，卿讓于君，曰：「嘻，吾儕也。」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乎矣哉！」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納也。」婦人曰：「子何不柳下惠然，雖不建名門之女，國人不知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

不可行，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
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賢矣。○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闕雎與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然之固不可行也。

何孟春曰：「夫詩之託物博矣，鳴鳩言均一也，羔羊取純潔也，騶虞不嗜殺也，鸛鳴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鵲陰之兆也，蕭蕭露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九臯，誠不可拚也，焉飛魚躍道無不在也，南有樛木，正女之操也，隱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難也，匪虎匪兕，慨勞疲也，豸豸常棣，知孝友也，繁霜行，常見忠信也，葛屨履而羔裘忘也，蟋蟀儉而蟋蟀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蕞茶如飴，惡不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事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簟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芍藥，貽我握椒，芳香之辱也，馬得護草，言采其莖，憂思之深也，柞枝斯拔，侯新侯蒸，盛衰之義也，鳳凰於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芣采芣，傷諷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莫不有道義之可稱焉，夫子獨舉闕雎，鹿鳴而言，即風雅之首篇，以舉其餘耳，世有微一事察一辭，審一技，也可曲說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微舒從其君楚莊王討之而陳亡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王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其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

孔聖金書

家語

十五卷

子一

其以為何君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子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

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乎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首絛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漫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好市肆不能為廉而長上者不為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聖金書

家語

十五卷

子二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隱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末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民不足君子耻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耻之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存焉曲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罰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克商敦以

商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海雖左長千百川以其卑也大漢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此禮謂第十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石階之前有金人焉至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惠哉

按皇覽記時漢武帝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尚父

曰黃帝之誠曰吾之居民上也提提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

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然則后稷之廟孔子之所見殆即黃

帝所為金人之類歟又按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王應

麟謂金人銘即黃帝六篇之一也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

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

流于辯聽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

記注文子滿平也按左傳乃才芳也彌牟為南氏

孫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

弟說之以仁義觀也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文即詩書禮

樂也宋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蓋升堂入室者已

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問其行

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

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其臣如

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

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驥子武

哉之不勝其質恭老幼切不忘賓旅好學博覽有物而勤也是

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

有繼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損相兩君之事雋雅而有節是

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于赤也

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其德敢言于人無所不信其

驕人也常以浩浩如彼以其富等是魯參之行也孔子曰夫

德之始也第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

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伐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

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夫子以其仁

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

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廉于行已是漆室臧明之行也先

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

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功是宮縉之行也孔子

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自見孔子出入于戶未嘗越屐從來過之

足不履影晷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是高雅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

賜也固不足以知賢。○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
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
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八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
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
賢人無妄，賢人舉口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于知人，是
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
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
不得徧知以告也。文中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
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類回之行也。孔
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媚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
孔聖金書
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
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
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
焉，有土之君有衆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冉
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使之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
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不異強禦，
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仲由長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
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為下國駿驅。荷天
子之龍，孔子曰：和仲由以文，不難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
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動也。是冉求
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

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齊莊而能
志通而好禮，損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
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
曰：貌以儼禮，禮以儼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
人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
其于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
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于人，也常以浩
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
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
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
孔聖金書
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
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
其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庸于行已，其
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
助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
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
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于詩也，則一日三復，
自圭之玷，是公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自見孔子，
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誓不殺，方長不圻。

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于親死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親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與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也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于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謂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以爲人矣言爲知人之以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親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

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其君而事之有道
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
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
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親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
能則學不為已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
之所知者蓋盡已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畧舉耳目
之所及而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
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
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耻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
悉喜而謙其端謙是其正也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
孔聖全書
家語
十五卷
四十一
功直至于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問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
問于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以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
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抑有衛靈公
名乎公曰何也孔子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
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無不達也不
能達而退與分其祿足以無游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
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不濟也國無事則退而容
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曰史鮪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

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政之不亦可乎
○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下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靈公弟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至以此取之雖火之賢不亦可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導其心忠士折口吐逃罪孔聖全書 家語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最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名虎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一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何以為修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于惡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眾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顏淵將西遊于宋問于孔子曰何以為身至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于數親而比于疎不亦遠乎

不脩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范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夫位也其死孔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知其一作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存于國鄰敵構兵于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楊馬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踈此正月六章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子喟然嘆曰嚮使銅鞮名同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為人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哉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不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韓之士日見有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仁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

○孔子問處喟然而嘆曰縹緲使銅錕伯華子路曰幼而好學

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

云前○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

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稅歛則民富矣

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

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

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夫子此意矣

○齊景公來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

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

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政其中其舉也果其謀

也孔聖全書卷之五

也和法無私而今不偷首拔五殺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

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于廟堂之上

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

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

者知反已之謂也○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

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通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

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

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

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隣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

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

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賢黜否則

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

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

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論教勸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

來遠三者之間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孔子曰

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舍乎其榘榘乎苑圃五官妓一作樂不

懈于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

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

論臣夫剝其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

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曾莫重我

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音共惟王之卑此

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又曰亂離斯瘼矣其適歸此傷離散

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子曰夫道不可

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仁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

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若入行死不入得

王肅曰此說倍道失義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

相以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中行文子得罪于晉出亡至邊

從者曰：謂此齋矣者，君子也。故休馬待駿者，文子曰：存好音，以子遺吾琴，好佩子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客也，遂不入。車人問文子之所右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得之由活其身，而能禮賢以為宜，以然後得也。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許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其

實忠而誅諛焉。王曰：我今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于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違于祖父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于千里，一作十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敬之敢問夫子所以與取也之者，孔子曰：夫子產于民為惠主，于學為博物，晏子于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或曰：子產晏子孰優？奇子云：子謂子來驕曰：晏子敬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惠人也，不知管仲。
○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

夫之所為自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云、同。

○孔子謂音密通子賤曰：子治單父，音南今山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

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一作可之一日教多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子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一作其天者乃于昔堯舜臨難治天下務求

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孔子謂父事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曰：子語丘

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同前○子貢為信陽宰，信陽者，楚地，今為州屬河南將行辭于孔子，孔子

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賜爾未之詳也。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

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

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為信陽宰至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伐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伐賢是謂之伐緩今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云同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其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

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其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子路治蒲夫子三數其善即此段也

何孟春曰時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蕪而不休雜糧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問其臣能伐而不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善觀人國者知延陵季子之所以識晉者則

知吾夫子之所以取子路者矣有民社之寄者欲善其政亦可思過乎矣

○楚昭王名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有司曰舟人取之王恠之遍問群臣莫能識之一作製便使問于孔子一作王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使者友王遂食之大美一作甚美子游問曰夫子可以知其然也子曰吾昔之鄭今華州北過一作適乎陳之野今河南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朝舒翅而跳齊侯使使聘魯問孔子一作齊使遠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與也昔黃兒屈一膝振肩而跳一作有屈其一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治溝渠修隄防禱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何孟春曰夫譌之後未嘗不有應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事即得其應矣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為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

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人子天生財有時矣力本置本不固無務一作無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一作無務多談聞記不善無務一作無務多談脩遠一作無務多談是以反本脩遠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湯武以諤一作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夫無爭婦士無爭友而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已夫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而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一本無夫無爭婦夫失之婦得之三句

孔聖金書 家語 十五卷 四十七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諍二曰題諫諫文也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一作諷諫唯度主以行之吾其從諷諫乎

謹按蘇詢曰伍舉進隱語楚王浮蓋其羣隸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顧用之之術何如耳孔子曰唯度主以行之蓋欲度君之能容與否當題直則題直可諷降則諷降非專主于諷諫而已也

○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通益之謂也通彌益而

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允讓以接下是故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

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與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孔子讀易至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與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軾之調其盈虛不

孔聖金書 家語 十五卷 五十一

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孔子見齊景公悅焉請置驪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八謂弟子曰吾聞君子賞功受賞今吾言于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于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于外館景公造馬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遠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

子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通益之謂也通彌益而

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畜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

孔聖全書

家語

十五卷

十一

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况人乎○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食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趨而有危亡之敗也○子路問于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非有貞節之義也魯精姚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失不慎其物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

子之意庸知于意不以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悔難哉○

子耘爪誤斬其根魯背怒建大杖以擊其背魯子仆地而不知人父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魯魯曰嚮也參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魯皆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魯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于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魯腰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槓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事父妾身以待暴怒殛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魯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荊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孔聖全書

家語

十五卷

五上

○子夏問於孔子曰類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于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于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子曰辟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信也君子言不賜能敏而不能謹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無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

以事吾而弗貳也。○孔子遊于泰山，見榮聲期，抑存以行于
廊之野，鹿裘帶素，瑟而歌。抑存以孔子問曰：「先生所以
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其多而至于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
既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
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極祿者，吾既以行年九
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
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于行義，弱于受諫，休于待祿，
慎于治身。」史鱣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
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三言，而未之能行也。」

孔聖全書

家語

十五卷

五十三

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
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
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二子，顏回也。○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
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
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
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
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
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善。」君子依俗者固不困，
依富者固不窮，馬、蚊、斬足，行何也？以其轉之者，眾。孔子曰：

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

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

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

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

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予，不從父之教，

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

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

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明，是中人所以由之令。之令，教令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也；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

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

聚砂而兩之，言立也。非其人如會鑿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

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

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名，不曠也。山不宜宜，作地，言不以山

而來，不不，不曠也。衣衣，不曠也。提提，不曠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

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

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思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

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已

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

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郊東魯縣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肇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于鳥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也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吏民者也九扈為九龍正虐民使無淫者也自顓頊氏以來不孔聖全書

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時年二十七遂見郊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天子失官二句蓋古語

王肅曰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郊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郊子故孔子發此言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音商商音姓採薪于大野今在東平縣東北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麋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及扶杖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

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吾是以傷焉麟者聖人之瑞也

○季桓子穿井獲如王壬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于費而于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蜺蜺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

○吳伐越毀也會稽獲巨骨一節車馬吳子使來聘于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于大夫及孔子及大夫孔子爵之爵之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于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孔子

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神守山川之神諸侯社稷為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神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于王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注其守封嵎名山山者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霍氏今日夫人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

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賁之于上館時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楷木矢貫之石器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至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

史 77—633

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之金
牘如之○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為魯大夫也邾子執王高其
容仰定公受王卑其容俯以王所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
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
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法度心以亡
失嘉事朝聘嘉事也不體不得其體何以能久高仰驕卑俯替驕近亂替
近疾若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
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官名災及宗
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
孔聖全書

檀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
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
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
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不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
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于季孫又將殺之不尅而奔求容于齊
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
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僉何也

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
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于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
失閏也○吳王夫差將與魯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二年子
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于王伯王官侯
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于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
君則晉成為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
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
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欺吳也何也世有職焉何
名自襄已來之改之公是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語
言于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于孔子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于說矣
孔聖全書

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
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
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
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尊賢之教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
不知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哀公問政于孔子至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至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止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惡遠色賤貨而尊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

孔聖全書 家語 卷一 五卷 三十一

使薄歛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廬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至誠者天之至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体定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于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中段同中席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欲聞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與魂非二也充于四肢百體為氣而所以動作則魄也魄精氣之寓行也氣魂魄會謂之生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生必有死形魄歸于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鬼之為歸也而魂氣升升而亦曰歸者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自死合鬼與神而有也死而氣散復自有而無也亦歸之而已矣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是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疏遠近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仁人之德教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而不欲生思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謂也敬而致之天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記作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孔聖全書 家語 卷一 五卷 三十一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欲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人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葬于土化謂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遠廟也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祇自此聽且速焉教以二端端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也建鼓朝事燔燎膋蕭所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

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嚮之必樂已至必哀已至謂祭事以畢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莊子呂氏春秋作魯莊公問顏回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謔人乎三日而校來謂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駢裂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趨促駕召顏回至公曰前日衆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借責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顏回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

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計懷詐以爲知羣人之有過耻學而修不能小人也

○顏回問君子至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顏回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馬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曰思也夫

○叔孫武叔見于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孔子之來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魯國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决子曰回也善于識音矣

○魯定公問於顏回至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駢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

越席而起至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云前同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性情之理通于物
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觀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
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竊神知禮德之盛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
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
所害而卒
文仲其身雖殺而言不枉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殺言立所以為
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不及武仲也回曰可
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知下惠之賢而位置六關六關開名魯本無
此關文仲置之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
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
所害而卒
文仲其身雖殺而言不枉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殺言立所以為
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不及武仲也回曰可
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知下惠之賢而位置六關六關開名魯本無
此關文仲置之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
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
所害而卒
文仲其身雖殺而言不枉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殺言立所以為
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不及武仲也回曰可
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知下惠之賢而位置六關六關開名魯本無
此關文仲置之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
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
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劬子曰吾非此之問
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
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此章御狂馬不
釋其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問孰不順成毀人惡士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
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
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之益深乎子路再拜曰敢
受教哉○子路初見孔子至毀仁惡仕情惡仁者必近于刑
云前○子路將西行辭于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車一作贈汝以
言乎子路對曰請以言子曰不疆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
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一作謹此五
者而已矣子路曰
由請終身奉之身奉之
○子路將行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
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皆在五者中矣親
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於禮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辭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_{表耳}以辭取人則失之宰子_{子羽長}

何孟春曰史記載澹臺臺明狀貌甚惡欲害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

游至江從子第三百人設取與去取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據史記所載

則子羽形陋而行高所引孔子之言與此言同而意則反矣或問孔子于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難則固然

韓非子以爲仲尼之智而有失實聲今新辯證于宰子世

孔聖金書 家語 十五卷 六十五

主之聽眩于仲尼苟悅其言因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

警世主似矣而以仲尼爲真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

相子羽而失之不審何隱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

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

矣此術士之鬼談突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謂失之

云者欲人知言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亦托諸身驗

者言之以教人之意論駕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

誰爲哉韓非王充之徒殆是癡人前不可與說夢耳魏王朝

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抑亦難據故也

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辭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于宰子以貌度性失之于子羽聖人之于聰察精矣

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

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于前世而書

傳記其效驗之于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候

侯而已

○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

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方至患而弗憂孔蔑曰行已

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_{一作備其}毋以其所不能疑

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

孔聖金書 家語 十五卷 六十六

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

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

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

宜焉_{後相因也}學焉得習_{言不得}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

親戚是以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之道

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

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

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無以

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

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為桓子孔子又見之

宰父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勤今夫子

之子司寇也日少謂在官而屈節數矣謂數見不可以已乎孔

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

亂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聘我在官其為治人聞之曰聖

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子曰

違也山十里螻蛄也螻蛄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孔子侍坐于哀公賜之棰與黍馬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

而後食棰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也棰非為食之

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崇廟以為上

盛菓屬有六而棰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

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

臣以為妨於教害于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嬀于朝靈公與嬀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

比于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于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

忠報之心在于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

寤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泄治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

懷寵不去仕于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嬖昏死而無

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孔

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

綳而舞容璵璠及文馬四十駟璵璠曲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

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

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于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

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

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屯師以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

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言婦人

取勝焉敗故可出走○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

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于楚則陳蔡危矣

今者又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

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于是乃相

與發徒兵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七日無道所通藜藿不

糝一作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弟子路而問

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吾奚為至于此子路

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
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諸夫子曰為善者
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
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
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
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閻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
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孔子赴楚聘時吳王夫差遣使迎孔子夫遇不遇者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
哉且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
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
孔聖全書 家語 卷十五 王
心生于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焉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于莒故居
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
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
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
不能為順不能為人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
能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
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
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
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

夫子何病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桓
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
孔子然後得免○楚昭王聘孔子至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
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至吾亦使爾多財吾為
爾宰宰主財者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
人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
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
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
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月
孔聖全書 家語 卷十五 王
齊桓霸心生于莒齊無知秋其君小白出奔莒句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公不禮
心生于驪氏晉獻公驪姬之謀重耳出亡遇衛衛文公不禮
故又曰驪氏及魯共公聞其新角欲觀其深淺導而觀之
遇之于是與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
難也其弗可忘矣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
良醫夫陳蔡之閒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華人也吾聞之
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于夏臺文王困
于羑里今河南湯陰縣秦穆公困于緄山左傳晉及秦成敗秦師于緄山
齊桓困于長勺魯公也魯莊公困于長勺魯公也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氏
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也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信也陳蔡

之間吾與二三子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于是乎

○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籩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于塋屋之下有埃墜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嚙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于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嚙甚乎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對曰向有埃墜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

孔聖全書

家語

卷十五

七

之則可惜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孔子遭厄于陳蔡之間其弗忘矣孔子曰惡何也是問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痛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于是乎在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摘觸不善勿違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

數者微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

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畧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一作格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適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正則百姓亂適臣便辟則群臣汚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絃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

孔聖全書

家語

卷十

七

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以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子張問入官當官治民之職於孔子至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東

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侵猶周民之詞度量而施也民之無優于其時愛之無寬于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通故明不可蔽也所見通謂所求于

通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舉立凡法象在日
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短長得其量人
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
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
至又大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
者政之始也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
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明在已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不節
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
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
善者在所能為故君子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通
聖全書 卷之十五 七
臣便僻者群僕之倫也也為衆之紀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
端則百姓亂通臣便僻則群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
倫君子修身及道察里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
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
人佚于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為上者譬如緣木馬務
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于四達之交衢萬民之救道必
于道之上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有惡之
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而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
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滿情近而暢乎遠宗一
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以一身本者也君子之民

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
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
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
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
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則僻矣古
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統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來
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
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
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瀦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
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
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死之欲
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
以取親于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取信于庶民者矣此治
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
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君子有終身之
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已得之又
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魯子敞衣而耕于魯君聞之而駭邑馬曾子固辭不受使

不義也尚知避之况於人乎哉遂還息於陬鄉此鄉非魯之陬鄉也作繁操

以哀之○孔子自衛將入晉至君子遠也傷其類者也

還息於鄒作繁操繁操曲名以哀之○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

圍之干路怒奮戰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音烏有修仁義而不

免世俗之惡音去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

若以迷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

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何孟春曰史記云孔子使從者為審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致堂胡氏曰穆公末年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

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

孔聖全書 家語 十五卷 三

三十八年而孔子生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愈也其年當有

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

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上下平而長隆額額高也其頭似堯

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不

貌之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

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

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

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

見夫子仍與於難寧我聞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

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

曰盟可肩乎孔子曰異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

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

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

死之國故男子欲他國故男子欲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叔孫公曰善

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

孔子乃逝也

○孔子曰不觀於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

淹溺之患不觀於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矣之者其不在此乎

孔聖全書 家語 十五卷 七

士慎此三者則無累于身矣○子貢問于孔子曰賜既為人下

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汨

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

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以

此也○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及任之史魚患

之數以諫靈公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我即死治喪于

此堂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

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

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吊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

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子客位進蘧伯玉

用之退弥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孔聖全書家語上卷卷之十六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舜_{側皆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
援馴猛獸以與炎帝_{帝榆}戰于阪泉之野_{今上谷地}三戰而後克之
始垂衣裳作為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
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
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
生萬民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以
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_{理四時之氣五}
行之以教衆樂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
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
不於其身聽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仁而威
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
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_{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
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禮舜龍典樂流凶而
天下服其信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輦_{一作所及莫不夷}

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子二女釁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四岳九官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此云死於蒼梧之野與孟子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于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宮之紀城云鳴條不遠此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載舜南巡狩崩于蒼梧而葬于江南九嶷是為陵零則司馬子長之說而後後學之疑者也○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喪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疊稷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孔聖全書

家語 十六卷 二

耳目治天下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桀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上世黃帝先生長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也終采也之辯也闡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畧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至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五帝久遠故用說三王有度

三王近則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雖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問即當問勿令更宿也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底篇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至其服也哀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至契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元民始之以為始也流四凶而天下服至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至敏不服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至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于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類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政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收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收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孔聖全書 家語 十六卷 三

安定胡氏曰仲尼繫易尚象制器致用無濟生民者獨稱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弗及顓辛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耳朱子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然則世本有分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而謂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者其不可從明矣

五帝第二十四

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同
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所謂進退
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意亦其所以
為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參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
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
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脩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威德而不衰
於德政皆合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之德及功能德法者為
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孟行反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
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
春論吏治國之要

孔聖全書

卷六

卷六

八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云生入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
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
地二人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甲乙丙丁戊
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為月子丑寅
午未申酉戌亥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
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春夏時主豕故豕四
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宮商角徵羽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
九三十六六主律黃鍾太簇姑洗徵羽音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
九三十七七主星日月水火木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
八主風條明庶清明景窗闔闔不周廣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

八主風

條明庶清明景窗闔闔不周廣風

主蟲故蟲八月而生

一 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
者八竅而卵生禽鳥齧嚙者九竅而胎生人獸日生者類父夜
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
也子夏曰商聞山書經如山海曰地東西為經東西南北為
經南北曰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
川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得明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
人柔地墳土之人墳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土之人
醜土之人地墳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
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
龍為之長倮一作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敢問其皆然乎
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商
聞至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
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
鱗夏食而冬蟄蛰吞者八竅而卵生反所所鱗反者九竅
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反者無上齒無角反齒者有角反無
角無後齒者羊屬淮南子曰無角者膏而無角者膏無有角者膏
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化至陽主壯敢問其然乎孔子
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至丘陵為
牡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蚌蛤之是故堅
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

孔聖全書

卷六

卷六

九

原上細嫩耗耗之人醜醜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一作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至保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地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一何孟春曰麟鳳龜龍各為之長宜矣至於人者則萬物之靈孔聖全書

家語

卷十六

十

也一人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智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為一是人也者豈獨長保蟲而已哉禮記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也管子曰夫人頭多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予喜怒故膽為雲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節當天之數也形體有骨肉當地之厚也有九竅脉理常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

本命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分謂分受之分董子形於一謂之性形謂形體也性者天之理也命者天之運也性者善之謂也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周子曰無極之善一者善之謂也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周子曰無極之善一者善之謂也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數一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不具者有五焉無目不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故人一生及三月而微煦煦人也然後有見八月而生齒然後能食期年而生臍然後能行三年而能言性合然後能言十有六年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

孔聖全書

家語

卷十六

十一

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也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閨外之非儀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無子淫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為其逆德也無子者為其絕世也淫僻者為其亂族也嫉妬者為其亂家也惡疾者為其不可供案盛也多口舌者為其離親也竊盜者為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其經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凡此皆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魯哀公問於孔子至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孔子至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

著者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鞭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則稱道而不亂者不在此位也在此位則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脩身而後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所中於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雙柏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讀之者曰奔軍之將云同前

何孟春曰或問盛德者不為媿人之舉孔子溫良恭讓於鄉黨似不能言者矍相之圃之射不已甚乎曰與叔管疑焉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為此說將以推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也得我心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展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至飲酒之節肝反不廢朝肝展也展善不廢夕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第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親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同札記解飲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蟻索也歲暮祭名歲十有二月索群神而祭之今之臘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聖全書

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家語

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新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去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

角重粟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用駢尚赤也用犢貴神一作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

龜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櫛官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天子立手

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于庫門之內戒百姓也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于庫門之內戒百姓也

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則天子及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泥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聽上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象天也服裘以臨燔柴載冕璪十有加詳此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記郊特牲

○定公問於孔子曰至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誠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報白也王風與朝服以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

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泥埽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大裘爲被裘象天之言被大裘象天

而泥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裘以臨燔柴載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畢一獻之禮不足

以大饗裕祭太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具矣不足祭天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二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責其不犯也制五刑聖制勝而不用所以致治也凡夫

人之爲姦邪竊盜罪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
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罪
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
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
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
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
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教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
崇敬讓也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
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
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
孔聖全書 卷之十六 二

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
遺教讓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
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
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
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
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
刑是謂爲民設罪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
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脩而
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教也其犯姦邪靡
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
孔聖全書 卷之十六 二十一

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罪而陷
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
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
故雖有姦邪賊盜罪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
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
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喪祭之禮明則
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義
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
敬長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

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脩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音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猶不忍斥然以正呼之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所以愧耻之也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耳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則君不使人摔抑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孔聖金書 家語 卷之二十三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紮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制也制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孔子曰古者有司冠正刑明辟以察微

必三訊焉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音救從重凡作刑罰輕無赦凡制五戒必即天倫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音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洗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更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有然後制刑是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

○仲弓問

於是乎用刑矣願五刑必即天倫即就也就天倫論謂合天德行

批聖金書

家語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刑罰則輕無赦行刑之官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反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尤過也麗附也人罰之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音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微獄必三訊焉一訊群臣二訊群吏三訊萬民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簡誠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指無簡則不聽也則洗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嬰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

不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或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郭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王公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有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以誣法遁名改作變言與物名也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作淫聲淫聲亂人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行下言詐而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弼余六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與於蜡賓在魯與為蜡祭之賓徹然而嘆仲尼之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

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記蓋聞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幼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天道既隱天下為家家以傳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人世及以為禮有封爵者父子相傳為世兄弟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以為己為功故謀是用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野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必本於天後於地列其鬼神產於養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曰今之在位者莫知有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親周道幽厲傷之吾舍捨言何適矣夫郊及禘皆非禮也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

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饗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夫聖人能以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蒼生之意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茲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彼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書日星，地秉陰，載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元氣，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故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是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播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耨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父子為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國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飾，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安，天下之肥也。天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畢，賓客乃出遊於觀之上，觀者皆曰：「喟然而嘆。」言偃侍曰：「至力惡其不為於身，不必為人，德惠也是以姦謀閉而不興，至禹湯文武成王，則公由此而遷焉之也。未有不謚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射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詩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知是謂幽國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臣危，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故龍以為畜而魚鮪不食，龍也鳳以為畜而鳥不食，鳳也麟以為畜而獸不食，麟也龜以為畜而人不可食，龜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水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令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順也。用

民必順至此順之實也與衆共之也以上同前家語古者

何孟春曰周公相成王而得其政與二王不同則魯之雖同

於杞宋明矣夫子於此不正言其失而但曰同是禮也前已

言非禮矣春秋意但曰魯之有天子禮樂乃周之末王賜之

非成王也會惠公嘗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

公止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

由平王以下乎然則此所稱天子之云非成王也

冠頌第三十三一作冠頌

邾隱公既即位邾今于州縣城也隱公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

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

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

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

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

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以為成人之事者也何

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

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

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議焉天子冠

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

朝于祖以見于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

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當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

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衣職錄若異命

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

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并啟嗟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綬委

貌周道也章甫啟道也母追權夏后氏之道也邾隱公既

即位至與人君無所殊也無與天子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

邾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至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

王而朝于祖而設者謂武王崩後五月周公攝政冠成王痛哉

以見於諸侯至遠於年長當於時奪民時也惠於財至此周公

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

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

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

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也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

朝服素畢服朝而畢公冠四加加玄冕祭加玄冕其制幣于

賓則束帛乘馬謂之人幣乘馬謂之馬幣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

王之太子庶子皆冠天子自為三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

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

布齋則緇之其緇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緇未聞之於古今則冠

而幣之可也幣之不復冠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

曰周并啟嗟夏收一也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綬委貌周道也章

常所服也

矣

不家語

卷六

341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
八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
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
壇墍而祭之乃爲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曰太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父曰王考
廟祖曰皇考廟曾祖曰顯考廟高祖曰祖考廟皆月祭之望嘗乃
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祧
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
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壇墀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去壇爲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
 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
 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也士二廟曰王
 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
 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
 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其制皆不毀也○衛將軍文
 子至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
 下之親皆月祭之遠廟爲祧祧遠意親盡爲祧二親者高祖及
 爲近父祖皆月祭之遠廟爲祧祧遠意親盡爲祧二親者高祖及
 廟有功者謂之祖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武王是也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姚享嘗乃止四時諸
 孔聖金書
 今家語
 十六卷
 三十一
 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姑祖享嘗乃
 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
 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祖合於庶人無廟四
 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禮典皆有七廟之
 王者稱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文唯玄昭小記云
 始祖故立四廟今有虞亦始王者而既立七廟矣則喪服小記
 之言亦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
 年大祭之所及也啟周禘饗五應爲大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
 不爲太祖雖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
 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周文王武王是二廟自有
 可謂失祖宗乃謂之二姚又以爲配食明堂之名亦
 虞事也○子羔問曰祭典三晉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祖顓頊而宗禹啟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
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且廟可也若有虞宗
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
善如汝所聞也如放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
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憩也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
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第三十五

子路鼓瑟舊本作琴今有北鄙之聲論語由之瑟與焉孔子聞
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
孔聖金書 卷十六 三十一

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
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柔而居中以養生育之
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淫荒之動不存於體也乃
所謂存之氣安樂之爲也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
爲基故其音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載
於心也溫儉恭端之動不存於體也乃所以爲亂亡之風矣
之爲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
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流泉至今王公大人述而不釋故紂好爲
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大人以爲笑夫舜起布衣

復舍和展中行善而終以帝紂爲天子好荒淫剛厲暴賊而終

以下非各所脩之致乎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配也曾無意
於先王之制而又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冉
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爾爾而入於斯宜矣
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由善聞過於此可見其義未真地曰仕衛竟死其誰哀哉
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
之動不存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
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
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至至今王公大人

孔聖金書

卷十六

三十一

人舉以爲誠夫舜起布衣積德令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
暴亂而終以亡至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
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
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
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
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一間曰孔子有所謬然思焉存
所畢反然高望而遠眺也曰丘追得其爲人矣近雖物感而
黑頰然而長瞻用志廣如望平遠也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
爲此師襄子避席拱手曰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

王操○周賓年買侍坐於孔子至敢問遲矣而又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至五成而分陟周公左邵公右六成而後綴以崇其天子焉衆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分陟而後所以事蚤濟從事又立於綴至車甲則象之而藏之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至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六者天下之大教也二句意似重疊食三老五更云同禮記樂記

問王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王而賤珉者何也爲夫王之棄孔聖金書家語十六卷三十四

而珉之多乎孔子曰惡音賜是何言也夫君子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智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劓行也垂之如璽禮也折而不撓勇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乎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王之章章詩云言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與記太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此四字竊疑在下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宗辭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詩之失愚失

厚之失也務於溫柔敦書之失誣誣通遠而樂之失奢

知和之有節易之失賊賊務繁靜精微而不禮之失煩恭儉

自紛擾春秋之失亂非此六者之失不善學者之罪也其爲人

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

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繁靜精微而不賊則

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

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吐納雷霆雷建流形萬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見是故聖人之教與天參○孔子

孔聖金書家語十六卷三十五

曰入其國至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

降神往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

武之德矣其文德協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

其令問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三王之德也

何孟春曰聖人既爲天民之先覺固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天

地之教見於風雨霜露雷霆聖人之教發於詩書樂易禮春

秋其造物之功一也而有失之愚誣奢賊煩亂者蓋猶胎殖

卵腐枝敗幹傾者當覆天地亦將如之何哉按此篇文義首

尾甚屬而禮記顧析之兩處中間字句少有異同漢儒其亦

不善於附會者矣記作者欲將至有開必先朱子曰禮記

是家語家語爲吳若說者欲則又減不

意底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曰巧之室則有禩室而作也言曰禩作室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禩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列孔聖金書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門屏之間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金書也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一作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夫人之惑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孔子在衛聞齊景公將欲為亂而憚高國鮑晏齊大夫高國鮑晏父鮑晏父鮑國憂嬰回族也因敬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嬰所處也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

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夫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王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王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後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

襲其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左傳黃池之會，無晉，晉與吳師事，是年越入吳，歸與越平，越未滅吳。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散吳，使其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至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伯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天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路聖全書 家語 十六卷 四十一

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其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越王頻首許，薛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頻首言於其王曰：越悉境內之兵三千人，以事其王，告子貢，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率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其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幣，其晉遂會於黃池，越王襲其之國，其王歸，與越戰，城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云 同前

何孟春曰：前言吾欲屈節於田常，又言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此記者之陋也。今史記等書並無之，此書所載豈孔安

國之所撰次者乎？蓋節當屈不當屈，孟子所謂枉已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孔子云：亂齊存魯，夫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聖人豈亂人國者哉？以存父母之國為初願，可也，而必亂人之國，以存父母之國，非孔子之心也。此而可為，則子柳之謂粥人之母，以塗其母也，無不可為矣。○又曰：此篇曰屈節，失所以為名矣。子路之問，孔子之答，未必然也。好事者蓋因子貢之事，而妄為之引緒耳。觀篇中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及聖人所謂屈節求其伸者之言，可知矣。然則子貢之事，亦豈其真也哉？好事者為之，而後人轉相附會，如國語越絕書，其越春秋史記皆彼此吠聲，飾事以誇多耳。子貢之在聖

門，以言語稱孔子，謂其言而中，多言而已，而何至是果若是則子貢乃真口舌之人，傾覆之徒，何以為子貢，而孔子不知其出為列國之禍而許之，至事已矣，而後責之，又何以為孔子哉？左傳載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而此又有孔子具亡越霸之言，其妄不假辯矣。然則子貢全無是事乎？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夫子貢使齊或有之，而非夫子使之也。子貢未嘗之具之越之晉也，然則韓非之所記，頗可信，然其理之可信者耳。○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具以哀公二十二年滅時具未滅也，豈遂

知其將亡而言之乎

○孔子弟子有宓一作子賤者仕於魯單父音甫宰恐魯君聽謔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但至官宓音甫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音甫報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舊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孔聖全書家語卷之六單父四十一管邈發所夢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向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謂放民出皆獲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二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遽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曾不加強養身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世不息率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人吾豈忍見宓子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如衣於既獎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歸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郎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音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鰓音鰓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枚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開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柳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也孔聖全書家語卷之六四十一已也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况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柳原壤登木曰父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狌之班然執女婚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甚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時年三十三齊侯出田在昭公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臣臣不覩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一爾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建也之

柳宗元守道論曰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也夫官所以行道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孔子覽晉志晉之趙盾從兄趙盾公名夷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記晉趙盾從兄趙盾公名夷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記晉趙盾從兄趙盾公名夷趙盾亡未及山而還示于朝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云不重出

何孟春曰此言左傳載之或疑非孔子之言也奸臣令人弑君身越境而還其無罪乎曰本文越境乃免謂不與聞乎故者耳不謂與聞乎故者越境而還即免罪也越境可以免罪則討賊者之可免罪在其中矣亦惟不與聞乎故者乃可耳

孔聖全書

家語

十六卷

四十四

不然司馬昭之誅成齊亦得以免罪乎君子惡夫迹之近惡者無其惡而有其迹罪終不可釋也此夫子之有惜於盾也然則盾不與聞乎故者歟靈公之立非盾意也公之所以積憾於盾有不在於盾之驟諫者盾覺之而私樹黨焉穿之成手弑將誰為哉而謂盾不與聞乎故其可乎今家語所載與左傳合者時人之鑿說而記者之妄傳也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之明也然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也吾聞為國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譬之若防水也太

央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央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導之也諷明曰然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宣唯二三臣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親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按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產位故為是言○鄭有鄉校至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云同前○鄭子產有疾謂

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左傳載此在昭公二十一年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至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抄盜取人於崔崔音符符音之澤至古之遺愛也見左傳不重出

何孟春曰聖經無猛字此篇之言殆未必實夫居上以寬為主夫子不曰施之紂之二乎寬則可施也而猛不可施則少紂之而已夫子之謂猛蓋承子產之言及之子產之謂猛抑豈後世剛暴酷戾之為不過欲飭紀綱嚴法制使民知森然其不可犯而或犯之者屹然其不可脫耳子產而尚猛如後世之為則亦不得為惠人不得為簡仁不得有遺愛矣

孔聖全書

家語

十六卷

四十五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素老而取奴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

御爲命也

按淮南子云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怒乃以問其傅宰析睢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析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析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土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爲上耳注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

孔聖全書

家語

十六卷

四十六

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等墳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爲右季氏曰

須也弱也子曰能用命矣及齊師戰于郊未踰溝前有不備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季孫處不素請三刻而踰之

要信三刻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

孔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却敵合於義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

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取

學於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也一作大聖無不

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

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除父借而昭公在外時爲季命也命二夫人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

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

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云君子是則是做孟僖子可則做僖子已所病以海其嗣大雅

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鍾焉延陵季

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燕巢

危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

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已服義可謂善

改矣○楚靈王沐修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

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爲官不可爲良史曰臣

又乃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志將遍行天下使皆有車徹並

馬迹焉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

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爲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期

辱於乾谿靈王起童華之臺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釋

詩以諫順哉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

之曰此哀亦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處

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禮記作使子路伯之母歎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紵反冠公侯之夫人加之紵為弱反纁屈而紵紵之上覆也冠鄉之內子也為大帶命婦之妻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社而賦事燕而獻功各祭祭而獻其功也男女紡績僇曾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禮朝夕怙勤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墮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削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仕者國有道則蓋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疾子食於淫亂之朝齊慶莊通於人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則是智之不如蔡蔡猶能衛其足蔡頤蔡隨日轉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受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治公田

而底也其遠近什一而稅賦里廛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識其老幼幼或重或輕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稅禾秉告米芻藿不是過先王以為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欲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季孫若已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曲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哀公問於孔子曰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為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有而不並不錯則隨隨厚齒而行也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弱不置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

五十不為旬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克得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眾感以義况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特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志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大如介也恃楚眾馮陵弊邑是以有往年之告陳所侵未復命至晉人曰其辭孔聖全書 家語 十六卷 五十一

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也非文辭其為功小子慎哉見左傳○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如孟亂故也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名穆子返魯以告為內豎相家牛謂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孔大從也殺嫡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至四國順之昭子有焉見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之攝理官名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樂獄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於叔向叔向曰三姦同坐施生戮死也施行也宣子問其於叔向叔向曰三姦同坐施生戮死也

叔魚之罪不為末也或左傳云見左傳○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重也曰昔曰天子班貢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晉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也詩云見左傳○晉魏獻子魏為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欒戚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將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周有師師叔周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云不重出○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鍾三十斤謂之鍾四以鑄刑鼎至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慶也文公孔聖全書 家語 十六卷 五十一

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晉文作執秩之官以為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民將棄神而徵於何業之守也民不奉上則貴云見左傳○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為災王弗祭大夫請祭諸孤王曰三代命祀云不重出○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婦為之立宮與文子女知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會蘄伯玉之家文子執而訪焉孔子曰蘄伯玉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子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以諸鬼神而無憾也用之則有名季康子言

於哀公以幣迎孔子。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傳見左

○齊陳恒弑其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過朝，告於哀公。陳

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見左傳

○衛孫桓子孫良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子

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子奚。子奚辭，請

曲慝之樂。諸侯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司徒司馬司空馬

仕衛，聞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云不重出

按子路之問，乃後仕衛時聞其事而問也。事在魯成公二年。

子貢問第三十九一作曲禮

孔聖全書家語十六卷 五十一

子貢問於孔子曰：魯文公實名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

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

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按史記：晉侯會諸侯於溫，河欲率之朝，力未能，恐其有畔

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魯僖公二十八年冬，王申，遂率諸侯朝

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

春秋諱之也。

○孔子在宋，見桓魋。宋司馬自為石櫟，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

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

不豫也。先備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

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哉？而官敬叔以富得

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玉以朝。敬叔位也

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矣。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

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奸，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弗敢敗，吾懼

將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以謝而後循禮施

何孟春曰：禮檀弓篇記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

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有子此言，其

足補此章之義乎？嗚呼！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

美於棺槨，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矜且趨焉，以求利

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為也。欲全其既死之軀，而用以為

民制，孔子何取乎？檀弓所載，蓋聞之此而傳之謬者也。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對曰：

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祀不懸。不作

祀以下牲。如常祭用太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用特豕，豕者，用特豚。賢君自貶以救民之

禮也。○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失二著

孰賢？孔子曰：管仲鏹簋而朱紼，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

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

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又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古而頰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

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孫叔敖相楚使車牛馬犢餅羹炙
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此論與

○子游問喪之具送終物孔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
焉手齊齊者齊中之義記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歛手
足形還旋音壙蓋畢即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禮
一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
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孔
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
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
孔聖全書 家語 十六卷 五十五
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
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孔子為大司寇
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夫
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
司故拜之
○冉求曰昔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
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
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祭竈報其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
柴也故曰禮也者由猶禮也禮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
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貍遇敗焉師
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
謀人之國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罰則無討有
之教誥則臣無討○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
哭之哀覘觀也之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
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以是周任
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
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執其弓又
孔聖全書 家語 十六卷 五十五
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
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
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
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
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
而退瓊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
掘中雷力故反而浴毀龜而綴足襲於牀及塋毀宗而踐行也
則不復有事於此也也足不欲令僻長
也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
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敗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

禮不求變俗天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哀仲卒主手猶縵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况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之遇人入保保保驛邑有扶而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謂時賦稅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

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雙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殯童汪錡問於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殯乎

○魯昭公夫人具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過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絰而不拜以季氏無故已亦不成禮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上下有章謂上下章則也曰爾母從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則曰曰爾母從

從爾母也爾蓋榛以為舛長尺而總八寸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穎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啓穎穎乎其順啓穎而後拜頌乎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工也○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至若速返而

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見禮記○卜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至哭踊有節而變除有節

○孟獻子禫慙而不樂可御而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為之孝飲水足形旋也便也而

無槨稱其財為之禮貧何傷乎

○具延陵季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具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

欲以時服而已其墳掩坎深不至於泉其壘無罌器之贈既其封其封廣輪辨坎其高可時隱也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土土命也若氣則無所不之則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

○伯高死于衛至今於野則已踈至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

妾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再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從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而

見禮記
不重此

○子路有姊之喪至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

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見禮記

重○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

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禮記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

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

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

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

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孔聖金書 家語 十六卷 五十一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通

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姓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

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子夏問第四十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至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

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作周公相踐阼而治抗

也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

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昔者周公攝政踐阼

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

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讀若延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伯禽

之是故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

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世子

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君欲令成王之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

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

慎也行一物而三善兼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

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

父在則禮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我齒

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

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禮記無然而眾知長

孔聖金書 家語 十六卷 五十一

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

尊君親親也故學音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

焉音之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此一物語曰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至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

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

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

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

于大也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伯禽見禮記文王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璫環飲贈以珠玉璫與君佩也昭公在

廟嘗佩璫與故其卒也 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階而救焉曰
桓子斯欲用之以飲 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階而救焉曰
送死者而以實王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
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
君乃止

按左傳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陽虎將以璫與飲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王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然則當時蓋已知是懷之
言矣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子路為衛孔氏邑衛有蒯聵之難蒯聵
事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

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
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醢師大家曰子路遊學至
助助身死於衛獲不食何補益乎曰吾何忍食此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
言語飲食行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
地若此者由文矣哉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
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
有殤則浴首有殤則沐病則飲酒食肉饗瘠而病君子不為也

毀則死者君子為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
無所殯矣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
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之惡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
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
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尅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食子夏問曰
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
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食而作辭曰疏食
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
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為之服禮與孔子曰
仲遇盜取一人為上之為公臣曰所以遊解者可人也公許管
仲卒桓公使為之官於大夫者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情
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契而已

○子貢問於孔子曰敗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
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
為其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敗以慈吾從周敗人既練之明日而
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感

猶根吾從股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者悲哀三年憂喪之子達於禮者也○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為也

孔聖全書

家語

卷六

六十三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駟以贈之子貢曰所於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吾聞魯大夫練杖而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杖而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飲舉尸者出武叔從之出乃袒

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飲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正事

○齊晏桓子卒平仲處衰斬直經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駭人之非惡辭以避怨義也夫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為齊乘馬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信子也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

孔聖全書

家語

卷六

六十三

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司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司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司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病於同不以回讎事人不蓋也非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邠人子章卒哭之呼戚舊說以戚子蒲名人少名戚者又哭名父不近人情疑邪第自謂亡戚也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欲留不嫁嫁婦無拊膺也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

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則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道也故主重焉重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朝也周人徹重焉周人作主徹重就所倚處而治請問喪朝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者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死謂子貢曰路馬常所死則藏之以惟徇則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有陷於土焉

公西赤問第四十一一作曲禮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而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以罪免也死則葬之以仕一作禮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子游問於孔子曰塋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人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建閭而奠終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疆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子戶堂事當子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一方氏曰君子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父而怠焉君速而敬禮以敬為主也孔子所以善之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考文王之長子也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肅立其弟衍子游以聞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塋將立塋焉曰古者不祔塋為不忍先死者之後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刻公以來相塋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塋於防曰吾聞之有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謂籩也而瓦不成塋

勝琴瑟張而不平，笙卒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鼗，先尹實其具，其可以懸也。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而用殉也。報人以從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祭，奉薦而進，其親親之奉也。慤，質也。趨，趨也。數言少，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何也？」言少夫子曰：「夫各有其當也。」義不重出

本始解第四十一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成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折肉

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爲殷後，與

國于宋。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金，微子之弟，號微仲，齊

思所立。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潘公熙。一作潘公熙

熙生弗公何，何當嗣。一作當而讓其弟厲公焉。何生宋父周，周

生世父勝，勝世爲宋卿，勝生正考甫，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一作

後以孔爲氏焉。自弗父何至孔父嘉五世，親嘉一作生木金父

木金父生皇夷父，一作其子爲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故孔

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

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

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

三女曰：「限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先聖王之裔也。」成湯聖人，後今其

入身長九十一，又武力絕倫，其重一作之。按左傳：襄公十年，

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

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已上史記索隱引家語：「齊於尼丘之

山生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生三歲

而梁紇死，葬於防山。山在魯東，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母死乃殯於五

父之衢。衢在闕里，人之見之者皆以爲壘也。其慎諸君也，蓋殯

李氏，孔子之母，既繞而見，不非之也。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

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娶之，魚之生也。魯昭公稱使人遺之鯉

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孔子之先，子爵初武王，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

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

罪人斯得，乃命微子爲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放

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

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

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

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與生

弗父何及厲公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
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則爲公族故
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
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寧夷寧夷生防叔防叔生華氏之禍而
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
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遂以曼之徵
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
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云 同前

何孟春曰史記潛公子鮒祖弑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無何
讓立之事又曰家語以弗父何爲潛公鮒子然諸家引家語

孔聖金書

家語

卷十六

六

或作煬公其又作哀公鮒本多不同疑必有誤按史記載潛
公名其煬公名鮒云潛公其弟煬公鮒立潛公子鮒祖弑
煬公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而不載弗父何爲何人之子
及其所讓之實若何爲鮒子則鮒祖乃不共戴天之人胡讓
之云乎何之後家語曰世爲宋卿若其與鮒祖有父仇何央
無爲卿之理而鮒祖亦央無使得在位之理然則何必共之
適子當嗣而讓也明矣○杜預注左傳云孔子六代祖孔父
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遷史與此云防叔始奔魯則去華
氏之禍三世矣於事不通當從杜注○按史記魯襄公二十
二年而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

孔聖金書

家語

卷十六

六

生比史後一年殺羊傳年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則又差一
月賈逵服虔注經皆以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杜預注左傳主
馬遷而司馬貞注遷史又主公羊殺梁而證其誤自是說年
與月與日者益不齊宋景濂有辯載于後○史記孔子疑其
父墓處母諱之也注者謂顏氏并年適梁紇無幾死以寡
爲嫌不從送葬不知其墓處故不告其言近誣矣○記注禮
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欲致人疑間或有知者告之也見柩
行於路皆以爲殯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輓塋引飾棺以
柳娶此則殯引耳是亦曲說○按記此篇載孔子既得合塋
於防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及門人後由甚至孔子問焉
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泣然流涕曰吾聞之
古不脩墓時孔子則既有門人從事矣曾無與防防墓者邪
防墓之崩春亦竊嘗疑之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
之藏而爲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始塋才封而遇雨遽
崩者邪孔子之泣然而云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
人乎人情於此有不但已者○前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之
云以古人送終凡百甚不苟也其爲墓必完以堅無後事脩
焉耳豈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能堅完其墓者邪○索隱引
家語季氏饗士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也或云嗜學
之意者亦疑無此事若史記遷注見結於陽虎之言又因是

而緣飾之誣益甚矣

○孟僖子病將死昭公二十四年仲孫閱召其大夫曰禮人之

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

宋其祖弗父何孔子十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何之曾孫

祖佐戴武宣史記宋戴公武公名三命茲其世與恭同

故其鬲銘云考父廟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僂偃俯皆

位有焉下而曲躬有淺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謂諸公門

饘於是鬻於是言已位高而心益下不敢奢後故

以養生也其共也如是吾聞臧孫紇武仲有言曰聖人有

明德者君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

孔聖全書今家語卷十六上

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指孔丘使事之而學禮焉以

定其位故孟懿子何與南宮敬叔又字容又字適一名緇師事

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可

則倣已矣

何孟春曰史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

懿子曰孔丘年少達禮其達者與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

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按左傳昭公七年公至

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無與孔

子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之所言者則在昭公二十四年

二月將卒之時時孔子年三十有四矣而子長通作丙寅年

事而為年少知禮以求合於年十七之說誤矣

○齊太史子與公孫與也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

典籍銷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易卦伏羲所作

辭曰周易世更三代是為三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者

矣凡所教誨東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當作素王乎

素王有德無位之稱夫何其盛也

○齊太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

聞予之名不觀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實貴也乃今而後知泰

山之為高渤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

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

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

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夫何其盛也敬叔

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

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

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

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蚤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

折其壤乎喆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

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伏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讀若微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嘆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也子疇讀若壽昔之夜昨暮夢坐奠陳也於兩楹之閒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主所由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賓主相夾之地考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故曰與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耶殷人也以殷人而夢殷時生奠於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一作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終七日天時年七十三矣○孔子蚤作起負手至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

三矣

孔聖全書

卷六

三十一

何孟春曰公羊穀梁載孔子生左傳載孔子卒左傳不具壽數而史記稱七十三與此載同據公羊穀梁生年則孔子當七十四史記載孔子生比公羊穀梁後一年故每少一歲也○哀公誄音嬰哀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孔子俾屏音予一人以在位音無依音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音無以音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哀公三十七年欲以越伐魯而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失志為昏失所為怨也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天子自誄一君兩失之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一作馬哈以蔬米也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

而恭維也組綬棺四寸栢槨五寸飾桐一作腐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切練設旒夏也蕙用三王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孔子塋於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凡六年然後去自後群弟子及魯人往從墓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焉

○哀公誄曰至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經反反夏曰八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

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後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華殯壘焉哈以疎米經水也具至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栢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見吾封若夏屋者今之殿形中高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上又易馬鬣封之謂也俗間今徒一日三斬板以封六斬板勝其高四尺也尚也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為孔子之友回之德行著各孔子稱其仁焉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以德行著各孔子稱其孝焉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各有惡疾孔子曰命矣夫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不賢之父以德行者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應足以長人任宰事魯人字子我有口木以言語著各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木以言語著各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各仲由字子有魯人字子路字子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各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各史記孔子以子卜商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今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各已上十人即論語四科之所列者而著各之顏孫師陳人鄭名云亦本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言之嘯其泥失顛孫師陳人鄭亦陳之傳焉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有容貌質實寬重曾參南武城人兩武城故曰南也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濟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安公正無私高柴齊人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為人篤學而有法史記子羔長不盈字子羔人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史記子賤長不盈字子賤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

姓不忍欺孔子大之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弱也仕於季氏有若魯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三歲為人驪識志好古道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開賓客主儀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有守貧而樂道公冶長魯人字子長少孔子二十六歲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南宮縚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公皙充魯人字季沉少次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袖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可以知曾點史記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脩之孔子甚賢矣孔聖全書 卷十六 家語 子路 子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各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各史記孔子以子卜商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今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各已上十人即論語四科之所列者而著各之顏孫師陳人鄭名云亦本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言之嘯其泥失顛孫師陳人鄭亦陳之傳焉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有容貌質實寬重曾參南武城人兩武城故曰南也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濟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安公正無私高柴齊人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為人篤學而有法史記子羔長不盈字子羔人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史記子賤長不盈字子賤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

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冉儒史記魯人字子魚一字少孔子五
十歲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伯虎魯人字子楷一
折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一作衛人楚人字子石少孔子五
十三歲曹邴蔡人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陳亢陳人字子亢一
字子禽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
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之子名見而訪之秦祖秦
人字子南矣咸史記魯人字子哲一作公祖句茲魯人字子
之廉潔衛人字子庸公西與一作魯人字子之一作罕父黑魯
人字子黑一作公西藏魯人字子尚一作穰駟赤秦人字子從
魯作冉季魯人字子產薛邦魯人字子從一作後處一作齊人
孔聖全書家語十六卷
字里之一作縣玄賈魯人字子象左野史記魯人字子行狄
黑衛人字哲之一作商澤魯人字子季一作任不齊楚人字子
選榮祈一作魯人字子祺顏會魯人字子聲原亢一作魯人字
子籍公有史記魯人字子仲一作秦非魯人字子之漆雕從
史記漆雕從父魯人字子文燕伋一作秦人字子思公夏守一作魯人
字子乘句井疆衛人字子界叔乘魯人字子車石子蜀史記
蜀成紀秦人字子明邽選史記魯人字子飲史記施之常魯人
字子恒一作申續魯人字子周史記申堂魯人字子聲顏之僕
魯人字子叔孔弗史記作志孔子字子蔑漆雕脩史記作魯
人字子飲縣成魯人字子機史記魯人字子襄石七十二第末

皆升堂入室者
○顏回至言偃前○卜商衛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
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曰問諸
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
魏文侯師事之而諸國政焉○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
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修不立於仁
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子張不備即而自滿
以爲未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在孝道故
孔子固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與為鄉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
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
稍賢全書家語十六卷
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蔡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
曰蔡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
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
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城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一作十九歲有君子之
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
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為名仕魯為大夫也○高柴齊人高氏
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一作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
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宓不齊至公西赤前○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

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公冶長至南宮鞅嗣○公析哀齊人字季沉郁天下多仕於大夫之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持歎賞一作之○曾點至商瞿○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此書意孔子悅焉○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前與孔子父叔梁紇俱力聞○顏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殖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而孔聖全書今家語十六卷卷一孔子耻之顏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婦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司馬黎耕前○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南巫馬期問曰曰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

孔子弗許曰非義也○冉儒至陳亢○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璠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秦祖至顏之僕嗣○孔弗字子幾孔弗○漆雕修至顏相云何孟春曰論語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淮南子冉伯牛為癘先儒從之或謂夫癘者未遽死其死者必偏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穢惡滿體而其手不可執矣癘之說非是○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魏文帝問群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德感義與孔子所謂道德齊禮有耻且格同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孔子所謂道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然則三子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辯治者其以子賤為最賢乎○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夫子之取長取其無罪也非謂其能忍耻也記者因縲紲之中事而創為能忍耻之言豈惟不知長亦不知夫子之所以取長者也○記載季武子之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若是手敗禮甚矣何脩之有家語云孔子善之未聞孔子善點之

脩禮也○史記孔子傳易於商瞿傳楚人聃聃子弘弘傳
江與人矯子庸庇庇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子人光子乘
羽林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南川人
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易之傳有自來矣或問
秦焚書時以易為卜筮家獨存者恐其然也○家語云秦商
魯人字不慈鄭玄曰楚人字子丕春按不慈當作丕慈左傳
孟氏之臣秦董父管輅重如福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為右生
秦丕茲事仲尼則此人也作魯人為是○史記仲尼弟子列
傳載顏回至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三十五
人而公伯寮子周與焉其無年不見書傳冉季至公孫藏四
孔聖全書 卷之六 家語 十六卷 全

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郭單家語不載而別有
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
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類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續又史
記之所無者杜右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
有蓬瑗林放陳亢申根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
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縣豐今家語作懸豐字子象禮記
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徙申
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
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訛耳論語釋文申根鄭
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堂字周家語云申續字
周今史記以黨為黨以續為續其為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
有羔羊之潔無申黨之慾是以根為黨也史記索隱謂文翁
圖有申根今圖有黨無根是以黨為根也唐宋加封申黨申
根俱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姓氏猶頗相遠
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讀乎國之
大事在祀孔廟從祀尤祀事之大者也况其親炙之人而可
噴之欲乞今日補增縣豐爵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
若子令式以改正數百年之缺謬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
孔子弟子遽伯王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辯
其誤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弟子姓

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
事覆下禮部因別條典禮重大俱未議覆今摘附于此我輩
當必有為斟酌考究而條陳者其事必有時而遂也噫先臣
何氏此疏可謂確論矣至嘉靖中我
世宗肅皇帝從輔臣之議釐正祀典果存祿去黨而公伯寮泰
冉顏何俱罷從祀遽伯王林放各祀於其鄉一一如何氏之
議所謂事必有時而遂者其誠有時也歟

孔聖全書家語十六卷之

孔聖全書

家語

十六卷

上

孔聖全書春秋左傳中卷卷之十七
春秋左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
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
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
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大竹小事
簡牘而已小竹曰簡木版為牘孟子曰楚謂之檣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
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
經禮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
孔聖全書今左傳序十七卷
策書上之人孔子諸所記註多違舊章仲尼魯史策書成文
考其真偽而志也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
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
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辭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
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
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去經以始事或後經
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
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
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
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而厭之使自趨之若近

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
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傳章仲尼從而脩之
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
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
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
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几舊條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
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
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
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
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

孔聖全書

左傳序

卷一

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同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
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
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
又各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
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立明爲
素臣張說曰孔子卒後而爲或人所謗云言公羊者亦云黜周
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
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至孔子卒時爲其弟子所問也
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

意也歟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
鳳至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
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西狩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
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
也隱公議國之賢君也攷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
乎其始則周公之柞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
公能強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隱是
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書法將來所書
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
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

孔聖全書

左傳序

卷一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法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
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
諱以辟患非其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
云仲君素王立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
致麟既以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証據公羊經止獲
麟而左氏小鄉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
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挾扶而稱吾道窮亦無
取焉
林堯叟解曰孔子制作春秋正以文王之道自任也又曰孔
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爲獲麟所感所以作春秋也又曰先儒

謂孔子自衛反魯便作春秋後三年而獲麟其實獲麟前未嘗作春秋乃謂文成致麟是其說之妖且妄也又曰公羊傳稱孔子間獲麟反袂拭面泣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預以為聖人樂天知命豈復有沾袍之泣悲吾道之窮乎故不取其說也

孔聖全書

左傳序

卷十七

孔聖全書春秋左傳

魯桓公

宋華

父甫

督見孔父之妻子路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為宋大司馬

逆而送之曰美而黠黠音黠色美而治曰黠督見孔父之妻於通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督之攻孔父氏之家

十年之內十一戰而民不堪命皆孔父嘉為司馬之所使然也

十八年晉侯召王周襄王以諸侯見現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

召君不可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智者三不展禽不舉

廢六闕塞陽關之屬凡六妾織蒲家人販席言三不仁也作

虛器居蔡山縱逆祀僖公祀爰居海鳥似鳳凰止於魯東門之

孔聖全書左傳卷十七

三不知也

魯宣公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趙宣子未出山而後太史

也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鄉亡

不越竟竟音境反不討罪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

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魯宣公陳靈公與孔子儀行父通於下夏姬皆衰懷也其相

九年陳靈公與孔子儀行父通於下夏姬皆衰懷也其相

且聞不令公其納之言所聞非令美之事公曰吾其能改矣公

告二子二子遂弑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法也

莊子之知智 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則足之櫛智謀 不如葵 葵

魯襄公二 孟獻子以秦董爲右 獻子嘉董父之 事仲尼以力相尚子 事仲尼以德相高

魯襄公二 齊侯將爲滅紇 滅武田滅孫聞之見 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戰功則多也 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 不允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 鼠而何乃弗與田 齊侯怒乃不 仲尼曰知同下之難也有滅武 之知而不容於魯國 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鼠爲 比使怒而止燕戰能避齊禍可見武仲之 有智 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復長立少是作事不順而 施事不 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魯襄公二 鄭子產獻捷于晉 入陳之 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 罪 諸問子產以 對曰昔虞闕父 爲周陶 桃 正以服事我先王 何罪伐陳 對曰昔虞闕父 爲周陶 桃 正以服事我先王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陳爲庸以元女大姬 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後爲三恪則我周之自出 陳乃周 之甥是 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 陳桓 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 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 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揚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 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 陵我敝邑不 可億逞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後當陳

者并埋也木刊所散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

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

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

文公卿文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

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

而不遠晉爲伯侯之長鄭入陳非文辭之文辭不爲功慎辭

孔聖全書

戰

晉襄公三

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

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仲尼

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五年叔孫穆子龍用堅牛穆子田於丘猶由遂遇疾焉堅牛

欲亂其室而有之乃弗進食穆子三日絕糧而卒牛立昭子

孫氏使亂大政殺適仲子適子也立庶謂立已罪莫大焉

不知堅牛能殺其必速殺之堅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殺

諸塞關之外技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其子爲父仲尼曰叔孫昭

子之不勞不以立已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

不罰私怨詩云覺德行四國順之

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去禮以不能相禮乃

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死於昭公召其大夫曰禮

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孔丘聖人之後也雖人

湯而滅於宋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而位讓於其弟房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乃宋之三君三

孔聖全書

命茲茲共命受爵言考父受三命而益如恭敬矣故其鼎銘云

考父廟之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僂循牆而走必莫余

敢侮僂僂於是鬻鬻於是是以餬余日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

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不逮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我若獲沒必屬焉說音悅即南宮與何忌即孟於夫子仲使事

之而學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曰能補

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十三年楚子也伐徐次子乾路王與子華語左史倚相

去趙過之簡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伏義神

書五典火吳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史 77-688

昔穆公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低支官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言問穆王近事且不知若問
通知王曰子能乎知祈招之詩手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
其義王曰子能乎知祈招之詩手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
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
心王揖而入王感悟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
於難及於難仲尼曰論其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義哉
哉是楚靈王能如是若能克己復禮仁也信義哉
言也楚靈王能如是若能克己復禮仁也信義哉
乎三年子產子太叔相叔相鄭伯以會甲戌與晉侯同盟於平
丘及盟子產爭承承者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班貢賦輕重以列列
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
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請侯靖其好以和好行理
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脩明存
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
至于晉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國
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仲
尼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刑侯叔魚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也
雍子三人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也
獄而賂刑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
累繫之禍不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
之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治國治刑不隱於親三數聲叔魚之惡不為末也薄也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
暴歸魯叔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刑侯之獄言其貪
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前後而除三害晉國無貪暴酷虐
三加三利殺親益榮殺弟而猶義也夫仲尼重疑之
魯昭公秋郊于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叔孫問焉曰少師臯氏
以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
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
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其
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
鳥師而鳥名鳳凰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
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也
司徒也爽鳩氏司冠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使
無滯者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

閔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魯昭公二十二年衛公孟縶與齊豹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于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言豹假

名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能利不能去

是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不信子也信使子言子行事乎

宗魯琴張聞宗魯死張孔子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

繫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不受亂許豹

亂也

孔聖全書 卷之十七

不蓋不義以周事對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繫是

十二月齊侯因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曰昔我先君

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

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非君招富往道之常也君

子題是之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游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

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子太叔為政不忍位而

死鄭國多盜取人於崔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

崔必不及此與徒兵以攻崔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孔子之

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於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

小廉慮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謹無良式

遇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通以定我王平之以和

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和之至也子

座之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子產相友如兄弟

及聞其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魯昭公二十二年秋晉韓宣子起卒魏獻子舒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

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為鄆大夫買卒為祁大夫司

馬為平陵大夫魏戊音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

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

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魏子謂成鱗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

為黨乎對曰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

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

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買卒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

曰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

聞魏子之舉也舉十人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

矣又聞其命買卒也以爲忠先賞王室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昭公二十九年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有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乃蒐夷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魯定公十年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葬於先君墓道之外孔子之為司寇也在定公溝而合諸墓

魯定公九年 六月魯師伐陽關陽虎使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

孔聖全書 卷之七 左傳 哀公十四年 春西狩 哀公十四年 春西狩 哀公十四年 春西狩

鮑文子 鮑叔牙 鮑叔牙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氏之寵愛而反欲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而囚之虎又以葱薑也逃奔宋遂奔趙氏歸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魯定公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地實夾谷也孔丘相也齊侯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兵擊萊人以兩君合好而去而齊侯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去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聞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出竟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去從我者言自今既盟之後齊師齊之役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旋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恭命者亦如之齊侯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且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于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讎陰之田

魯定公十二年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五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馮樂頌三子皆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公山不狃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殖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矣十一月公圍成不克

魯定公十五年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王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王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哀公 孔子在陳聞火有火災曰其桓僖乎夏五月辛卯魯鐸
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
御書侯於宮曰庄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
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魯哀公 秋七月楚子昭王在城父救陳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
大宴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
聞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禱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
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禱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
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沮一作漳楚之望也禍
孔聖金書 左傳 卷之七 十六
禍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
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
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
由已率常可矣亡矣
魯哀公 十一年春齊爲魯息故國書高無不帥師伐我季孫季康謂其
宰冉求曰季氏宰齊師在清魯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君無出
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君無用親出季孫季孫使從於朝武叔
叔孫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上問
焉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退而蒐乘也孟孺子
洩帥左師顏羽御邱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甫御樊遲爲

右季孫曰須也弱也年切有子曰就用命焉師入齊軍右師奔齊
人從之陳瓊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殺抽矢策其馬曰馬
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
頑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汪錡童子
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大叔疾娶于宋子朝娶子朝其嬖嬖所娶女之孔子使疾出
其妻而妻之欲以已疾使侍人誘其初娶之嬖嬖於羣而爲
之一官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不以疾
疾出奔于宋衛人立遺疾之使室孔姑即文子女也太
孔聖金書 左傳 卷之七 十七
文子之將攻太叔也在宋季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
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爲則擇木豈能
擇焉文子遂止之止留文子宜政度也其私訪衛國之難
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冉有
問卒也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
對而私語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
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
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
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用

魯哀公十三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申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伏在冬十月今火猶西流西流是九月司歷過也司歷失一閏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仲尼聞其形狀故往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六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簡于舒州孔丘三日齊齊而請伐

齊三公子曰魯為齊弱齊弱陵又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將何道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

孔聖金書左傳十七卷 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

言魯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娶太子蒯瞶之姊伯姬伯姬即孔生孔悝太子蒯在

戚與渾良夫良夫孔氏之堅臣孔文子卒私通於孔伯姬如孔氏迫孔悝於厠強盟

之遂劫以登臺樂寧聞變使告季子季路時為季子將入孔悝

遇子羔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弗及言政不不踐其難去季子曰

食焉不辟同其難子羔適去子路入及門公孫啟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安用切孔悝殺必成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季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使石乞孟

獻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

衛亂曰柴也來由也死矣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哀公諱也之曰昊天不弔不愆

吝遺一老俾屏音余一人以在位氣氣音余在疚音嗚呼哀哉

尼父音無自律音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孔之言曰機失則皆名失則德失志為魯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兩君失之

孔聖金書左傳十七卷

中卷毅梁傳

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曰孔氏父字誼也或曰其不稱名蓋謂祖諱也孔子故宋也註云孔十舊是宋人孔父之玄孫釋曰孔父嘉爲孔父六世祖趙氏曰毅梁云蓋爲祖諱按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胡傳曰父者名也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經曰取郕大昂于宋傳曰郕昂者郕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宋之昂也孔子曰各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郕大昂也註云主人謂作昂之主人也故繫郕物從中國謂是大昂孔聖全書 毅梁傳 十七卷

經曰齊侯逆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經曰夏五傳曰孔子曰聰遠者聞其疾之聲而不聞其舒緩之聲望遠者察其貌體而不察其形色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註釋曰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疏云言孔子承闕文之疑不止夏五一事故云皆也

經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五月六鵲退飛過宋都註云子曰石無知之物鵲微有知之物毅梁曰石

知故目之鵲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鵲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手故五石六鵲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經曰天王出居于鄭註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文是作不以道假人釋曰堯舜有巡狩之禮文武有省方之制故仲尼因襲王之守全天子之行是亦祖述憲章也

經曰梁山崩晉君召伯尊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釐者釐者不辟使車右下車而鞭之釐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釐者曰君

孔聖全書

毅梁傳

七卷

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曰伯尊其無績乎據善也家氏曰毅梁且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爲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爲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據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于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疏釋曰伯尊晉之賢大夫釐人晉之隱士今一遇吐誠理難再得伯尊不能薦之於晉侯以救朝廷之急反竊其語而晦其人蔽賢罪深故被戮絕嗣于夏雖聖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令黑水之人欽其風蒲坂之間愛其道其罪既輕故亦

喪明而已然此之立說恐非其理何者天道冥昧非人所知大聖立言意在軌世則伯尊之戮未必由蔽賢人之言卜商喪明豈關匿聖人之論徒爭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深據理言之恐非聖賢之旨

經曰春秋災傳曰外災不忘此其志何也李氏曰穀梁以為故宋也晉范甯以宋者孔子之先人非也左氏以為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

傳曰庚子孔子生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戌朔庚子曰孔子生范甯曰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史記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

耳
孔聖全書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經曰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手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楚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懷惡而討雖死一傳不服其斯之謂與張氏曰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

宜也但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經曰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傳曰離會不至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手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

孔聖全書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也孔於頰谷之會見之矣疏曰一會之怒三軍自降若非孔子必以白刃喪其膽胓矣敢直視齊侯行法殺戮故傳於頰谷之會見之矣後世慕其風軌欽其意氣者忽若如是毛遂之亢楚王蘭子之脅秦王俱展一夫之勇不憚千乘之威亦善忠臣之鯁骨是賢亞聖之義勇

經曰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加冠於首身服玄纁則衣冠上下共相施襲故云襲衣也其藉於成周以尊天

王吳進矣是東方之大國也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中
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
稱而居卑稱以會于諸侯以尊大王吳夫差曰好冠來孔子
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一作也註云不知冠有差
等惟欲好冠

經曰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此制作之本有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斯
不子之明文矣夫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疏釋曰孔子既言文武之道
在我身孔子有制作之意中庸云有其德無其位不得制作
有其位無其德亦不得制作孔子雖懷聖德而道不王故有
制作之志而不為也注釋曰凡聖人受命而必鳳鳥至河出
圖洛出書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言已無
瑞應道終不王故云斯不王之明文矣○言獲麟者終引而
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

孔聖全書中卷春秋公羊傳附註疏註解
何休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
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按閔因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
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實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鄒
說題辭具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脩春秋祖述堯舜下包文
武又為大漢用之訓世不應專據魯史堪為王者之法也故
言據百二十國實書也周史而言實書者實者保也以其可
世世傳保以為戒故名實書也

問曰若然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實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
孔聖全書公羊傳十七卷

五十餘國通戎夷宿路之屬僅有六十何言百十二國乎○
答曰其初求也實得百二十國史但有極美可以訓世有極
惡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為法者孔子皆棄而不錄是故
止得六十國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
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
母貴母以子貴

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
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諸何

累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注疏曰公羊云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解云據此傳及注言則孔子未脩之時已謂之春秋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子衛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騫要經而孔聖全書

公羊傳 卷十七

七

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注云服金革者以兵事使之也孔子善人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敢斥訕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為非唯孔子以為是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甬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子謂孔子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且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子如猶柰也猶曰柰汝所不

知何寧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傳錯解云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知委曲若政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寧可強更之乎

解云即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將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孔聖全書

公羊傳

卷十七

七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矣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矣矣昭公曰吾何惜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妻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矣矣君無多厚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柰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藩康子家駒曰慶幸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鉄鑕賜之以死再拜頓高子執簠食與四

臧肅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寒就致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枉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於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荒致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故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平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其禮公

孔聖全書

公羊傳

十七卷

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苗以辟為席以蓋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已無首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百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注疏云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忠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戚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亦可不察哉知也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己卯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解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

齊人來歸運譴龜陰田齊人曷為來歸運譴龜陰田孔子行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

解云春秋說云超作法孔聖沒周姬亡慧東出泰正起胡破術書記散亂孔子不絕也

孔聖全書

公羊傳

五卷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新采者也新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待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扶杖面涕跼袍于路宛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揆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欲求不惑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樂乎此也

定公十年之時孔子從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然則爲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爲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也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設法而用之國無姦民在朝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于兩觀之尸諸朝三日政化大行李孫重之復不違三月

注疏云定公九年始爲邑宰十年爲司空十一年爲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歸者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爲相此事乃正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

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故去冬字冬陰臣之象也

聖聖全書

卷八

卷八

卷八

聖聖全書

卷八

卷八

卷八

夫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爲王者之法宜用

聖臣故曰知有用伐者非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入春秋之說曰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失一冬字何傷之有一注疏云孔子曰皇象元道還術無文字德明諡德合天者稱

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

注疏云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也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致知也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己卯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解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齊人曷爲來歸運謹龜陰田孔子行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

解云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等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亂孔子不絕也

聖聖全書

卷八

卷八

卷八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執符之新禾者也新禾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符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年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宋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解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直為聖漢將興之瑞亦為孔子制作之象故先王故孝經說云丘以匹夫徒矣以制正法足其賤者獲麟兼為庶人作法之義也

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禾新獲麟知為其出然則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為來哉以惟之者蓋畏時遠害儼為微辭非其本心

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新采者獲麟知為其中何者麟者木精新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亦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新采者所執四守獲之者從東方至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

孔聖全書

金華傳

卷十七

世

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蟻蟲冬蟬壁金精竭巨置薪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疆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後劉氏乃帝深憫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

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官是其卯金刀從東王于西以兵待入下之事也

弟子傳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以此言之則顏淵之生昭十九年矣及其卒時當哀三年而至此乃言之者傳家追言之亦何傷

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

証解云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若夏之徒皆為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者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証

撥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何氏以為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

解云君子謂孔子為今日始為春秋乎嫌其晚於諸典之後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案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

孔聖全書

金華傳

卷十七

世

獲麟之後天下血書曾端門曰趙作法孔聖沒周姬下尋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目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洧孔圖中有作圖繪法之狀孔子仰惟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孔聖全書左丘明國語中卷卷之

魯語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嘗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公父音甫文伯還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生心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也朝日與三公九卿祖

孔聖全書

國語

卷七

也識也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陳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索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也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緹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

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五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去聲祖叔母也康子往焉聞音闕門音闕與之言皆不踰閭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奸內女死之奸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奸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無

孔聖全書

國語

卷七

七

瘠色無洵音旬涕無愆音愆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也夫而莫音慕文伯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教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爲神

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
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芒氏於周
為長翟今為大人今孔子時也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僂氏
長三尺短之至也西南蠻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冠者矢貫之石矐矢長尺有
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
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過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
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矐其長尺有咫先
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箭也
也曰肅慎氏之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有者分也

孔聖全書

國語

十七卷

三六

同姓以珍王重也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
分陳以肅慎氏之貢若君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
之金橫如之如之如孔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
不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平也其遠通賦里商賈所
也里也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
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
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
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防焉苟苟也
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之為大也

為大也

中卷

戰國策

應侯曰君子殺身以成名蔡澤曰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
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此段見聖賢不待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因請張儀自燕張唐辭之文信侯去
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樂也文信侯曰今吾自請
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
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列
有問曰出者豈其人手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異以還言叱也
孔聖全書 戰國策 卷之七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趙
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
何如樓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手公
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
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
逃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
者薄而於婦人厚是以不哭也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
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變矣今臣新從
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
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

晏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於塗者無間其鄉所睹於里者無間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使於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後歲寒不已陳饌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後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為臺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雪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各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諫其君之不善出則

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政齊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而

為爵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僂頤太師曰我為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弑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

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於影獨寢不慙於鬼孔子援樹削述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執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日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庸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揜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

後仲尼見之齊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太非禮是以曰將毀

中尼曰鍾大縣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歛已歛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歛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歛而不以聞吾之為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道害者遠謬說明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謫諛繁於問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刀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

孔聖全書

晏子

卷十七

四

之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喪送不失哀行傷則溺已喪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殮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廬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屍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暫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舉君之行不可以尊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屍長而不收謂之陳骸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骸此之謂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隣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曖曖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

孔聖全書

晏子

卷十七

四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齊雅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於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

問下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車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車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車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

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憚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孔聖全書

晏子

卷一

雜上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上堂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人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者極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屨衰斬直經而扶管履食粥居倚廬夜告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魯

以開孔子孔子曰晏子何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駭人之非惡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春秋外篇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兩楹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被濫褻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綴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違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哀賡曰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其外故異於服勉於客不可以道發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戒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文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傳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無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膏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也不可以示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尊衆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教見不問其道仲尼迴行

孔聖全書

晏子

卷一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君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朝語者也明於禮樂者於服喪其母死堊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千戚鐘鼓竿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繕工故制樂不羨於和民非不知能累世

所以奉死哭泣廢哀以持久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死而後生者故不以導民令品人禮煩事勞樂淫民崇死以害生并建王之所禁也賢人不以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於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道之政殫事之教也公易為不察聲受而色悅之

仲尼游齊見於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為三心三君為一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孔聖全書

卷十七

十七卷

七

景公出田寒故以為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為間矣曷為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適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之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除重孔子誘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忍必驕魯而有齊

若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齊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中卷文子文子與孔

蔡丘辛鉅著

道原

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會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雖今者新生之體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其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持恆無心可謂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自然

補形神性之殘廢發黑為勝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賈者未之聞也

孔聖全書

卷十七

十七卷

四八

孔聖全書卷之十七終

中卷孔子集語

易者第一

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包蓋易生泰上
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
日舍重辨足健也來見君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
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
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
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而
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子張以告夫子子曰彼好夫士而
非士者也○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孔子集語

集語

十七卷

卷

子貢第二

子貢問曰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
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子○荆有佞非者得
寶劍於干干音隊反渡江中流兩蛟使繞其船佞非謂柁船者
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不曾見也於是佞非攘臂拔劍
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下可劫而奪也此江之腐肉朽骨棄劍
而已余奚有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
子聞之曰夫善除腐肉朽骨棄劍者佞非之謂乎淮南○夫子
見木之三變滔滔然曰孤首丘而死為飛反鄉免走歸窟我其
首木乎穗垂而向根不忘本也○子曰小辨破言小利破義小

義破道小見不達大禮必簡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
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孟子○子讀易至損
益未嘗不喟然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
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以不察○子曰有虞氏不賞不罰夏
后氏賞而已般人罰而不賞罰禁也賞使也慎○子曰謂詩讀
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金樓

孔子御第三

孔子出遊於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恻之
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薪而亡吾著
簪吾是以哀也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

孔子集語

集語

十七卷

卷

傷吾簪也而所以悲者蓋不忘故也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
故巢皆不忠故之謂也韓詩○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
謙不亦可乎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
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
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
溢此六者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魯哀公問於孔子
曰有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人自取之
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好干上
者眾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其命也人自取之

持盈第四

子曰持盈之道挹而損之順之者逆之者凶此者其惟周公乎周公以文王之武王之策成王之叔父所執贊而師見者七人所還贊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見者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音臣六人載干戈以至討侯異族十七人而曰姓之士百人猶以周公為天下黨則以同族為異族為寡也韓詩外傳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夫其家季氏饋音于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之宰也○劔雖利不厲不斲不足故自憐而勉不究故盡思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孔聖全書

也○子曰堯舜清微其身以聽天下務求賢人夫舉賢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淵問曰客仁也乎子曰恨兮其心願兮其口仁即吾不知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寸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仞之水不能掩其氣夫形休之包心也閱閱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其中則眉睂見之矣疵瑕在其中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也

子觀第五

子曰終日言不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唯智者有之故恐其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日為之一言敗之可以不

乎○顏淵問曰回顧貧而如富賤而如貴無勇而威與人交於終身無患其可乎子曰善哉問也夫貧而如富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能遜而有禮也無勇而威恭敬而無失也終身無患擇言而後出也並詩外傳

公父文伯第六

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一貫三為王推一合十為士許氏說文○孔子讀易常編三絕鉄槌三折漆書三滅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史記又見田敬仲傳○子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陽德而君於天下而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蝸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耶且竹外孔聖全書

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有木長而守門閣日展不全而直空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固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而可適乎物安可全乎史記

六藝第七

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史記滑稽傳○子曰通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民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

依賢第八

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貴而貴人者欲賤不

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子曰士有五有執事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執事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凌物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鬪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純朝蒞官而反以華女後欲此五者所謂喪其美質者也

漆雕氏第九

楚昭王第十

介子推年十五為荆相仲尼聞之使弟子往視焉還曰庭下有

孔聖全書

集語

卷十七

五

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其國有不濟乎

子出衛第十一

子出衛東門逢姑布子卿子卿迎而謂子貢曰是為魯孔丘歟得堯之志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參差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肩脊循循固得之轉要下四寸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曰吁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毀家而不藉歲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子無辭而獨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乎賜汝不見喪家之狗歟既而持布器而祭頭望無人意欲施之今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

凌弱暴寡有姓縱心莫之紀綱是故公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哉

韓詩外傳

顏叔子第十二

子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歛伊寡婦之利
○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

齊侯問第十三

子曰木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春秋之義有正春無亂秋有正君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貴建本而重其始
○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滌無度則失縱欲則敗故飲食有量衣服有節當室有慶蓄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
○子曰夏道不亡而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室毀也

文王第十四

齊桓公第十五

齊桓公出獵逐鹿於谷中見老人而問之曰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曰以臣故名之公曰爾爾之狀非庸人何以爾名對曰臣故畜牝牛而大畜之以買馬年曰牛不能生馬遂

持駒去聞者以臣為愚故谷以臣得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皋陶為理安有取人駒者乎愚公知治獄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管仲賢佐猶有以智為愚者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乎○子讀詩至正月之六章憫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而已獨行之故曰非其時恐不得終焉

公索氏第十六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有功臣高赫無功而受上賞

孔聖全書

集注

卷十七

五

張孟談曰晉陽之中高赫無功與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尼市唯赫不失臣主之禮子以功驕寡人也與赫上賞不亦可乎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矣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

子夏問第十七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之汙池水潦注焉管滿生之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也

楚伐陳第十八

顏淵問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性情之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則可謂成人矣知天道行身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神知化德之盛也○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漢許慎說文

孔子先第十九

孔子先世宋繆公之長子曰弗父何何世為宋大夫其曾孫曰正考父考父之子曰孔嘉父嘉為華父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為魯人孔子之曾大父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以勇力聞於諸侯稱於尼丘生孔子故名之曰丘字仲尼孔子之

孔聖全書

集注

卷十七

五

生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孔子為兒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幼而喪父葬於防山毋不以告及母死不知其墓乃殯于五父之衢有過而疑焉因問之得於鄰曼父之母然後合葬於防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蓋未有知之者年三十有四曾大夫孟僖子病且死屬說與何忘事之而舉禮焉以定其位○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使人伐其樹去適鄭與○孔子既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衣衣高冠大袂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仆于地乃大鯁魚也○孔子曰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表而至此其來也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及草木父老皆神為妖怪故謂之五音五音五

中卷蔣子萬機論

論曰甘羅少回六歲使羅在孔門治丘之訓亦可聞一知十乎
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說陳常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
貢一出破齊強晉亡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程智比才相
校於十至於此事而丘不使也

中卷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
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
三子左丘明曰孔丘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在離位焉君雖欲
謀其罪弗合乎魯侯曰吾君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
好玃羞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

孔聖金書

卷十七

卷十七

五元

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丘重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
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
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
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焉

中卷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董安子曰今豈獵
樂也而主君歎歎問何簡子曰汝不知也吾效厖養食穀之馬
以千數合官奉多力之書曰數百欲以獵戰也憂隣國養賢以
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也

中卷顧子曰子謂子華曰爾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朱之知
也子曰二親具存是爾一樂兄弟無故是爾二樂夫和妻妾

爾三樂披褐懷王是爾四樂子華曰華乃有五遇千載之會而
登夫子之堂則華之五樂也○又曰或云夫人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蓋聖人之陳迹爾子何好焉子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
王之義繁榮如列宿落落如連珠雖復退居窮處簞食瓢飲未
始失其樂矣予可得無好乎

中卷慎子曰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鄒子曰夫觀書者譬猶登東岳而知丘陵之莫高也浮滄海而
知江河之不廣也見日月而知眾星之照微也仰聖人而知眾
說之少觀也

中卷金樓子曰凡讀書必以五經為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
孔聖金書 卷十七 六十

讀之有過其義自見此外眾書自可泛而觀耳
慎子曰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賞而
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

中卷東觀漢記曰蔡邕界彤膂力過人常貫三百斤子馬為太
僕從帝遇孔子講堂帝指子路室曰太僕吾之禦侮也
又曰白馬令李雲露布移書上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
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諦乎桓帝得
奏震怒

又曰楊震字伯起少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
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中卷桓譚新論曰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家墓而者牛
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

又曰類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傷其年也若庸馬良馬相追
至暮共列良馬宿所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類淵與
孔丘優劣

中卷整隅子曰或云孔子何其隱約也曰奚其言哉若我夫子
者宅天下而不足言廣居一室而自以為結壽萬歲而人不以
為天去千古而身亦如在奚其隱約哉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十七終

孔聖全書齊丘子中卷

五常

儒有譜五常之道者分之為五事屬之為五行散之為五色化
之為五聲俯之為五嶽仰之為五星物之為五金族之為五靈
配之為五味感之為五情所以聽之者若醢雞之遊太虛如井
甕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
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
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靈若
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問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芝也五
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醴
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於是乎變之為萬象化之為
萬生通之為陰陽虛之為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之權
衡則仲尼其人也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焉
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焉
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湯
然殷湯之容堂然文王之容巍然武王之容謂然仲尼之容皇
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鄙名

今野人晝見蟾子以為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鵲者以為有爵位之象然見蟾者未必有喜夢鵲者未必有蟬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啗里名漆母曾子還朝亭名栢人漢后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蟾雀之微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知人

范蠡吹於大賓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先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未日眉睫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

因顯

今雖知如樗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於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過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於凡庸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於萬代者聖賢吹鑒也

心隱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

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飯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

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之何

命相

以先之子曰賜也還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儉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詞鄙而博服非而澤有此五偽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見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直相像若薺芻奴德切之亂人參蛇床之似蓀燕也

妄瑕

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知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

正賞

晉書袁公瑾稊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仰管仲之

夫子之聖非下光於後契娶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楊子雲之才非爲劣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耶遠而近事而後目崇名而毀實耶

中卷歐陽脩筆說

凡物之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磁石引針鐵

中卷李薦師友語

大史公嘗讀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爲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

其必必不敢當

中卷陸賈新語

無爲

漢中大夫楚人著

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者修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

齊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而相處下而相欲揖君臣之禮齊侯行爲齊人設謀而起欲執魯公

齊境內大夫愛官職士嚮食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士

相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侵

之先生使弟子令走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

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蹶乃

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古而歸屣

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孫叔敖相楚伐

車牝馬擣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

夫也其儉偪下多與家語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

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

用子貢問曰三公開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

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

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

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選賢齊景公築雍門

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用楚論曰

仲尼之對亡國之道也夫對三公之言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

也漢武帝曰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歸既殊路而之謂

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律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

於非之謂知下欲立禁而行誅也禁制民欲以益己之者淫

是割股肉而實腹也臣之欺獎不有以節之而果一旦之法
是割膜而剔癰也民去我矣不為之所而刑以從事是之
而呼徇張弓而祝烏也其有濟乎而非敢持其說也天子
其哉小人之無忌憚也其死於秦獄晚矣

魯燔穀渰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救火人立逐
獸而火不及救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
下未徧火遂救矣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
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
漆雕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之儒自墨子之
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登陵氏之墨故孔墨之

後儒分為三墨離為八取舍相及不同而皆自謂其孔墨不河
復生將誰定世之學乎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
為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
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
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倫多獸
後必無獸以詐愚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
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後舅犯群臣曰
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

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而
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為
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遂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
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俳儻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使魯君

之際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馬首足
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
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國振動人懷魯魯之意疆國驕
君莫不恐懼奸臣佞人幾行易慮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
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
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
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立

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之朝日月也非得神
化擺雲霧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親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
四方之晦冥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闕於王家仁
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一作丘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
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
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據
其柄者則無以制其綱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本行
尊於位而無德者
尊於位而無德者
尊於位而無德者

有義者朱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饑三子布幣
緼袍不足以避寒倥傯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
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自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臣上
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就諸侯欲匡
帝王之道及天下之政身無其位而世無其主周旋天下無所
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伸始追治大幸以正來世案
紀圖錄以知性命未定六藝以垂典則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
侮強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為萬世利而不
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
行也豈以位與富哉

思務

新書

中卷

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
生

道基

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大藝承
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修篇章垂
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道悉備智者達其心
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
齊俗正風俗通文雅

術事

制事者因其則服樂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樂不必出
扁鵲之方今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

慎微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

中卷小荀子申鑒

漢荀悅 著

時事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
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皆
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沒而無間將誰使以之者秦
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
全無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
定後進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逆行而訟者紛如也執
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俗嫌

或謂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捷言孝孝勇期貴育聖云仲
尼壽稱彭祖物有倏倏不可誣也非學之致也
世稱錦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
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以已雜仲尼乎
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

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易其
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與僞事言必有用
典必有術言必有實事必有功

雜言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辭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
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傳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厥
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中卷韓非子

子胥善謀而具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
之故此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此段見孔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

孔子則視子猶蚤蠹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

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蠹也太

宰弗復見也

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

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

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

孔聖全書

韓非子

中卷

七

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

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

實天夫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

孔子相衛第子子牟為獄吏則人足所刑者守門人有惡孔子

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第子皆逃子牟

從出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更追不得夜半子牟問明

危曰皆不能勵主之法令而親明子之足是子報讎怨之時也

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我

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

有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樂者子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仲尼曰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民誦上

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樂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為樂政故君子曰樂者一足非一足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飲黍而後嚼桃左右皆拊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所以雪桃

孔聖全書

韓非子

中卷

十二

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必有一六一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一六丘以及如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小異

李孫相魯子路為邱舍魯以五月起萊為長蒿子路以其私私聚為萊飯擊其器曰魯君有民子矣為乃食子路拂然怒撥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秋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為魯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而諸侯

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民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林年明詠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耆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罷苦砥舜往陶焉耆年而禮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怕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

孔聖全書

韓非子

中卷

十三

臣者莫敢失禮矣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事舉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也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夫不使人疑之地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脩孝寡欲如魯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

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道之之言也

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莫之養也仲尼

孔聖全書

韓非子

中卷

十五

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臣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而智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

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

昔仲尼觀欽器而重容隘損益而歎息此察象而誠類觀霜而知冰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之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泰山之安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上下皆君之親附也君誰與攻朝廷無禮上下無親其衆皆君之讎也君誰與守哀公於是廢梁澤之禁弛關市之征以惠民

孔聖全書

韓非子

中卷

十五

中卷亢倉子

訓道篇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不希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欲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動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神明光於四海

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幾事父
履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諫使浚井下土實之於是天休
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為天下言
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至于
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
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
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
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膏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
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
愛雖小物必嚴壘是故孝成於身道治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
孔聖全書 卷之五 中卷 十六

之所致也

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
病疹人無病疹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成得遂其天年故曰穀
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國何
國哉

中卷無能子

老君說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脩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杜亂臣
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躁於刀
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人情失於自然而天
孔聖全書 無能子 中卷 十七
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久文而縵之以繁天情人情繁則怠怠
則詐詐則芬亂所謂伐天真而矜已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懼然
亦不能遂已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饑其陳樂囿於匡皇皇汲汲
幾於不免孔子顧謂顏回曰老聃之言豈謂是乎

孔子說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之防無
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饑於陳圍於匡何也然而夫子絃歌
不輟罔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吾語汝夫是非邪正由乎
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乖允澤饒之惠聖賢上智不
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

人不能使人義於我匡之圖非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圖馬然而可圖者丘之形骸也丘方惚無形於冲漠淪無情於杳冥不知所憂故偶諸於絃歌爾言未幾匡人辭去

原憲居陋子貢方相於衛結駟聯鑣訪憲焉憲衣弊衣子貢曰夫子病耶憲曰憲聞德義不脩謂之病無財謂之貧憲也非病也子貢耻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匿存於心者不淳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淳則其心不貞賜也近於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二極篇

關尹名喜 道家

孔聖全書

子子龍子

中卷

十八

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通則然

中卷公孫龍子

趙人公孫龍

名家

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而發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遑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注云楚王失弓因以利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遑也人君惟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

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咸應矣

中卷鹿門子隱書

或曰仲尼脩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棄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鍊撫梁易枉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祖

孔聖全書

鹿門子

中卷

十九

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地豕民爲淫憾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誦室以亂邦者夏啓奮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懸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存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陵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適也豈多岐哉○聖人天也非脩而至者也后稷之職必以毓殖仲尼之職必以俎豆焉在乎脩哉蓋脩而至者顏子也

子輅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脩而至也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脩孔門之徒耻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驚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孝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賜貨者仲尼之驚駘也死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人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矣孔顏亦人耳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中卷李元綱厚德錄

北聖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鹿門二 厚德錄 中卷

十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多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心其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拔刃稍頽曰以公德量過人故求議公然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其事曰愿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此段見祀孔子人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繁辭爲孔子書又多以文中子爲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



ZW 21101000514056